

## 列传第五十一

### 杨恭懿

杨恭懿，字元甫，奉元人。力学强记，日数千言，虽从亲逃乱，未尝废业。年十七，西还，家贫，服劳为养。暇则就学，书无不读，尤深于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后得硃熹集注《四书》，叹曰：“人伦日用之常，天道性命之妙，皆萃此书矣。”父没，水浆不入口者五日，居丧尽礼。宣抚司、行省以掌书记辟，不就。

至元七年，与许衡俱被召，恭懿不至。衡拜中书左丞，日于右相安童前称誉恭懿之贤，丞相以闻。十年，诏遣使召之，以疾不起。十一年，太子下教中书，俾如汉惠聘四皓者以聘恭懿，丞相遣郎中张元智为书致命，乃至京师。既入见，世祖遣国王和童劳其远来，继又亲询其乡里、族氏、师承、子姓，无不周悉。十二年正月二日，帝御香殿，以大军南征，使久不至，命筮之，其言秘。侍读学士徒单公履请设取士科，诏与恭懿议之。恭懿言：“明诏有谓：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，日为赋诗空文。斯言诚万世治安之本。今欲取士，宜敕有司，举有行检、通经史之士，使无投牒自售，试以经义、论策。夫既从事实学，则士风还淳，民俗趋厚，国家得才矣。”奏之，帝善之。会北征，恭懿遂归田里。

十六年，诏安西王相敦遣赴阙。入见，诏于太史院改历。十七年二月，进奏曰：“臣等遍考自汉以来历书四十余家，精思推算，旧仪难用，而新者未备，故日行盈缩，月行迟疾，五

行周天，其详皆未精察。今权以新仪木表，与旧仪所测相较，得今岁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，与列舍分度之差，大都北极之高下，昼夜刻长短，参以古制，创立新法，推算成《辛巳历》。虽或未精，然比之前改历者，附会历元，更立日法，全踵故习，顾亦无愧。然必每岁测验修改，积三十年，庶尽其法。可使如三代日官，世专其职，测验良久，无改岁之事矣。”又《合朔议》曰：

日行历四时一周，谓之一岁；月逾一周，复与日合，谓之一月；言一月之始，日月相合，故谓合朔。自秦废历纪，汉太初止用平朔法，大小相间，或有二大者，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，测验时刻亦鲜中。宋何承天测验四十余年，进《元嘉历》，始以月行迟速定小余以正朔望，使食必在朔，名定朔法，有三大二小，时以异旧法罢之。梁虞广造《大同历》，隋刘焯造《皇极历》，皆用定朔，为时所阻。唐傅仁均造《戊寅历》，定朔始得行。贞观十九年，四月频大，人皆异之，竟改从平朔。李淳风造《麟德历》，虽不用平朔，遇四大则避人言，以平朔间之，又希合当世，为进朔法，使无元日之食。至一行造《大衍历》，谓“天事诚密，四大三小何伤。”诚为确论，然亦循常不改。臣等更造新历，一依前贤定论，推算皆改从实。今十九年历，自八月后，四月并大，实日月合朔之数也。

详见《郭守敬传》。是日，方列跪，未读奏，帝命许衡及恭懿起，曰：“卿二老，毋自劳也。”授集贤学士，兼太史院事。

十八年，辞归。二十年，以太子宾客召；二十二年，以昭文馆学士、领太史院事召；二十九年，以议中书省事召。皆不行。三十一年，卒，年七十。

王恂

王恂，字敬甫，中山唐县人。父良，金末为中山府掾，时民遭乱后，多以诬误系狱，良前后所活数百人。已而弃去吏业，潜心伊洛之学，及天文律历，无不精究，年九十二卒。恂性颖悟，生三岁，家人示以书帙，辄识风、丁二字。母刘氏，授以《千字文》，再过目，即成诵。六岁就学，十三学九数，辄造其极。岁己酉，太保刘秉忠北上，途经中山，见而奇之，及南还，从秉忠学于磁之紫金山。

癸丑，秉忠荐之世祖，召见于六盘山，命辅导裕宗，为太子伴读。中统二年，擢太子赞善，时年二十八。三年，裕宗封燕王，守中书令，兼判枢密院事，敕两府大臣：凡有咨禀，必令王恂与闻。初，中书左丞许衡集唐、虞以来嘉言善政，为书以进。世祖尝令恂讲解，且命太子受业焉。又诏恂于太子起居饮食，慎为调护，非所直接之人，勿令得侍左右。恂言：“太子天下本，付托至重，当延名德与之居处。况兼领中书、枢密之政，诏条所当遍览，庶务亦当屡省，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进，军官害人，改用之际，尤不可非其人。民至愚而神，变乱之余，吾不之疑，则反覆化为忠厚。”帝深然之。

恂早以算术名，裕宗尝问焉。恂曰：“算数，六艺之一，定国家，安人民，乃大事也。”每侍左右，必发明三纲五常，为学之道，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。又以辽、金之事近接耳目者，区别其善恶，论著其得失，上之。裕宗问以心之所守，恂曰：“许衡尝言：人心如印板，惟板本不差，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；本既差，则摹之于纸，无不差者。”裕宗深然之。诏择勋戚子弟，使学于恂，师道卓然。及恂从裕宗抚军称海，乃以诸生属之许衡，及衡告老而去，复命恂领国子祭酒。国学之制，实始于此。

帝以国朝承用金《大明历》，岁久浸疏，欲厘正之，知恂

精于算术，遂以命之。恂荐许衡能明历之理，诏驿召赴阙，命领改历事，官属悉听恂辟置。恂与衡及杨恭懿、郭守敬等，遍考历书四十余家，昼夜测验，创立新法，参以古制，推算极为精密，详在《守敬传》。十六年，授嘉议大夫、太史令。十七年，历成，赐名《授时历》，以其年冬颁行天下。

十八年，居父丧，哀毁，日饮勺水。帝遣内侍慰谕之。未几，卒，年四十七。初，恂病，裕宗屡遣医诊治，及葬，赙钞二千贯。后帝思定历之功，以钞五千贯赐其家。延祐二年，赠推忠守正功臣、光禄大夫、司徒、上柱国、定国公，谥文肃。

子宽、宾，并从许衡游，得星历之传于家学。裕宗尝召见，语之曰：“汝父起于书生，贫无赏蓄，今赐汝钞五千贯，用尽可复以闻。”恩恤之厚如此。宽由保章正历兵部郎中，知蠡州。宾由保章副累迁秘书监。

### 郭守敬

郭守敬，字若思，顺德邢台人。生有异操，不为嬉戏事。大父荣，通五经，精于算数、水利。时刘秉忠、张文谦、张易、王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，荣使守敬从秉忠学。

中统三年，文谦荐守敬习水利，巧思绝人。世祖召见，面陈水利六事：其一，中都旧漕河，东至通州，引玉泉水以通舟，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。通州以南，于兰榆河口径直开引，由蒙村跳梁务至杨村还河，以避浮鸡；甸盘浅风浪远转之患。其二，顺德达泉引入城中，分为三渠，灌城东地。其三，顺德泮河东至古任城，失其故道，没民田千三百余顷。此水开修成河，其田即可耕种，自小王村经滹沱，合入御河，通行舟筏。其四，磁州东北滏、漳二水合流处，引水由滏阳、邯郸、洺州、永年下经鸡泽，合入泮河，可灌田三千余顷。其五，怀、孟沁河，虽浇灌，犹有漏堰余水，东与丹河余水相合。引东流，至武陟

县北，合入御河，可灌田二千余顷。其六，黄河自孟州西开引，少分一渠，经由新、旧孟州中间，顺河古岸下，至温县南复入大河，其间亦可灌田二千余顷。每奏一事，世祖叹曰：“任事者如此，人不为素餐矣。”授提举诸路河渠。四年，加授银符、副河渠使。

至元元年，从张文谦行省西夏。先是，古渠在中兴者，一名唐来，其长四百里，一名汉延，长二百五十里，它州正渠十，皆长二百里，支渠大小六十八，灌田九万余顷。兵乱以来，废坏淤浅。守敬更立闸堰，皆复其旧。二年，授都水少监。守敬言：“舟自中兴沿河四昼夜至东胜，可通漕运，及见查泊、兀郎海古渠甚多，宜加修理。”又言：“金时，自燕京之西麻峪村，分引卢沟一支东流，穿西山而出，是谓金口。其水自金口以东，燕京以北，灌田若干顷，其利不可胜计。兵兴以来，典守者惧有所失，因以大石塞之。今若按视古迹，使水得通流，上可以致西山之利，下可以广京畿之漕。”又言：“当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，西南还大河，令其深广，以防涨水突入之患。”帝善之。十二年，丞相伯颜南征，议立水站，命守敬行视河北、山东可通舟者，为图奏之。

初，秉忠以《大明历》自辽、金承用二百余年，浸以后天，议欲修正而卒。十三年，江左既平，帝思用其言，遂以守敬与王恂率南北日官，分掌测验推步于下，而命文谦与枢密张易为之主领裁奏于上，左丞许衡参预其事。守敬首言：“历之本本在于测验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。今司天浑仪，宋皇祐中汴京所造，不与此处天度相符，比量南北二极，约差四度；表石年深，亦复欹侧。”守敬乃尽考其失而移置之。既又别图高爽地，以木为重棚，创作简仪、高表，用相比覆。又以为天枢附极而动，昔人尝展管望之，未得其的，作候极仪。极辰既位，天体斯正，

作浑天象。象虽形似，莫适所用，作玲珑仪。以表之矩方，测天之正圆，莫若以圆求圆，作仰仪。古有经纬，结而不动，守敬易之，作立运仪。日有中道，月有九行，守敬一之，作证理仪。表高景虚，罔象非真，作景符。月虽有明，察景则难，作窥几。历法之验，在于交会，作日月食仪。天有赤道，轮以当之，两极低昂，标以指之，作星晷定时仪。又作正方案、丸表、悬正仪、座正仪，为四方行测者所用。又作《仰规覆矩图》、《异方浑盖图》、《日出入永短图》，与上诸仪互相参考。

十六年，改局为太史院，以恂为太史令，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，给印章，立官府。及奏进仪表式，守敬当帝前指陈理致，至于日晏，帝不为倦。守敬因奏：“唐一行开元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，书中见者凡十三处。今疆宇比唐尤大，若不远方测验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，昼夜长短不同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，即目测验人少，可先南北立表，取直测景。”帝可其奏。遂设监候官一十四员，分道而出，东至高丽，西极滇池，南逾硃崖，北尽铁勒，四海测验，凡二十七所。

十七年，新历告成，守敬与诸臣同上奏曰：

臣等窃闻帝王之事，莫重于历。自黄帝迎日推策，帝尧以闰月定四时成岁，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。爰及三代，历无定法，周、秦之间，闰余乖次。西汉造《三统历》，百三十年而后是非始定。东汉造《四分历》，七十余年而仪式方备。又百二十一年，刘洪造《乾象历》，始悟月行有迟速。又百八十年，姜岌造《三纪甲子历》，始悟以月食冲检日宿度所在。又五十七年，何承天造《元嘉历》，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余。又六十五年，祖冲之造《大明历》，始悟太阳有岁差之数，极星去不动处一度余。又五十二年，张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里，五星有迟疾留逆。又三十三年，刘焯造《皇极历》，始悟日行

有盈缩。又三十五年，傅仁均造《戊寅元历》，颇采旧仪，始用定朔。又四十六年，李淳风造《麟德历》，以古历章部元首分度不齐，始为总法，用进朔以避晦晨月见。又六十三年，一行造《大衍历》，始以朔有四大三小，定九服交食之异。又九十四年，徐昂造《宣明历》，始悟日食有气、刻、时三差。又二百三十六年，姚舜辅造《纪元历》，始悟食甚泛余差数。以上计千一百八十二年，历经七十改，其创法者十有三家。

自是又百七十四年，圣朝专命臣等改治新历，臣等用创造简仪、高表，凭其测实数，所考正者凡七事：

一曰冬至。自丙子年立冬后，依每日测到晷景，逐日取对，冬至前后日差同者为准。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后八刻半，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后七十刻；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后三十三刻；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后五十七刻半；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后八十一刻半。各减《大明历》十八刻，远近相符，前后应准。二曰岁余。自《大明历》以来，凡测景、验气，得冬至时刻真数者有六，用以相距，各得其时合用岁余。今考验四年，相符不差，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，每岁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，其二十五分为今历岁余合用之数。三曰日躔。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，推求日躔，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，黄道箕九度有奇。仍凭每日测到太阳躔度，或凭星测月，或凭月测日，或径凭星度测日，立术推算。起自丁丑正月己卯十二月，凡三年，共得一百三十四事，皆躔于箕，与月食相符。四曰月离。自丁丑以来至今，凭每日测到逐时太阴行度推算，变从黄道求入转极迟、疾并平行处，前后凡十三转，计五十一事。内除去不真的外，有三十事，得《大明历》入转后天。又因考验交食，加《大明历》三十刻，与天道合。五曰入交。自丁丑五月以来，凭每日

测到太阴去极度数，比拟黄道去极度，得月道交于黄道，共得八事。仍依日食法度推求，皆有食分，得入交时刻，与《大明历》所差不多。六曰二十八宿距度。自汉《太初历》以来，距度不同，互有损益。《大明历》则于度下余分，附以太半少，皆私意牵就，未尝实测其数。今新仪皆细刻周天度分，每度分三十六分，以距线代管窥，宿度余分并依实测，不以私意牵就。七曰日出入昼夜刻。《大明历》日出入夜昼刻，皆据汴京为准，其刻度与大都不同。今更以本方北极出地高下，黄道出入内外度，立术推求每日日出入昼夜刻，得夏至极长，日出寅正二刻，日入戌初二刻，昼六十二刻，夜三十八刻。冬至极短，日出辰初二刻，日入申正二刻，昼三十八刻，夜六十二刻。永为定式。

所创法凡五事：一曰太阳盈缩。用四正定气立为升降限，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极差积度，比古为密。二曰月行迟疾。古历皆用二十八限，今以万分日之八百二十分为一限，凡析为三百三十六限，依垛叠招差求得转分进退，其迟疾度数逐时不同，盖前所未有的。三曰黄赤道差。旧法以一百一度相减相乘，今依算术句股弧矢方圆斜直所容，求到度率积差，差率与天道实吻合。四曰黄赤道内外度。据累年实测，内外极度二十三度九十分，以圆容方直矢接句股为法，求每日去极，与所测相符。五曰白道交周。旧法黄道变推白道以斜求斜，今用立浑比量，得月与赤道正交，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，拟以为法。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，于理为尽。

十九年，恂卒。时历虽颁，然其推步之式与夫立成之数，尚皆未有定稿。守敬于是比次篇类，整齐分秒，裁为《推步》七卷，《立成》二卷，《历议拟稿》三卷，《转神选择》二卷，《上中下三历注式》十二卷。二十三年，继为太史令，遂上表奏进。又有《时候笺注》二卷，《修改源流》一卷。其测验书，有

《仪象法式》二卷，《二至晷景考》二十卷，《五星细行考五十卷》《古今交食考》一卷，《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》一卷，《新测无名诸星》一卷，《月离考》一卷，并藏之官。

二十八年，有言滦河自永平挽舟逾山而上，可至开平；有言泸沟自麻峪可至寻麻林。朝廷遣守敬相视，滦河既不可行，泸沟舟亦不通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。其一，大都运粮河，不用一亩泉旧原，别引北山白浮泉水，西折而南，经甕山泊，自西水门入城，环汇于积水潭，复东折而南，出南水门，合入旧运粮河。每十里置一闸，比至通州，凡为闸七，距闸里许，上重置斗门，互为提阌，以过舟止水。帝览奏，喜曰：“当速行之。”于是复置都水监，俾守敬领之。帝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鍤倡工，待守敬指授而后行事。先是，通州至大都，陆运官粮，岁若干万石，方秋霖雨，驴畜死者不可胜计，至是皆罢之。三十年，帝还自上都，过积水潭，见舳舻蔽水，大悦，名曰通惠河，赐守敬钞万二千五百贯，仍以旧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。守敬又言：于澄清闸稍东，引水与北霸河接，且立闸丽正门西，令舟楫得环城往来。志不就而罢。三十一年，拜昭文馆大学士、知太史院事。

大德二年，召守敬至上都，议开铁幡竿渠，守敬奏：“山水频年暴下，非大为渠堰，广五七十步不可。”执政吝于工费，以其言为过，缩其广三之一。明年大雨，山水注下，渠不能容，漂没人畜庐帐，几犯行殿。成宗谓宰臣曰：“郭太史神人也，惜其言不用耳。”七年，诏内外官年及七十，并听致仕，独守敬不许其请。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，定著为令。延祐三年卒，年八十六。

杨桓

杨桓，字武子，兖州人。幼警悟，读《论语》至《宰予昼

寢章》，慨然有立志，由是终身非疾病未尝昼寢。弱冠为郡诸生，一时名公咸称誉之。中统四年，补济州教授，后由济宁路教授召为太史院校书郎，奉敕撰《仪表铭》《历日序》，文辞典雅，赐楮币千五百缗，辞不受。迁秘书监丞。至元三十一年，拜监察御史。有得玉玺于木华黎曾孙硕德家者，桓辨识其文，曰“受天之命，既寿永昌”，乃顿首言曰：“此历代传国玺也，亡之久矣。今宫车晏驾，皇太孙龙飞，而玺复出，天其彰瑞应于今日乎！”即为文述玺始末，奉上于徽仁裕圣皇后。

成宗即位，桓疏上时务二十一事：一曰郊祀天地；二曰亲享太庙，备四时之祭；三曰先定首相；四曰朝见群臣，访问时政得失；五曰诏儒臣以时侍讲；六曰设太学及府州儒学，教养生徒；七曰行诰命以褒善叙劳；八曰异章服以别贵贱；九曰正礼仪以肃宫庭；十曰定官制以省内外冗员；十一曰讲究钱谷以裕国用；十二曰访求晓习音律者以协太常雅乐；十三曰国子监不可隶集贤院，宜正其名；十四曰试补六部寺监及府州司县吏；十五曰增内外官吏俸禄；十六曰禁父子骨肉、奴婢相告讦者；十七曰定婚姻聘财；十八曰罢行用官钱营什一之利；十九曰复笞杖以别轻重之罪；二十曰郡县吏自中统前仕宦者，宜加优异；二十一曰为治之道宜各从本俗。疏奏，帝嘉纳之。

未几，升秘书少监，预修《大一统志》。秩满归兖州，以贲业悉让弟楷，乡里称焉。大德三年，以国子司业召，未赴，卒，年六十六。

桓为人宽厚，事亲笃孝，博览群籍，尤精篆籀之学。著《六书统》、《六书溯源》、《书学正韵》，大抵推明许慎之说，而意加深，皆行于世。

杨果

杨果，字正卿，祁州蒲阴人。幼失怙恃，自宋迁亳，复徙

居许昌，以章句授徒为业，流寓輶轲十余年。金正大甲申，登进士第。会参政李蹊行大司农于许，果以诗送之，蹊大称赏，归言于朝，用为偃师令。到官，以廉干称，改蒲城，改陕，皆剧县也。果有应变材，能治烦剧，诸县以果治效为最。

金亡，岁己丑，杨奂征河南课税，起果为经历。未几，史天泽经略河南，果为参议。时兵革之余，法度草创，果随宜赞画，民赖以安。世祖中统元年，设十道宣抚使，命果为北京宣抚使。明年，拜参知政事。及例罢，犹诏与左丞姚枢等日赴省议事。至元六年，出为怀孟路总管，大修学庙。以前尝为中书执政官，移文申部，特不署名。以老致政，卒于家，年七十五，谥文献。

果性聪敏，美风姿，工文章，尤长于乐府，外若沉默，内怀智用，善谐谑，闻者绝倒。微时，避乱河南，娶羁旅中女，后登科，历显仕，竟与偕老，不易其初心，人以是称之。有《西庵集》，行于世。

#### 王构

王构，字肯堂，东平人。父公渊，遭金末之乱，其兄三人挈家南奔，公渊独誓死守坟墓，伏草莽中，诸兄呼之不出，号恸而去，卒得存其家，而三兄不知所终。

构少颖悟，风度凝厚。学问该博，文章典雅，弱冠以词赋中选，为东平行台掌书纪。参政贾居贞一见器重，俾其子受学焉。至元十一年，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时遣丞相伯颜伐宋，先下诏让之，命构属草以进，世祖大悦。宋亡，构与李槃同被旨，至杭取三馆图籍、太常天章礼器仪仗，归于京师。凡所荐拔，皆时之名士。十三年秋，还，入觐，迁应奉翰林文字，升修撰。丞相和礼霍孙由翰林学士承旨拜司徒，辟构为司直。时丞相阿合马为盗击死，世祖亦悟其奸，复相和礼霍孙，更张庶

务，构之谋画居多。历史部、礼部郎中，审囚河南，多所平反。改太常少卿，定亲享太庙仪注。擢淮东提刑按察副使，召见便殿，亲授制书，赐上尊酒以遣之。寻以治书侍御史召。属桑哥为相，俾与平章卜忽木检核燕南钱谷，而督其逋负。以十一月晦行，期岁终复命。明年春还，宿卢沟驿，度逾期，祸且不测，谓卜忽木曰：“设有罪，构当以身任之，不以累公也。”会桑哥死，乃免。有旨出铨选江西。入翰林，为侍讲学士。世祖崩，构撰谥册。

成宗立，由侍讲为学士，纂修实录，书成，参议中书省事。时南士有陈利便请搜括田赋者，执政欲从之。构与平章何荣祖共言其不可，辨之甚力，得不行。以疾归东平。久之，起为济南路总管。诸王从者怙势行州县，民莫敢忤视，构闻诸朝，徙之北境。学田为牧地所侵者，理而归之。官贷民粟，岁饥而责偿不已，构请输以明年。武宗即位，以纂修国史，趣召赴阙，拜翰林学士承旨，未几，以疾卒，年六十三。

构历事三朝，练习台阁典故，凡祖宗谥册册文皆所撰定，朝廷每有大议，必咨访焉。喜荐引寒士，前后省台、翰苑所辟，无虑数十人，后居清要，皆有名于时。

子士熙，仕至中书参政，卒官南台御史中丞。士点，淮西廉访司佥事。皆能以文学世其家。

#### 魏初

魏初，字大初，弘州顺圣人。从祖璠，金贞佑三年进士，补尚书省令史。金宣宗求直言，璠首论将相非人，及不当立德陵事，疏奏，不报。后复上言：“国势危逼，四方未闻有勤王之举，陇右地险食足，其帅完颜胡斜虎亦可委仗，宜遣人往论大计。”大臣不悦而止。阅数月，胡斜虎兵不来，已无及，金主悔焉。金将武仙军次五垛山不进。求使仙者，或荐璠，即授

朝列大夫、翰林修撰，给骑四人以从。至则仙已遁去，部曲亦多散亡，璠抚循招集，得数千人，推其中材勇者为帅长，仍制符印予之，以矫制自劾，金主谓其处置得宜。继闻仙率余众保留山，璠直趣仙所宣谕之。或谗于仙，谓璠欲夺其军，仙怒，命士拔刃若欲縱璠然，且引一吏与璠辨。璠不为动，大言曰：“王人虽微，序于诸侯之上，将军纵不加礼，奈何听谗邪之言，欲以小吏置对耶！且将军跳山谷，而左右无异心者，以天子大臣故也，苟不知尊天子，安知麾下无如将军者？不然，吾有死，无辱命。”仙不能屈。璠复激使进兵，不应。比还，金主已迁归德，复迁蔡州。金亡，璠无所归，乃北还乡里。庚戌岁，世祖居潜邸，闻璠名，征至和林，访以当世之务。璠条陈便宜三十余事，举名士六十余人以对，世祖嘉纳，后多采用焉。以疾卒于和林，年七十，赐谥靖肃。

初，其从孙也，璠无子，以初为后。初好读书，尤长于《春秋》，为文简而有法，比冠，有声。中统元年，始立中书省，辟为掾史，兼掌书记。未几，以祖母老辞归，隐居教授。会诏左丞许衡、学士窦默及京师诸儒，各陈经史所载前代帝王嘉言善政，选进读之士，有司以初应诏。帝雅重璠名，方之古直，询知初为璠子，叹奖久之，即授国史院编修官，寻拜监察御史。首言：“法者，持天下之具，御史台则守法之司也。方今法有未定，百司无所持循，宜参酌考定，颁行天下。”

帝宴群臣于上都行宫，有不能酳大卮者，免其冠服。初上疏曰：“臣闻君犹天也，臣犹地也，尊卑之礼，不可不肃。方今内有太常、有史官、有起居注，以议典礼、记言动；外有高丽、安南使者入贡，以观中国之仪。昨闻锡宴大臣，威仪弗谨，非所以尊朝廷、正上下也。”疏入，帝欣纳之，仍谕侍臣自今毋复为此举。时襄樊未下，将括民为兵，或请自大兴始。初言：

“京师天下之本，要在殷盛，建邦之初，讵宜骚动！”遂免括大兴兵。初又言：“旧制，常参官诸州刺史，上任三日，举一人自代。况风纪之职与常员异，请自监察御史、按察司官，在任一岁，各举一人自代，所举不当，有罚，不惟砥砺风节，亦可为国得人。”遂举劝农副使刘宣自代。出金陕西四川按察司事，历陕西河东按察副使，入为治书侍御史。又以侍御史行御史台事于扬州，擢江西按察使，寻征拜侍御史。行台移建康，出为中丞，卒，年六十一。

子必复，集贤侍讲学士。

#### 焦养直

焦养直，字无咎，东昌堂邑人。夙以才器称。至元十八年，世祖改符宝郎为典瑞监，思得一儒者居之。近臣有以养直荐者，帝即命召见，敷对称旨，以真定路儒学教授超拜典瑞少监。二十四年，从征乃颜。二十八年，赐宅一区。入侍帷幄，陈说古先帝王政治，帝听之，每忘倦。尝语及汉高帝起自侧微，诵所旧闻，养直从容论辨，帝即开纳，由是不薄高帝。大德元年，成宗幸柳林，命养直进讲《资治通鉴》，因陈规谏之言，诏赐酒及钞万七千五百贯。二年，赐金带、象笏。三年，迁集贤侍讲学士，赐通犀带。七年，诏傅太子于宫中，启沃诚至，帝闻之，大悦。八年，代祀南海。九年，进集贤学士。十一年，升太子谕德。至大元年，授集贤大学士，谋议大政悉与焉。告老归而卒，赠资德大夫、河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，谥文靖。

子德方，以廕为兴国路总管府判官。

#### 孟攀鳞

孟攀鳞，字驾之，云内人。曾祖彦甫，以明法为西北路招讨司知事。有疑狱当死者百余人，彦甫执不从，后三日得实，皆释之。祖鹤、父泽民，皆金进士。攀鳞幼日诵万言，能缀文，

时号奇童。金正大七年，擢进士第，仕至朝散大夫、招讨使。岁壬辰，汴京下，北归居平阳。丙午，为陕西帅府详议官，遂家长安。世祖中统三年，授翰林待制、同修国史。至元初，召见，条陈七十事，大抵劝上以郊祀天地，祠太庙，制礼乐，建学校，行科举，择守令以字民，储米粟以贍军，省无名之赋，罢不急之役，百司庶府统于六部，纪纲制度悉由中书，是为长久之计。世祖悉嘉纳之，咨问諄諄。后论王百一、许仲平优劣，对曰：“百一文华之士，可置翰苑；仲平明经传道，可为后学矜式。”帝深然之。又尝召问宗庙、郊祀仪制，攀鳞悉据经典以对。时帝将视祀，诏命攀鳞会太常议定礼仪，攀鳞夜画郊祀及宗庙图以进，帝皆亲览焉。复以病请西归，帝令就议陕西五路四川行中书省事。四年卒，年六十四。延祐三年，赠翰林学士承旨、资德大夫、上护军、平原郡公，谥文定。

#### 尚野

尚野，字文蔚，其先保定人，徙满城。野幼颖异，祖母刘，厚资之使就学。至元十八年，以处士征为国史院编修官。二十年，兼兴文署丞，出为汝州判官，廉介有为，宪司屡荐之。二十八年，迁南阳县尹。初至官，狱讼充斥，野裁决无留滞，涉旬，遂无事。改怀孟河渠副使，会遣使问民疾苦，野建言：“水利有成法，宜隶有司，不宜复置河渠官。”事闻于朝，河渠官遂罢。大德六年，迁国子助教。诸生入宿卫者，岁从幸上都，丞相哈剌哈孙始命野分学于上都，以教诸生，仍铸印给之，上都分学自野始。俄升国子博士，诲人先经学而后文艺，每谓诸生曰：“学未有得，徒事华藻，若持钱买水，所取有限，能自凿井及泉而汲之，不可胜用矣。”时学舍未备，野密请御史台，乞出帑藏所积，大建学舍以广教育。仁宗在东宫，野为太子文学，多所裨益，时从宾客姚燧、谕德萧鄂入见，帝为加礼。至

大元年，除国子司业，近臣奏分国学西序为大都路学，帝已可其奏，野谓国学、府学混居，不合礼制，事遂寝。四年，拜翰林直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。诏野赴吏部，试用阴补官，野多所优假。或病其太宽，野曰：“今初设此法，冀将来者习诗书、知礼义耳，非必责效目前也。”众乃服。皇庆元年，升翰林侍讲学士。延祐元年，改集贤侍讲学士，兼国子祭酒。二年夏，移疾归满城，四方来学者益众。六年，卒于家，年七十六。赠通奉大夫、太常礼仪院使、护军，追封上党郡公，谥文懿。

野性开敏，志趣正大，事继母以孝闻，文辞典雅，一本于理。

子师易，蕲州路总管府判官。师简，中奉大夫、奎章阁侍书学士、同知经筵事。

### 李之绍

李之绍，字伯宗，东平平阴人。自幼颖悟聪敏，从东平李谦学。家贫，教授乡里，学者咸集。至元三十一年，纂修《世祖实录》，征名儒充史职，以马绍、李谦荐，授将仕佐郎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直学士姚燧欲试其才，凡翰林应酬之文，积十余事，并以付之。之绍援笔立成，并以稿进。燧惊喜曰：“可谓名下无虚士也。”大德二年，闻祖母疾，辞归。复除编修官，升将仕郎。六年，升应奉翰林文字。七年，迁太常博士。九年，丁母忧，累起复，终不能夺。至大三年，仍授太常博士，升承事郎。四年，升承直郎、翰林待制。皇庆元年，迁国子司业。延祐三年，升奉政大夫、国子祭酒。夙夜孳孳，惟以教育人材为心。四年十二月，升朝列大夫、同佥太常礼仪院事。六年，改翰林直学士，复以疾还。七年，召为翰林直学士。至治二年，升翰林侍讲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。三年，告老而归。泰定三年八月卒，年七十三。

子勛，廕父职，同知诸暨州事。

之绍平日自以其性遇事优游少断，故号果齐以自励。有文集藏于家。

## 列传第五十二

### 张禧

张禧，东安州人。父仁义，金末徙家益都。及太宗下山东，仁义乃走信安。时燕蓟已下，独信安犹为金守，其主将知仁义勇而有谋，用之左右。国兵围信安，仁义率敢死士三百，开门出战，围解，以功署军马总管。守信安逾十年，度不能支，乃与主将举城内附。率其部曲从宗王合丑平定河南，授管军元帅。后攻归德，飞矢入口，折其二齿，镞出项后，卒，赐爵县侯。

禧年十六，从大将军阿术鲁南攻徐州、归德，复从元帅察罕攻寿春、安丰、庐、滁、黄、泗诸州，皆有功。禧素峭直，为主将所忌，诬以他罪，欲置之法。时王鹗侍世祖于潜邸，禧密往依之，鹗请左丞阔阔荐禧与其子弘纲俱入见。岁己未，从世祖南伐，济江，与宋兵始接战，即擒其一将。进攻鄂州，诸军穴城以入，宋树栅为夹城于内，入战者辄不利，乃命以厚赏募敢死士。禧与子弘纲俱应募，由城东南入战，将至城下，帝悯其父子俱入险地，遣阿里海牙谕禧父子，止一人进战。禧所执枪中弩矢而折，取弘纲枪以入，破城东南角。有逗留不进者十余人，立城下，弘纲复夺其枪入。转战良久，禧身中十八矢，一矢镞贯腹，闷绝复苏，曰：“得血竭饮之，血出可生。”世祖亟命取血竭，遣人往疗之。疮既愈，复从大将纳剌忽与宋兵战于金口、李家洲，皆捷。

世祖即位，赐金符，授新军千户。三年，从征李璫。时宋乘璫叛，遣夏贵袭取蕲县、宿州等城，禧移兵攻之，贵走，尽

复诸城。至元元年，升唐邓等州卢氏保甲丁壮军总管。宋侵均州，总管李玉山败走，帝命禧代之。三年，与宋将吕文焕战于高头赤山，乘胜复均州。四年，改水军总管，益其军二千五百，令习水战。五年，从攻襄樊。六年七月，夏贵率兵援襄阳，禧从元帅阿术战，却之。八年，江水暴溢，宋遣范文虎以战舰千余艘来援。元帅阿术命禧率轻舟，夜衔枚入其阵中，插苇以识水之深浅。及还，阿术即命禧率四翼水军进战，宋兵溃，追至浅水，夺战舰七十余艘。九年，攻樊城，焚其串楼，败宋将张贵于鹿门山。十年，行省集诸将问破襄阳之策，禧言：“襄、樊夹汉江而城，敌人横铁锁、置木橛于水中，今断锁毁橛，以绝其援，则樊城必下。樊城下，则襄阳可图矣。”行省用其计，乃破樊城，而襄阳继降。帝遣使录诸将功，授宣武将军、水军万户，佩金虎符，丞相伯颜因命禧为水军先锋。

十二年，败宋将孙虎臣于丁家洲，寻移屯黄池，以断宋救兵。九月，从阿术与宋都统姜才战，有功，加信武将军。十三年，从下温、台、福建。十四年，加怀远大将军、江阴路达鲁花赤、水军万户。十六年，入朝，进昭勇大将军、招讨使。十七年，加镇国上将军、都元帅。时朝廷议征日本，禧请行，即日拜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与右丞范文虎、左丞李庭同率舟师，泛海东征。至日本，禧即舍舟，筑垒平湖岛，约束战舰，各相去五十步止泊，以避风涛触击。八月，飓风大作，文虎、庭战舰悉坏，禧所部独完。文虎等议还，禧曰：“士卒溺死者半，其脱死者，皆壮士也，曷若乘其无回顾心，因粮于敌以进战。”文虎等不从，曰：“还朝问罪，我辈当之，公不与也。”禧乃分船与之。时平湖岛屯兵四千，乏舟，禧曰：“我安忍弃之！”遂悉弃舟中所有马七十匹，以济其还。至京师，文虎等皆获罪，禧独免。子弘纲。

弘纲字宪臣，年十八，父禧为主将所诬，系狱，将杀之，弘纲直入狱中，狱卒并系之。弘纲佯狂谑笑，守者易之，既寢，遂与其父逸去。后从其父攻城徇地，屡有功，自昭信校尉、管军总把，佩银符，换金符，为千户，升总管、广威将军、招讨副使，加定远大将军、招讨使，袭镇江阴。盗起安吉，弘纲率兵往捕，未逾旬，擒之。从参政高兴破建德溪寨诸贼，后赐三珠虎符，授昭勇大将军、河南诸翼征行万户。从右丞刘深征八百媳妇国，师次八番，与叛蛮宋隆济等力战而歿。赠宣忠秉义功臣、资善大夫、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、上护军，追封齐郡公，谥武定。

子汉，当袭职，让其弟鼎。汉后为监察御史，累官至集贤直学士。鼎，袭江阴水军万户。

#### 贾文备

贾文备，字仲武，祁州蒲阴人。父辅，仕金为祁州刺史。武仙惮辅胆略，密令所亲图之。辅以众归太祖，诏隶张柔，以兵攻蠡州、庆都、安平、束鹿诸县，皆下之。柔开帅府于满城，命辅行元帅府事于祁州。从定山东，迁左副元帅。柔将兵在外，辅常居守，累功改行军千户，赐金符，寻领顺天河南等路军民万户，卒。文备袭父千户职，张柔命屯三汉口，备宋兵。宋以云梯二十余来攻，文备率兵鏖战，却之，宪宗赐弓矢银盃。岁乙卯，复令袭父左副元帅职，兼领顺天路。中统二年，升开元府路女真水达达等处宣抚使，佩金虎符。三年，迁开元东京懿州等处宣慰使。四年，改授万户，领张柔所部军，屯亳州。宋兵时钞掠淮甸，文备战却之。至元二年，加昭勇大将军、真定路总管，兼府尹。六年，调卫辉路总管。七年，授西蜀成都统军，以疾不赴。八年，授宿州万户，寻改河南等路统军，围襄樊。九年，移蔡州，兼水陆漕运。宋兵时掠粮餉，文备败之，

并夺其船。诏罢统军，文备入觐，赐弓矢、金鞍、锦衣、白金。十一年，复授万户、汉军都元帅，领刘整军，驻亳州。宋将夏贵知毫无备，盛引兵来袭，文备出奇邀击，大破之，帝赐金鞍、金织、文段、白金。

丞相伯颜伐宋，文备领左翼诸军以从，抵郢州。宋筑二城夹江，布战舰数千艘于江中，陈兵两岸，军不得进。文备泛舟，由沦河径出大江，攻武矶堡。乃从阿术先渡江，大军继之，遂取鄂、汉，以功赐白金，加昭毅大将军，守鄂州。十二年，从平章政事阿里海牙趣湖南，至潭州城下。文备冒锋镝，砲伤右手，流矢中左臂，攻战愈急，宋臣李芾死之，转运判官钟蜚英等以城降。十三年，加昭武大将军，守潭州。十四年，衡、永、郴等郡寇发，文备悉讨平之。十五年，进镇国上将军、湖南道宣慰使，徇琼崖等州及广东濒海诸城，追宋卫王昺。十六年，召还，拜淮东宣慰使，加金吾上将军，镇庆元。十八年，复授都元帅。二十年，改江东宣慰使，讨建宁盗黄华。二十二年，拜荆湖占城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二十三年，改湖广行省参知政事。二十四年，致仕。后十七年，以疾卒。延祐四年，赠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，追封武威郡公，谥庄武。

#### 解诚

解诚，易州定兴人，善水战，从伐宋，设方略，夺敌船千计，以功授金符、水军万户，兼都水监使。焦湖之战，获战舰三百艘。宋以舟师来援，诚据舟厉声呵之，援兵不敢动，急移舟抵岸，乘势追杀之，夺其军饷三百余斛。既又从攻安丰、寿、复、泗、亳诸州，俱有功。又从下云南大理国，以功赐金虎符。从攻鄂，夺敌舰千余艘，杀溺敌军甚众。世祖嘉其功，尝降制奖之。至元三十年，卒，赠推忠宣力功臣、龙虎卫上将军、同知枢密院事、上护军，追封易国公，谥武定。

子汝楫袭，从讨李璿，平宋，累获功赏，卒，赠推忠效节功臣、资德大夫、中书右丞、上护军，追封易国公，谥忠毅。

子帖哥袭，从征广西，下静江府，改授水军招讨使。寻复为万户，从征交趾，有功，升广东道宣慰使，卒，赠资德大夫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、上护军、平阳郡公，谥武宣。

子世英，由监察御史迁山南江北道僉事。

#### 管如德

管如德，黄州黄陂县人。父景模，为宋将，以蕲州降，授淮西宣抚使。如德为江州都统制，至元十二年，亦以城降。先是，如德尝被俘虏，思其父，与同辈七人间道南驰，为逻者所获，械送于郡。如德伺逻者怠，即引械击死数十人，各破械脱走，间关万里达父所。景模喜曰：“此真吾儿也！”至是，入觐，世祖笑曰：“是孝于父者，必忠于我矣。”一日，授以强弓二，如德以左手兼握，右手悉引满之，帝曰：“得无伤汝臂乎？后毋复然！”尝从猎，遇大沟，马不可越，如德即解衣浮渡，帝壮之，由是称为拔都，赏赉优渥。帝问：“我何以得天下，宋何以亡？”如德对曰：“陛下以福德胜之。襄樊，宋咽喉也，咽喉被塞，不亡何恃！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帝又命习国书，曰：“习成，当为朕言之。”一日，帝语如德曰：“朕治天下，重惜人命，凡有罪者必令面对再四，果实也而后罪之，非如宋权奸擅权，书片纸数字即杀人也。汝但一心奉职，毋惧忌嫉之口。”授湖北招讨使，总管本部军马，佩金虎符。

是年六月，丞相阿术南攻宋。如德以军为前锋，至扬州扬子桥，与宋战，昼夜不息，如德先登陷阵，擒其帅张都统等，宋军遂溃。七月，进军焦山江上，复大战，夺宋帅夏都统牌印衣甲及饷军海船，悉送阿术所。事闻，帝命赏之。军至镇江，如德招安诸郡，守将皆望风降附。丞相伯颜取临安，复选能招

诸郡者，众推如德，如德衔命往喻，绍兴诸郡皆下。初，世祖以宝刀赐如德，及与敌战，刀刃尽缺。宋平，入觐，如德以刀上呈，曰：“陛下向所赐刀，从军以来，刀缺如是矣。”帝嘉其朴。

十二年，迁浙西宣慰使，上时政五条：一曰立额薄征；二曰息兵怀远；三曰立法用人；四曰省役恤民；五曰设官制禄。时法制未备，仕多冗员，又方用兵日本倭国，而军民之官，廩禄未有定制，故如德言及之。权臣抑不得上。二十年，丞相阿塔海命驰驿奏出征事，入见，世祖问曰：“江南之民，得无有二心乎？”如德对曰：“往岁旱涝相仍，民不聊生，今累岁丰稔，民沐圣恩多矣，敢有贰志！使果有贰志，臣曷敢饰辞以欺陛下乎！”帝善其言，且喻之曰：“阿塔海有未及者，卿善辅导之，有当奏闻者，卿勿惮劳，宜驰捷足之马，来告于朕。”

二十四年，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，破豪猾，去奸吏，居民大悦。是时赣、汀二州盗起，如德指挥诸将讨平之，其胁从者多所全宥。二十六年，迁江西行尚书省左丞，时钟明亮以循州叛，杀掠州县，千里丘墟，帝命如德统四省兵讨之。诸将欲直捣其巢穴，如德曰：“嘻！今田野之氓，疲于转输，介胄之士，病于暴露，重困斯民，而自为功，吾不为也。”于是遣使喻以祸福，贼感如德诚信，即拥十余骑诣赣州石城县降。平章政事奥鲁赤怒其跋扈不臣，欲以事杀明亮，如德闻之曰：“皇元仁厚，未尝杀降，明亮叛人，何足惜，所重者，信不可失耳！”年四十有四，卒于军，赠江西行省左丞、平昌郡公，谥武襄。

子九，淳祖，积官中顺大夫、龙兴路富州尹。

#### 赵匪刺

赵匪刺者，始以父任为千户，佩金符。中统三年，守东川。四年，宋夏贵以兵侵虎啸山寨，元帅钦察遣匪刺率兵往御之，

贵败走，追至新明县，斩首三十余级。宋刘雄飞以兵犯青居山旧府，匡刺与战于都尉坝，败之，斩首二十余级。钦察攻钓鱼山，遣匡刺以兵千五百人略地至南坝，击败宋军，生获军士五十七人，老幼三百四十人。从攻大良平，宋督万寿运粮至渠江之鹅滩，匡刺邀击之，斩首五十余级，宋兵大败。匡刺亦被三创，矢镞中左肩不得出。钦察惜其骁勇，取死囚二人，刳其肩，视骨节浅深，知可出，即为凿其创，拔镞出之，匡刺神色不为动。

至元三年，为东川路先锋使。四年，元帅拜答攻开州，至万宝山，遣匡刺以兵五百人击宋军，生获四十人。五年，兼管京兆、延安两路新军，戍东安、虎啸山两城。宋杨立以兵护粮，送大良平，匡刺察知之，遂率所部兵与立战于三重山，斩首百五十级，擒获四十余人。立败走，弃其粮千余石，因尽夺其甲仗旗帜而还。

六年，行院遣匡刺攻钓鱼山之沙市，焚其敌楼。从左丞曲力吉思等入朝，诏赏白金五十两，细甲一注。九年，统军合剌攻钓鱼山，时匡刺为先锋，领兵千人，略地至葛树坪，与宋兵遇，生获二十余人，斩首四十级。十年三月，复从行院合答攻钓鱼山之沙市，匡刺乘夜蚁附而登，杀其守兵，烧其积聚，生获二十余人以归。又击败宋将张珏兵于武胜军。行院新拔礼义山寨，命匡刺守之。十二年，率舟师会攻钓鱼山，战数有功。进围重庆，宋将赵安勒兵出战，匡刺迎击之，夜至二鼓，敌众大溃。行院以其功上闻，未报而疾作，乃遣往泸州治疾。至之夕，泸州复叛，匡刺舆疾出战，遂为其所获，与从者二十人皆死之。子世显，船桥副万户。

#### 周全

周全，其先汝宁光州人。仕宋为武翼大夫、广南西路马步

军副总管。至元十二年，丞相伯颜总兵下江南，全率众来归，遂以行省檄遥授衡州知州。是年秋七月，入觐，赐金符，授明威将军，遥授泉州知州，兼管军千户。冬十月，从元帅宋都朮下江西诸城邑。明年，进兵福建，宋制置使黄万石降。冬十月，从大军征广东，十一月，至韶州城下，严攻具，率勇士先登，与宋兵合战，斩馘甚众，杀其安抚使熊飞。十二月，以游骑巡广中，过灵星海石门，敌势甚张，全奋戈杀敌，乘胜夺其旗鼓，火其船。及诸军下广州，全功居多。十四年，从攻广西静江府，宋安抚李梦龙率众来降。其有负固不下者，悉战败之，夺敌舰以千计，杀敌溺死者无算，两广以平。第功，赐虎符，授管军总管。十五年，盗据赣州崖石山寨，全率兵讨平之，焚其寨。十七年，进广威将军、管军副万户，镇守龙兴。二十年，以疾去官。大德九年，卒，赠怀远大将军、南安寨兵万户府万户、轻车都尉，追封汝南郡侯。子祖瑞，袭职。

### 孔元

孔元，字彦亨，真定人，骁勇有智略。岁丁酉，弃家从军，隶丞相史天泽麾下。戊戌，从取焦湖，围寿春，先登，拔其西堡。己亥，从征安丰，力战却敌。己酉，从围泗州，拔之。辛亥，从攻五堂山寨，俘其众以归。戊午，从攻樊城，亲王塔察兒命取樊西堡，元率死士挺枪大呼，击杀数百人，斩首十九级以献。中统元年，扈驾北征。二年，宣授管军总把。至元十一年，从伐宋，为前锋，所向克捷。十四年，进武略将军、管军千户。明年，还军北征，进武义将军、侍卫亲军千户，赐佩金符。又明年，国兵讨叛王失里木等，从行院别乞里迷失追其众至兀速洋而还。分军之半，扼其要害地，余众遂溃，获輜重牛马。帝大悦，赏赉甚厚，加宣武将军、右卫亲军总管。十九年，以疾卒。

子鷹扬袭，授昭信校尉、右卫亲军弩军千户，仍佩金符。至大元年，以疾卒。子成祖袭，延祐二年，卒。子那海袭。

### 硃国宝

硃国宝，其先徐州人，后徙宝坻。父存器，历官至修内司使。尝夜行卢沟桥，获金一囊，坐而待其主以付之，其人请中分，存器笑而遣之。宪宗将攻宋，募兵习水战，国宝以职官子从军，隶水军万户解诚麾下。己未，世祖以兵攻鄂，国宝摄千户，率锐卒于中流与宋师鏖战，凡十七战，诸军毕济。中统二年，授千户，佩银符。三年，围李璫于济南，佩金符，镇戍东海。从征襄阳，摄四翼镇抚，督造战舰，筑万山堡。至元十一年，拔沙洋，隳新城，皆与有力焉。初，师次江上，国宝请于丞相伯颜，愿当前锋，既而夺船二十艘以献，伯颜壮之。宋据上流，方舟数百，结为堡栅，伯颜指示曰：“复能夺取是乎？”国宝即奋往破栅。既渡江，下鄂、汉。十二年，进兵临岳州，与宋兵战于岳之桃花滩，获其将高世杰，进昭信校尉、管军总管。既降湖右，加宣武将军，统蒙古诸军，镇常德府，知安抚司事。时宋诸郡邑多坚守不下，国宝传檄招谕，逾月悉平，惟辰、沅、靖、镇远未下。宋将李信、李发结武冈洞蛮，分据扼寨，国宝击败之，其众退保飞山、新城。思、播蛮来援，国宝复与战，破之，擒张星、沈举等三百余人。进攻新城，获信、发等，献俘江陵。行省奏功，赐金虎符。十四年，会诸道兵攻广西静江，拔之，进秩管军万户，镇守梧州，领安抚司事。

十五年，加怀远大将军。初，宋临安之破也，张世杰挟二王由闽蹈海，众复滋蔓。时南恩、新州何华、张翼，举兵兴复，军势甚盛。国宝选精锐，击杀华、翼，擒其党二人，斩首万余级，俘五百余人、船七百艘，夺其兵器无算，降其将十余、军士二百、民三万余户。十六年，迁定远大将军、海北海南道宣

慰使。蛮贼连结郁林、廉州诸洞，恣行剽掠，国宝悉平之，磔尸高化，以惩反侧。任龙光等率所部五千户降。移琼州，立官程，更弊政，训兵息民，具有条制。南宁谢有奎负固不服，国宝开示信义，有奎感悟，以其属来归。于是黎民降者三千户，蛮洞降者三十所。十八年，破临高蛮寇五百人，招降居亥、番毫、铜鼓、博吐、桐油等十九洞，遣部将韩旺率兵略大黎、密塘、横山，诛首恶李实，火其巢，生致大钟、小钟诸部长十有八人，加镇国上将军、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。供给占城军饷，事集而民不扰。二十三年，迁广南西道宣慰使。二十四年，入觐，帝慰劳之。二十五年，进辅国上将军、都元帅、参知政事，行尚书省事。以军事至赣州，得疾，卒于传舍，年五十九。

子斌，袭职，累官加赐金虎符、海北海南宣慰使都元帅。赞，上副万户，佩金虎符，镇福州。次鼎；次铉。

#### 张立

张立，泰安长清人。初隶严实麾下，略江淮有功，署为百户。岁戊午，宪宗征蜀，征诸道兵，立从行。次大获山，宋人阻山为城，带江为池，恃以自固，立统锐卒，攻陷外堡，夺战船百余艘。复从攻钓鱼山，有功，赐金帛。中统初，从世祖北征，还，授管军总把，赐银符，进侍卫军镇抚，换金符，改侍卫军千户。寻迁左卫亲军副都指挥使，赐金虎符。十四年春，率步卒千人转粟赴和林，道出应昌。会酋帅畔换谋不轨，以射士三千踵其后，欲乘间夺其资粮。立觉其有异，急命环车为栅以备之。贼众已合，矢如雨下。初，立之发上都也，每车载二板，以备不虞。至是，建板于车，矢不能入，骑卒稍前，即以戈撞之，强弩继发，贼不得近。相持连日，乃解去。是岁，增置前后卫兵，进明威将军、后卫亲军都指挥使，赐双珠虎符，加昭勇大将军，以老乞退。

子圭袭。圭卒，子伯潜袭。

#### 齐秉节

齐秉节，字子度，滨州蒲台人。父圭，从严实攻归德、庐州，有功，授无棣县尹，摄征行千户，后兼总管，镇枣阳。中统三年，李璫以益都叛，征诸道兵进讨，枣阳精锐尽行，仅留羸卒千余。圭时摄万户府事，与宋襄、郢对垒。敌来觇虚实，圭城守周密，以东门外壕狭小可越，命浚之为备。宋将聂都统、陈总管果率兵万余抵城东门，以板渡壕，壕广，板不能及，圭率众力战，敌退走，城赖以完。事闻，赐金符，真授千户。至元三年，告老，举秉节自代。

秉节魁伟沉毅，涉猎书史，稍知兵法，袭父爵，仍镇枣阳。五年，从伐宋，筑新城白河口堡鹿门山，略地郢州大洪山黄仙洞，数著战功。七年，升上千户，权万户。十一年，从丞相伯颜至郢，荡舟由陆入江，攻武矶堡，擒宋将阎都统。十二年，国兵败宋贾似道、孙虎臣舟师于丁家洲，命秉节屯建康，与宋将赵淮战于西离山，追至溧阳，自辰及午，宋军乃退。八月，迁武义将军。十二月，从定太平、安庆诸郡，与宋将张咨议战于昆山，杀之。十四年，授宣武将军、管军总管。时黄州复叛，令秉节往讨，斩余总辖于阵。十七年，授明威将军。二十三年，移镇饶州。安仁剧贼蔡福一叛，秉节与有司会兵讨之，擒福一，余党悉平。二十五年，升广威将军、枣阳万户府副万户。二十八年，卒，年六十二。子英袭。

#### 张万家奴

张万家奴，父札古带，事睿宗于潜邸。从破金有功，赐虎符，授河南北路船桥随路兵马都总管万户。从西征，下兴元，围嘉定，殁于军。万家奴数从都元帅大答火鲁征讨，有功。中统二年，从都元帅纽璘入朝，授以父官。宋兵入成都，从行院

阿脱击破之。至元四年，帅师会立眉、简二州。从也速答兒攻泸州，大败宋军，杀伤过半，俘四十余人以归。七年，率诸军城张广平，与宋人战，斩首三百余级，获都统一人。从攻重庆，破朝阳寨，围嘉定，栅平康、太和、怀远诸寨，分兵以守之，且日出师，水陆接战，功居多。而诸将攻泸州，往往失利，乃诣阙请自任以攻取之效，许之。遂率舟师百五十艘，自桃竹滩至折鱼滩，分守江面，谨风火，严号令，约日进攻。先据神臂门，为梯冲登城，杀二百余人，斩关而入，遂拔之，加昭勇大将军。会围重庆，将其众断马湖江，分兵水陆往来为游徼，加昭毅大将军。以所部转饷成都及下流诸屯，寻迁招讨使。与都元帅药剌海讨亦奚不薛蛮，平之，进副都元帅。诏其子孝忠为船桥万户。以万家奴将四川、湖南兵征哈刺章。时云南恶昌、多兴、罗罗诸蛮皆叛，杀掠使者，劫夺人民，州郡莫能制，遂以其兵讨之，剿其众，民为之立祠。二十年，从征缅甸，战死之。云南王命其子保童将其军从征，入太公城，有功，袭副都元帅。又从征至甘州山丹，亦战死。

孝忠少从父军中，好攻战。至元十九年，从都元帅也速答兒讨亦奚不薛蛮，遇其众于会灵关，追至沙溪，败之。进攻龙家寨阿那关，克之，遂攻亦奚不薛营，大破之。又以八百人败阿永蛮于鹿札河，乘胜至打鼓寨，连破之。诸蛮平，以功赐金帛、弓矢、鞍辔，还军成都。二十二年，从讨乌蒙蛮。复击降大坝都掌、蚊子诸蛮，加明威将军。二十七年，诏从西征，至沙、瓜诸州，还，赐虎符，金书四川等处行枢密院事。院罢，以本军万户镇成都，卒。

### 郭昂

郭昂，字彦高，彰德林州人。习刀槩，能挽强，稍通经史，尤工于诗。至元二年，上书言事，平章廉希宪材之，授山东统

军司知事，寻改经历，迁襄阳总军司，转沅州安抚司同知，佩金符，招降溪洞八十余栅。播州张华聚众容山，昂率兵屠之，山徭、木猫、土獠诸洞尽降。十六年，以诸洞酋入朝，帝赐金绮衣、鞍辔，进安远大将军。徇沅州西南界，复新化、安仁二县，擒剧贼张虎，纵之曰：“汝非吾敌，愿降即来，不然，吾复擒汝不难也。”明日，虎降，并其众三千余人，悉使归民籍。军还，众敛白金以献，一无所受。行至江陵，众复从致金而去，昂悉上之行省，宰臣令藏于库，以示诸将。二十六年，江西盗起，昂讨之，进逼南安明扬、上龙、岩湖、绿村、石门、雁湖、赤水、黑风峒诸蛮，立太平寨而还。会大饥，以贼酋家资分赈之。授万户，赐金虎符，镇抚州。未几，省檄昂赴广东监造战船，行至广东界，遇盗，移檄谕以祸福。广东素服其威信，及见其檄，即俱降。授广东宣慰使，卒，年六十一。

子震，杭州路镇守万户。惠，佷江西廉访司事。豫，知宁都州。

### 綦公直

綦公直，益都乐安人，世业农。至元五年，为益都劝农官。九年，为沂、莒、胶、密、宁海五州都城池所千户。十年，赐金符，命造征日本战船于高丽。时宋未下，世祖知其勇，遣使召见，俾与乎不烈拔都等领兵，同行荆南等处招讨司事。抵峡州青草滩，霖雨，不进，还屯玉泉山。率兵三千攻安进下寨，破之，杀宋军百余人，获牛马七百。还至襄阳，枢密院命督造战舰、运舟。襄阳既下，奉旨领郑州、光化、唐州汉军，及郢复熟券军九千二百人，从诸军南伐。十二年冬，至隆兴。宋军突出城门逆战，公直败之，追抵城下，遂逾壕拔木，焚其楼橹，斩首万余级，生擒七百人，隆兴降。由是南安、吉、赣皆望风款附，平堡栅六百余所。公直又令第三子忙古台攻梅关，破淮

德山寨，入广东，至南海，皆下之。诏授公直武毅将军、管军上千户。召入，加昭勇大将军、管军万户，佩金虎符，领侍卫亲军。时伯延伯答罕、秃忽鲁叛于西夏，命公直率军讨平之。十八年五月，升辅国上将军、都元帅、宣慰使，镇别十八里。

初，帝诏以子泰袭万户。公直自陈父年老，乞以泰为乐安县尹，就养其父，制可，仍终身勿徙他职。至是，乃以忙古台袭万户，佩金虎符，从之镇。公直陛辞，曰：“臣父丧五年，愿葬以行。”帝许之。至家，葬事毕，遂计乐安税课及贫民逋负，悉以赐金代输之，乃行。二十三年，诸王海都叛，侵别十八里，公直从丞相伯颜进战于洪水山，败之。追击浸远，援兵不至，第五子瑗力战而死，公直与妻及忙古台俱陷焉。二十四年，忙古台奔还，授定远大将军、中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，改湖州砲手军匠万户。讨衢州山贼，有功，加昭勇大将军。泰后终于知宁海州。

#### 杨赛因不花

杨赛因不花，初名汉英，字熙载，赛因不花，赐名也。其先太原人。唐季南诏陷播州，有杨端者，以应募起，竟复播州，遂使领之。五代以来，世袭其职。五传至昭，无子，以族子贵迁嗣。又八传至粲，粲生价，价生文，文生邦宪，皆仕宋，为播州安抚使。至元十三年，宋亡，世祖诏谕之，邦宪奉版籍内附，授龙虎卫上将军、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、播州安抚使，卒，年四十三，赠推忠效顺功臣、平章政事，追封播国公，谥惠敏。

汉英，邦宪子也，生五岁而父卒。二十二年，母田氏携至上京，见世祖于大安阁。帝呼至御榻前，熟视其眸子，抚其顶者久之，乃谕宰臣曰：“杨氏母子孤寡，万里来庭，朕甚悯之。”遂命袭父职，锡金虎符，因赐名赛因不花。及陛辞，诏中书

锡宴，赐金币彩缯，赉其从者有差。二十五年，再入觐，时年十二，帝见其应对明敏，称善者三。复因宰臣奏安边事，帝益嘉之。是年，改安抚司为宣抚司，授宣抚使，寻升侍卫亲军都指挥使。

成宗即位，赛因不花两入见，赠谥二代。大德五年，宋隆济及折节等叛，诏湖广行省平章刘二拔都、指挥使也先忽都鲁率兵偕赛因不花讨之。六年秋九月，师出播境，连与贼遇，破之。前驻蹉泥，贼骑猝至，赛因不花奋击先进，大军继之，贼遂溃，乘胜逐北，杀获不可胜计。遂降阿苴，下笮笼，望尘送款者相继。七年正月，进屯暮窝，贼众复合，又与战于墨特川，大破之。折节惧，乞降，斩之，又擒斩隆济等，西南夷悉平。八年，赛因不花复入见，进资德大夫。至大四年，加勋上护军，诏许世袭。播南卢崩蛮内侵，诏赛因不花暨恩州宣慰使田茂忠率兵讨之，以疾卒于军，年四十。赠推诚秉义功臣、银青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、柱国，追封播国公，谥忠宣。子嘉贞嗣。

#### 鲜卑仲吉

鲜卑仲吉，中山人。岁乙亥，国兵定中原，仲吉首率平滦路军民诣军门降，太祖命为滦州节度使。从阿术鲁南征，充右副元帅，攻取信安、关州诸城，以功赐虎符，授河北等路汉军兵马都元帅。岁壬辰，平蔡有功，加金吾卫上将军、兴平路都元帅、右监军、永安军节度使，兼滦州管内观察使、提举常平仓事、开国侯，寻卒。

子准，充管军千户，从札台火兒赤东征高丽。中统元年，赐金符，扈驾征阿里不哥，以功受上赏。三年，从征李璫。至元十年，授侍卫亲军千户、昭武大将军、大都屯田万户，佩虎符，卒。

子诚袭，授宣武将军、高邮上万户府副万户，佩虎符，改

授怀远大将军、金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。领兵征爪哇，攻八百媳妇国，使广东，克勤于役，寻以疾卒。子忽笃土袭。

#### 完颜石柱

完颜石柱，祖德住，仕金为管军千户。父拿住，归太祖，从征西域、河西，又从太宗攻下凤翔、同州，有功，赐号八都兒，佩银符，为同州管民达鲁花赤，改赐金符，兼征行千户，总管八都军。宪宗以拿住年老，命石柱袭其职。己未，石柱从世祖征合剌章还，都元帅纽璘攻马湖江，石柱夺浮桥，与宋兵战，有功，赏白金七百五十两。军隆化县，与宋兵战，大败之。中统二年，授征行万户，佩金符。三年，从都元帅帖哥攻嘉定，有功，改赐金虎符。至元四年，败宋兵于九顶山，生获四十余人。五年，攻泸州之水寨，击五获寨，渡马湖江，迎击宋兵，败之。从行省也速带兒攻建都，建都降，从攻嘉定，复泸州，取重庆，石柱之功居多。十四年，迁昭勇大将军。十六年，授四川东道宣慰使。十七年，改镇国上将军、四川西道宣慰使，总管随路八都万户。二十年，拜四川行省参知政事，卒。弟真童，袭为随路八都万户。

## 列传第五十三

### 王綽

王綽，高丽王 之犹子也，美容仪，慷慨有志略，善骑射，读书通大义，以质子入朝。岁癸丑，高丽权臣高令公叛，宪宗命耶虎大王东征，綽奉旨为使讲和，仍镇守其地，时高丽人户新附者，就命綽总之。中统元年，授金符总管，升佩虎符，兼领军民。三年，率兵征济南李璫。至元七年，高丽臣林衍叛，世祖遣头辇哥国王讨之，綽签领部民一千三百户，与国王同行。是年十一月，以疾辞还，家居。二十年九月，卒，寿六十一。子三人。

阿刺帖木兒袭职，授虎符，总管高丽人户。至元八年，将兵讨叛贼金通精，贼败走耽罗。十一年，进昭勇大将军，从都元帅忽都征日本国，预有战功。十五年，加镇国上将军、安抚使、高丽军民总管，寻升辅国上将军、东征左副都元帅。十八年，复征日本，遇风涛，遂没于军。

阔阔帖木兒，入侍武宗潜邸，积劳授太中大夫、管民总管。

兀爱，袭兄阿刺帖木兒职，佩金虎符，授安远大将军、安抚使、高丽军民总管、东征左副都元帅。二十四年，乃颜叛，力战屡捷。复从月鲁兒那演讨塔不歹、朵欢大王于蒙可山、那江，统兵五千余众，与八刺哈赤脱欢相拒，绝流战黑龙江，箭中右臂，忍伤复战，敌大败。二十五年，征哈丹秃鲁干，隶平章阔里帖木兒麾下，论功居多。冬十二月，贼军古都秃鲁干次于斡秃鲁塞，平章率兀爱讨降之。明年，加授昭武大将军、辽

阳等处行中书省事。又明年，哈丹等入寇高丽国境，遣兀爱镇守，仍修城壁，严卒伍，军威大振，贼遂潜遁。九月，哈丹秃鲁干复寇缠春，兀爱引兵击却之。二十八年，入觐世祖于内殿，嘉其战功，赐尚方玉带及银酒器。二十九年，改东征左副都元帅府，立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，乃授兀爱三珠虎符，升镇国上将军，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，兼沈阳安抚使、高丽军民总管。

### 隋世昌

隋世昌，其先登州 妻霞人。父宝，徙居莱阳，金末隶军伍，主帅奇其貌，以为管军谋克，俄授怀远大将军、管军都总领，镇行村海口。太宗下山东，宝遂来归，授莱阳令，历莱州节度判官，终高密令。世昌其第四子也，涉猎书史，善骑射，身長八尺，锻浑铁为枪，重四十余斤，能左右击刺。岁癸丑，选充队长。宋兵来攻海州，世昌战却之。壬戌，克东海，世昌先登，升马军队官。己未，攻涟水城，世昌树云梯攀缘而上，身被数枪，众从之，遂克其城，升马军千户。中统元年，宋将夏贵军淮南新城，世昌夜乘艨艟抵城下，宋兵出战，斩首数百级，刺杀其守将二人。未几，涟水复叛归宋，世昌军于东马寨城外，宋兵来攻，世昌击走之。三年，改步军千户，还镇行村海口。至元元年，朝议分拣正军奥鲁，授莱阳县诸军奥鲁长官。

六年，伐宋。七年，以世昌为淄莱万户府副都镇抚，守万山堡，建言修一字城以围襄、樊，升管军千户。九年，败宋兵于鹿门山。元帅刘整筑新门，使世昌总其役，樊城出兵来争，且拒且筑，不终夜而就。整授军二百，令世昌立砲帘于樊城栏马墙外，夜大雪，城中矢石如雨，军校多死伤，达旦而砲帘立。宋人列舰江上，世昌乘风纵火，烧其船百余。樊城出兵麇战栏马墙下，世昌流血满甲，勇气愈壮，而樊城竟破，襄阳亦下，

迁武略将军。引兵由黄澆堡入汉江，破沙洋。攻新城，世昌坎其城而先登，中数矢，伤臂，兜鍪皆裂，昏眩坠地，少苏复进，遂下新城。明日，丞相伯颜视所坎城，高一丈五尺余，论功为上。从诸军渡江，抵南岸，宋兵联舟来拒，世昌舍舟师，率蒙古哈必赤军步战，斩其将一人，宋师溃，世昌追之，复与战，大败之。十二年，从战于丁家洲，以功升管军千户，佩金符。十三年，围扬州，世昌绝其粮道，兼搜湖泊。宋兵闻铁枪名，不敢近。扬州平，充四城兵马使，从平章阿术入见，授宣武将军、管军总管。十四年，戍扬州，击野人原、司空山等七寨，皆下之，进安抚使，佩金虎符，镇溱浦。十七年，拜定远大将军、管军万户，寻以获海贼功进阶安远大将军。二十三年，改沂郯上副万户。

世昌前后数百战，体皆金疮，竟以是疾卒，年六十一，封定海郡侯，谥忠勇。子国英嗣。

### 罗璧

罗璧，字仲玉，镇江人。父大义，为宋将。璧年十三而孤，长从硃覬孙入蜀，累官武翼大夫、利州西路马步军副总管。

孙移荆湖，璧从之，至江陵。右丞阿里海牙领军下江陵，璧从

孙降，授宣武将军、管军千户，隶丞相阿术麾下。招收淮军，讨歙寇有功，领本州安抚事。至元十五年，从元帅张弘范定广南，赐金符，升明威将军、管军总管，镇金山。居四年，海盗屏绝。徙镇上海，督造海舟六十艘，两月而毕。

至元十二年，始运江南粮，而河运弗便。十九年，用丞相伯颜言，初通海道漕运，抵直沽以达京城，立运粮万户三，而以璧与硃清、张瑄为之。乃首部漕舟，由海洋抵杨村，不数十日入京师，赐金虎符，进怀远大将军、管军万户，兼管海道运粮。二十四年，乃颜叛，璧复以漕舟至辽阳，浮海抵锦州小凌

河，至广宁十寨，诸军赖以济，加昭勇大将军。二十五年，督漕至直沽仓，潞河决，水溢，几及仓，壁树栅，率所部畚土筑堤捍之。升昭毅大将军、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。请两淮荒闲之田给贫民耕垦，三年而后量收其入，从之，岁得粟数十万斛，升镇国上将军、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。大德三年，除饶州路总管，改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。山海獠夷不沾王化，负固反侧，乃诱致诸洞蛮夷酋长，假以官位，晓以祸福，由是咸率众以归。除都水监，改正奉大夫。通州复多水患，凿二渠以分水势；又浚阜通河而广之，岁增漕六十余万石。奉命括两淮屯田，得疾，归镇江而卒，年六十六。子坤载。

#### 刘恩

刘恩，字仁甫，洺之洺水人，后徙威州。父辛，归国，署贝州长。恩幼知读书，勇而有谋，以材武隶军籍，累功为百户，俄迁管军总管，佩银符，太傅府经历。从入蜀，数有战功。宋刘整将兵守泸州，中统三年都元帅纽璘遣恩谕整降，以功易赐金符。至元三年，宋将以战船五百艘，载甲士三万人，夹江上游，先以一万人据云顶山，欲取汉州。恩率千人渡江与战，杀其将二人、士卒三千余人，溺死者不可胜计，授成都路管军副万户。六年，从平章赛典赤攻嘉定，过九顶山，与宋军遇，生擒其部将十八人，械送京师，赏赉甚厚。九年，从皇子西平王、行省也速带儿征建都，恩将游兵为先锋。师次其地，一日三战皆捷。建都兵夜来犯围，恩御之，死者千余人。时师久驻，食且尽，恩画策招谕沿江诸蛮，得粮三万石、牛羊二万头，士气益振。建都因山为城，山有七巔，恩夺其五，断其汲道。建都穷蹙，乃降。入朝，升管军万户，戍眉州。十二年，咎万寿以嘉定降，恩移戍嘉定。安西王遣使召恩至六盘山，问曰：“江南已平，四川未下奈何？”恩曰：“若以重臣之不徇私者奉诏

督责之，则半年可下矣。”王即遣恩与府僚术儿赤乘传以闻，帝以为然，命丞相不花等行枢密院于西川，授恩同佥院事。十五年，重庆降，守将张万走夔府，以兵固守，不花遣恩招之，万以城降。旬月之间，得其大小州邑六十四。

十六年，入朝，赏赉有加，授四川西道宣慰使，改副都元帅。率蒙古、汉军万人征斡端，进都元帅，宣慰使如故，赐宿烈孙皮衣一、锦衣一，及弓刀诸物。师次甘州，奉诏留屯田，得粟二万余石。十八年，命恩进兵斡端，海都将玉论亦撒率兵万人迎战，游骑先至，恩设伏以待，大败之。海都又遣八把率众三万来侵，恩以众寡不敌，成师而还。二十二年，佥行枢密院事，卒。子德禄，袭成都管军万户。

#### 石高山

石高山，德兴府人。父忽鲁虎，以侍卫军从太祖定中原，太宗赐以东昌、广平四十余户，遂徙居广平之洛水。中统三年，高山因平章塔察儿入见世祖，因奏曰：“在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儿、孛罗、窟里台、孛罗海拔都、阔阔不花五部探马赤军，金亡之后，散居牧地，多有入民籍者。国家土宇未一，宜加招集，以备驱策。”帝大悦，曰：“闻卿此言，犹寐而觉。”即命与诸路同招集之。既籍其数，仍命高山佩银符领之。四年，授管军总管，镇息州，军令严肃，寇不敢窥。居四年，边境晏然，赐金符以奖之。至元八年，从取光州，克枣阳，进攻襄樊，皆有功。十年，从阿术略地淮上。十一年，从下江南，以功升显武将军。十二年冬，丞相伯颜命以所部兵取宁国，下令无虏掠。既至城下，喻以祸福，宁国开门迎降，秋毫无犯。复令兵从至焦山，与宋将孙虎臣、张世杰转战百余里，杀获甚多，以功赐金虎符，进信武将军，镇高邮。

宋平，伯颜等朝京师，帝问：“有瘦而善战者，朕忘其名。

“伯颜以高山对，且盛称其功。帝即召见，命高山自择一大郡以佚老，而以所部军俾其子领之，高山辞曰：“臣筋力尚壮，犹能为国驱驰，岂敢为自安计。”帝从之，进显武将军，领兵北征，屯亦脱山。十六年，命同忽都鲁领三卫军戍和林，因屯田以给军储，岁不乏用。乃颜叛，督战有功，赐三珠虎符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，守卫东宫。成宗悯其老，以其子阔阔不花袭职，赐钞三百锭。大德七年，卒于家，年七十六。

#### 巩彦晖

巩彦晖，易州人，与兄彦荣俱以武勇称。初，彦荣经百夫长隶千户何伯祥麾下，累有战功，后告老，以彦晖代之。诸军伐宋，彦晖从破枣阳，斩首甚众。万户张柔之驻曹武也，彦晖与伯祥别将一军破大洪诸寨。宋人出荆、鄂，选兵二万救之。彦晖与伯祥逆战，斩首五百级，生擒曹路分等一十六人。是夜，宋兵来攻，彦晖率甲士三十人，追击于曹武镇，敌溃走，擒其主将以归。战光州，柔军于东北，夜二鼓，命彦晖率劲卒二百伏西南，五鼓，东北声振天地，彦晖植梯先登，众继之，破其外城，遂急攻，并其子城破之。战滁州，彦晖率浮浑脱者十人，夜渡池水，入栏马墙，杀守军三铺，焚其东南角排寨木帘，大军继之，比明拔其城。会大军攻黄州，诸将壁垒未定，有舟来觐，柔遣彦晖伏甲二百于赤壁之下。敌军夜半果水陆并至，彦晖等曳枪俟其半过而击之，敌大挠，死者无算，生擒十七人。师还，又破张家寨，以守将献。从攻寿州，夺其门，生擒三人以出。泗州之役，诸将自四鼓集城下，为堑水所阻，黎明无敢渡者，两军交射如雨。彦晖被重甲径渡，敌将来御，彦晖刺其胸搏杀之。众毕渡，至晡得其外城，寻登其月城。彦晖将下，顾伯祥失所在，乃与王进反求之。敌复追袭，彦晖力战，翼伯祥以出，由是伯祥与彦晖如亲昆弟然。事闻，赐彦晖银符牌，

俾兼镇抚事。岁己未十一月，兵渡江，次武昌。宋援兵四集，彦晖逆战，有舟数十来挑战，彦晖逐之入湖中，伏出，围彦晖数匝，左右莫能近。彦晖矢尽，短兵接，身被重伤，度不可免，遂投水中。敌援之出，载归江州，见宋官不屈，问以事不对，竟死，年五十六。

长子信，袭授银符，易州等处管军总把。中统三年，从征李璫。至元四年，从元帅阿术南征。九年，从攻樊城，先登，夺其土城，焚西南角楼，杀敌军十人，擒五人。宋将矮张以舟兵来援，自高头堡战斗八十余里，抵襄阳城下，夺战舰二，获其裨将二人、军八人。十一年，从丞相伯颜攻沙阳堡，率勇士五十，纵火焚其寨，敌军大乱，遂破之。是年，从渡江，与宋兵战，俘生口十一，夺战舰二。继又领军由陆进，直抵鄂城下，杀宋兵数十人，擒江路分一人以归。十二年，战丁家洲，杀宋兵七十余人，夺战舰二。江南平，以功升武略将军、管军千户，镇太平州。十六年，以疾辞。

子思明、思温、思恭。思明初患目疾，以思温袭。及思温卒，而思明疾愈，复以思明袭。思明卒，以思恭袭怀孟万户府管军下千户，佩金符。

#### 蔡珍

蔡珍，彰德安阳人。父兴，幼隶军籍，从宗王口温不花出征，权管军百户。兴告老，以珍代之。珍素骁勇。岁戊午，从宪宗攻宋合州钓鱼山。中统元年，从世祖征阿里不哥。三年，从征李璫。后从镇襄阳，徇安庆，攻五河，所至有功。

南方平，遂入备宿卫。十四年，授忠显校尉、管军总把，寻命权千户。是年冬，扈驾驻黑城。珍遣兵士储刍藁，筑土室，军府赖其用。道遇冻者，必扶入室温煦之。军粮必为撙节，不使顿绝以致饥困。十五年，充本卫都镇抚。十七年，升忠武校

尉、中卫亲军总把，俄改属后卫，赐银符。时白海初建行营，命珍督役，卒事，民不知扰，虽草木无纤介损。帝临幸，问其故，近臣以蔡珍号令严肃为对，帝嘉之，赏以钞若干。二十一年，改授胶东海道都漕运司丁壮万户府都镇抚。二十七年，进后卫亲军千户，佩金符。元贞元年，进阶武略。俄告老而归，子恕袭。

#### 张泰亨

张泰亨，堂邑县人。父山，为管军百户。泰亨袭职，从攻宋钓鱼山及樊城，征女儿阿塔有功。中统二年，授银符、侍卫军总把。三年，从围李璫有功。至元四年，赐金符，升京东归德等处新军千户。从征西川有功，授元帅府镇抚。六年，改省都镇抚。七年，从攻襄阳，矢中右臂。十年，从攻樊城。十二年，进武略将军、管军总管，寻进明威将军。从攻潭州，矢中鼻，拔矢奋战，却敌兵。十三年，赐虎符，进阶武德。从征广西，破静江府。十四年，还军潭州，金疮发，卒。

子继祖袭，移镇鄂州，舟过洞庭，溺死。

子震幼，以兄显祖代之。二十四年，从征交趾，陷没。震袭职，授金符、昭信校尉、管军上千户。延祐二年，覃恩加武略将军，寻进阶武德。五年，升武节将军、颍州万户府副万户。天历二年，卒，子珽袭。

#### 贺祉

贺祉，益都人。父进，尝平涟水有功，为元帅左监军，守淄州；改千户，守胶州。祉初以质子入宿卫，至元六年，袭父职为千户，仍守胶州。七年，宋兵攻胶州，祉固守战退之。十年，领舟师五百艘为先锋，攻五河口城。军还，殿后。时宋兵以巨索横截淮水，号混江龙，祉用大刀断之，却其救兵，清河城遂降。攻高邮、宝应，战淮安城下，尸填壕中。丞相伯颜以

其功上闻，授武节将军。攻泗州，获战船五百艘还。从右丞别乞里迷失入朝，帝赐以弓矢、锦衣、鞍勒，加宣武将军。镇新城，绝淮安、宝应粮道，降之，得战船六百艘及器械。上于行枢密院，遂命领宝应军民事。十四年，特赐金虎符、怀远大将军。二十年，建宁路黄华反，以所领军捕之，有功。二十四年，以征交趾请行，湖广行省檄令守辘重，屯思明州。军还，至建康卒。

### 孟德

孟德，济南人。国初由邹平县令、淄州节度使累官至同知济南路事。太宗即位之八年，诸王阔端命德为元帅，佩金符，领济南军攻宋徐州、光州，降其众而有其地。岁甲辰，定宗母六皇后称制，大王按只台以德为万户，攻濠、蕲、黄等州，积有战功。宪宗即位之三年，命德守睢州。五年，移守海州。宋安抚吕文德以兵扰边，德败之，俘其太尉刘海。丁巳，从伯颜攻襄樊。己未，与子义从世祖攻鄂州，先登。中统三年，从征李璫。璫平，德以老告归。

义袭为万户，领兵守沂、郯。四年，赐虎符。至元元年，城郯。六年，从山东统军帖赤如五河，宋军拒南岸，义率兵渡河击之，凡数战有功。九年，授怀远大将军，迁宿州万户。十一年，宋制置夏贵攻正阳，义夺战舰数艘，遂败之。十二年，掠地至安庆等处，攻扬子桥获胜。十三年三月，改守杭州。九月，从下福建、温、台等处。十四年四月，授昭勇大将军、瑞州路达鲁花赤。十月，徙镇闽州。十六年，授昭勇大将军、招讨使。二十二年，复为沂郯万户。元贞元年，以老辞职。

子智袭职，授三珠虎符、宣武将军，为万户。延祐二年，进明威将军，以病去职。子安世袭。

### 郑义

郑义，河间人也。初，事太宗，佩金符，山东路都元帅，兼景州军民人匠长官。从伐金，岁壬辰，与敌战于归德，死之。弟德温袭。甲午，从攻徐州，陷阵而死。子泽袭。从万户史天泽出征，多立战功。年老，弟江代其职。世祖北征，赐金符，授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，判武卫军事，兼景州军民人匠长官。

中统三年，李璫据济南叛，世祖令各州县长官子弟充千户，于是以江子郇为千户，领景州新签军千余，败贼众于王马桥，诸王哈必赤赏银五十两。璫平，郇以例罢。江升为武卫亲军都指挥使，赐虎符，寻改属左卫。至元八年，从攻襄阳，殁于阵，郇袭其职。

#### 张荣实

张荣实，霸州保定县人。父进，金季封北平公，守信安城。壬辰岁，率所部兵民降，太宗命为征行万户。甲午，征河南，与金将国用安战徐州，死焉。荣实始以质子入宿卫，继授金符，充征行水军千户。丁酉，改雄州保定新城长官。庚子，复命统领水军。甲辰，从大将察罕军至淮上，遇宋将吕文德，与战，俘五十余人，赏银碗、战马。从攻江陵，略襄阳。宋以舟师横截汉水，兵不得渡，荣实战却之，获人百余，战船数十艘，察罕以闻，赐锦袍及银十五斤。又破宋军于太湖，赏银百两。己未，从世祖南征，驻阳罗渡。宋兵十万、舟二千迎战，横截江水。帝以荣实习于水，命居前列，遂取轻舟，率麾下水校鏖战北岸，获宋大船二十，俘二百，溺死不可胜计，斩宋将吕文信。中统元年，帝即位，录其勋劳，授金虎符、水军万户，仍以其子颜代为霸州七处管民万户。三年，李璫叛，荣实从史天泽讨平之，赏金碗及银二百五十两、马一匹，命镇胶西。至元五年，从丞相阿术攻襄阳，败夏贵，擒张顺；又攻樊城，俘其二将，赏银百两及弓矢鞍勒。十一年，增领新军，从丞相伯颜南征，

荣实以所部军先进，诸将飞渡，鄂、汉皆降，论功授昭毅大将军。从阿里海牙攻岳州，降宋将高世杰，破沙洋、新城，降江陵，以功加昭武大将军。偕元帅宋都台征江西隆兴，擒宋将密佑，抚州降。十三年，授同知江西道宣慰使司事，未旬日，升镇国上将军、福建道宣慰使。进兵广东，破降韶州。十四年，改江东宣慰使、行省参知政事。帝以广东余党未附，命与右丞塔出抚定之。十五年，入觐，帝赐酒慰劳，授湖北道宣慰使、诸路水军万户。是年，以疾卒，年六十一。子颜、玉、圭。

玉袭父职，为怀远大将军、诸路水军万户。十六年，讨吉安叛贼有功，入朝，赐金织文衣、弓矢、佩刀，加辅国上将军、都元帅、兼水军万户，镇黄州。继奉旨与元帅唐兀台改立蕲黄等路都元帅府，仍管领本道镇守军马。二十年，广东盗起，遏绝占城粮运。二十一年，玉率兵讨平之。从参知政事也的迷失入朝，赐金织文衣、鞍勒、弓刀。会元帅罢，命玉充保定水军上万户。二十二年，番阳湖贼起，诏徙水军万户府于南康。二十四年，从参知政事乌马兒征交趾，累战有功。二十五年，师还，安南以兵迎战，大战连日，水涸舟不能行，玉死焉。子辅袭万户。辅卒，子道重袭。

#### 石抹狗狗

石抹狗狗，契丹人，其先曰高奴。岁辛未，太祖至威宁，高奴与刘伯林、夹谷常哥等以城降。会置三万户、三十六千户以总天下兵，遂以高奴为千户，遥授青州防御使，佩金符。己丑，从太宗伐金，为征行千户，卒于军。子常山，袭为千户。癸丑，升总管，领兴元诸军奥鲁屯田，并宝鸡驿军，权都总管万户，岁余卒。子乞兒袭，领本万户诸翼军马，从都元帅纽璘攻重庆、泸、叙诸城，数有战功。时忽都叛于临洮，乞兒等以蒙古、汉军从往讨之。至元二年，从都元帅按敦移镇潼川。四

年九月，从攻蓬溪寨，死焉，子狗狗袭。

狗狗少从征伐，以壮勇称。八年，从金省严忠范以兵围重庆，攻朝阳寨，先登。九年，宋将咎万寿率众袭成都，狗狗以蒙古军二千击败之。十六年，朝廷录其前后功，赐金虎符，授宣武将军、管军总管，戍遂宁。十七年，进明威将军、管军副万户。亦奚不薛蛮叛，从招讨使药刺海讨平之。行省也速带儿讨都掌、乌蒙、蚊子诸蛮，战于鸭楼关，狗狗最有功。二十一年，以蒙古军八百从征散猫蛮，战于菜园坪、渗水溪，皆败之，壁守石寨，月余散猫降，大盘诸蛮亦降。二十四年，迁怀远大将军、夔路万户，移戍重庆。二十六年，卒。子安童袭。

#### 楚鼎

楚鼎，安丰蒙城人。父弁，仕金为镇国上将军、寿春府防御使。金亡，归宋，命守宿州。岁己亥，以州降，阿术鲁命弁守之。宋兵来攻宿州，城破，弁死之。宋人囚鼎于镇江府，凡十有四年，会赦免。至元十二年，师渡江，鼎从知太平州孟之縉降。行省遣鼎谕宁国府守将孙世贤，下之，承制授鼎管军总管，制下，加怀远大将军，领兵镇宁国。平建平、南湖、广德诸盗。鼎与权万户李罗台护送徽州招抚使李铨男汉英归徽州，谕铨下其城。十三年，汉英与李世达叛，旌德、太平两县附之，鼎与兀忽纳进兵，用徽人郑安之策，按兵而入，兵不血刃而乱定。十五年，鼎始受符印。十八年，东征日本，鼎率千余人从左丞范文虎渡海，大风忽至，舟坏，鼎挟破舟板漂流三昼夜，至一山，会文虎船，因得达高丽之金州合浦海屯驻，散兵亦漂泛来集，遂领之以归。

#### 樊楫

樊楫，冠州人。初为军吏，从参政阿里海牙下鄂、江陵有功，以行省命为都事。宋平，从入朝，改员外郎。从定广西，

升郎中。从攻崖山，进参议行中书省事、同知湖南宣慰司事。二十一年，擢金荆湖占城行中书省事。从阿里海牙征交趾，无功而还。二十四年，复征交趾，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时三道进兵，皇子镇南王与右丞程鹏飞分二道，一入永平，一入女儿关。楫与参政乌马儿将舟师入海，与贼舟遇安邦口，楫击之，斩首四千余级，及生擒百余人，获船百余艘、兵仗无算，遂至万劫山，合镇南王兵。十二月，进攻交趾，陈日烜弃城走敢喃堡。二十五年正月，王攻敢喃堡，破之，日烜走入海中。交人皆匿其粟而逃，张文虎馈饷不至。二月，天暑，食且尽，于是王命班师。楫与乌马儿将舟师还，为贼邀遮白藤江。潮下，楫舟胶，贼舟大集，矢下如雨，力战，自卯至酉，楫被创，投水中，贼钩执毒杀之。至顺元年，赠推忠宣力效节功臣、资德大夫、江浙行省右丞、上党郡公，谥忠定。

#### 张均

张均，济南人也。父山，从军伐宋，以功为百户，俄升总把，战死。均袭百户，从亲王塔察儿攻鄂州，面中流矢。中统三年，从征李璫有功，以总帅命升千户，领兵守淄州。至元六年，从左丞董文炳攻宋五河口，转战濠州北，遇其伏兵，均率众力战，败之。十年，攻涟州，夺孙村堡。十二年，赐金符，授忠翊校尉、沂郯翼千户。从攻芜湖，夺宋战船，俘四十余人。又从丞相阿塔海战有功，加武略将军。十四年，赐虎符，加宣武将军。二十二年，升松江万户。二十四年，从镇南王征交趾。二十六年，从北征，擢明威将军、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。三十年，世祖亲征乃颜，以扈从受赏。成宗即位，命屯田和林，规画备悉有法，诸王药木忽儿北征，给饷赖之，未尝乏绝，帝嘉其能，赐予有加。大德元年，改和林等处副元帅，历宣尉司同知，升都元帅，加镇国上将军。延祐元年卒。子世忠，袭前卫

亲军副都指挥使。

信苴日

信苴日，僰人也，姓段氏。其先世为大理国王，后累为权臣高氏所废。岁癸丑，当宪宗朝，世祖奉命南征，诛其臣高祥，以段兴智主国事。乙卯，兴智与其季父信苴福入觐，诏赐金符，使归国。丙辰，献地图，请悉平诸部，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。宪宗大喜，赐兴智名摩诃罗嵯，命悉主诸蛮白爨等部，以信苴福领其军。兴智遂委国任其弟信苴日，自与信苴福率僰、爨军二万为前锋，导大将兀良合台讨平诸郡之未附者，攻降交趾。入朝，兴智在道上卒。中统二年，信苴日入觐，世祖复赐虎符，诏领大理、善阐、威楚、统失、会川、建昌、腾越等城，自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。至元元年，舍利畏结威楚、统失、善阐及三十七部诸爨，各杀守将以叛，善阐屯守官不能御，遣使告急，信苴日率众进讨，大败之于威楚宝满裔。复遣孛罗攻贼于统失城，又大破之，遂定统失。其秋，舍利畏又以众十万谋攻大理，诏都元帅也先与信苴日讨之。师至安宁，遇舍利畏，击破走之，遂复善阐，降威楚，定新兴，进攻石城、肥膩，皆下之，爨部平。三年，信苴日入觐，录功赐金银、衣服、鞍勒、兵器。十一年，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，更定诸路名号，以信苴日为大理总管。未几，舍利畏复叛，信苴日遣石买等诡为商旅，执贄往见，挺矛撞杀之，及其党一人，梟首于市。行省以闻，复赐金一锭及金织纹衣。于是置郡县，署守令，行赋役，施政化，与中州等。十三年，缅甸拥象骑数万，掠金齿南甸，欲袭大理，行省遣信苴日与万户忽都领骑兵千人御之，信苴日以功授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。十八年，信苴日与其子阿庆复入觐，帝嘉其忠勤，进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、都元帅，留阿庆宿卫东宫。及陞辞，复拜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

十九年，诏同右丞拜答兒迎云南征緬之师，行至金齿，以疾卒。信直日治大理，凡二十三年。

子阿庆袭爵，累授镇国上将军，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，佩金虎符。

#### 王昔刺

王昔刺，保定人。初事世祖，以其有勇略，遂赐名昔刺拔都。从攻钓鱼山及阿里不哥，累功赐金符，授武卫亲军千户。中统三年，从征李璫于济南，屡捷。四年春，元帅阿术驻兵河南，遣昔刺将蒙古、汉军复立宿州。至元六年，赐虎符，升海州万户。引兵攻盐林山寨，多所俘获。十年，授东川行枢密院同佾。十五年，征夔府有功。十六年，徙镇万州，卒于军。

子二：曰宏，曰宁。宏先佩金符，为左卫千户。及枢密院拟宁袭武职，宁让其兄宏，于是授宏中卫都指挥使，佩父虎符，而以宁代宏为千户，佩金符。宁从阿剌台、憨合孙北征，追击脱脱木兒之军于阿纳秃阿之地。师还，又从别急里迷失等击贼外刺，斩首百余级。复从忽鲁忽孙北征有功。升右卫亲军总管，后改前卫都指挥使司佾事。子处恭袭宏职，仕至侍御史。

#### 赵宏伟

赵宏伟，字子英，甘陵人，后徙颍川。至元十三年，国兵攻宋，宏伟以书谒元帅宋都鹞于军中，奇之，俾以兵略地临江。至吉州，宋主将管忠节、路分邹超悉众出战，宏伟败之，追北二十余里，薄其城，示以祸福，知州周天骥以城降。宋都鹞嘉宏伟有功，赏银三十两，署为吉州参佐官。吉民有为乱者，宏伟设伏桥下，以火攻之，贼战退走，伏发，众蹂践几尽，乘胜捣其巢穴，余党悉出拒战，宏伟旋兵袭其背，斩其渠魁，一州遂安。宋厢禁军总管王昌、勇敢军总管张云诱新附五营军为乱。事觉，昌就擒；宏伟夜袭云，斩首以献，俘其党五百人。宋都

鵬欲尽诛之，宏伟曰：“此属诬误，非得已也，今悉就诛，何以安反侧？”众得免死。以功授太和县尹。宋相文天祥署其将罗开礼、叶良臣，集众谋复吉、赣、临江，宏伟斩良臣，俘开礼，释其余众。十五年，以功赐金符，迁瓜州河渡提举。十七年，改衡州路总管府治中。群盗出没其境，宏伟计其地，兴屯田，民既足食，盗亦为农，郡遂宁谧。

大德五年，用中丞董士恆荐，起金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。镇江旱，蠲民租九万余石。吏畏飞语，复征于民，民无所出，行台令宏伟核实，卒蠲之。大风海溢，润、常、江阴等州庐舍多荡没，民乏食。宏伟将发廩以赈，有司以未得报为辞，宏伟曰：“民旦暮饥，擅发有罪，我先坐。”遂发之，全活者十余万。迁江南行台都事。十一年，江南大饥，宏伟请以赃罚钱赈之，民赖以生。至大二年，召为内台都事。仁宗在东宫时，闻其名，遇之甚厚，常以字呼之。及出为浙东廉访副使，陛辞之日，仁宗出币帛，俾择所欲者即赐之。宏伟至浙东，闻郡人许谦得硃熹道学之传，延致为师，于是人知向慕。未几，擢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。皇庆二年，致仕。延祐三年，复起为福建道肃政廉访使。未几，以疾辞。泰定三年卒，年四十四，赠嘉议大夫、礼部尚书、上轻车都尉，追封天水郡侯，谥贞献。

子思恭，追封天水郡侯。思敬，以处士征为教授。赵璘别有传。

## 列传第五十四

### 张立道

张立道，字显卿。其先陈留人，后徙大名。父善，登金进士第。岁壬辰，国兵下河南，善以策干太第拖雷，命为必阁赤。立道年十七，以父任备宿卫。世祖即位，立道从北征，未尝去左右。至元四年，命立道使西夏，给所部军储，以干敏称。皇子忽哥赤封云南王，往镇其地，诏以立道为王府文学。立道劝王务农以厚民，即署立道大理等处劝农官，兼领屯田事，佩银符。寻与侍郎宁端甫使安南，定岁贡之礼。云南三十七部都元帅宝合丁专制岁久，有窃据之志，忌忽哥赤来为王，设宴置毒酒中，且赂王相府官无泄其事。立道闻之，趋入见，守门者拒之，立道怒与争。王闻其声，使人召立道，乃得入，为王言之。王引其手，使探口中，肉已腐矣。是夕，王薨。宝合丁遂据王座，使人讽王妃索王印。立道潜结义士，得十三人，约共讨贼，刺臂血和金属饮之，推一人走京师告变。事颇露，宝合丁乃囚立道，将杀之。人匠提举张忠者，燕人也，于立道为族兄，结壮士夜劫诸狱，出之，共亡至土蕃界，遇帝所遣御史大夫博罗欢、王傅别帖与告变人俱来。二人者遂与立道俱还，按宝合丁及王府官尝受赂者，皆伏诛。有旨召立道等入朝，问王薨时状。帝闻立道言，泣数行下，歔歔久之，曰：“汝等为我家事甚劳苦，今欲事朕乎，事太子乎，事安西王乎？惟收意所向。”立道等奏愿留事陛下，于是赐立道金五十两，以旌其忠，张忠等亦皆授官有差。

八年，复使安南，宣建国号诏。立道并黑水，跨云南，以至其国，岁贡之礼遂定。十年三月，领大司农事，中书以立道熟于云南，奏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，佩金符。其地有昆明池，介碧鸡、金马之间，环五百余里，夏潦暴至，必冒城郭。立道求泉源所自出，役丁夫二千人治之，泄其水，得坏地万余顷，皆为良田。爨、僰之人虽知蚕桑，而未得其法，立道始教之饲养，收利十倍于旧，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。罗罗诸山蛮慕之，相率来降，收其地悉为郡县。十五年，除中庆路总管，佩虎符。先是云南未知尊孔子，祀王逸少为先师。立道首建孔子庙，置学舍，劝士人子弟以学，择蜀土之贤者，迎以为弟子师，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，人习礼让，风俗稍变矣。行省平章赛典赤表言于朝，有旨进官以褒之。

十七年，入朝，力请于帝以云南王子也先帖木儿袭王爵，帝从之。遂命立道为临安广西道宣抚使，兼管军招讨使，仍佩虎符，陛辞，赐以弓矢、衣服、鞍马。始赴任，会禾泥路大首领必思反，扇动诸蛮夷。及发兵讨之，拔其城邑，鼓行而前，徇金齿甸七十城，越麻甸，抵可蒲，皆下之。有遗以驯象、金凤异物者，悉献诸朝。二十二年，又籍两江侬士贵、岑从毅、李维屏所部户二十五万有奇，以其籍归有司。迁临安广西道军民宣抚使。复创庙学于建水路，书清白之训于公廨，以警贪墨，风化大行。入朝，值权臣用事，遂退居散地。条陈十二策，皆切当之务，帝嘉纳焉。

二十七年，北京地陷，人民震惊，命立道为本路总管。未行，安南世子陈日燇遣其臣严仲维、陈子良等诣京师告袭爵。先是，其国主陈日烜累召不至，权遣其族父遗爱入贡，朝廷因封为安南王。遗爱还，日烜阴害之。遣使问罪，日烜拒使者不受命，遂遣将讨之，失利而还。帝怒，欲再发兵，丞相完泽、

平章不忽木言：“蛮夷小邦，不足以劳中国。张立道尝再使安南有功，今复使往，宜无不奉命。”帝招至香殿，谕之曰：“小国不恭，今遣汝往谕朕意，宜尽乃心。”立道对曰：“君父之命，虽蹈水火不敢辞，臣愚恐不足专任，乞重臣一人与俱，臣为之副。”帝曰：“卿朕腹心臣，使一人居卿上，必败卿谋。”遂授礼部尚书，佩三珠虎符，赐衣段、金鞍、弓矢以行。至安南界，谓郊劳者曰：“语尔世子，当出郭迎诏。”日燂乃率其属，焚香伏谒道左。既抵府，日燂拜跪，听诏如礼。立道传上命，数其罪，为书晓之。日燂曰：“比三世辱公使，公大国之卿，小国之师也，何以教我？”立道曰：“昔镇南王奉词致讨，汝非能胜之也，由其不用向导，率众深入，不见一人，迟疑而还，曾未出险，风雨骤至，弓矢尽坏，众不战而自溃，天子亦既知之。汝所恃者，山海之险、瘴疠之恶耳。且云南与岭南之人，习俗同，技力等，今发而用之，继以北方之劲卒，汝复能抗哉？汝战不利，不过遁入海中，岛夷乘衅，必来寇抄汝，汝食少不能支，必为彼屈，汝为其臣，孰若为天子臣乎？今海上诸夷，岁贡于汝者，亦畏我大国之尔与也。圣天子有德于汝甚厚。前年之师，殊非上意，边将谗汝尔。汝曾不悟，不能遣一介之使，谢罪请命，辄称兵抗拒，逐我使人，以怒我大国之师，今祸且至矣，惟世子计之。”日燂拜，且泣涕而言曰：“公之言良是也，为我计者，皆不知出此。前日之战，救死而已，宁不知惧！天子使公来，必能活我。”北面再拜，誓死不敢忘天子之德。遂迎立道入，出奇宝为贿，立道一无所受，但要日燂入朝。日燂曰：“贪生畏死，人之常情，诚有诏贷以不死，臣将何辞。”乃先遣其臣阮代之、何惟岩等随立道上表谢罪，修岁贡之礼如初，且言所以愿朝之意。廷臣有害其功者，以为必先朝而后赦。日燂惧，卒不敢至，议者惜之。

二十八年，遣立道奉使按行两浙，寻以为四川南道宣慰使，迁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。三十年，皇曾孙松山封梁王，出镇云南。大德二年，廷议求旧臣可为梁王辅行者，立道遂以陕西行台侍御史拜云南行省参政。视事期月，卒于官。

立道凡三使安南，官云南最久，颇得土人之心，为之立祠于鄯善城西。立道所著诗文，有《效古集》、《平蜀总论》、《安南录》、《云南风土记》、《六昭通说》若干卷。子元，云南行省左右司郎中。

#### 张庭珍庭瑞

张庭珍，字国宝，临潢全州人。父楫，金商州南仓使。岁壬辰，籍其民数千来降，太宗命监榷北京等路赋课，俄改北京都转运使，因家北京。岁辛亥，宪宗即位，以庭珍为必阁赤。高丽不请命，擅徙居海中江华岛，遣庭珍往问之。其王言：“臣事本朝未尝不谨，而大军岁入侵掠，避而走险，不得已也。”且赂庭珍金银数千两。庭珍却之而归，以状闻。帝为禁戍兵无擅入其地，高丽以安。帝伐宋，至阆州，授安抚使。

世祖即位，自将北伐，以庭珍熟知西京入漠南路，遣立沙井诸驿，兼给粮运，俄授同金土蕃经略使。至元六年，安南入贡不时，以庭珍为朝列大夫、安南国达鲁花赤，佩金符，由吐蕃、大理诸蛮至于安南。世子光晒立受昭，庭珍责之曰：“皇帝不欲以汝土地为郡县，而听汝称藩，遣使喻旨，德至厚也。王犹与宋为唇齿，妄自尊大。今百万之师围襄阳，拔在旦夕，席卷渡江，则宋亡矣，王将何恃？且云南之兵不两月可至汝境，覆汝宗祀有不难者，其审谋之。”光晒惶恐，下拜受诏，既而语庭珍曰：“圣天子怜我，而使者来多无礼，汝官朝列，我王也，相与抗礼，古有之乎？”庭珍曰：“有之。王人虽微，序于诸侯之上。”光晒曰：“汝过益州，见云南王拜否？”庭珍

曰：“云南王，天子之子，汝蛮夷小邦，特假以王号，岂得比云南王？况天子命我为安南之长，位居汝上耶！”光晒曰：“既称大国，何索吾犀象？”庭珍曰：“贡献方物，藩臣职也。”光

晒无以对，益惭愤，使卫兵露刃环立以恐庭珍。庭珍解所佩弓刀，坦卧室中曰：“听汝何为！”光晒及群下皆服。明年，遣使随庭珍入贡。庭珍见帝，以所对光晒之言闻，帝大悦，命付翰林承旨王磐纪之。

授襄阳行省郎中。与阿里海牙从数骑抵襄阳南门，呼宋将吕文焕语曰：“我师所攻，无不取者，汝孤城路绝，外无一兵之援，而欲以死守求空名，如阖郡之人何！汝宜早图之。”文焕帐前将田世英、曹彪执其总管武荣来降，文焕益孤，明日，遣黑杨都统来议纳款。将遣之还报，庭珍曰：“彼来，或以计觐我，未能必其果降。此人吕氏腹心，不如留之，以伐其谋。

“元帅阿术然之，乃留不遣。又明日，文焕举城降。以功迁中顺大夫、遥授知归德府行枢密院经历。诸军南渡，复为行省郎中，俄授金虎符、襄阳总管，兼府尹，改郢、复二州达鲁花赤。宋平，迁平江路达鲁花赤，改同知浙东宣慰使司事。未行，拜大司农卿。连居亲忧，起复南京路总管，兼开封府尹。开封有控鹤军士十余人，赁大宅聚居，纵横街陌。庭珍始至，察其必为盗，急捕之，得宝玩、器服、子女满室，穷索其党，俱杀之，民以为神。河决，灌太康，漂溺千里，庭珍括商人渔子船及缚木为筏，载糗粮四出救之，全活甚众。水入善利门，庭珍亲督夫运薪土捍之，不能止，乃颓城为堰。水既退，即发民增外防百三十里，人免水忧。俄卒于官。

庭珍性清慎，丞相伯颜尝语人曰：“诸将渡江，无不荒贪，唯我与国宝始终自守。”闻者以为知言。弟庭瑞。

庭瑞字天表，幼以功业自许，兵法、地志、星历、卜筮无不推究，以宿卫从宪宗伐蜀为先锋。中统二年，授元帅府参议，留戍青居。诸军攻开州、达州，庭瑞将兵筑城虎啸山，扼二州路。宋将夏贵以师数万围之，城当砲，皆穿，筑栅守之，栅坏，乃依大树张牛马皮以拒砲。贵以城中人饮于涧，外绝其水。庭瑞取人畜溲沸煮之，泻土中以泄臭，人日饮数合，脣皆疮裂。坚守逾月，援兵不敢进。庭瑞度宋兵稍懈，三分其兵，夜劫贵营，宋兵惊溃，杀都统栾俊、雍贵、胡世雄等五人，斩千余级，庭瑞亦被伤数处。以功授奉议大夫、知高唐州，改濮州尹，迁陕西四川道按察副使。政过于猛，上官弗便，陷以罪，徙四川屯田经略副使。东西川行枢密院发兵围重庆，朝廷知庭瑞练习军事，换成都总管，佩虎符，舟楫兵仗粮储皆倚以办。

蜀平，升诸蛮夷部宣慰使，甚得蛮夷心。碉门羌与妇人老幼入市，争价杀人，碉门鱼通司击其人。羌酋怒，断绳桥，谋入劫之。鱼通司来告急，左丞汪惟正问计，庭瑞曰：“羌俗暴悍，以斗杀为勇。今如蜂毒一人，而即以门墙之寇待之，不可。宜遣使往谕祸福，彼悟，当自回矣。”惟正曰：“使者无过于君。”遂从数骑，抵羌界。羌陈兵以待，庭瑞进前语之曰：“杀人偿死，羌与中国之法同，有司击诸人，欲以为见证耳。而汝即肆无礼，如行省闻于朝，召近郡兵，空汝巢穴矣。”其酋长弃枪弩罗拜曰：“我近者生裂羊脾卜之，视肉之文理何如，则吉其兆，曰：‘有白马将军来，可不劳兵而罢。’今公马果白，敢不从命。”乃论杀人者，余尽纵遣之。遂与约，自今交市者，以碉门为界，无相出入。官买蜀茶，增价鬻于羌，人以为患。庭瑞更变引法，使每引纳二缗，而付文券与民，听其自市于羌，羌、蜀便之。先时，运粮由杨山溯江，往往覆陷，庭瑞始立屯田，人得免患。都掌蛮叛，蛮善飞枪，联松枝为牌自

蔽，行省命庭瑞讨之。庭瑞所射矢，出其牌半竿，蛮惊曰：“何物弓矢如此之力！”即请服。惟斩其酋德兰西等十余人，而招复其余民。

授叙州等处蛮夷部宣抚使，改潭州路总管。时湖广省臣方剥民为功，庭瑞知不可拒，乃辞归关中。三年，思成都，遂从汉中分家奴往居焉。以疾卒。

庭瑞初屯青居，其土多橘，时中州艰得蜀药，其价倍常。庭瑞课闲卒，日入橘皮若干升储之，人莫晓也。贾人有丧其资不能归者，人给橘皮一石，得钱以济，莫不感之。家有爱妾，一日见老人与之语，乃其父也，妾以告庭瑞。召视之，其貌甚似，问：“欲得汝女归耶？”其人以为幸侍左右，非敢求与归。庭瑞曰：“汝女居吾家，不过群婢，归嫁则良人矣。”尽取奩装书券还之，时人以为难。

### 张惠

张惠，字廷杰，成都新繁人，宋尚书右仆射商英之裔孙也。其先徙居清河，后徙蜀。岁丙申，惠年十四，兵入蜀，被俘至杭海。居数年，尽通诸国语，丞相蒙速速爱而荐之，入侍世祖籓邸。以谨敏称，赐名兀鲁忽讷特。世祖即位，授燕京宣慰副使。为政宽简，奏免分数钱，罢硝磺局。俄迁侍中。至元元年冬，拜参知政事，行省山东。以银赎俘囚二百余家为民，其不能归者，使为僧，建寺居之。李璫之乱，山东民被军士虏掠者甚众，惠至，大括军中，悉纵之。又奏选良吏，去冗官，以苏民瘼。迁制国用司副使。会改制国用司为尚书省，拜参知政事，迁中书左丞，进右丞。伯颜帅师伐宋，十二年夏，诏惠主其馈饷，凡江淮钱谷皆领之。十三年春，宋降，伯颜命惠与参知政事阿剌罕等入城，按阅府库版籍，收其太庙及景灵宫礼乐器物、册宝、郊天仪仗。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户，惠选有艺业者

仅十余万户，余悉奏还为民。伯颜以宋主北还，俾惠居守。惠不待命，辄启府库封钥，伯颜以闻，诏左丞相阿术、平章政事阿塔海诘之，征还京师。二十年，拜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行省扬州。二十二年，入朝，复命以平章政事行省杭州。至无锡卒，年六十二。惠所至有能声，及老，颇以沉浮取讥。子遵海。

### 刘好礼

刘好礼，字敬之，汴梁祥符人。父仲泽，金大理评事，遥授同知许州，徙家保定之完州。好礼幼有志，知读书，通国言，宪宗时廉访府辟为参议。岁乙卯，改永兴府达鲁花赤。至元元年，以侍仪廉希逸荐召见，言举人材数事，称旨。五年，应诏建言：“凡有司奏请，宜先启皇太子，俾得阅习庶政，以为社稷生民之福。陕西重地，宜封皇子诸王以镇之。创筑都城，宜给直以市民地。选格不宜以中统三年为限，后是者不录。”帝是其言，敕中书施行。七年，迁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，以比古之都护，治益兰。其地距京师九千余里，民俗不知陶冶，水无舟航。好礼请工匠于朝，以教其民，迄今称便。或言榷盐酒可以佐经费，好礼曰：“朝廷设官要荒，务以绥远，宁欲夺其利耶！”言者惭服。

十年，北方诸王叛，执好礼军中，几死，其大将以好礼善应对，释之。十六年春，叛王召好礼至欠欠州曰：“皇帝疑我，致有今日。”好礼曰：“不疑。果疑王，召王至京师，肯还之耶？”十七年春，好礼率众走别部，守厄以待兵至。遇叛王军，迫好礼西逾雪峨岭。好礼自度，逾是则无望其还，遂以衣服赂叛王千户，始获东出铁壁山口，间道南走数日，从者继至且千人。中道粮绝，捕猎以为食。七月，至菊海，始与戍兵接，得乘传至昌州。入见，帝赐之食与钞。十八年，授嘉议大夫、澧州路总管。十九年，入为刑部尚书，俄改礼部，又改吏部。好

礼建言中书：“象力最巨，上往还两都，乘舆象驾，万一有变，从者虽多，力何能及。”未几，象惊，几伤从者。二十一年，出为北京路总管。再入为户部尚书。二十五年六月，卒，年六十二。

子晟，为河西陇右道肃政廉访使。

### 王国昌

王国昌，胶州高密人。初为胶州千户，中统元年，入觐，世祖察其能，迁左武卫亲军千户，佩金符，召问军旅之事，国昌奏对甚悉，帝嘉之，赐白金、锦袍。至元五年，人有上书言高丽境内黑山海道至宋境为近，帝命国昌往视之。泛海千余里，风涛汹涌，从者恐，劝还，国昌神色自若，徐曰：“奉天子威命，未毕事而遽返，可乎？”遂至黑山乃还，帝延见慰劳。而东夷皆内属，惟日本不受正朔，帝知隋时曾与中国通，遣使谕以威德，令国昌率兵护送，道经高丽。时高丽有叛臣据珍岛城，帝因命国昌与经略使印突、史枢等攻拔之。八年，复遣使入日本，乃命国昌屯于高丽之义安郡以为援。冬十月，卒于军。子通嗣。

通，初袭爵为左卫亲军千户，十二年，从诸军伐宋，渡江，镇鄂州。时潭州不下，兵薄其城，通以所将千人破其栅，宋兵遁去，通纵兵追击，杀获甚众，以功进武节将军。从攻静江，下之。十四年，改侍卫亲军千户。明年，通上书，言今南方已定，而北陲未安，请屯田于和林，率所部自效，帝慰劳遣之。从破敌兵于金山，俘获生口及马羊牛驼不可胜计，进显武将军，赐金虎符，升金左卫亲军都指挥使。从讨叛王乃颜，迁副都指挥使。明年，屯田瓜、沙诸州，进阶明威将军。武宗即位，命总京城卫兵。枢密院复奏通摄左丞，领诸卫屯田兵。寻迁屯储卫亲军都指挥使，镇海口。以疾卒。

子燕出不花，袭武德将军、左卫亲军副都指挥使。

### 姜彧

姜彧，字文卿，莱州莱阳人也。父椿，避乱往依济南张荣，因家焉。彧幼颖悟好学，荣守济南，辟为掾，升左右司知事，寻迁郎中，进参议官。中统二年，彧与荣孙宏入朝，因言益都李璫反状已露，宜先其未发制之，未报。明年春，璫果反。时诸郡不为兵备，璫即袭据济南。彧弃家从荣，招集散亡。迎诸王哈必赤进兵讨之。秋七月，捕得生口，言城中粮尽势蹙，彧乃昏夜请见王曰：“闻王陛辞时，面受诏曰：‘发兵诛璫耳，毋及无辜。’今旦夕城且破，王宜早谕诸将分守城门，勿令纵兵，不然城中无噍类矣。”王曰：“汝言城破，解阴阳耶？”彧曰：“以人事知之，若待城破言于王，晚矣。”王悟。明日，贼众开门出降，王下令诸军，敢入城者论以军法，璫就擒，城中按堵如故。彧以功授大都督府参议，改知滨州。时行营军士多占民田为牧地，纵牛马坏民禾稼桑枣，彧言于中书，遣官分画疆畔，捕其强猾不法者置之法。乃课民种桑，岁余，新桑遍野，人名为太守桑。及迁东平府判官，民遮请留，马为之不行。至元五年，召拜治书侍御史，出为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，赐金虎符，改信州路总管。后累迁陕西汉中、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，拜行台御史中丞。后以老病归济南，寻擢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。三十年二月，以疾卒，年七十六。子迪吉。

### 张础

张础，字可用，其先渤海人，金末，曾祖琛徙燕之通州。祖伯达，从忽都忽那颜略地燕、蓟，金守蒲察七斤以城降。忽都忽承制以伯达为通州节度判官，遂知通州。父范，为真定劝农官，因家焉。础业儒，丙辰岁，平章廉希宪荐于世祖潜邸。时真定为诸王阿里不哥分地，阿里不哥以础不附己，衔之，遣

使言于世祖曰：“张础，我分地中人，当以归我。”世祖命使者复曰：“兄弟至亲，宁有彼此之间，且我方有事于宋，如础者，实所倚任，待天下平定，当遣还也。”己未，从世祖伐宋，凡征发军旅文檄，悉出其手。中统元年，立中书省，以础权左右司事，寻出为彰德路拘榷官，复入为三部员外郎，赐金符，为平阳路同知转运使，改知献州，同知东平府事，又改知威州。有妇人乘驴过市者，投下官暗赤之奴引鸣镝射妇人坠地，奴匿暗赤家。础将以其事闻，暗赤惧，乃出其奴，论如法。至元十四年，立诸道提刑按察司，以础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副使，佩金符。宣慰使失里贪暴，掠良民为奴，础劾黜之。遂安县民聚众负险为乱，命础与同知浙西道宣慰使刘宣领兵捕之。宣即欲进兵，础曰：“江南新附，守吏或失抚字，宜遣人招谕，以全众命。”宣不可，础曰：“谕之不来，加诛未晚。”遂遣人谕之，逆党果自缚请罪，础释之，宣乃叹服。迁岭南广西道提刑按察使。广西宣慰使也里脱强夺民财，础按其罪。迁岭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副使，授宾州路总管，不赴，拜国子祭酒，寻出为安丰路总管。三十一年，卒于官，年六十三。赠昭文馆大学士、正奉大夫，封清河郡公，谥文敏。子淑，卫辉路推官。

#### 吕揆

吕揆字，伯充，河内人。七世祖公绪，与宋丞相公著为从昆弟。祖庭，金末避乱，去乡里。父佑，归附，初隶兵籍，转徙北郡，复至关中，家焉。廉希宪宣抚京兆，聘许衡教授生徒，揆从衡学。衡为国子祭酒，举揆为伴读，辅成教养，揆之功为多。至元十三年，擢陕西道按察司知事。未行，会宋降者言襄汉新附，民情未安，有吕子开者，向为襄阳制置司参谋官，今退居鄂，其人悉知宋事，宜征用之，朝廷议遣使而难其人。或言子开旧名伟，金乱入宋，更名文蔚，字子开，于揆为从叔父，

宜遣掞行。时江淮兵犹未戢，掞闻之，慨然请行。子开既入覲，陈安抚襄、汉便宜，诏以子开为翰林直学士，辞不就。十四年，授掞四川行枢密院都事。时宋制置使张珩守重庆，安抚使王立守合州，诏枢府分兵取之。李德辉行西院事于成都，获立侦卒张郃等数人，将杀之，掞曰：“彼不即降者，以昔尝抗命，城降惧诛耳。今宜释郃等，俾归谕立。”未几，立果遣郃等赍蜡书至成都，德辉请与东院同受降。后期不至，德辉承制授立仍为安抚使，知合州，开仓赈民，禁戢剽掠。而泸、叙、崇庆、播、夔、万等郡闻之，相继送款。巴、黔民感掞与德辉之惠，并祠事之。东院耻其无功，诬德辉越境邀功，械立于长安狱，将诛之。掞适以事至京师，言于许衡。衡白留守贺仁杰，遂奏释立，赐金虎符，仍旧官。掞亦以平定四川功，诏赐金织衣、弓刀、鞍勒、白金，升奉训大夫、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。十九年，调同知顺庆路总管府事，以疾辞。二十年，征为国子司业，以未终丧辞。三十年，改华州知州，劝农兴学，具有成效，及代，民争留之。

大德中，河东、关陇地震，月余不止，掞与集贤学士萧鄴，各设问答数千言，以究其理，且移书庙堂，陈救灾弭患之道。仁宗即位，召拜翰林侍读学士。时方议行科举，掞曰：“经明行修，质而少华，非惟士有实学，国家当得真才，以登治平。”未几致仕。延祐元年，遣使给驿送还关中。十二月，以疾卒，年七十八。赠陕西行省参知政事，追封东平郡公，谥文穆。

子三人：杲、果、楨，皆显仕。孙鲁，济宁路总管。

#### 谭资荣

谭资荣，字茂卿，德兴怀来人。敦厚寡言，颇知读书，仕金为县令。岁己卯，河朔归版图，资荣率众款附，主帅稔闻其名，即以金符授元帅左都监，为县令如故。后从征，以功赐

金虎符，升行元帅府事，复以其弟资用代充元帅左监军。岁壬辰，资荣从攻汴梁有功。既而举资用自代，退而耕田读书，以为逸老计，时年四十。子二人：曰澄，曰山阜。

澄好读书，又习国语，为监县，多善政。世祖在潜邸时，澄入见，世祖嘉其容止安详，留居藩府，称其官而不名，以其弟山阜代为县。遣迓臣出使，必以澄偕。中统元年，制书褒美，以为怀孟路总管。明年，入觐，赐金符。四年，易虎符。居官时，讼至立决，教民力田务本。历彰德同知，迁河南路总管，兼府尹。明年，奔父丧。中书不听其终制，奏起复莅职。后历司农少卿，迁陕西四川提刑按察使。逾年，西南夷罗斯内附，帝以澄文武兼资，可使镇抚新国，以为副都元帅、同知宣慰使司事。至其境，谕之曰：“皇元一视同仁，不间远近，特置大帅，安集招怀，以捍外侮，非利征求于汝也。”夷人大悦。寻以疾卒。

子克修，事裕宗于东宫，出为江南湖北、河北河南、陕西汉中三道提刑按察使。孙男三人：曰忠，曰质，曰文。

#### 王恇

王恇，字仲谋，卫州汲县人。曾祖经。祖宇，仕金，官敦武校尉。父天铎，金正大初，以律学中首选，仕至户部主事。恇有材干，操履端方，好学善属文，与东鲁王博文、渤海王旭齐名。史天泽将兵攻宋，过卫，一见接以宾礼。中统元年，左丞姚枢宣抚东平，辟为详议官。时省部初建，令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财者一人，恇以选至京师，上书论时政，与渤海周正并擢为中书省详定官。二年春，转翰林修撰、同知制诰，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寻兼中书省左右司都事。治钱谷，擢材能，议典礼，考制度，咸究所长，同僚服之。

至元五年，建御史台，首拜监察御史，知无不言，论列凡

百五十余章。时都水刘晟交结权势，任用颇专，陷没官粮四十余万石，恠劾之，暴其奸利，权贵侧目。又言：“晟监修太庙毕功，特转官锡赏，今才数年，梁柱摧朽，事涉不敬，宜论如法。”晟竟以忧卒。秩满，陈天祐、雷膺交荐于朝。九年，授承直郎、平阳路总管府判官。初，絳之太平县民有陈氏者杀其兄，行赂缓狱，蔓引逮系者三百余人，至五年不决。朝廷委恠鞫之，一讯即得其实，乃尽出所逮系者。时絳久旱，一夕大雨。十三年，奉命试儒人于河南。十四年，除翰林待制，拜朝列大夫、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，寻改置诸道制下，迁燕南河北道，按部诸郡，赃吏多所罢黜。十八年，拜中议大夫、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，不赴。

裕宗在东宫，恠进《承华事略》，其目曰广孝、立爱、端本、进学、择术、谨习、听政、达聪、抚军、崇儒、亲贤、去邪、纳谏、几谏、从谏、推恩、尚俭、戒逸、知贤、审官，凡二十篇。裕宗览之，至汉成帝不绝驰道，唐肃宗改服绛纱为硃明服，心甚喜，曰：“我若遇是礼，亦当如是。”又至邢峙止齐太子食邪蒿，顾侍臣曰：“一菜之名，遽能邪人耶？”詹事丞张九思从旁对曰：“正臣防微，理固当然。”太子善其说，赐酒慰喻之。令诸皇孙传观，称其书弘益居多。

十九年春，改山东西道提刑按察副使，在官一年，以疾还卫。二十二年春，以左司郎中召。时右丞卢世荣以聚敛进用，屡趣之不赴。或问其故，恠曰：“力小任大，剥众利己，未闻能全者。远之尚恐见谗，况可近乎！”既而果败，众服其识。二十六年，授少中大夫、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。黜官吏贪污不法者凡数十人；察系囚之冤滞者，决而遣之；戒戍兵无得寓民家，而创营屋以居之。每谓为治之本在于得人，乃进言于朝曰：“福建所辖郡县五十余，连山距海，实为边徼重地。而民

情轻诡，由平定以来官吏贪残，故山寇往往啸聚，愚民因而蚁附，剽掠村落，官兵致讨，复蹂践之甚，非朝廷一视同仁之意也。今虽不能一一择任守令，而行省官僚如平章、左丞尚缺，宜特选清望素著、简在帝心、文足以抚绥黎庶、武足以折冲外侮者，使镇静之，庶几治安可期矣。”时行省讨剧贼钟明亮无功，恠复条陈列利害曰：“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，黄华一变，十去四五。今剧贼猖獗，又酷于华，其可以寻常草窃视之？况其地有溪山之险，东击西走，出没难测，招之不降，攻之不克，宜选精兵，申明号令，专命重臣节制，以计讨之，使彼势穷力竭，庶可取也。”

二十八年，召至京师。二十九年春，见帝于柳林行宫，遂上万言书，极陈时政。授翰林学士、嘉议大夫。成宗即位，献《守成书鉴》一十五篇，所论悉本诸经旨。元贞元年，加通议大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，奉旨纂修《世祖实录》，因集《圣训》六卷上之。大德元年，进中奉大夫。二年，赐钞万贯。乞致仕，不许。五年，再上章求退，遂授其子公孺为卫州推官，以便养，仍官其孙箚秘书郎。大德八年六月卒。赠翰林学士承旨、资善大夫，追封太原郡公，谥文定。其著述有《相鉴》五十卷、《汲郡志》十五卷、《承华事略》、《中堂事记》、《乌台笔补》、《玉堂嘉话》，并杂著诗文，合为一百卷。

## 列传第五十五

### 陈祐天祥

陈祐，一名天祐，字庆甫，赵州宁晋人，世业农。祖忠，博究经史，乡党皆尊而师之，既歿，门人谥曰茂行先生。祐少好学，家贫，母张氏尝剪发易书使读之，长遂博通经史。时诸王得自辟官属，岁癸丑，穆王府署祐为其府尚书，赐其父母银十铤、锦衣一袭。王既分土于陕、洛，表祐为河南府总管。下车之日，首礼金季名士李国维、杨杲、李微、薛玄，咨访治道，商议古今，奏免征西军数百家及椒竹诸税、粮料等钱，又上便民二十余事，朝廷皆从之。世祖即位，分陕、洛为河南西路。中统元年，真除祐为总管。时州县官以未给俸，多贪暴，祐独以清慎见称，在官八年，如始至之日。至元二年，调官法行，改南京路治中。适东方大蝗，徐、邳尤甚，责捕至急。祐部民丁数万人至其地，谓左右曰：“捕蝗虑其伤稼也，今蝗虽盛，而谷已熟，不如令早刈之，庶力小而得。”或以事涉专擅，不可，祐曰：“救民获罪，亦所甘心。”即谕之使散去，两州之民皆赖焉。三年，朝廷以祐降官无名，乃赐虎符，授嘉议大夫、卫辉路总管。卫当四方之冲，号为难治，祐申明法令，创立孔子庙，修比干墓，且请于朝著于祀典。及去官，民为立碑颂德。尝上书世祖，言树太平之本有三：一曰太子国本，建立宜早；二曰中书政本，责成宜专；三曰人材治本，选举宜审。事虽未能尽行，时论称之。

六年，置提刑按察司，首以祐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。

时中书、尚书二省并立，世祖厌其烦，欲合为一，集大臣杂议之，祐还朝，特命预其议。阿合马为尚书平章政事，欲奏升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，因罢中书省，惧祐有异议，许进祐为尚书参知政事以啖之。及入议，祐极言中书政本，祖宗所立，不可罢；三公古官，今徒存其虚位，未须设。事遂罢。阿合马怒其忤己，除祐金中兴等路行尚书省事。西凉隶永昌王府，其达鲁花赤及总管为人诬构，家各百余口，王欲悉致之法，祐力辨其冤。王怒甚，祐执议弥固，王亦寻悟，二人皆获免，持祐泣曰：“公再生父母也。”

朝廷大举伐宋，遣祐签军，山东民多逃匿，闻祐来，皆曰：“陈按察来，必无私。”遂皆出，应期而办。十三年，授南京总管，兼开封府尹。吏多震慑失措，祐因谓曰：“何必若是！前为盗跖，今为颜子，吾以颜子待之；前为颜子，今为盗跖，吾以盗跖待之。”由是吏知修饬，不敢弄法。许、蔡间有巨盗，聚众劫掠，祐捕之急，逃入宋境；宋亡，随制置夏贵过汴，祐斥下马，挝杀之于市，民间帖然。十四年，迁浙东道宣慰使。时江南初附，军士俘虏温、台民男女数千口，祐悉夺还之。未几，行省榷民商酒税，祐请曰：“兵火之余，伤残之民，宜从宽恤。”不报。遣祐检覆庆元、台州民田。及还至新昌，值玉山乡盗，仓猝不及为备，遂遇害，年五十六。诏赠推忠秉义全节功臣、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，追封河南郡公，谥忠定。父老请留葬会稽，不得，乃立祠祀之。祐能诗文，有《节齐集》。

子夔，芍陂屯田万户，初在扬州，闻祐遇盗死，泣请于行省，愿复父讎，擒其贼魁，戮于绍兴市。皋，昌国州知州。奭，侍仪司通事舍人。孙思鲁，袭芍陂屯田万户。思谦，湖广行省参知政事。弟天祥。

天祥字吉甫，因兄祐仕河南，自宁晋徙家洛阳。天祥少隶

军籍，善骑射。中统三年，李璫叛据济南，结宋为外援，河北河南宣慰司承制以天祥为千户，屯三汉口，防遏宋兵。事平罢归，居偃师南山，有田百余亩，躬耕读书，从之游者甚众。其居近缙氏山，因号曰缙山先生。初，天祥未知学，祐未之奇也，别去数岁，献所为诗于祐，祐疑假手它人，及与语，出入经史，谈辨该博，乃大称异。

至元十一年，起家从仕郎、郢复州等处招讨司经历，从国兵渡江，因论军中事，深为行省参正贾居贞所器重。十三年，兴国军以籍兵器致乱，行省命天祥权知本军事。天祥领军士才十人，入其境，去城近百里，止二日乃至城中，父老来谒，天祥谕之曰：“捍卫乡井，诚不可无兵，任事者籍之过当，故致乱尔。今令汝辈权置兵仗以自卫，何如？”民皆称便。乃条陈其事于行省曰：“镇遏奸邪，当实根本，若内无备御之资，则外生窥觐之衅，此理势必然者也。推此军变乱之故，正由当时处置失宜，疏于外而急于内。凡在军中者，寸铁尺杖不得在手，遂使奸人得以窃发，公私同被其害。今军中再经残破，单弱至此，若犹相防而不相保信，岂惟外寇可忧，第恐舟中之人皆敌国矣。莫若布推赤心于人，使戮力同心，与均祸福，人则我之人，兵则我之兵，靖乱止奸，无施不可。惟冀少加优容，然后责其必成之效。”行省许以从便处置。天祥凡所设施，皆合众望，由是流移复业，以至邻郡之民来归者相继，伐茅斩木，结屋以居。天祥命以十家为甲，十甲有长，弛兵禁以从民便。人心既安，军势稍振，用土兵收李必聪山寨，不戮一人。他寨闻之，各自散去，境内悉平。时州县官吏未有俸禄，天祥从便规措而月给之，以止其贪，民用弗扰。邻邑分宁为变，谍者时至，吏请捕之，天祥曰：“彼以官吏贪暴故叛，今我一军三县，官无侵渔，民乐其业，使之归告其党，则谍者反为我用矣。”遂

一无所问。及败，逃入兴国境者数千人，天祥命验口给粮，仍戒土人勿侵陵。事定，皆得保全而归，莫不服其威信。

居岁余，诏改本军为路，有代天祥为总管者，务变更旧政，治隐匿兵者甚急，天祥去未久而兴国复变，邻郡寿昌府及大江南北诸城邑，多乘势杀守将以应之。时方改行省为宣慰司，参政忽都帖木兒、贾居贞，万户郑鼎臣为宣慰使。鼎臣帅兵讨之，至樊口，兵败死。黄州遂声言攻阳罗堡，鄂州大震。时忽都帖木兒恇怯不敢出兵，天祥言于居贞曰：“阳罗堡依山为垒，素有严备，彼若来攻，我之利也。且南人浮躁，轻进易退，官军凭高据险，而区区乌合之众，与之相敌，不二三日，死伤必多，遁逃者十八九，我出精兵以击之，惟疾走者乃始得脱。乘此一胜，则大势已定。然后取黄州、寿昌，如摧枯拉朽耳。”居贞深然之，而忽都帖木兒意犹未决。闻至阳罗堡，居贞力趣之，乃引兵宿于青山，明日，大败其众，皆如天祥所料。

初，行省闻变，尽执鄂州城中南人将杀之，以防内应，居贞救之不能得，天祥曰：“是州之人，与彼势本不相接，欲杀之者，利其财耳。”力止之，至是被执者皆纵去。复遣天祥权知寿昌府事，授兵二百余人。为乱者闻官军至，皆弃城依险而自保。天祥以众寡不敌，非可以力服，乃遣谕其徒使各归田里，惟生擒其长毛遇顺、周监斩于鄂州市。得金二百两，询知为鄂州贾人之物，召而还之。其党王宗一等十三人继亦就擒，以冬至日放令还家，约三日来归狱，皆如期而至，白宣慰司尽纵之，由是无复叛者，百姓为立生祠。

二十一年三月，拜监察御史。会右丞卢世荣以掎克聚敛骤升执政，权倾一时。御史中丞崔彧言之，帝怒，欲致之法，世荣势焰益张。左司郎中周戴因议事微有可否，世荣诬以沮法，奏令杖一百，然后斩之，于是臣僚震慑，无敢言者。二十二年

四月，天祥上疏，极言世荣奸恶，其略曰：

卢世荣素无文艺，亦无武功，惟以商贩所获之货，趋附权臣，营求入仕，舆贿攀贿，输送权门，所献不充，又别立欠少文券银一千锭，由白身擢江西榷茶转运使。于其任，专务贪饕，所犯赃私，动以万计。其隐秘者固难悉举，惟发露者乃可明言，凡其掊取于人及所盗官物，略计：钞以锭计者二万五千一百一十九，金以锭计者二十五，银以锭计者一百六十八，茶以引计者一万二千四百五十有八，马以匹计者十五，玉器七事，其余繁杂物件称是。已经追纳及未纳见追者，人所共知。今竟不悔前非，狂悖愈甚，以苛刻为自安之策，以诛求为干进之门，既怀无餍之心，广畜攘掊之计，而又身当要路，手握重权，虽位在丞相之下，朝省大政，实得专之。是犹以盗跖而掌阿衡之任，不止流殃于当代，亦恐取笑于将来。朝廷信其虚诞之说，俾居相位，名为试验，实授正权。校其所能，败阙如此；考其所行，毫发无称。此皆既往之真迹，可谓已试之明验。若谓必须再试，止可叙以他官，宰相之权，岂宜轻授。夫宰天下，譬犹制锦。初欲验其能否，先当试以布帛，如无能效，所损或轻。今捐相位以试验贤愚，犹舍美锦以校量工拙，脱致隳坏，悔将何追！

国家之与百姓，上下如同一身，民乃国之血气，国乃民之肤体。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，血气损伤则肤体羸病。未有耗其血气能使肤体丰荣者。是故民富则国富，民贫则国贫，民安则国安，民困则国困，其理然也。昔鲁哀公欲重敛于民，问于有若，对曰：“百姓足，君敦与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以此推之，民必须赋轻而后足，国必待民足而后丰。《书》曰：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历考前代，因百姓富安以致乱，百姓困穷以致治，自有天地以来，未之闻也。夫财者，土地所生，民力所集，天地之间岁有常数，惟其取之有节，故其用之

不乏。今世荣欲以一岁之期，将致十年之积；危万民之命，易一世之荣；广邀增羨之功，不恤颠连之患；期锱铢之诛取，诱上下以交征。视民如雠，为国敛怨。果欲不为国家之远虑，惟取速效于目前，肆意诛求，何所不得。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，敛财之方复何所赖？将见民间由此凋耗，天下由此空虚，安危利害之机，殆有不可胜言者。

计其任事以来，百有余日，验其事迹，备有显明。今取其所行与所言而已不相副者，略举数端：始言能令钞法如旧，钞今愈虚；始言能令百物自贱，物今愈贵；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，不取于民而办，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增数包认；始言能令民快乐，凡今所为，无非败法扰民者。若不早有更张，须其自败，正犹蠹虽除去，木病亦深，始嫌曲突徙薪，终见焦头烂额，事至于此，救将何及？臣亦知阿附权要则荣宠可期，违忤重臣则祸患难测，缄默自固，亦岂不能！正以事在国家，关系不浅，忧深虑切，不得无言。

世祖闻其语，遣使召天祥与世荣，俱至上都面质之。既至，即日有内官传旨，缚世荣于宫门外。明日入对，天祥于帝前再举其所言与未及尽言者，帝皆称善，世荣遂伏诛。五月，朝廷录天祥从军渡江及平兴国、寿昌之功，进秩五品，擢吏部郎中。二十三年四月，除治书侍御史。六月，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钱粮。天祥至鄂州，即上疏劾平章岳束木凶暴不法。时桑哥窃国柄，与岳束木姻党，为其爪牙羽翼，诬天祥以罪，欲致之死，系狱几四百日。二十五年春正月，遇赦得释。二十八年，擢行台侍御史。未几，以疾辞归。三十年，授燕南河北道廉访使。

元贞元年，改山东西道廉访使。时盗贼群起，山东居多，诏求弭盗方略。天祥上奏曰：“古者盗贼之起，各有所因，除岁凶饥馑，诱之天时，宜且勿论。他如军旅不息，工役荐兴，

聚敛无厌，刑法紊乱之类，此皆群盗所起之因。中间保护存恤长养之者，赦令是也。赦者，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。一岁再赦，善人喑哑，前人言之备矣。彼强梁之徒，各执兵杖，杀人取货，不顾其生，有司尽力以擒之，朝廷加恩以释之。旦脱縲囚，暮即行劫，又复督勒有司，结限追捕。贼皆经惯，习以为常，既不感恩，又不畏法，凶残悖逆，性已顽定。诚非善化能移，惟以严刑可制。”所拟事条，皆切于时用。于是严督有司，捕得盗贼甚众，皆杖杀之。其亡入他境者，揣知所向，选捕盗官及弓兵，密授方略，示以赏罚，使追捕之，南至汉、江，二千余里，悉皆就擒，无得免者。由是东方群盗屏息。平阳县女子刘金莲，假妖术以惑众，所至官为建立神堂，愚民皆奔走奉事之，天祥谓同僚曰：“此妇以神怪惑众，声势如此，若复有狡狴之人辅翼之，仿汉张角、晋孙恩之为，必成大害。”遂命捕系而杖于市，自此神圣屏息。天祥言山东宣慰司官冗宜罢，因劾奏其使贪暴不法，事格不行，遂以任满辞去。

大德三年六月，迁河北河南廉访使，以疾不起。人有冤抑，往往就天祥家求直，天祥以不在其位，却去之。六年，升江南行台御史中丞，上章论征西南夷事，曰：

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，亦有得已而不已者。惟能得已则已，可使兵力永强，以备不得已而不已之用，是之谓善用兵者也。去岁，行省右丞刘深远征八百媳妇国，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。彼荒裔小邦，远在云南之西南又数千里，其地为僻陋无用之地，人皆顽愚无知。取之不足以为利，不取不足以为害。深欺上罔下，帅兵伐之，经过八番，纵横自恣，恃其威力，虐害居民，中途变生，所在皆叛。深既不能制乱，反为乱众所制，军中乏粮，人自相食，计穷势蹙，仓黄退走，士兵随击，以致大败。深弃众奔逃，仅以身免，丧兵十八九，弃地千余里。朝廷再发

陕西、河南、江西、湖广四省诸军，使刘二霸都总督，以图收复叛地。湖北、湖南大起丁夫，运送军粮，至播州交纳，其正夫与担负自己粮食者，通计二十余万。正当农时，兴此大役，驱愁苦之人，往回数千里中，何事不有！或所负之米尽到，固为幸矣。然数万之军，止仰今次一运之米，自此以后，又当如何？”

比问西征败卒及其将校，颇知西南远夷之地，重山复岭，陡涧深林，竹木丛茂，皆有长刺。军行径路在于其间，窄处仅容一人一骑，上如登天，下如入井，贼若乘险邀击，我军虽众，亦难施为也。又其毒雾烟瘴之气，皆能伤人，群蛮既知大军将至，若皆清野远遁，阻其要害，以老我师，或进不得前，旁无所掠，士卒饥馁，疫病死亡，将有不战自困之势，不可不为深虑也。且自征伐倭国、占城、交趾、爪哇、缅甸以来，近三十年，未尝见有尺土一民内属之益，计其所费钱财，死损军数，可胜言哉！去岁西征，及今此举，亦复何异。前鉴不远，非难见也。军劳民扰，未见休期，只深一人，是其祸本。又闻八番罗国之人，向为征西之军扰害，捐弃生业，相继逃叛，怨深入于骨髓，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。人心皆恶，天意亦憎，惟须上承天意，下顺人心，早正深之罪，续下明诏，示彼一方以圣朝数十年抚养之恩，仍谕今再无远征之役。以此招之，自有相续归顺之日，使其官民上下，皆知未须远劳王师，与区区小丑争一旦之胜负也。昔大舜退师而苗氏格，充国缓战而羌众安，事载经传，为万世法。

为今之计，宜且驻兵近境，使其水路远近得通，或用盐引茶引，或用实钞，多增米价，和市军粮。但法令严明，官不失信，可使米船蔽江而上，军自足食，民亦不扰，内安根本，外固边陲。以我之镇静，御彼之猖狂，布恩以柔其心，畜威以制

其力，期之以久，渐次服之。此王者之师，万全之利也。若谓业已如此，欲罢不能，亦当虑其关系之大，审详成败，算定而行。彼溪洞诸蛮，各有种类，今之相聚者，皆乌合之徒，必无久能同心敌我之理。但急之则相救，缓之则相疑，以计使之互相讎怨，待彼有可乘之隙，我有可动之时，徐命诸军数道俱进。服从者恩之以仁，拒敌者威之以武，恩威相济，功乃易成。若舍恩任威，以蹈深之覆辙，恐他日之患，有甚于今日也。

不报，遂谢病去。七年，召拜集贤大学士，商议中书省事。八月，地震，河东尤甚，诏问弭灾之道。天祥上章，极言阴阳不和，天地不位，皆人事失宜所致。执政者以其言切直，抑不以闻。

天祥自被召还京，至是且一岁，未尝得见言事，输忠无地，常郁郁不自释，又不欲苟糜稟禄，八年正月，移疾谢去。至通州，中书遣使追留，不还。帝闻之，赐钞五千贯，仍命给传，专官护送至其家。天祥望阙拜谢，辞所赐钞而行。九年五月，拜中书右丞，议枢密院事，提调诸卫屯田，使者五致诏，以年老不能辞。十一年，仁宗在怀州，遣使赐币帛、上尊酒。至大四年，仁宗即位，复遣使召之，辞以老疾不起。延祐三年四月，卒于家，年八十。累赠推忠正义全德佐理功臣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追封赵国公，谥文忠。

### 刘宣

刘宣，字伯宣，其先潞人也。因出戍，留居忻，金末避地于陕，后徙太原。宣沉毅清介，居家孝友，自幼喜读书，有经世之志。宣抚张德辉至河东，见而器重之，还朝，荐为中书省掾。宣暇则往从国子祭酒许衡讲明理学。初命为河北河南道巡行劝农副使。至元十二年，入为中书户部郎中，改行省郎中。从丞相伯颜、平章阿术统军平江南，赞画居多。伯颜尝命宣诣

阙上捷书，世祖召见，亲问以南征事，应对称旨，赐器服宠嘉之。江南平，命宣沙汰江淮冗官，其所存革，悉合公论。除知松江府，未几同知浙西宣慰司事。在官五年，威惠并著。升江淮行省参议，擢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。

二十三年，入为礼部尚书，遂迁吏部。时将伐交趾，宣上言曰：“连年日本之役，百姓愁戚，官府扰攘，今春停罢，江浙军民欢声如雷。安南小邦，臣事有年，岁贡未尝愆期，边帅生事兴兵，彼因避窜海岛，使大举无功，将士伤残。今又下令再征，闻者莫不恐惧。自古兴兵，必须天时，中原平土，犹避盛夏，交广炎瘴之地，毒气害人，甚于兵刃。今以七月，会诸道兵于静江，比至安南，病死必众，缓急遇敌，何以应之？又交趾无粮，水路难通，无车马牛畜驮载，不免陆运。一夫担米五斗，往还自食外，官得其半；若十万石，用四十万人，止可供一二月。军粮搬载，船料军须，通用五六十万众。广西、湖南调度频数，民多离散，户令供役，亦不能办。况湖广密迩，溪洞寇盗常多，万一奸人伺隙，大兵一出，乘虚生变，虽有留后，人马疲弱衰老，卒难应变。何不与其彼中军官深知事体者，论量万全方略，不然，将复蹈前辙矣。”及再征日本，宣又上言，其略曰：“近议复置征东行省，再兴日本之师，此役不息，安危系焉。唆都建伐占城，海牙言平交趾，三数年间，湖广、江西供给船只、军须粮运，官民大扰，广东群盗并起，军兵远涉江海瘴毒之地，死伤过半，即日连兵未解。且交趾与我接境，蕞尔小邦，遣亲王提兵深入，未见报功，唆都为贼所杀，自遗羞辱。况日本海洋万里，疆土阔远，非二国可比。今次出师，动众履险，纵不遇风，可到彼岸，倭国地广，徒众猥多，彼兵四集，我师无援，万一不利，欲发救兵，其能飞渡耶？隋伐高丽，三次大举，数见败北，丧师百万。唐太宗以英武自负，亲

征高丽，虽取数城而还，徒增追悔。且高丽平壤诸城，皆居陆地，去中原不远，以二国之众加之，尚不能克，况日本僻在海隅，与中国相悬万里哉！”帝嘉纳其言。

二十三年十二月，中书传旨，议更钞用钱，宣献议曰：“原交钞所起，汉、唐以来，皆未尝有。宋绍兴初，军饷不继，造此以诱商旅，为沿边糴买之计，比铜钱易于赍擎，民甚便之。稍有滞碍，即用见钱，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。日增月益，其法浸弊，欲求目前速效，未见良策。新钞必欲创造，用权旧钞，只是改换名目，无金银作本称提，军国支用，不复抑损，三数年后亦如元宝矣。宋、金之弊，足为殷鉴。铸造铜钱，又当详究。秦、汉、隋、唐、金、宋利病，著在史策，不待缕陈。国朝废钱已久，一旦行之，功费不赀，非为远计。大抵利民权物，其要自不妄用始，若欲济丘壑之用，非惟铸造不敷，抑亦不久自弊矣。”属桑哥谋立尚书省，以专国柄，钱议遂罢。

二十五年，由集贤学士除行台御史中丞。时江浙行省丞相忙古台悍戾纵恣，常虑台臣纠言其罪，而尤忌宣。一日，御史大夫与中丞出建康城，点视军船，群御史从。有以军船载苇者，御史张谅诘之，知为行省官所使，诣扬州覆实。忙古台盛怒，即图报复。时大夫之父，官于属郡，随被按劾。遣其党造建康，伺台中违失，台官皆竦惧，阴往恳求自解，惟宣屹然不动。忙古台怨宣愈甚，罗织宣之子，系扬州狱。又令建康酒务、淘金等官及录事司官以罪免者，诬告行台沮坏钱粮，以闻于朝，必欲置宣死地。朝廷为遣官二员，置狱于行省，鞫问其事。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。既登舟，行省以军船列兵卫驱迫之，至则分异各处，不使往来。九月朔，宣自刎于舟中。

始宣将行时，书后事嘱付从子自诚，令勿启视。宣死，视其书，辞云：“触怒大臣，诬构成罪，岂能与经断小人交口辩

讼，屈膝为容于怨家之前。身为台臣，义不受辱，当自引决，但不获以身殉国为恨耳。呜呼！天乎！实鉴此心。”且别有公文言忙古台罪状，后得其稿，涂注勾抹，辞句难辨。前治书侍御史霍肃为叙次其文，读者悲愤。

宣既引决，行省白于朝，以为宣知罪重自杀。前后构成其事者，郎中张斯立也。然宣忠义节操，为世所重，闻者莫不嗟悼。延祐四年，从子自持上宣行实，御史台以闻，制赠资善大夫、御史中丞、上护军，追封彭城郡公，谥忠宪。

#### 何荣祖

何荣祖，字继先，其先太原人。父瑛，金贞祐间试文法入优等，补吏，后授明威将军，守巨鹿尹，权军器监主事。金亡，徙家广平。荣祖状貌魁伟，额有赤文如双树，背负隆起。有相者谓曰：“子位极人臣，且寿相也。”何氏世业吏，荣祖尤所通习，遂以吏累迁中书省掾，擢御史台都事。始折节读书，日记数千言。阿合马方用事，置总库于其家，以收四方之利，号曰和市。监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，论甚力。阿合马知荣祖主其谋，奏为左右司都事以隶己。未几，御史台除治书侍御史，升侍御史，又出为山东按察使，而阿合马莫逞其志矣。

有帖木刺思者，以贪墨为佥事李唐卿所劾。帖木刺思计无所出，适济南有上变告者，唐卿察其妄，取讼牒焚之。帖木刺思乃摭取为辞，告唐卿纵反者，逮系数十人。狱久不决，诏荣祖与左丞郝禎、参政耿仁杰鞠之。荣祖得其情，欲抵告者罪。禎、仁杰议以失口乱言之罪坐之，荣祖不可。俄迁河南按察使，二执政竟以失口乱言杖其人，而株连者俱得释，唐卿之诬遂白。平凉府言有南人二十余辈叛归江南，安西行省欲上闻，会荣祖来为参政，止之曰：“何必上闻朝廷，此辈去者皆人奴耳，今闻江南平，遁往求其家，移文召捕之可也。”已而逃者俱获，

果人奴也，治以本罪而付其主。其于事明决多类此。除云南行省参知政事，以母老辞。又拜御史中丞，复出为山东东西道按察使。

时宣慰使乐实、姚演开胶州海道，有制禁戢诸人沮挠，粮舶遇暴风多漂覆。乐实弗信，督诸漕卒偿之，榜掠惨毒，自杀者相继。按察官惧违制，莫敢言。荣祖曰：“第言之，若朝廷见谴，吾自当之。”即草辞以奏，诏免其征。召入为尚书参知政事。时桑哥专政，亟于理算钱谷，人受其害。荣祖请罢之，帝不从，屡恳请不已，乃稍缓之。而畿内民苦尤甚，荣祖每以为辞。同僚曰：“上既为免诸路，惟未及在京，可少止勿言也。”荣祖执愈坚，至于忤旨不少屈，竟不署其牒。未逾月，而害民之弊皆闻，帝乃思荣祖言，召问所宜。荣祖请于岁终立局考校，人以为便，立为常式，诏赐以钞万一千贯。荣祖条中外有官规程，欲矫时敝，桑哥抑不为通。荣祖既与之异议，乃以病告，特授集贤大学士。未几，起为尚书右丞。桑哥败，改中书右丞。奏行所定《至元新格》，请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，而立监治之法。又上言：“国家用度不可不足，天下百姓不可不安。今理财者弗顾民力之困，言治者弗图国计之大。且当用之人恆多，而得用之人恆少。要之，省部实为根本，必择材而用之。按察司虽监临一道，其职在于除蠹弊、安斯民，苟有弗至，则省台又当遣官体察之，庶有所益。”帝深然之。屡以老疾乞解机务，诏免署事，惟预议中书而食其禄。寻拜昭文馆大学士，预中书省事，又加平章政事。以水旱请罢，不允。

先是，荣祖奉旨定《大德律令》，书成已久，至是乃得请于上，诏元老大臣聚听之。未及颁行，适子秘书少监惠没，遂归广平，卒，年七十九。赠光禄大夫、大司徒、柱国，追封赵国公，谥文宪。

荣祖身至大官，而僦第以居，饮器用青瓷杯。中宫闻之，赐以上尊，及金五十两、银五百两、钞二万五千贯，俾置器买宅，以旌其廉。所著书，有《大畜》十集，又有《学易记》、《载道集》、《观物外篇》等书。

### 陈思济

陈思济，字济民，柘城人也。幼读书，即晓大义，以才器见称于时辈间。世祖在潜邸，闻其名，召之以备顾问；既即位，始建省部，俾掌敷奏。世祖以京兆为国重镇，命廉希宪等行中书省于陕西。思济实与偕行，多所赞画。中统三年，诏诛王文统，召廉希宪入中书，思济还，仍掌敷奏。事无巨细，悉就准绳，姚枢、许衡皆器重之。会阿合马入省，耻其位在希宪左，每欲肆意而行，希宪守正不从。及希宪去位，省臣晨集，掾属皆惮阿合马，莫敢前。思济独先以文牒进，阿合马辄于希宪位署押，思济遽掩以手曰：“此非君相署位也。”阿合马怒目视之，众为之惧，思济神色自若。除右司都事，从希宪行省山东，未几召还。至元五年，分命中书省总百揆，御史台正百官，一时黜陟登庸，宪章程式，多出其手。迁承务郎、同知高唐州事，以绩最闻，拜监察御史。时阿合马立尚书省，权在中书右。思济与魏初等劾其不法，帝命近臣正之。御史各以次对，思济独厉声曰：“御史言官也，非为辨讼设！”拂袖而出。授奉训大夫、知沁州，为政简要，不务苛察。迁中顺大夫、同知绍兴路总管府事，承檄谳狱。桐庐有囚羸瘠将死，纵遣还家，候期来决，囚拜请曰：“闻公名久矣，若不早决，恐终不可保。”为阅其案而释之。转同知两浙都转运司事，胥吏侵渔，民困于赋役，悉蠲除之。调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，丁母忧去官。二十三年，加少中大夫、同知浙东道宣慰司事。时浙西大水，民饥，浙东仓廩殷实，即转输以赈之，全活者众，檄上中书，奏

允之。浙东复旱，禱于名山，雨大澍，民赖以苏。两淮盐课不敷，授嘉议大夫、两淮都转运使，奸弊尽革，商贾通行，岁课以足。擢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，改池州路总管。江浙行省平章也速答兒威势赫然，摘淘金户三千，括民间田亩，檄下，力上章以止之。累迁通议大夫、金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事。大德五年冬，以疾卒，年七十。赠正议大夫、吏部尚书、上轻车都尉，追封颖川郡侯，谥文肃。

子诚袭，廕入官，拜监察御史、朝列大夫、金广西道肃政廉访司事。

#### 秦长卿

秦长卿，洛阳人也。姿貌魁特，性倜傥，有大志。世祖在京兆潜藩，已闻其名，既即位，务收揽时才，以布衣征至京师。长卿尚风节，好论事，与刘宣同在宿卫，以气岸相高。是时尚书省立，阿合马专政，长卿上书曰：“臣愚赣，能识阿合马，其为政擅生杀人，人畏惮之，固莫敢言，然怨毒亦已甚矣。观其禁绝异议，杜塞忠言，其情似秦赵高；私蓄逾公家货，觊觎非望，其事似汉董卓。《春秋》人臣无将，请及其未发，诛之为便。”事下中书。阿合马为人便佞，善伺人主意，又其货足以动人，中贵人力为救解，事遂寢，然由是大恨长卿。除兴和宣德同知铁冶事，竟诬以折阅课额数万缗，逮长卿下吏，籍其家产偿官，又使狱吏杀之。狱吏濡纸塞其口鼻，即死。未几，王著聚徒杀阿合马。帝后悟，亦追罪之，斩棺戮尸，并诛其子，而长卿冤终不白。

长卿从子山甫，为建康府判官，闻长卿冤状，即日弃官去，累荐不起以卒。山甫子从龙，仕至南台治书侍御史；从德，江浙行省参知政事。

#### 赵与蒨

赵与蒨，字晦叔，宋宗室子，尝登进士第，为鄂州教授。至元十一年，丞相伯颜既渡江，与蒨率其宗人之在鄂州者，诣军门上书，力陈不嗜杀人可以一天下，且乞全其宗党。后伯颜朝京师，世祖问宋宗室之贤者，伯颜首以与蒨对。十三年秋九月，遣使召至上京，幅巾深衣以见，言宋败亡之故，悉由误用权奸，词旨激切，令人感动。世祖念之，即授翰林待制。朝廷立法，多所谏访，与蒨忠言说论，无所顾惜。进直学士，转侍讲。疏陈江南科敛急督，移括大姓，宋世丘垄暴露，皆大臣擅易明诏所为。二十七年，京师雾四塞；明年正月甲寅，虎入南城。与蒨又疏言权臣专正之咎，退而家居待罪。未几桑哥败，平章不忽木奏与蒨贫窶有守，有抱负，世祖曰：“得非指权臣为虎者邪？”锡钞万三千贯，岁给其妻子衣粮。后累迁翰林学士。其伯祖师渊，尝从硃熹学，家庭受授，具有端绪，于是与许衡论尹洛阃奥，衡雅敬之。

与蒨既老，成宗命特官其子孟实以终养。大德七年，以疾卒。家贫无以为葬，成宗命有司贖钞五千贯，给舟军，还葬台州之黄岩。赠通议大夫、礼部尚书、上轻车都尉、天水郡侯，谥文简。

### 姚天福

姚天福，字君祥，绛州人。父居实，避兵徙雁门。天福幼读《春秋》，通大义。及长，以材辟怀仁丞。至元五年，诏立御史台，以天福为阁管勾，寻拜监察御史。每廷折权臣，帝嘉其直，锡名巴兒思，谓其不畏强悍，犹虎也。仍厚赐以旌其忠，天福曰：“臣职居抨弹，惟负爵禄是惧，敢贪厚赏，以重臣罪？”时御史台置二大夫，纲纪无统，天福言于世祖曰：“古称一蛇九尾，首动尾随；一蛇二首，不能寸进。今台纲不张，有一蛇二首之患。陛下不急拯之，久则紊不可理。”帝诏玉速帖

木兒及孛罗谕之，孛罗以年幼自劾。天福时按行畿内，有出使者凌民取贿，天福乃易服间行得其状，奏戮之以徇，豪右慑服。十二年，诏罢各道按察司，天福白大夫玉速帖木兒曰：“是司之设，所以广视听、虞非常，虑至深远，不但绳有司而已也。

“大夫骇然曰：“微公言，几失之。”夜入帝卧内，奏其言，帝大悟，诏复立之。权臣不悦，左迁天福朝列大夫、衡州路同知，不就，起为河东道提刑按察副使。时北鄙兵兴，运输烦急，河东民苦徭役。天福以反侧为忧，劾执政失计，奏罢其役。征拜中顺大夫、治书侍御史。

十六年，江南既平，授嘉议大夫、淮西道按察使。淮甸当兵冲，将吏有豪猾为民害者，悉铲除之，民大悦。转湖北道按察使，发省臣赃事数十以闻。帝以其尝有勋劳，特原之，而流其党与，州郡称治。二十年，迁山北道按察使，其民鲜知稼穡，天福教以树艺，皆致蕃富，民为建祠，而刻石以纪之。二十二年，入为刑部尚书，寻出为扬州路总管。二十六年，复为淮西按察使，按巨奸一人，没其家赀，政化大行。二十八年，桑哥败，考讯党援，平阳为多，以天福为平阳总管，俾穷治其事。俄拜甘肃行省参知政事，以母老辞。三十一年，授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使，寻除真定路总管。真定驿传之需，多为民害，天福更议措置之方，使不扰民，宪长争之。省臣以其事闻，诏从之，颁其制为天下式。大德二年，授江西行省参政，以疾辞。四年，拜参知政事、大都路总管、兼大兴府尹，畿甸大治。后之尹京者，以天福为称首。六年，以疾卒，年七十三。

初，天福拜御史时，其母戒之曰：“古称公尔忘私，委质为臣，当罄所衷，以塞其职，勿以未亡人为恤，俾吾追踪陵母，死之日犹生之年也。”天福亦请于宪府曰：“监察责当言路，有犯无隐，苟获谴，乞不为亲累。”或以闻，帝叹曰：“巴兒

思母子虽生今世，其义烈之言当于古人中求之。”

子祖舜，秘书监著作郎；侃，内藏库副使。

许国祯

许国祯，字进之，绛州曲沃人也。祖济，金绛州节度使。父日严，荣州节度判官。皆业医。国祯博通经史，尤精医术。金乱，避地嵩州永宁县。河南平，归寓太原。世祖在潜邸，国祯以医征至翰海，留守掌医药。庄圣太后有疾，国祯治之，刻期而愈，乃张晏赐坐。太后时年五十三，遂以白金铤如年数赐之。伯撒王妃病目，治者针误损其明。世祖怒，欲坐以死罪，国祯从容谏曰：“罪固当死，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。即诛之，后谁敢复进？”世祖意解，且奖之曰：“国祯之直，可作谏官。”宗王昔班屡请以国祯隶帐下，世祖重违其请，将遣之，辞曰：“国祯蒙恩拔擢，誓尽心以报，不敢易所事。”乃不果遣。世祖过饮马湫，得足疾，国祯进药味苦，却不服，国祯曰：“古人有言：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。”已而足疾再作，召国祯入视，世祖曰：“不听汝言，果困斯疾。”对曰：“良药苦口既知之矣，忠言逆耳愿留意焉。”世祖大悦，以七宝马鞍赐之。

宪宗三年癸丑，从征云南，机密皆得参与，朝夕未尝离左右。或在告，帝辄为之不悦。九年己未，世祖帅师围鄂州，获宋人数百族，诸将欲尽坑之，国祯力请止诛其凶暴，余皆获免。及师还，招降民数十万口，疲饿颠仆者满道，国祯白发蔡州军储粮赈之，全活甚众。世祖即位，录前劳，授荣禄大夫、提点太医院事，赐金符。至元三年，改授金虎符。十二年，迁礼部尚书。国祯尝上疏言：慎财赋、禁服色、明法律、严武备、设谏官、均卫兵、建学校、立朝仪，事多施行。凡所荐引，皆知名士，士亦归重之。帝与近臣言及勋旧大臣，因谓国祯曰：

“朕昔出征，同履艰难者，惟卿数人在尔。”遂拜集贤大学士，进阶光禄大夫。每进见，帝呼为许光禄而不名，由是内外诸王大臣皆以许光禄呼之。升翰林集贤大学士。卒年七十六。时大臣非有勋德为帝所知者，罕得赠谥，特赠国祜金紫光禄大夫，谥忠宪，人以为荣。后加赠推诚广德协恭翊亮功臣、翰林学士承旨、上柱国，追封蓟国公。

初，国祜母韩氏，亦以能医侍庄圣太后，又善调和食味，称旨，凡四方所献珍膳旨酒，皆命掌之。太后闵其劳，赐以真定宅一区，岁给衣廩终身，国祜由是家焉。子宸。

宸字君黼，一名忽鲁火孙，从其父国祜事世祖于潜邸，进退庄重，世祖喜之，赐今名。俾从许衡学，入备宿卫，忠慎小心。尝因事忤旨，欲罪之，帝后悔，谓近侍帖哥曰：“朕欲罪忽鲁火孙，汝何不言？汝二人自今结为兄弟，有所谴责，则更相进谏。”乃置金酒中，赐二人饮，以为盟。时裕宗居东宫，帝又谕忽鲁火孙曰：“若太子罪汝，将谁谏耶？”遂命东宫臣庆山奴亦同饮金酒。俄除礼部尚书、提点太医院事，赐日月龙凤纹绮衣二袭。每外国使至，必命与之语，辞理明辨，莫不倾服。改尚医太监。帝尝命画工写其像赐之。转正议大夫，仍提点太医院事。

有窃大安阁礼神之币者，将诛之，群臣莫敢言，忽鲁火孙独谏曰：“敬神，善事也。因置人于死地，臣恐神不享所祭。”帝即命释之。忽鲁火孙与丞相安童善，国政多所赞益，桑哥忌之，数譖于上，帝不之信。桑哥败，系于左掖门，帝命忽鲁火孙往唾其面，辞不可，帝称其仁厚，赐以白玉带。且谕之曰：“以汝明洁无瑕，有类此玉，故以赐汝也。”成宗即位，迁中书右丞，行太常卿。力辞，乃命以中书右丞署太常事。俄改陕西行中书省右丞。时关中饥，议发仓粟赈之，同列以未得请

于朝不可，忽鲁火孙曰：“民为邦本，今饥馑如此，若俟命下，无及矣。擅发之罪，吾当独任之，不以累公等。”遂大发粟，不数日命亦下。明年旱，禱于终南山而雨，岁以大熟，民皆画像祀之。

忽鲁火孙不事生业，田宅皆上所赐。有足疾，不能行，仁宗以为先朝老臣，特敕乘小舆入禁中，访以旧事。后足益弱，不可出，每国有大政，诏使近侍即其家问之。特授荣禄大夫、大司徒，食其禄终身。赠推忠守正佐理功臣、光禄大夫、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、柱国，追封赵国公，谥僖简。

## 列传第五十六

贺仁杰

贺仁杰，字宽甫，其先河东隰州人，祖种德徙关中，遂为京兆鄠人。父贲，有材略，善攻战，数从军有功。关中兵后积尸满野，贲买地金天门外，为大冢收瘞之。远近闻者，争辇尸来葬，复以私钱劳之。尝治室于毁垣中，得白金七千五百两，谓其妻郑曰：“语云：匹夫无故获千金，必有非常之祸。”时世祖以皇太弟受诏征云南，驻军六盘山，乃持五千两往献之，世祖曰：“天以赐汝，焉用献！”对曰：“殿下新封秦，金出秦地，此天以授殿下，臣不敢私，愿以助军。”且言其子仁杰可用状，即召入宿卫。其军帅怒贲不先白己而专献金，下贲狱。世祖闻之，大怒，执帅将杀之，以勋旧而止。世祖即位，赐贲金符，总管京兆诸军奥鲁，卒，赠输忠立义功臣、银青荣禄大夫、大司徒，追封雍国公，谥贞献。

仁杰从世祖，南征云南，北征乃颜，皆著劳绩。后与董文忠居中事上，同志协力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听，多所裨益，而言不外泄，帝深爱重之。至元十三年，宋平，惟川蜀久不下。四川制置使张珪守重庆，合州安抚使王立守钓鱼山，相拒二十余年。诏建东西行枢密院，督兵进伐，合丹、阔里吉思领东院，攻钓鱼山；不花、李德辉领西院，攻重庆。德辉分守成都，获王立钞卒张郃，纵之使谕立降。立复遣张郃等奉蜡书告德辉，能自来即降。德辉遂从五百骑至钓鱼山，与东院同受立降。东院复奏诛立，并言德辉越境邀功，下立长安狱。西院从事吕揆

至都，以兵事告许衡，许衡告仁杰，仁杰为言于帝。帝召枢密臣责之曰：“汝等以人命为戏耶！今召王立，立生则已，死则汝等亦从之。”立至，赐金虎符，仍以为合州安抚使。

帝一日召仁杰至榻前，出白金，谓之曰：“此汝父六盘所献者，闻汝母来，可持以归养。”辞不许，乃归白母，尽散之宗族。帝欲选民间童女充后宫；及有司买物，多非其土产；山后盐禁，久为民害，皆奏罢之。民为之立祠。

十七年，上都留守阙，宰相拟廷臣以十数，皆不纳，帝顾仁杰曰：“无以易卿者。”特授正议大夫、上都留守，兼本路总管、开平府尹。明年，赐三珠虎符，进资德大夫，兼虎贲亲军都指挥使。寻加荣禄大夫、中书右丞，留守如故。尚书省立，桑哥用事，奏上都留守司钱谷多失实。召留守忽刺忽耳及仁杰廷辨，仁杰曰：“臣汉人，不能禁吏戢奸，致钱谷多耗伤，臣之罪。”忽刺忽耳曰：“臣为长，印在臣手，事未有不关白而能行者，臣之罪。”帝曰：“以爵让人者有之，未有争引咎归己者。”置勿问。

仁杰在官五十余年，为留守者居半，车驾春秋行幸，出入供亿，未尝致上怒。其妻刘没，帝欲为娶贵族，固辞，乃娶民间女，已而丧明，夫妻相敬如初，未尝置媵妾。

大德九年，年七十二，请老，拜光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商议陕西行中书省事，赐白金、楮币、锦袍、玉带，归第。以子胜袭上都留守、虎贲指挥使。后成宗崩，仁宗入清内难，念世祖旧臣，欲有所咨访，召赴阙，行至樊桥而卒。赠恭勤竭力功臣、仪同三司、太保、上柱国，追封雍国公，谥忠贞。延祐六年，加赠推诚宣力翊运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奉元王。子胜，自有传。

贾昔刺

贾昔刺，燕之大兴人也。本姓贾氏，其父仕金为庖人。昔刺体貌魁硕，有志于当世。岁甲申，因近臣入见庄圣太后，遂从睿宗于和林，典司御膳，以其须黄，赐名昔刺，俾氏族与蒙古人同，甚亲幸之；又虑其汉人，不习于风土，令徙居濂州。帝复思之曰：“昔刺在吾左右，饮食殊安适。”促召入供奉，诸庖人皆隶焉。世祖在潜邸，知其重厚，使从迎皇后于弘吉刺之地，自是预谋帷幄，动中机会，内出银三千两，使买珍膳，乘传上太官，恣其出入不问。又赐以牝马及驹三十匹，并牧户与之。是时兵余，数以所赐分遗乡里。世祖即位，立尚食、尚药二局，赐金符，提点局事，兼领进纳御膳生料。年老，谢事，病笃，索所赐衣衣之而卒。追封闻喜郡侯，谥敬懿。

子丑妮子，方幼时，世祖爱之，尝坐之御席傍。从征云南，跃马入水，斫战船，破其军，帝奇其勇敢，而戒其轻锐。己未，从伐宋，还自鄂州，卒。追封临汾郡公，谥显毅。

子虎林赤，智勇绝人。阿里不哥之叛，出其家名马以助官军。从幸和林，中道值大风，昼晦，敌猝至，击走之。还，佩其大父金符，提点尚食、尚药二局，历尚膳使，兼司农。尝入侍，帝问治天下何为本，曰：“重农为本。”何为先，曰：“用贤为先。用贤则天下治，重农则百姓足。”帝深善之，超拜宣徽使，辞，改佥院事，仍领尚膳使，卒。

子秃坚不花，袭世职为尚药、尚食局提点，世祖以故家子，独奇之，谓他日可大用，使在左右。从征乃颜，军次杭海，敌猝至，帝令急击之。诸近侍见其势盛，多畏避，秃坚不花即驰入其阵，疾战，破走之，擒其首将以归。移军哈罕，大风，昼晦，敌兵千人，鼓噪以进，秃坚不花奋击，身被十余疮，犹力战，复大破之，帝奇其勇。杭海叛者请降，众议以为亲犯王师，宜诛之，秃坚不花独曰：“杭海本吾人，或诱之以叛，岂其本

心哉！且兵法杀降不祥，宜赦之。”帝曰：“秃坚不花议是。以此益知其可用，升同佥宣徽院事。每论政帝前，言直而气不慑，帝亦知其直。令察宿卫之士，有才器者以名闻，所论荐数十人，用之皆称职，时论归之。

成宗即位，诸侯王会于上京，凡刍饩宴享之节、赐予多寡、疏戚之分，无一不当其意，帝喜曰：“宣徽得秃坚不花足矣。”进同知宣徽院事。四年，帝弗豫，召入侍疾，一食一饮，必尝乃进。帝体既安，赐钱，不受，解衣赐之。尝从巡幸，禁中卫士感奋有所欲言，帝命进而问之，皆曰：“臣等宿卫有年矣，日膳充、岁赐以时者，诚荷陛下厚恩，亦由宣徽有能官秃坚不花其人也。”帝悦，赐珠袍，超拜宣徽使。辞曰：“先臣服勤于兹三世矣，位不过佥佐，臣何敢有加于先臣乎！”帝嘉其退让，乃允其请。九年，北方乞禄伦部大雪，奏买驼马，补其死损，出衣币于内府，身往给之，全活者数万人，还，赐七宝笠。十年，帝病甚，入侍疾愈谨。及大渐，内难将作，揆以正义，无所回挠。

武宗入即位，深嘉其忠，进阶荣禄大夫，遥授平章政事，商议宣徽院事，行金复州新附军万户府达鲁花赤。至大二年，诏出金帛，大赉北边诸军，以秃坚不花明习事宜，能不惮劳苦，使即军中与其帅月赤察儿定议而给之，诸部大悦。帝深器之，拜宣徽使，出内藏兼金带赐之。为同官贾廷瑞所嫉，廷瑞请以宣徽院为门下省，尚书省奏廷瑞擅易官制，帝大怒，欲杀之。秃坚不花力谏不可，帝曰：“贾廷瑞毁卿不直一钱，卿何力言邪？”对曰：“廷瑞所坐不当死，不敢以臣私隙，误陛下失刑。”廷瑞遂得免。帝访群臣以治道，秃坚不花以为治国安民之实在于生财节用。帝嘉纳焉。转光禄大夫。

仁宗即位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延祐四年，朔方又被风雪为

灾，秃坚不花请赈之如大德时，且出私家马二百匹以为助，赐钱酬其价，不受，解御衣赐之。托恩幸以求赏者，辄抑弗予。帖失、王廷显，皆同官也，帝赐帖失海舶，秃坚不花曰：“此军国之所资，上不宜赐，下不宜受。”帝赐廷显玉带，廷显欲取太官羊钱一万五千缗充其价，又执不可。于是怨之者众。七年，以疾去官。英宗即位，帖失竟谮杀之，后帖失以大逆伏诛，事乃白，赠推忠宣力守谅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冀国公，谥忠隐。后进封冀安王；加赠其曾祖昔刺推忠翊运功臣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太保，进封绛国公；祖丑妮子崇德效节功臣、仪同三司、太傅、柱国，追封绛国公；父虎林赤推诚宣力守德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进封临汾王。

子班卜、忽里台、也速古、秃忽赤，皆至显官。

#### 刘哈刺八都鲁

刘哈刺八都鲁，河东人，本姓刘氏，家世业医。至元八年，世祖驻蹕白海，以近臣言，得召见。世祖谓其目有火光，异之，遂留侍左右，初赐名哈刺斡脱赤。十七年，擢太医院管勾。昔里吉叛，宗王别里铁穆而奉命往征之，帝谕哈刺八都鲁曰：“当行者多避事，汝善医，复习骑射，能从行乎？”对曰：“事君不辞难，臣不行将何为！”即请授甲，帝曰：“汝安用甲？”对曰：“臣愿备一战士。”帝曰：“医，汝事也，甲不可得。”惟赐以环刀、弓矢、裘马等物。将行，闻母疾，请归省，帝命给驿而归。既见母，不敢以远役告，母亦微知之，谓曰：“汝第行，我疾安矣。”遂即辞去，忍泪不下，而鼻血暴出，数里弗止，驰至王所。

一日，猎于野，有狐窜草中，王射之，不中，哈刺八都鲁一发中之，王大喜。王妃有疾，与药即愈，王又喜，奏为其府长吏。及将战，从王请甲，王曰：“上不与你，我何敢与！”

因留之，使领辎重。哈刺八都鲁不肯，曰：“大丈夫当效命行阵，乃守营帐如妇人耶！”见有甲者，饮以酒，高价取之，明日，被以往。王望见其介而驰走，使人问之，免胄曰：“我也。”因慨然曰：“一人兴善，万人可激，我为万人激耳！”中道，三遇贼，贼射之，皆不中。王喜甚，解衣衣之曰：“此所以识也。”师次金山，路隘，顿兵未能进，有使者云自脱忽王所来，曰：“我受太祖分地，守此不敢失。凡上所使与昔里吉之过我者，吾并饮食供给之，无异心也。且愿见天子，而道远无援，今闻王来甚喜，得一见可乎？”王以为信，左右曰：“此诈也，脱忽所居要害，殆与昔里吉为耳目，愿勿听。”乃羁其人，遣兵间道窥之，获其游骑三十人，讯之得其情，知脱忽方饮酣。遂出其不意，进击，大败之，因获昔里吉所遣使，知其不为备，又乘势进击，大破擒之，王乃命哈刺八都鲁献俘行宫。帝见其瘠甚，辍御膳羊馐以赐，既拜受，先割其美者怀之。帝问其故，对曰：“臣始与母诀，今归，母幸存，请以君赐遗之。”帝嘉其志，命自今凡赐之食，必先赐其母。以功授和林等处宣慰副使，赐与甚厚。二十三年，升同知宣慰司事。二十四年，又升宣慰使。

二十五年，海都犯边，尚书省以和林屯粮，当得知缓急轻重者掌其出纳，奏用怯伯。帝曰：“钱谷非怯伯所知，哈刺斡脱赤可使也。”进阶嘉议大夫，职如故，使怯伯与俱。二十六年，海都兵至，皇子北安王使报怯伯，率其民避去。怯伯与哈刺八都鲁南行六日，止八兒不刺，距海都军五六十里。怯伯大惧曰：“事忽矣，不如顺之。”哈刺八都鲁语其弟钦祖、荣祖曰：“怯伯有二心矣。”遂潜遁，与探马赤千户忽刺思遇，从骑百余人，问之，急刺思曰：“吾在海都军中，闻怯伯反，宣慰脱身归报天子，我故追以来。”哈刺八都鲁察其诚，与之谋，

结阵乘高立于西南，令之曰：“吾将往责怯伯，汝曹勿动，见吾执弓而起，即相应也。”既见怯伯，怯伯盛言海都之令以威之。哈刺八都鲁诡辞自解，得间，疾趋。忽刺思整阵以出，怯伯遣骑来追，屡拒却之。道遇送军装者，因护之至盐海。及入见，帝喜曰：“人言汝陷贼，乃能来耶！”命与酒馔。顾谓侍臣曰：“譬诸畜犬，得美食而弃其主，怯伯是也。虽未得食而不忘其主，此人是也。”更其名曰察罕斡脱赤，赐以钞五千贯，顿首辞谢，乞以所赐与同来者。帝特命受之，而令中书定其同来者之赏有差。

二十七年，迁正奉大夫、河东山西道宣慰使。奏曰：“臣累战而归，衣裘尽弊。河东，臣故乡也，愿乞锦衣以为荣。”帝以金织文衣赐之。居二年，召还，帝谕之曰：“自此而北，乃颜故地曰阿八刺忽者，产鱼，吾今立城，而以兀速、憨哈纳思、乞里吉思三部人居之，名其城曰肇州。汝往为宣慰使，仍别赐汝名曰小龙儿，或曰哈刺八都鲁，汝可自择之。”对曰：“龙，非臣下所敢承。”帝曰：“然则哈刺八都鲁可也。”复赐以绣衣、玉带，及钞五千贯，其为人主所眷注如此。既至，定市里，安民居。一日，得鱼九尾，皆千斤，遣使来献。俄召还。三十一年春，世祖崩，太傅伯颜奉皇太后旨，命之曰：“东方汝尝镇之，今以属汝，勿俟制命。”乃以为咸平宣慰使。元贞元年，召为御史中丞，行至懿州，病卒。

#### 石抹明里

石抹明里，契丹人，姓石抹，世典内膳。国制，内膳为近臣，非笃敬素著者不得为。明里祖曷鲁，事太祖，睿宗尝求之于帝，帝听以其僚十人往，敕之曰：“皇子方总兵辟地，朕辍尔以事之。能以事朕之恭事之，将用黄金覆周汝身矣。”显懿庄圣皇后语宪宗、世祖曰：“曷鲁事太祖，圣躬或不小豫，其

烹庖之精，百倍平日，汝兄弟当终始遇之。”睿宗尝从太宗西征，在道绝汲，曷鲁晨起，聚草上霜，煮羹以进。睿宗问曰：“何从得水？”因告之故，师还，赐金帛甚厚。年八十卒。

中统初，明里入见，世祖令侍臣送明里于裕宗，且曰：“明里，朕亲臣之子也，今以事汝，令典膳事。”已而世祖尝命裕宗：令从人十人来，朕将行赏焉。十人者至帝前，四人列于明里上，帝曰：“第五人非明里耶？”对曰：“然。”帝曰：“上之。”明里越一人立，帝又曰：“更上之。”明里又越一人立，帝曰：“止。”赐金纹衣一袭。明里出，侍臣以明里后来反居上，相与耳语，帝闻之曰：“明里之祖曷鲁，事太祖、睿宗以及朕兄弟，尔时汝辈安在？顾谓后来耶！”帝亲讨反者于北方，明里请备持矛，师还第功，赐白金百两。至元二十八年，为典膳令。成宗即位，加朝列大夫，赐金带，又赐御衣一袭、钞万五千贯，诏曰：“明里旧臣，其令诸子入宿卫，可假礼部尚书，进阶嘉议大夫，食尚书禄以老。”武宗即位，诏曰：“明里夫妇，历事帝后，保抱朕躬，朕甚德之。可特令明里荣禄大夫、司徒；其妻梅仙封顺国夫人。赐黄金二百五十两、白金千五百两、衣一袭。”仁宗在东宫，语宫人曰：“昔朕有疾甚危，徽仁裕圣皇后忧之，梅仙守视，不解带者七十日。今不敢忘，其赐明里宝带、锦衣、舆及四骡。”至大三年二月卒，年六十有九。子皆显贵。

#### 谢仲温

谢仲温，字君玉，丰州丰县人。父睦欢，以贵雄乡曲间，大兵南下，转客兀刺城。太祖攻西夏，过其城，睦欢与其帅迎降。从攻西京，睦欢力战先登，连中三矢，仆城下。太宗见而怜之，命军校拔其矢，缚牛，刳其肠，裸而纳诸牛腹中，良久乃苏，誓以死报，每遇敌，必身先之，官至太原路金银铁冶达

鲁花赤。

仲温丰颐广颡，声音洪亮，略涉书史。壬子岁，见世祖于野狐岭，命备宿卫，凡所行幸，必在左右。丙辰，城上都，仲温为工部提领，董其役。帝曰：“汝但执挺，虽百千人，宁不惧汝耶！”己未，大军围鄂，令督诸将。时守江军士乏食，仲温教之鬻鱼，以充其食，帝喜谓侍臣曰：“朕思不及此。饮以驼乳，他日不忘汝也。”一夕，帝闻敌军欢噪，命警备，仲温奉绳床，帝凭其肩以行，至旦不能寐。中统元年，擢平阳、太原两路宣抚使；二年，改西京。至元九年，迁顺德路总管。时方用兵江淮，有寡妇鬻子以偿转输之直，仲温出俸金赎还之。十六年，为湖南宣慰使。二十二年，改淮东。岁旱，仲温导白水塘溉民田，公私赖焉。

三十年春，入见，帝曰：“汝非谢仲温乎？朕谓汝死矣！”从容语及攻鄂时事，帝喜甚，谕曰：“汝将复官乎？朕当为卿择之。”对曰：“臣老矣，无能为也，一子早亡，惟有孙孛完，幸陛下怜之。”即日命备宿卫。大德六年卒，年八十。

子兰，江浙达鲁花赤，先卒。孙孛完，承事郎、冀宁等路管民提举司达鲁花赤。

#### 高觶

高觶，字彦解，渤海人。世仕金，祖彝，徙居上党。父守忠，国初为千户。太宗九年，从亲王口温不花攻黄州，殁于兵。觶事世祖，备宿卫，颇见亲幸。至元初，立燕王为皇太子，诏选才隗士充官属，以觶掌艺文，兼领中酝、宫卫监门事，又监作皇太子宫，规制有法，帝嘉之，锡以金币、厩马，因赐名失刺。十八年，授中议大夫、工部侍郎，行同知王府都总管府事。十九年春，皇太子从帝北幸。时丞相阿合马留守大都，专权贪恣，人厌苦之。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，因构变谋杀之。三

月十七日，觴宿卫宫中，西蕃僧二人至中书省，言今夕皇太子与国师来建佛事。省中疑之，俾尝出入东宫者杂识视之，觴等皆莫识也，乃作西蕃语询二僧曰：“皇太子及国师今至何处？”二僧失色。又以汉语诘之，仓皇莫能对，遂执二僧属吏。讯之皆不伏，觴恐有变，乃与尚书忙兀兒、张九思集卫士及官兵，各执弓矢以备。顷之，枢密副使张易亦领兵驻宫外。觴问：“果何为？”易曰：“夜后当自见。”觴固问，乃附耳语曰：“皇太子来诛阿合马也。”夜二鼓，忽闻人马声，遥见烛笼仪仗，将至宫门，其一人前呼启关，觴谓九思曰：“他时殿下还宫，必以完泽、赛羊二人先，请得见二人，然后启关。”觴呼二人不应，即语之曰：“皇太子平日未尝行此门，今何来此也？”贼计穷，趋南门。觴留张子政等守西门，亟走南门伺之。但闻传呼省官姓名，烛影下遥见阿合马及左丞郝禎已被杀。觴乃与九思大呼曰：“此贼也！”叱卫士急捕之，高和尚等皆溃去，惟王著就擒。黎明，中丞也先帖木兒与觴等驰驿往上都，以其事闻。帝以中外未安，当益严武备，遂劳使遣亟还。高和尚等寻皆伏诛。二十二年，迁嘉议大夫，同知大都留守司事，兼少府监。久之，迁中奉大夫、河南等路宣慰使。卒，年五十三。

#### 张九思

张九思，字子有，燕宛平人。父滋，蓟州节度使。至元二年，九思入备宿卫，裕皇居东宫，一见奇之，以父廕当补外，特留不遣。江南既平，宋库藏金帛输内府，而分授东宫者多，置都总管府以主之，九思以工部尚书兼府事。十九年春，世祖巡幸上都，皇太子从，丞相阿合马留守。妖僧高和尚、千户王著等谋杀之，夜聚数百人为仪卫，称太子，入健德门，直趋东宫，传令启关甚遽。九思适直宿宫中，命主者不得擅启关，语在《高觴传》。贼知不可给，循垣趋南门外，击杀丞相阿合马、

左丞郝禎。时变起仓卒，且昏夜，众莫知所为，九思审其诈，叱宿卫士并力击贼，尽获之。贼之入也，矫太子命，征兵枢密副使张易，易不加审，遽以兵与之。易既坐诛，而刑官复论以知情，将传首四方。九思启太子曰：“张易应变不审，而授贼以兵，死复何辞！若坐以与谋，则过矣，请免传首。”皇太子言于帝，遂从之。九思讨贼时，右卫指挥使颜进在行，中流矢卒，怨家诬为贼党，将籍其孥，九思力辩之，得不坐。

阿合马既败，和礼霍孙拜右丞相，中书庶务更新，省部用人，多所推荐。是年冬，立詹事院，以九思为丞，遂举名儒上党宋道、保定刘因、曹南夹谷之奇、东平李谦，分任东宫官属。二十二年，皇太子薨，朝议欲罢詹事院，九思抗言曰：“皇孙宗社人心所属，詹事所以辅成道德者也，奈何罢之！”众以为允。三十年，进拜中书左丞，兼詹事丞。明年，世祖崩，成宗嗣位，改詹事院为徽政，以九思为副使。十一月，进资德大夫、中书右丞。会修世祖、裕宗《实录》，命九思兼领史事。大德二年，拜荣禄大夫、中书平章政事。五年，加大司徒。六年，进阶光禄大夫，薨，年六十一。子金界奴，光禄大夫、河南省右丞。

### 王伯胜

王伯胜，霸州文安人。兄伯顺，给事内廷，为世祖所亲幸，因以伯胜入见，命使宿卫。时伯胜年十一，广颡巨鼻，状貌屹然，帝顾谓伯顺曰：“此儿当胜卿，可名伯胜。”帝尝沃盥，水温冷甚称旨，问进水为谁，内侍李邦宁曰：“伯胜。”帝曰：“此儿他日必知为政，达人情矣。”至元二十五年，从征乃颜，以功授朝列大夫、拱卫直都指挥使。元贞元年，赐金虎符，进阶嘉议大夫。成宗即位，复进通议大夫。初，拱卫直隶教坊，卫卒多市井无赖，窜名宿卫。及伯胜为指挥使，乃尽募良家子

易之。五年，扈从上都，天久雨，夜闻城西北有声如战鬨然。伯胜率卫卒百人出视之，乃大水暴至，立具畚鍤，集土石、甃罽以塞门，分决壕隍以泄其势，至旦始定，而民弗知。丞相完泽以闻，帝嘉之。九年，以侍成宗疾，忤安西王，出为大宁路总管，伯顺亦出为梁王傅。武宗即位，召拜通奉大夫、也可扎鲁花赤、刑部尚书。至大二年，加右丞。明年，进银青荣禄大夫、大都留守，兼少府监。初，大都土城，岁必衣苇以御雨，日久土益坚，劳费益甚，伯胜奏罢之。仁宗立，正百官品秩，降授资德大夫，寻复升荣禄大夫，拜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辽阳省治懿州，州弊陋，民不知学。伯胜始至，为增郡学弟子员，择贤师以教之。使客至，无所舍，皆馆于民，民苦之，伯胜乃择隙地为馆廩，度闲田百顷，募民耕种，以廩饩之。岁大旱，伯胜斋戒以祷，祷毕即雨，人谓之平章雨。廷祐二年，召为大都留守，辽阳民状其行事，言于中书，乞留伯胜，不报，民涕泣而去。三年，特授银青荣禄大夫。至治二年，赐金虎符，授武卫亲军都指挥使，兼大都屯田事，仍大都留守。奉诏监修文武楼，创咸宁殿，建太庙。泰定三年冬，以疾卒。赐翊忠宣力保惠功臣、太保、金紫光禄大夫、上柱国，追封蓟国公，谥忠敏。

长子恪，初名安童，累官至兵部尚书，南台治书侍御史，佾宣徽院事。次马兒，以宣武将军袭武卫亲军都指挥使。孙善果袭。

伯顺官至大司徒。

## 列传第五十七

### 尚文

尚文，字周卿，世为祁州深泽人，后徙保定，遂占籍焉。文幼颖悟，负奇志。张文谦宣抚河东，参政王椅荐其才，遂辟掌书记。未几，西夏行中书省复辟之。至元六年，始立朝仪，太保刘秉忠言于世祖，诏文与诸儒，采唐《开元礼》及近代礼仪之可行于今者，斟酌损益，凡文武仪仗、服色差等，皆文掌焉。七年春二月，朝仪成，百官肄习，帝临观之，大悦，遂为定制。冬十一月，立侍仪司，擢右直侍仪使，转司农都事。十七年，出守辉州。时河朔大旱，辉独以祷得雨，境内大稔。怀孟民马氏、宋氏，诬伏杀人，积岁狱不能决，提刑使者命文谳以论报。文推迹究情，得狱吏、狱卒罗织状，两狱皆释。十九年，进户部郎中，奏罢怀、卫竹税提举司，民便之。

二十二年，除御史台都事。行台御史上封事，言上春秋高，宜禅位皇太子。太子闻之惧，中台秘其章不发。答即古阿散等知之，请收内外百司吏案，大索天下埋没钱粮，而实欲发其事，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。文拘留秘章不与，答即古闻于帝，命宗正薛彻干取其章。文曰：“事急矣！”即白御史大夫曰：“是欲上危太子，下陷大臣，流毒天下之民，其谋至奸也。且答即古乃阿合马余党，赃罪狼籍，宜先发以夺其谋。”大夫遂与丞相相议，即入言状，帝震怒曰：“汝等无罪耶？”丞相进曰：“臣等无所逃罪，但此辈名载刑书，此举动摇人心，宜选重臣为之长，庶靖纷扰。”帝怒稍解，可其奏。既而答即古受人金，

与其党竟坐奸赃论死，其机实自文发之。升大司农丞，转少卿，迁吏部侍郎，改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。三十一年，召为刑部尚书。元贞初，拜中台侍御史。时行台御史及浙西宪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，制遣文往诘之。左验明著，犹力争不服，文以上闻，平章乃言御史违制取会防镇军数。成宗命省台大臣杂议，咸曰：“平章勋臣之后，所犯者轻，事宜宥；御史取会军数，法当死。”文抗言：“平章罪状明白，不受簿责，无人臣礼，其罪非轻。御史纠事之官，因兵卒争诉，责其帅如籍均役，情无害法，即有罪亦轻。”廷辩数四，与省台入奏，帝意始悟，平章、御史各杖遣之。其守正不阿类如此。

元贞二年，建言：“治平之世，不宜数赦；不急之役，宜且停罢。”成为成宗所嘉纳，授河北河南肃政廉访使。大德元年，河决蒲口，台檄文按视防河之策。文建言：

长河万里西来，其势湍猛，至盟津而下，地平土疏，移徙不常，失禹故道，为中国患，不知几千百年矣。自古治河，处得其当，则用力少而患迟；事失其宜，则用力多而患速。此不易之定论也。今陈留抵睢，东西百有余里，南岸旧河口十一，已塞者二，自涸者六，通川者三，岸高于水，计六七尺，或四五尺；北岸故堤，其水比田高三四尺，或高下等，大概南高于北，约八九尺，堤安得不坏，水安得不北也！蒲口今决千有余步，迅疾东行，得河旧渎，行二百里，至归德横堤之下，复合正流。或强湮遏，上决下溃，功不可成。揆今之计，河北郡县，顺水之性，远筑长垣，以御泛滥；归德、徐、邳，民避冲溃，听从安便。被患之家，宜于河南退滩地内，给付顷亩，以为永业；异时河决他所者，亦如之。信能行此，亦一时救荒之良策也。蒲口不塞便。

朝廷从之。会河朔郡县、山东宪部争言：“不塞则河北桑

田尽为鱼鳖之区，塞之便。”帝复从之。明年，蒲口复决。塞河之役，无岁无之。是后水北入复河故道，竟如文言。

三年，调山东宪使，历行省参知政事、行御史台中丞。七年，召拜资善大夫、中书左丞。浙西饥，发廩不足，募民入粟补官以赈之。山东岁凶，盗贼窃发，出钞八百五十余万贯以弭之。选十道使者，奏请巡行天下，问民疾苦。又奏斥罢南方白云宗，与民均事赋役。西域贾人有奉珍宝进售者，其价六十万锭，省臣平章顾谓文曰：“此所谓押忽大珠也，六十万酬之不为过矣。”一坐传玩，文问何所用之，平章曰：“含之可不渴，熨面可使目有光。”文曰：“一人含之，千万人不渴，则诚宝也；若一宝止济一人，则用已微矣。吾之所谓宝者，米粟是也，一日不食则饥，三日则疾，七日则死；有则百姓安，无则天下乱。以功用较之，岂不愈于彼乎！”平章固请观之，文竟不为动。年六十九，因疾告老而归。十年，拜昭文馆大学士、中书右丞、商议中书省事，召不起。武宗、仁宗之世，屡延致，访以国事，赐燕及金帛有加，进阶自光禄大夫转银青荣禄大夫，仍中书左丞，丐还田里。延祐六年，拜太子詹事，使三往，乃起。仁宗命尽言以教太子，待以殊礼。泰定三年，以中书平章政事致仕。明年，卒于家，年九十二。

#### 申屠致远

申屠致远，字大用，其先汴人。金末从其父徙居东平之寿张。致远肄业府学，与李谦、孟祺等齐名。世祖南征，驻兵小濮，荆湖经略使乞寔力台荐为经略司知事，军中机务，多所谟画。师还，至随州，所俘男女，致远悉纵遣之。至元七年，崔斌守东平，聘为学官。十年，御史台辟为掾，不就，授太常太祝，兼奉礼郎。帝遣太常卿孛罗问毛血之荐，致远对曰：“毛以告纯，血以告新，礼也。”宋平，焦友直、杨居宽宣慰两

浙，举为都事，首言：“宋图籍宜上之朝；江南学田，当仍以贍学。”行省从之。转临安府安抚司经历。临安改为杭州，迁总管府推官。宋驸马杨镇从子玠节，家富于赀，守藏吏姚溶窃其银，惧事觉，诬玠节阴与宋广、益二王通，有司榜笞，诬服，狱具。致远谏之，得其情，溶服辜，玠节以贿为谢，致远怒绝之。杭人金渊者，欲冒籍为儒，儒学教授彭宏不从，渊诬宏作诗有异志，揭书于市，逻者以上。致远察其情，执渊穷诘，罪之。属县械反者十七人，讯之，盖因寇作，以兵自卫，实非反者，皆得释。西僧杨琏真加，作浮图于宋故宫，欲取高宗所书《九经》石刻以筑基，致远力拒之，乃止。改寿昌府判官。时寇盗窃发，加之造征日本战船，远近骚然，致远设施有方，众赖以安。

二十年，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。江淮行省宣使郤显、李兼诉平章忙兀台不法，有诏勿问，仍以显等付忙兀台鞫之，系于狱，必抵以死。致远虑囚浙西，知其冤状，将纵之，忙兀台胁之以势，致远不为动，亲脱显等械，使从军自赎。桑哥当国，治书侍御史陈天祥使至湖广，劾平章要束木，桑哥摘其疏中语，诬以不道，奏遣使往讯之，天祥就逮。时行台遣御史按部湖广，咸惮之，莫敢往，致远慨然请行。比至，累章极论之。桑哥方促定天祥罪，会致远章上，桑哥气沮。江西行省平章马合谋于商税外横加征取，忽辛籍乡民为匠户，转运使卢世荣榷茶牟利，致远并劾之。又言占城、日本不可涉海远征，徒费中国；铨选限以南北，优苦不均，宜考其殿最，量地远近，定为立制，则铨衡平而吏弊革。他如罢香莎米，弛竹课禁，设司狱官医学职员，皆致远发之。

二十八年，丁父忧，起复江南行台都事，以终制辞。二十九年，命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事，未至，移疾还。元贞元年，

纂修《世祖实录》，召为翰林待制，不赴。大德二年，金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司事，行部至和州，得疾卒。

致远清修苦节，耻事权贵，聚书万卷，名曰墨庄。家无余产，教诸子如师友。所著《忍斋行稿》四十卷，《释奠通礼》三卷，《杜诗纂例》十卷，《集验方》十二卷，《集古印章》三卷。

子七人：伯骐，征事郎、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司知事；驥，俱为学官；駟，奉政大夫、兵部员外郎。

#### 雷膺

雷膺，字彦正，浑源人。父渊，金监察御史。膺生七岁而孤，金末，母侯氏挈膺北归浑源，艰险备尝，织纴为业，课膺读书。膺笃志于学，事母以孝闻。太宗时，诏郡国设科选试，凡占儒籍者复其家，膺年甫弱冠，得与其选，愈自砥砺，遂以文学称。丞相史天泽镇真定，辟为万户府掌书记。世祖即位，初置十路宣抚司，诏选耆旧使副子弟为僚属，授膺大名路宣抚司员外郎。中统二年，翰林承旨王鹗、王磐荐膺为翰林修撰、同知制诰，兼国史院编修官。五年，调陕西西蜀四川按察司参议。至元二年，改陕西五路转运司谘议。四年，用兵于蜀，佩金符，参议左壁总帅府事，师还，升承务郎、同知恩州事。宪府表荐其能，遂入拜监察御史，首以“正君心、正朝廷百官”为言，又斥聚敛之臣不宜作相。十一年，加奉议大夫，金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，以称职闻。十四年，进朝列大夫、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。是时，江南新附，诸将市功，且利俘获，往往滥及无辜，或强籍新民以为奴隶。膺出令，得还为民者以数千计。十八年，转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副使，以母老辞。二十年，迁行台侍御史，奉母之官，分司湖广、江西，奏劾按察使二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。二十二年，丁母忧，去官。明年，

起复，授中议大夫、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。时苏、湖多雨伤稼，百姓艰食，膺请于朝，发廩米二十万石赈之。江淮行省以发米太多，议存三之一，膺曰：“布宣皇泽，惠养困穷，行省臣职耳，岂可效有司出纳之吝耶！”行省不能夺，悉给之。时年六十二，即致仕，归老于山阳。二十九年，征拜集贤学士。成宗即位，朝会上都，召诸故老，谘询国政，膺为称首，多所建白。一日，延见便殿，奏对称旨，赐白玉带环一。明年，赐钞五千贯，进秩二品。大德元年夏六月，以疾卒于京师，年七十三。赠通奉大夫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、护军，追封冯翊郡公，谥文穆。

子肇，顺德路总管府判官。孙豫，南阳府穰县尹。

#### 胡祗暹

胡祗暹，字绍闻，磁州武安人。少孤，既长读书，见知于名流。中统初，张文谦宣抚大名，辟员外郎。明年，入为中书详定官。至元元年，授应奉翰林文字，寻兼太常博士，调户部员外郎，转右司员外郎，寻兼左司。时阿合马当国，进用群下，官冗事烦，祗暹建言：“省官莫如省吏，省吏莫如省事。”以是忤权奸，出为太原路治中，兼提举本路铁冶，将以岁赋不办责之。及其莅职，乃以最闻。改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。宋平，为荆湖北道宣慰副使。有佃民诉其田主谋为不轨者，祗暹察其冤，坐告者。十九年，为济宁路总管，上八事于枢府言军政：曰役重，曰逃户，曰贫难，曰正身入役，曰伪署文牒，曰官吏保结，曰有名无实，曰合并偏颇。枢府是之，以其言著为定法。济宁移治巨野县，自国初经兵戈，其废已久，民居未集，风俗朴野。祗暹选郡子弟，择师教之，亲为讲论，期变其俗，久之，治效以最称。升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，所至抑豪右，扶寡弱，以敦教化，以厉士风。民有父子兄弟相讼者，必恳切

谕以天伦之重，不获已，则绳以法。召拜翰林学士，不赴，改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，未几，以疾归。二十九年，朝廷徵耆德者十人，祗遘为之首，以疾辞。三十年，卒，年六十七。延祐年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文靖。子持，太常博士。

### 王利用

王利用，字国宾，通州潞县人。辽赠中书令、太原郡公籍之七世孙，高祖以下皆仕金。利用幼颖悟，弱冠与魏初同学，遂齐名，诸名公交口称誉之。初事世祖于潜邸，中书辟为掾，辞不就。中统初，命监铸百司印章，历太府内藏官，出为山东经略司详议官，迁北京奥鲁同知，历安肃、汝、蠡、赵四州知州，入拜监察御史。蓟州有禁地，民不得射猎其中，逦者诬州民冒禁，籍其家，利用纠之，逦者诉于上，利用辨愈力，得以所没入悉归之民。擢翰林待制，兼兴文署，奉旨程试上都、隆兴等路儒士。升直学士，与耶律铸同修实录。出为河东、陕西、燕南三道提刑按察副使、四川提刑按察使。四川土豪有持官府长短者，问得其实，而当以罪，民赖以安。都元帅塔海，抑巫山县民数百口为奴，民屡诉不决，利用承檄核问，尽出为民。大德二年，改安西、兴元两路总管。其在兴元，减职田租额，站户之役于他郡者悉除之，民甚便焉。有妇毒杀其夫，问药所从来，吏教妇指为富商所货。狱上，利用曰：“家富而货毒药，岂人情哉？”讯之，果冤也。未几，致仕，居汉中。

成宗朝，起为太子宾客，首以切于时政者疏上十七事：曰谨畏天戒，取法祖宗，孝事母后，敬奉至尊，抚爱百姓，敦本抑末，清心听政，寡欲养身，酒宜节饮，财宜节用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杜绝谗言，求纳直谏，官职量材而授，工役相时而动，俾近侍时赴经筵讲读经史。帝及太子嘉纳之。皇后闻之，命录别本以进。利用以老病不能朝，帝遣医诊视之，利用谓弟

利贞、利亨曰：“吾受国厚恩，愧不能报，死生有命，药不能为也。”遂卒，年七十七。

利用每自言，平生读书，于恕字有得焉。廉希宪当时名相，简重慎许可，尝语人曰：“方今文章政事兼备者，王国宾其人也。”武宗即位，以官僚旧臣，制赠荣禄大夫、柱国、中书平章政事，封潞国公，谥文贞。

#### 暢师文

暢师文，字纯甫，南阳人。祖渊，赠中顺大夫、上骑都尉、魏郡伯。父讷，有诗名，注《地理指掌图》，仕为汴幕官，赠太中大夫、上轻车都尉、魏郡侯。师文幼警悟，家贫无书，手录口诵，过目辄不忘。弱冠，谒许衡，与衡门人姚燧、高凝皆相友善。至元五年，陈时政十六策，丞相安童奇其才，辟为右三部令史。十二年，丞相伯颜攻宋，选为掾属，从定江南，及归，舟中惟载书籍而已。十三年，编《平宋事迹》上之。十四年，除东川行枢密院都事，尽心赞画，多所裨益。十六年，安西王承制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经历，寻除承直郎、潼川路治中。修府舍，发地得银五十錠，同僚分师文十錠，不受，用以修庙学及传舍，余作酒器给公用。十九年，承制改同知保宁路事，治尚平简，反侧以安。二十二年，僉西蜀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。二十三年，拜监察御史，纠劾不避权贵，上所纂《农桑辑要》书。二十四年，迁陕西汉中道巡行劝农副使，置义仓，教民种艺法。二十八年，改僉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事。时更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，就僉本道肃政廉访司事，黜奸举才，咸服其公。三十一年，徙山南道。松滋、枝江有水患，岁发民防水，往返数百里，苦于供给，师文以江水安流，悉罢其役。驸马亦都护家人怙势不法，师文治其甚恶者，流之。大德二年，改山东道，入为国子司业。七年，出为陕西行中书省理问官，决滞

狱，不少阿徇。顷之，以疾家居。九年，擢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副使，又以疾不赴。十年，改太常少卿，转翰林侍读学士、朝请大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。至大元年，修《成宗实录》，赐钞壹百锭，不受。时制作多出其手。二年，加少中大夫。三年，请补外任，除太平路总管。时大旱，师文捐俸致祷，不数日，澍雨大降，遂为丰年。当涂人坐杀牛祈雨，囚系者六十余人，师文悯而出之。公田米积之盈屋，曰：“我家几人，能尽食此乎！”呼贫士及细民，恣其取去。廉访分司官前后至者，必先谒师文，称为先生。师文在任未久，境内晏然。皇庆二年，复召为翰林侍读学士、中奉大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，奉旨撰《王勃成道记序》等文，赐银贰锭，不受。除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，以病去官。延祐元年，征拜翰林学士、资德大夫，行至河南，复以病归襄阳。四年秋八月，考河南乡试归，次襄县，卒于传舍，年七十一，葬襄阳岷山。泰定二年，赠资政大夫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、上护军，追封魏郡公，谥文肃。后至元八年，加赠推忠守正亮节功臣。

三子，长曰笃，仕至太中大夫、江东道肃政廉访副使。

### 张炤

张炤，字彦明，济南人。父信，以商贾起家，货雄于乡。壬辰岁饥，出粟赈贷，乡人赖以全活。炤，幼颖悟力学，始补吏济南，上计寿阳，行省有积年勾考未输银一十万五千两，炤条陈利害切至，遂获免征，民得无扰。中统元年，辟为中书省掾，俄迁右司提控案牘。四年，出为山东东路大都督府员外郎。至元四年，转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。八年，进阶奉训大夫、知兖州事。时州境亢旱，吏民恳祷不雨，炤始至，甘雨沾足。闻属邑有桀黠吏，挟官府肆为暴横，炤绳之以法，杖出境外，民害遂息。十一年，改授淮西等路行中书省左

右司郎中。丞相阿塔海领军进攻瓜洲、镇江，炤运粮储，给战具，凡二年，赞画之力居多。十三年，扬州未下，丞相阿术提兵攻之。五月，宋将李庭芝弃城遁泰州，炤领兵迫扬州城下，躬往招谕，制置硃焕以城降，庭芝亦就擒。炤传檄未下州郡，皆望风款附。从阿术入觐，世祖赐锦衣、鞍勒。十三年，升太中大夫、扬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，商议行中书省事，佩金虎符。时行省在扬州，据南北要津，炤抚绥劳来，上下安之。十六年，改镇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，谢病归，购书八万卷，以万卷送济南府学资教育。二十一年，起为东昌路总管，莅政二年，吏民畏服，以治最称。二十五年卒，年六十四。延祐五年，赠太中大夫、东昌路总管，追封清河郡侯，谥敬惠。子用中，沂州山场同提举。

### 袁裕

袁裕，字仲宽，洛阳人。幼孤，从兄避难聊城，因家焉。稍长嗜学。中统初，由聊城县丞辟中书右司掾，始建言“给重囚衣粮医药，免籍其孥、产，止令出焚瘞钱”，后著为令。顺天路民王住兒，因斗误杀人，其母年七十，言于朝曰：“妾寡且老，恃此兒以为生，兒死，则妾亦死矣。”裕言于执政曰：“囚误杀人，情非故犯，当矜其母，乞宥之。”执政以闻，帝从之，囚得免死。南京总管刘克兴掠良民为奴隶，后以矫制获罪，当籍孥、产之半，裕言于中书，止籍其家，奴隶得复为民者数百。至元六年，迁开封府判官。洧川县达鲁花赤贪暴，盛夏役民捕蝗，禁不得饮水，民不胜忿，击之而毙，有司当以大逆置极刑者七人，连坐者五十余人。裕曰：“达鲁花赤自犯众怒而死，安可悉归罪于民！”议诛首恶者一人，余各杖之有差。部使者录囚至县，疑其太宽，裕辨之益力，遂陈其事状于中书，刑曹竟从裕议。八年，拜监察御史，俄有旨授西夏中兴等路新

民安抚副使，兼本道巡行劝农副使、奉直大夫，佩金符。时徙鄂民万余于西夏，有司虽与廩食，而流离颠沛犹多。裕与安抚使独吉请于朝，计丁给地，立三屯，使耕以自养，官民便之。又言：“西夏羌、浑杂居，驱良莫辨，宜验已有从良书者，则为良民。”从之，得八千余人，官给牛具，使力田为农。十三年，进甘州等路宣抚副使，兼西夏中兴等路新民安抚副使。明年，移镇甘州。十八年，调南阳知府。明年，召拜刑部侍郎，出为顺德路总管。郡有铁冶提举张鉴，无子，买妾，其妻妒而杀之。裕捕其妻，讯之服辜。裕用法平允，而疾恶不少贷如此。二十一年，卒于官，年五十九。裕以其兄有鞠育之恩，令其子师愈推廕兄子仁，师愈后仕至侍御史。

#### 张昉

张昉，字显卿，东平汶上人。父汝明，金大安元经义进士，官至治书侍御史。昉性缜密，遇事敢言，确然有守，以任子试补吏部令史。金亡，还乡里。严实行台东平，辟为掾。乡人有执左道惑众谋不轨者，事觉逮捕，诬误甚众，诸僚佐莫敢言，昉独别白出数百人，实才之，进幕职。时兵后，吏曹杂进，不习文法，东平辖郡邑五十四，民众事繁，簿书填委，漫无统纪。昉坐曹，躬阅案牘，左酬右答，咸得其当，事无留滞。初，有将校死事，以弟袭其职者，至是革去，昉辨明，复之，持金夜馈昉，昉却之，惭谢而去。同里张氏，以丝五万两寄昉家而他适，俄而昉家被火，家人惶骇走避，费用悉焚，惟力完所寄丝，付张氏。乙卯，权知东平府事，以疾辞，家居养母。中统四年，参知中书省事。商挺镇巴蜀，表为四川等处行枢密院参议。至元元年，入为中书省左右司郎中，甄别能否，公其黜陟，人无怨言。三年，迁制国用使司郎中。制司专职财赋，时宰领之，倚任集事，尤号烦重，昉竭诚赞画，出纳惟谨，赋不加敛，

而国用以饶。四年，丁内忧，哀毁逾制。寻诏起复，录囚东平，多所平反。七年，转尚书省左右司郎中。九年，改中书省左右司郎中。昉有识虑，损益古今，裁定典宪，时皆宜之，名为称职。十一年，拜兵刑部尚书，上疏乞骸骨，致其事，卒。赠中奉大夫、参知政事，追封东平郡公，谥庄宪。

子克遹，平阳县尹。孙振，秘书著作郎；揆，中书省左司都事；拱，常德路蒙古学教授。

### 郝彬

郝彬，字景文，霸州信安人也。世祖初，年十六，充太子宿卫，擢扬州路治中。宋末，鄞县顾闰，聚众海岛，时出攻剽，宋羈縻以官，内附后益横，侵扬州境，彬讨禽之。泰兴人有被杀二年而捕贼不获者，吏诬平人，狱已具。彬疑其诬，谏之，果得真贼。御史荐彬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，核户版，理屯田，诸废修举。江淮财赋总管府掌东宫田赋，其官属皆从詹事院奏授，不隶中书，往往为奸利，诛求无厌。彬为总管，入见，请受宪司纠察以革私弊，罢所隶六提举司以苏民瘼。从之，遂罢其四。国家经费，盐利居十之八，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，法日以坏，以彬行户部尚书经理之。彬请度舟楫所通、道里所均，建六仓，煮盐于场，运积之仓；岁首，听群商于转运司探仓筹定其所，乃买券，又定河商、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，著为法。入为工部尚书，改户部尚书，拜中书参知政事，俄免归。尚书省立，拜参知政事，辞不获命。同列务生事要功，杀无罪之人，彬积诚意开引，或从或违，横不可制。命兼大司徒，不拜。仁宗在东宫，彬恳辞至力，因称疾笃。时相强起之，至奏重赐以饵之，彬不为动。议罪之，罪无从得，彬坚卧一榻至数月，尚书省臣皆得罪，彬不与焉。家居七年，足迹未尝一出门外。仁宗思之，以为大司农卿，未几，谢病。延祐七年三月卒。

## 高源

高源，字仲渊，晋州人。高祖揖，为州法吏，用法公平。父汝霖，为真定廉访司照磨，使东平，道高唐，遇盗死。源幼力学，事母孝，补县吏。中统初，擢卫辉路知事，累升齐河县尹，有遗爱，去官十年，民犹立碑颂之。迁行台都事，金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。劾常州路达鲁花赤马恕夺民田及他不法事。恕惧，走赂权臣阿合马，以他事诬源。既系狱，一日，忽释之，莫知所由。先时，源所居邻里，多阿合马姻戚，素知源事母至孝。至是，闻源坐非辜，悉诣阿合马曰：“源，孝子也，非但我知之，天必知之。况媒孽之罪非实，若妄杀源，悖天不祥。”阿合马感悟，得不死。寻除河间等路都转运副使，抚治有条，灶户逃者皆复业，常赋外，羨余几十万缗。至元二十四年，为江东道劝农营田使。二十八年，迁都水监。开通惠河，由文明门东七十里，与会通河接，置闸七、桥十二，人蒙其利。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。卒，年七十七。子梦弼、良弼、公弼。

## 杨湜

杨湜，字彦清，真定藁城人。习章程学，工书算，始以府吏迁检法。中统元年，辟为中书掾，与中山杨珍、无极杨卞齐名，时人以三杨目之。中书省初立，国用不足，湜论钞法宜以榷货制国用，朝廷从之，因俾掌其条制。四年，授益都路宣慰司谘议，迁左司提控掾，请严赃吏法。至元二年，除河南大名诸处行中书省都事。三年，立制国用司，总天下钱谷，以湜为员外郎，佩金符。改宣徽院参议。湜计帑立籍，具其出入之算，每月终上之，遂定为令。加诸路交钞都提举，上钞法便宜事，谓平准行用库白金出入，有偷滥之弊，请以五十两铸为锭，文以元宝，用之便。七年，改制国用司为尚书省，拜户部侍郎，仍兼交钞提举。时壬子旧籍定民赋役之上下，湜言：“贫富

不常，岁久浸易，其可以昔时之籍，而定今之赋役哉！”廷议善之，因俾第其轻重，人以为平。湜心计精析，时论经费者，咸推其能焉。

子克忠，安丰路总管。孙贞。

### 吴鼎

吴鼎，字鼎臣，燕人。至元十七年，见裕宗于东宫，命入宿卫。二十五年，授织染杂造局总管府副总管，后积官至礼部尚书、宣徽副使。太德十一年，山东诸郡饥，诏鼎往赈之。朝廷议发米四万石，钞折米一万石，鼎谓同使者曰：“民得钞，将何从易米？”同使者曰：“朝议已定，恐不可复得。”鼎曰：“人命岂不重于米耶！”言于朝，卒从所请。至大元年，改正奉大夫、保定路总管。时皇太后欲幸五台，言者请开保定西五回岭，以取捷径。遣使即鼎，使视地形，计工费，鼎言：“荒山斗入，人迹久绝，非乘舆所宜往。”还报，太后喜，为寢其役。三年，召授资善大夫、同知中政院事。两浙财赋隶中政者巨万计，前往者率多取其赢，鼎治之，一无私焉。浙有两富豪，曰硃、张家，多贷与民钱，其后两家诛没，而券之已偿者，亦入于官，官唯验券征理，民不能堪。鼎力为辨白，始获免。四年，改京畿漕运使。皇庆二年，特旨复宣征院事；四月，进资政大夫、崇祥院使。延祐三年卒，年五十有三。赠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、柱国，追封蓟国公，谥孝敏。

### 梁德圭

梁德圭，字伯温，大兴良乡人。初给事昭睿顺圣皇后宫，令习国语，通奏对。年十一，见世祖。至元十六年，为中书左司员外郎，俄升郎中，六迁至参议尚书省事。至元三十一年，执政入奏事，帝询其曲折，不能对，德圭从旁辩析，明白通暢，帝大悦，拜参知政事。在省日久，凡钱谷出纳之制，铨选进退

之宜，诸籓赐予之节，命有骤至，不暇阅简牘，同列莫知措辞，德圭数语即定；间遇疑事，则曰某事当如某律，某年尝有此旨，验之皆然。北京地震，帝阅州郡报囚之数，怪其过多，德圭方在右司，诏问焉。对曰：“当国者急于征索，蔓延收系，以致此尔。”帝感悟，为大赦中外逋负，民赖以苏。大德间，成宗即位，一遵祖武，庙堂以安静为治，求进者不得逞其志，朋聚兴怨，搆事中伤德圭。会帝有疾，言者盛气致诘，德圭以位居执政，不受凌轹，慷慨引咎，遂安置湖广。帝疾愈，问知之，召使复位。既至，帝问：“卿安在？”德圭涕泣不能语。赐酒馔，使往拜其母，因以气疾，乞骸骨归。大德八年九月，卒于家，年四十有六。

## 列传第五十八

### 刘因

刘因，字梦吉，保定容城人。世为儒家，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、临洮府录事判官昉，昉生奉议大夫、中山府录事侯，侯生秉善，金贞祐中南徙。其弟国宝，登兴定进士第，终奉直大夫、枢密院经历。秉善生述，述，因之父也。岁壬辰，述始北归，刻意问学，邃性理之说，好长啸。中统初，左三部尚书刘肃宣抚真定，辟武邑令，以疾辞归。年四十未有子，叹曰：“天果使我无子则已，有子必令读书。”因生之夕，述梦神人马载一儿至其家，曰：“善养之。”既觉而生，乃名曰驥，字梦驥，后改今名及字。

因天资绝人。三岁识书，日记千百言，过目即成诵，六岁能诗，七岁能属文，落笔惊人。甫弱冠，才器超迈，日阅方册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，作《希圣解》。国子司业砚弥坚教授真定，因从之游，同舍生皆莫能及。初为经学，究训诂疏释之说，辄叹曰：“圣人精义，殆不止此。”及得周、程、张、邵、硃、吕之书，一见能发其微，曰：“我固谓当有是也。”及评其学之所长，而曰：“邵，至大也；周，至精也；程，至正也；硃子，极其大，尽其精，而贯之以正也。”其高见远识率类此。因蚤丧父，事继母孝，有父、祖丧未葬，投书先友翰林待制杨恕，怜而助之，始克襄事。因性不苟合，不妄交接，家虽甚贫，非其义，一介不取。家居教授，师道尊严。弟子造其门者，随材器教之，皆有成就。公卿过保定者众，闻因名，往往来谒，

因多逊避，不与相见，不知者或以为傲，弗恤也。尝爱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语，表所居曰“静修”。

不忽木以因学行荐于朝，至元十九年，有诏征因，擢承德郎、右赞善大夫。初，裕皇建学宫中，命赞善王恂教近侍子弟，恂卒，乃命因继之。未几，以母疾辞归。明年，丁内艰。二十八年，诏复遣使者，以集贤学士、嘉议大夫征因，以疾固辞，且上书宰相曰：

因自幼读书，接闻大人君子之余论，虽他无所得，至如君臣之义，自谓见之甚明。如以日用近事言之，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，以遂其生聚之乐者，是谁之力与？皆君上之赐也。是以凡我有生之民，或给力役，或出知能，亦必各有以自效焉。此理势之必然，亘万古而不可易，而庄周氏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。因生四十三年，未尝效尺寸之力，以报国家养育生成之德，而恩命连至，因尚敢偃蹇不出，贪高尚之名以自媚，以负我国家知遇之恩，而得罪于圣门中庸之教也哉！且因之立心，自幼及长，未尝一日敢为崖岸卓绝、甚高难继之行，平昔交友，苟有一日之雅者，皆知因之此心也。但或者得之传闻，不求其实，止于纵迹之近似者观之，是以有高人隐士之目，惟阁下亦知因之未尝以此自居也。向者先储皇以赞善之命来召，即与使者俱行，再奉旨令教学，亦即时应命。后以老母中风，请还家省视，不幸弥留，竟遭忧制，遂不复出，初岂有意于不仕邪？今圣天子选用贤良，一新时政，虽前日隐晦之人，亦将出而仕矣，况因平昔非隐晦者邪！况加以不次之宠，处之以优崇之地邪！是以形留意往，命与心违，病卧空斋，惶恐待罪。

因素有羸疾，自去年丧子，忧患之余，继以疟疾，历夏及秋，后虽平复，然精神气血，已非旧矣。不意今岁五月二十八日，疟疾复作，至七月初二日，蒸发旧积，腹痛如刺，下血不

已。至八月初，偶起一念，自叹旁无期功之亲，家无纪纲之仆，恐一旦身先朝露，必至累人，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侧，修营一舍，俛病势不退，当居处其中以待尽。遣人之际，未免感伤，由是病势益增，饮食极减。至二十一日，使者持恩命至，因初闻之，惶怖无地，不知所措，徐而思之，窃谓供职虽未能扶病而行，而恩命则不敢不扶病而拜。因又虑，若稍涉迟疑，则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，而踪迹高峻，已不近于人情矣。是以即日拜受，留使者，候病势稍退，与之俱行。迁延至今，服疗百至，略无一效，乃请使者先行，仍令学生李道恆，纳上铺马圣旨，待病退，自备气力以行。望阁下俯加矜悯，曲为保全。因实疏远微贱之臣，与帷幄诸公不同，其进与退，若非难处之事，惟阁下始终成就之。

书上，朝廷不强致，帝闻之，亦曰：“古有所谓不召之臣，其斯人之徒欤！”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，年四十五。无子，闻者嗟悼。延祐中，赠翰林学士、资善大夫、上护军，追封容城郡公，谥文靖。欧阳玄尝赞因画像曰：“微点之狂，而有沂上风雩之乐；资由之勇，而无北鄙鼓瑟之声。于裕皇之仁，而见不可留之四皓；以世祖之略，而遇不能致之两生。乌乎！麒麟凤凰，固宇内之不常有也，然而一鸣而《六典》作，一出而《春秋》成。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，亦将从周公、孔子之后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来世开太平者邪！”论者以为知言。

因所著有《四书精要》三十卷，诗五卷，号《丁亥集》，因所自选。又有文集十余卷，及《小学四书语录》，皆门生故友所录，惟《易系辞说》，乃因病中亲笔云。

#### 吴澄

吴澄，字幼清，抚州崇仁人。高祖晔，初居咸口里，当华盖、临川二山间，望气者徐觉言其地当出异人。澄生前一夕，

乡父老见异气降其家，邻媪复梦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，旦以告于人，而澄生。三岁，颖悟日发，教之古诗，随口成诵。五岁，日受千余言，夜读书至旦，母忧其过勤，节膏火，不多与，澄候母寝，燃火复诵习。九岁，从群子弟试乡校，每中前列。既长，于《经》、《传》皆习通之，知用力圣贤之学，尝举进士不中。

至元十三年，民初附，盗贼所在蜂起，乐安郑松，招澄居布水谷，乃著《孝经章句》，校定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仪礼》及大、小《戴记》。侍御史程钜夫，奉诏求贤江南，起澄至京师。未几，以母老辞归。钜夫请置澄所著书于国子监，以资学者，朝廷命有司即其家录上。元贞初，游龙兴，按察司经历郝文迎至郡学，日听讲论，录其问答，凡数千言。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学自负，尝问澄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奥义，叹曰：“与吴先生言，如探渊海。”遂执子弟礼终其身。左丞董士选延之于家，亲执馈食，曰：“吴先生，天下士也。”既入朝，荐澄有道，擢应奉翰林文字。有司敦劝，久之乃至，而代者已至官，澄即日南归。未几，除江西儒学副提举，居三月，以疾去官。

至大元年，召为国子监丞。先是，许文正公衡为祭酒，始以《硃子小学》等书授弟子，久之，渐失其旧。澄至，旦燃烛堂上，诸生以次受业，日昃，退燕居之室，执经问难者，接踵而至。澄各因其材质，反覆训诱之，每至夜分，虽寒暑不易也。皇庆元年，升司业，用程纯公《学校奏疏》、胡文定公《六学教法》、硃文公《学校贡举私议》，约之为教法四条：一曰经学，二曰行实，三曰文艺，四曰治事，未及行。又尝为学者言：“硃子于道问学之功居多，而陆子静以尊德性为主。问学不本于德性，则其敝必偏于言语训释之末，故学必以德性为本，庶几

得之。”议者遂以澄为陆氏之学，非许氏尊信硃子本意，然亦莫知硃、陆之为何如也。澄一夕谢去，诸生有不谒告而从之南者。俄拜集贤直学士，特授奉议大夫，俾乘驿至京师，次真州，疾作，不果行。

英宗即位，超迁翰林学士，进阶太中大夫。先是，有旨集善书者，粉黄金为泥，写浮屠《藏经》。帝在上都，使左丞速速诏澄为序，澄曰：“主上写经，为民祈福，甚盛举也。若用以追荐，臣所未知。盖福田利益，虽人所乐闻，而轮回之事，彼习其学者，犹或不言。不过谓为善之人，死则上通高明，其极品则与日月齐光；为恶之人，死则下沦污秽，其极下则与沙虫同类。其徒遂为荐拔之说，以惑世人。今列圣之神，上同日月，何庸荐拔！且国初以来，凡写经追荐，不知几举。若未效，是无佛法矣；若已效，是诬其祖矣。撰为文辞，不可以示后世，请俟驾还奏之。”会帝崩而止。

泰定元年，初开经筵，首命澄与平章政事张圭、国子祭酒邓文原为讲官。在至治末，诏作太庙，议者习见同堂异室之制，乃作十三室。未及迁奉，而国有大故，有司疑于昭穆之次，命集议之。澄议曰：“世祖混一天下，悉考古制而行之。古者天子七庙，庙各为宫，太祖居中，左三庙为昭，右三庙为穆，昭穆神主，各以次递迁，其庙之宫，颇如今之中书六部。夫省部之设，亦仿金、宋，岂以宗庙叙次而不考古乎！”有司急于行事，竟如旧次云。时澄已有去志，会修《英宗实录》，命总其事。居数月，《实录》成，未上，即移疾不出。中书左丞许师敬奉旨赐宴国史院，仍致朝廷勉留之意，宴罢，即出城登舟去。中书闻之，遣官驿追，不及而还，言于帝曰：“吴澄，国之名儒，朝之旧德，今请老而归，不忍重劳之，宜有所褒异。”诏加资善大夫，仍以金织文绮二及钞五千贯赐之。

澄身若不胜衣，正坐拱手，气融神迈，答问亶亶，使人涣若冰释。弱冠时，尝著说曰：“道之大原出于天，神圣继之，尧、舜而上，道之元也；尧、舜而下，其亨也；洙、泗、邹、鲁，其利也；濂、洛、关、闽，其贞也。分而言之，上古则羲、黄其元，尧、舜其亨，禹、汤其利，文、武、周公其贞乎！中古之统：仲尼其元，颜、曾其亨乎，子思其利，孟子其贞乎！近古之统：周子其元，程、张其亨也，朱子其利也，孰为今日之贞乎？未之有也。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！”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。故出登朝署，退归于家，与郡邑之所经由，士大夫皆迎请执业，而四方之士不惮数千里，蹑屣负笈来学山中者，常不下千数百人。少暇即著书，至将终，犹不置也。于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，各有纂言，尽破传注穿凿，以发其蕴，条归纪叙，精明简洁，卓然成一家言。作《学基》、《学统》二篇，使人知学之本与为学之序，尤有得于邵子之学。校定《皇极经世书》，又校正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太玄经》、《乐律》，及《八阵图》、郭璞《葬书》。

初，澄所居草屋数间，程钜夫题曰草庐，故学者称之为草庐先生。天历三年，朝廷以澄耆老，特命次子京为抚州教授，以便奉养。明年六月，得疾，有大星坠其舍东北，澄卒，年八十五。赠江西行省左丞、上护军，追封临川郡公，谥文正。

长子文，终同知柳州路总管府事；京，终翰林国史院典籍官。孙当，自有传。

## 列传第五十九

程钜夫

程钜夫，名文海，避武宗庙讳，以字行。其先自徽州徙郢州京山，后家建昌。叔父飞卿，仕宋，通判建昌，世祖时，以城降。钜夫入为质子，授宣武将军、管军千户。他日，召见，问贾似道何如人，钜夫条对甚悉，帝悦，给笔札书之，乃书二十余幅以进。帝大奇之，因问今居何官，以千户对，帝谓近臣曰：“朕观此人相貌，已应贵显；听其言论，诚聪明有识者也。可置之翰林。”丞相火礼霍孙传旨至翰林，以其年少，奏为应奉翰林文字，帝曰：“自今国家政事得失，及朝臣邪正，宜皆为朕言之。”钜夫顿首谢曰：“臣本疏远之臣，蒙陛下知遇，敢不竭力以报陛下！”寻进翰林修撰，屡迁集贤直学士，兼秘书少监。

至元十九年，奏陈五事：一曰取会江南仕籍，二曰通南北之选，三曰立考功历，四曰置贪赃籍，五曰给江南官吏俸。朝廷多采行之。赐地京师安贞门，以筑居室。二十年，加翰林集贤直学士，同领会同馆事。二十三年，见帝，首陈：“兴建国学，乞遣使江南搜访遗逸；御史台、按察司，并宜参用南北之人。”帝嘉纳之。二十四年，立尚书省，诏以为参知政事，钜夫固辞。又命为御史中丞，台臣言：“钜夫南人，且年少。”帝大怒曰：“汝未用南人，何以知南人不可用！自今省部台院，必参用南人。”遂以钜夫仍为集贤直学士，拜侍御史，行御史台事，奉诏求贤于江南。初，书诏令皆用蒙古字，及是，

帝特命以汉字书之。帝素闻赵孟頫、叶李名，钜夫临当行，帝密谕必致此二人；钜夫又荐赵孟頫、余恂、万一鹗、张伯淳、胡梦魁、曾晞颜、孔洙、曾冲子、凌时中、包铸等二十余人，帝皆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。还朝，陈民间利病五事，拜集贤学士，仍还行台。

二十六年，时相桑哥专政，法令苛急，四方骚动。钜夫入朝，上疏曰：“臣闻天子之职，莫大于择相，宰相之职，莫大于进贤。苟不以进贤为急，而惟以殖货为心，非为上为德、为下为民之意也。昔文帝以决狱及钱谷问丞相周勃，勃不能对，陈平进曰：‘陛下问决狱，责廷尉；问钱谷，责治粟内史。宰相上理阴阳，下遂万物之宜，外镇抚四夷，内亲附百姓。’观其所言，可以知宰相之职矣。今权奸用事，立尚书钩考钱谷，以剥割生民为务，所委任者，率皆贪饕邀利之人，江南盗贼窃发，良以此也。臣窃以为宜清尚书之政，损行省之权，罢言利之官，行恤民之事，于国为便。”桑哥大怒，羁留京师不遣，奏请杀之，凡六奏，帝皆不许。钜夫既还行台，二十九年，又召钜夫与胡祗遹、姚燧、王恂、雷膺、陈天祥、杨恭懿、高凝、陈俨、赵居信等十人，赴阙赐对。三十年，出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，兴学明教，吏民畏爱之。大德四年，迁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。至官，首治行省平章家奴之为民害者，上下肃然。八年，召拜翰林学士，商议中书省事。十年，以亢旱、暴风、星变，钜夫应诏陈弭灾之策，其目有五：曰敬天，曰尊祖，曰清心，曰持体，曰更化。帝皆然之。云南省臣言：“世祖亲平云南，民愿刻石点苍山，以纪功德。”诏钜夫撰其文。十一年，拜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，复留为翰林学士。至大元年，修《成宗实录》。二年，召至上都。三年，复拜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。四年，与李谦、尚文等十六人同赴阙，赐对便殿。拜浙东

海右道肃政廉访使，留为翰林学士承旨。皇庆元年，修《武宗实录》。二年，旱，钜夫应诏陈桑林六事，忤时宰意。明日，帝遣近侍赐上尊，劳之曰：“中书集议，惟卿所言甚当，后临事，其极言之。”于是诏钜夫偕平章政事李孟、参知政事许师敬议行贡举法，钜夫建言：“经学当主程颐、朱熹传注，文章宜革唐、宋宿弊。”命钜夫草诏行之。

三年，以病乞骸骨归田里，不允，命尚医给药物，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，以便侍养。时令近臣抚视，且劳之曰：“卿世祖旧臣，惟忠惟贞，其勉加粥，少留京师，以副朕心。”钜夫请益坚，特授光禄大夫，赐上尊，命廷臣以下饮饯于齐化门外，给驿南还。敕行省及有司常加存问。居三年而卒，年七十。泰定二年，赠大司徒、柱国，追封楚国公，谥文宪。

#### 赵孟頫

赵孟頫，字子昂，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。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，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。高宗无子，立子偁之子，是为孝宗，伯圭，其兄也，赐第于湖州，故孟頫湖州人。曾祖师垂，祖希永，父与，仕宋，皆至大官；入国朝，以孟頫贵，累赠师垂集贤侍读学士，希永太常礼仪院使，并封吴兴郡公，与集贤大学士，封魏国公。

孟頫幼聪敏，读书过目辄成诵，为文操笔立就。年十四，用父廕补官，试中吏部铨法，调真州司户参军。宋亡，家居，益自力于学。至元二十三年，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，得孟頫，以之入见。孟頫才气英迈，神采焕发，如神仙中人，世祖顾之喜，使坐右丞叶李上。或言孟頫宋宗室子，不宜使近左右，帝不听。时方立尚书省，命孟頫草诏颁天下，帝览之，喜曰：“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。”诏集百官于刑部议法，众欲计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，孟頫曰：“始造钞时，以

银为本，虚实相权，今二十余年间，轻重相去至数十倍，故改中统为至元，又二十年后，至元必复如中统，使民计钞抵法，疑于太重。古者以米、绢民生所须，谓之二实，银、钱与二物相权，谓之二虚。四者为直，虽升降有时，终不大相远也，以绢计赃，最为适中。况钞乃宋时所创，施于边郡，金人袭而用之，皆出于不得已。乃欲以此断人死命，似不足深取也。”或以孟頫年少，初自南方来，讥国法不便，意颇不平，责孟頫曰：“今朝廷行至元钞，故犯法者以是计赃论罪。汝以为非，岂欲沮格至元钞耶？”孟頫曰：“法者人命所系，议有重轻，则人不得其死矣。孟頫奉诏与议，不敢不言。今中统钞虚，故改至元钞，谓至元钞终无虚时，岂有是理！公不揆于理，欲以势相陵，可乎！”其人有愧色。帝初欲大用孟頫，议者难之。二十四年六月，授兵部郎中。兵部总天下诸驿，时使客饮食之费，几十倍于前，吏无以供给，强取于民，不胜其扰，遂请于中书，增钞给之。至元钞法滞涩不能行，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頫驰驿至江南，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，凡左右司官及诸路官，则径笞之。孟頫受命而行，比还，不笞一人，丞相桑哥大以为谴。

时有王虎臣者，言平江路总管赵全不法，即命虎臣往按之。叶李执奏不宜遣虎臣，帝不听，孟頫进曰：“赵全固当问，然虎臣前守此郡，多强买人田，纵宾客为奸利，全数与争，虎臣怨之。虎臣往，必将陷全，事纵得实，人亦不能无疑。”帝悟，乃遣他使。桑哥钟初鸣时即坐省中，六曹官后至者，则笞之，孟頫偶后至，断事官遽引孟頫受笞，孟俯入诉于都堂右丞叶李曰：“古者刑不上大夫，所以养其廉耻，教之节义，且辱士大夫，是辱朝廷也。”桑哥亟慰孟頫使出，自是所笞，唯曹史以下。他日，行东御墙外，道险，孟頫马跌堕于河。桑哥闻之，言于帝，移筑御墙稍西二丈许。帝闻孟頫素贫，赐钞五十锭。

二十七年，迁集贤直学士。是岁地震，北京尤甚，地陷，黑沙水涌出，人死伤数十万，帝深忧之。时驻蹕龙虎台，遣阿剌浑撒里驰还，召集贤、翰林两院官，询致灾之由。议者畏忌桑哥，但泛引《经》、传及五行灾异之言，以修人事、应天变为对，莫敢语及时政。先是，桑哥遣忻都及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，已征入数百万，未征者尚数千万，害民特甚，民不聊生，自杀者相属，逃山林者，则发兵捕之，皆莫敢沮其事。孟頫与阿剌浑撒里甚善，劝令奏帝赦天下，尽与蠲除，庶几天变可弭。阿剌浑撒里入奏，如孟頫所言，帝从之。诏草已具，桑哥怒谓必非帝意。孟頫曰：“凡钱粮未征者，其人死亡已尽，何所从取？非及是时除免之，他日言事者，倘以失陷钱粮数千万归咎尚书省，岂不为丞相深累耶！”桑哥悟，民始获苏。

帝尝问叶李、留梦炎优劣，孟頫对曰：“梦炎，臣之父执，其人重厚，笃于自信，好谋而能断，有大臣器；叶李所读之书，臣皆读之，其所知所能，臣皆知之能之。”帝曰：“汝以梦炎贤于李耶？梦炎在宋为状元，位至丞相，当贾似道误国罔上，梦炎依阿取容；李布衣，乃伏阙上书，是贤于梦炎也。汝以梦炎父友，不敢斥言其非，可赋诗讥之。”孟頫所赋诗，有“往事已非那可说，且将忠直报皇元”之语，帝叹赏焉。孟頫退谓奉御彻里曰：“帝论贾似道误国，责留梦炎不言，桑哥罪甚于似道，而我等不言，他日何以辞其责！然我疏远之臣，言必不听，侍臣中读书知义理，慷慨有大节，又为上所亲信，无逾公者。夫损一旦之命，为万姓除残贼，仁者之事也。公必勉之！”既而彻里至帝前，数桑哥罪恶，帝怒，命卫士批其颊，血涌口鼻，委顿地上。少间，复呼而问之，对如初。时大臣亦有继言者，帝遂按诛桑哥，罢尚书省，大臣多以罪去。

帝欲使孟頫与闻中书政事，孟頫固辞，有旨令出入宫门无

禁。每见，必从容语及治道，多所裨益。帝问：“汝赵太祖孙耶？太宗孙耶？”对曰：“臣太祖十一世孙。”帝曰：“太祖行事，汝知之乎？”孟頫谢不知，帝曰：“太祖行事，多可取者，朕皆知之。”孟頫自念久在上侧，必为人所忌，力请补外。二十九年，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。时总管阙，孟頫独署府事，官事清简。有元掀兒者，役于盐场，不胜艰苦，因逃去。其父求得他人尸，遂诬告同役者杀掀兒，既诬服。孟頫疑其冤，留弗决。逾月，掀兒自归，郡中称为神明。金廉访司事韦哈刺哈孙，素苛虐，以孟頫不能承顺其意，以事中之。会修《世祖实录》，召孟頫还京师，乃解。久之，迁知汾州，未上，有旨书金字《藏经》，既成，除集贤直学士、江浙等处儒学提举，迁泰州尹，未上。

至大三年，召至京师，以翰林侍读学士，与他学士撰定祀南郊祝文，及拟进殿名，议不合，谒告去。仁宗在东宫，素知其名，及即位，召除集贤侍讲学士、中奉大夫。延祐元年，改翰林侍讲学士，迁集贤侍讲学士、资德大夫。三年，拜翰林学士承旨、荣禄大夫。帝眷之甚厚，以字呼之而不名。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，以孟頫比唐李白、宋苏子瞻。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，博学多闻，书画绝伦，旁通佛、老之旨，皆人所不及。有不悦者间之，帝初若不闻者。又有上书言国史所载，不宜使孟頫与闻者，帝乃曰：“赵子昂，世祖皇帝所简拔，朕特优以礼貌，置于馆阁，典司述作，传之后世，此属嗷嗷何也！”俄赐钞五百锭，谓侍臣曰：“中书每称国用不足，必持而不与，其以普庆寺别贮钞给之。”孟頫尝累月不至宫中，帝以问左右，皆谓其年老畏寒，敕御府赐貂鼠裘。

初，孟頫以程钜夫荐，起家为郎，及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，求致仕去，孟頫代之，先往拜其门，而后入院，时人以为衣冠

盛事。六年，得请南归。帝遣使赐衣币，趣之还朝，以疾，不果行。至治元年，英宗遣使即其家俾书《孝经》。二年，赐上尊及衣二袭。是岁六月卒，年六十九。追封魏国公，谥文敏。

孟頫所著，有《尚书注》，有《琴原》、《乐原》，得律吕不传之妙。诗文清邃奇逸，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。篆、籀、分、隶、真、行、草书，无不冠绝古今，遂以书名天下。天竺有僧，数万里来求其书归，国中宝之。其画山水、木石、花竹、人马，尤精致。前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，知其书画者，不知其文章，知其文章者，不知其经济之学。人以为知言云。

子雍、奕，并以书画知名。

#### 邓文原

邓文原，字善之，一字匪石，绵州人。父漳，徙钱塘。文原年十五，通《春秋》。在宋时，以流寓试浙西转运司，魁四川士。至元二十七年，行中书省辟为杭州路儒学正。大德二年，调崇德州教授。五年，擢应奉翰林文字。九年，升修撰，谒告还江南。至大元年，复为修撰，预修《成宗实录》。三年，授江浙儒学提举。皇庆元年，召为国子司业。至官，首建白更学校之政，当路因循，重于改作，论不合，移病去。科举制行，文原校文江浙，虑士守旧习，大书硃熹《贡举私议》，揭于门。延祐四年，升翰林待制。五年，出佾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事，平江僧有憾其府判官理熙者，贿其徒，告熙赃，熙诬服。文原行部，按问得实，杖僧而释熙。吴兴民夜归，巡逻者执之，系亭下。其人遁去，有追及之者，刺其胁，仆地。明旦，家人得之以归，比死，其兄问杀汝者何如人，曰：“白帽、青衣、长身者也。”其兄诉于官，有司问直初更者曰张福儿，执之，使服焉。械系三年，文原录之曰：“福儿身不满六尺，未见其长

也；刃伤右胁，而福兒素用左手，伤宜在左，何右伤也！”鞫之，果得真杀人者，而释福兒。桐庐人戴汝惟家被盗，有司得盗，狱成送郡。夜有焚戴氏庐者，而不知汝惟所之。文原曰：“此必有故也。”乃得其妻叶氏与其弟谋杀汝惟状，而于水涯树下得尸，与渍血斧俱在焉，人以为神。六年，移江东道。徽、宁国、广德三郡，岁入茶课钞三千锭，后增至十八万锭，竭山谷所产，不能充其半，余皆凿空取之民间，岁以为常。时转运司官听用乡里晬狡，动以犯法诬民，而转运司得专制有司，凡五品官以下皆杖决，州县莫敢如何。文原请罢其专司，俾郡县领之，不报。徽民谢兰家僮汪姓者死，兰侄回赂汪族人诬兰杀之，兰诬服。文原录之，得其情，释兰而坐回。时久旱不雨，决狱乃雨。至治二年，召为集贤直学士，地震，诏议弭灾之道。文原请决滞囚，置仓廩河北，储羨粟以赈饥；复申前议，请罢榷茶转运司，又不报。明年，兼国子祭酒。江浙省臣赵简请开经筵，泰定元年，文原兼经筵官，以疾乞致仕归。二年，召拜翰林侍讲学士，以疾辞。四年，拜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，以疾不赴。天历元年卒，年七十一。

文原内严而外恕，家贫而行廉。初客京师，有一书生病笃，取橐中金，嘱文原以归其亲；既死，而同舍生窃金去，文原买金偿死者家，终身不以语人。有文集若干卷，内制集若干卷，藏于家。子衍，廕授江浙等处儒学副提举，未任，卒。至顺五年，制赠文原江浙行省参知政事，谥文肃。

### 袁桷

袁桷，字伯长，庆元人，宋同知枢密院事韶之曾孙。为童子时，已著声。部使者举茂才异等，起为丽泽书院山长。大德初，阎复、程文海、王构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。时初建南郊，桷进十议曰：“天无二日，天既不得有二，五帝不得谓之天，

作《昊天五帝议》。祭天岁或为九，或为二，作《祭天名数议》。圜丘不见于《五经》，郊不见于《周官》，作《圜丘非郊议》。后土，社也，作《后土即社议》。三岁一郊，非古也，作《祭天无间岁议》。燔柴见于古经，《周官》以禋祀为天，其义各有旨，作《燔柴泰坛议》。祭天之牛角茧栗，有牲于郊，牛二，合配而言之，增群祀而合祠，非周公之制矣，作《郊不当立从祀议》。郊，质而尊之义也，明堂，文而亲之义也，作《郊明堂礼仪异制议》。郊用辛，鲁礼也，卜不得常为辛，作《郊非辛日议》。北郊不见于《三礼》，尊地而遵北郊，郑玄之说也，作《北郊议》。”礼官推其博，多采用之。升应奉翰林文字、同知制诰，兼国史院编修官，订购求辽、金、宋三史遗书。历两考，迁待制。又再任，拜集贤直学士。久之，移疾去官。复仍以直学士召入集贤，未几，改翰林直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。至治元年，迁侍讲学士。泰定初，辞归。

桷在词林，朝廷制册、勋臣碑铭，多出其手。所著有《易说》、《春秋说》、《清容居士集》。泰定四年卒，年六十一。赠中奉大夫、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、护军，追封陈留郡公，谥文清。

### 曹元用

曹元用，字子贞，世居阿城，后徙汶上。祖义，不仕。父宗辅，德清县主簿。元用资禀俊爽，幼嗜书，一经目，辄成诵。每夜读书，常达曙不寐。父忧其致疾，止之，辄以衣蔽窗默观之。始以镇江路儒学正考满游京师。翰林承旨阎复，于四方士少所许可，及见元用，出所为文示之，元用辄指其疵，复大奇之，因荐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即论史院僚属非材，请较试，取其优者用之。御史台辟为掾史。元用初不习吏事，而见事明决，吏反师之。转中书省右司掾，与清河元明善、济南张养浩

同时号为三俊。除应奉翰林文字，迁礼部主事。时累朝皇后既崩者，犹以名称，而未有谥号。元用言：“后为天下母，岂可直称其名。宜加徽号，以彰懿德。”改尚书省右司都事，转员外郎。及尚书省罢，退居任城，久之，齐、鲁间从学者甚众。

延祐六年，授太常礼仪院经历。属英宗躬修祀事，锐意礼乐，其亲祀仪注、鹵簿舆服之制，率所裁定。初，太庙九室，合飨于一殿，仁宗崩，无室可祔，乃于武宗室前，结彩为次。英宗在上京，召礼官集议，元用言：“古者宗庙有寝有室，宜以今室为寝，当更营大殿于前，为十五室。”帝嘉其议，授翰林待制，升直学士。

至治三年八月，铁失之变，贼党赤斤铁木兒遽至京师，收百司印，趣召两院学士北上。元用独不行，曰：“此非常之变，吾宁死，不可曲从也。”未几，贼果败，人皆称其有先见之明。

泰定二年，授太子赞善，转礼部尚书，兼经筵官，及大朝会，为纠仪官，申卷班之令。俾以序退，无争门而出之扰。又谓太医、仪凤、教坊等官，不当序正班，当自为一列，后皆行之。时宰执有欲罢科举法者，元用以为“国家文治，正在于此，胡可罢也”。又有欲损太庙四时之享、止存冬祭者，元用谓：“禴祠尝烝，四时之享，不可阙一，乃经礼之大者，其可惜费而废礼乎！”三年夏，帝以日食、地震、星变，诏议所以弭灾者，元用谓：“应天以实不以文，修德明政，应天之实也。宜撙浮费，节财用，选守令，恤贫民，严禋祀，汰佛事，止造作以纾民力，慎赏罚以示劝惩。”皆切中时弊。又论科举取士之法，当革冒滥，严考核，俾得真才之用。议上，朝廷咸是之。拜中奉大夫、翰林侍讲学士，兼经筵官，预修仁宗、英宗两朝实录。又奉旨纂集甲令为《通制》，译唐《贞观政要》为国语，书成，皆行于时。凡大制诰，率元用所草。文宗时，草宽恤之

诏，帝览而善之，赐金织文锦。

天历二年，代祀曲阜孔子庙。还，以司寇像及代祀记献，帝甚喜。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，中书奏以元用为之，帝不允曰：“此人翰林中不可无者，将大用之矣。”会卒，帝嗟悼久之，谓侍臣曰：“曹子贞尽忠宣力，今亡矣，可赐赙钞五千缗。”赠政奉大夫、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、护军，追封东平郡公，谥文献。诗文四十卷，号《超然集》。二子：伟，仪。

#### 齐履谦

齐履谦，字伯恆，父义，善算术。履谦生六岁，从父至京师；七岁读书，一过即能记忆；年十一，教以推步星历，尽晓其法；十三，从师，闻圣贤之学。自是以穷理为务，非洙、泗、伊、洛之书不读。至元十六年，初立太史局，改治新历，履谦补星历生。同辈皆司天台官子，太史王恂问以算数，莫能对，履谦独随问随答，恂大奇之。新历既成，复预修《历经》《历议》。二十九年，授星历教授。都城刻漏，旧以木为之，其形如碑，故名碑漏，内设曲筒，铸铜为丸，自碑首转行而下，鸣铙以为节，其漏经久废坏，晨昏失度。大德元年，中书俾履谦视之，因见刻漏旁有宋旧铜壶四，于是按图考定莲花、宝山等漏制，命工改作，又请重建鼓楼，增置更鼓并守漏卒，当时遵用之。二年，迁保章正，始专历官之政。三年八月朔，时加巳，依历，日蚀二分有奇，至其时，不蚀，众皆惧，履谦曰：“当蚀不蚀，在古有之，矧时近午，阳盛阴微，宜当蚀不蚀。”遂考唐开元以来当蚀不蚀者凡十事以闻。六年六月朔，时加戌，依历，日蚀五十七秒。众以涉交既浅，且复近浊，欲匿不报。履谦曰：“吾所掌者，常数也，其食与否，则系于天。”独以状闻。及其时，果食。众尝争没日不能决，履谦曰：“气本十五日，而间有十六日者，余分之积也。故历法以所积之日，命

为没日，不出本气者为是。”众服其议。

七年八月戊申夜，地大震，诏问致灾之由及弭灾之道，履谦按《春秋》言：“地为阴而主静，妻道、臣道、子道也，三者失其道，则地为之弗宁。弭之道，大臣当反躬责己，去专制之威，以答天变，不可徒为禳祷也。”时成宗寝疾，宰臣有专威福者，故履谦言及之。九年冬，始立南郊，礼昊天上帝，履谦摄司天台官。旧制，享祀，司天虽掌时刻，无钟鼓更漏，往往至旦始行事。履谦白宰执，请用钟鼓更漏，俾早晏有节，从之。至大二年，太常请修社稷坛，及浚太庙庭中井。或以岁君所直，欲止其役，履谦曰：“国家以四海为家，岁君岂专在是！”三年，升授时郎秋官正，兼领冬官正事。四年，仁宗即位，嘉尚儒术。台臣言履谦有学行，可教国学子弟，擢国子监丞，改授奉直大夫、国子司业，与吴澄并命，时号得人。每五鼓入学，风雨寒暑，未尝少怠，其教养有法，诸生皆畏服。未几，复以履谦僉太史院事。皇庆二年春，彗星出东井。履谦奏宜增修善政以答天意，因陈时务八事。仁宗为之动容，顾宰臣命速行之。自履谦去国学，吴澄亦移病归，学制稍为之废。延祐元年，诏择善教者，于是复以履谦为国子司业。履谦律己益严，教道益张，每斋置伴读一人为长，虽助教阙员，而诸生讲授不绝。时初命国子生岁贡六人，以入学先后为次第，履谦曰：“不考其业，何以兴善而得人！”乃酌旧制，立升斋、积分等法：每季考其学行，以次递升，既升上斋，又必逾再岁，始与私试；孟月仲月试经疑经义，季月试古赋诏诰章表策，蒙古、色目试明经策问；辞理俱优者一分，辞平理优者为半分，岁终积至八分者充高等，以四十人为额；然后集贤、礼部定其艺业及格者六人，以充岁贡；三年不通一经，及在学不满一岁者，并黜之。帝从其议，自是人人励志，多文学之士。五年，出为

滨州知州，丁母忧，不果行。

至治元年，拜太史院使。泰定二年九月，以本官奉使宣抚江西、福建，黜罢官吏之贪污者四百余人，蠲免括地虚加粮数万石，州县以先贤子孙充房夫诸役者悉罢遣之。福建宪司职田，每亩岁输米三石，民不胜苦。履谦命准令输之，由是召怨，及还京，宪司果诬以他事。未几，诬履谦者皆坐事免，履谦始得直，复为太史院使。天历二年九月卒。

履谦笃学勤苦，家贫无书。及为星历生，在太史局，会秘书监辇亡宋故书，留置本院，因昼夜讽诵，深究自得，故其学博洽精通，自六经、诸史、天文、地理、礼乐、律历，下至阴阳五行、医药、卜筮，无不淹贯，尤精经籍。著《大学四传小注》一卷，《中庸章句续解》一卷，《论语言仁通旨》二卷，《书传详说》一卷，《易系辞旨略》二卷，《易本说》四卷，《春秋诸国统纪》六卷。以皇极之名见于《洪范》，皇极之数始于邵氏《经世书》，数非极也，特寓其数极耳，著《经世书入式》一卷；《经世书》有内、外篇，内篇则因极而明数，外篇则由数而会极，著《外篇微旨》一卷。《授时历》行五十年，未尝推考，履谦日测晷景，并晨昏五星宿度，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，天道加时真数，各减见行历书二刻，著《二至晷景考》二卷。《授时历》虽有经、串，而经以著定法，串以纪成数，然求其法之所以然、数之所从出，则略而不载，作《经串演撰八法》一卷。元立国百有余年，而郊庙之乐，沿袭宋、金，未有能正之者。履谦谓乐本于律，律本于气，而气候之法，具载前史，可择僻地为密室，取金门之竹及河内葭莩候之，上可以正雅乐、荐郊庙、和神人，下可以同度量、平物货、厚风俗。列其事上之。又得黑石古律管一，长尺有八寸，外方，内为圆空，中有隔，隔中有小窍，盖以通气；隔上九寸，其空均

直，约径三分，以应黄钟之数；隔下九寸，其空自小窍迤杀至管底，约径二寸余，盖以聚其气而上之。其制与律家所说不同，盖古所谓玉律者是也。适迁他官，事遂寢，有志者深惜之。至顺三年五月，赠翰林学士、资善大夫、上护军，追封汝南郡公，谥文懿。

## 列传第六十

### 崔斌

崔斌，字仲文，马邑人。性警敏，多智虑，魁岸雄伟，善骑射，尤攻文学，而达政术。世祖在潜邸召见，应对称旨，命佐卜怜吉带，将游骑戍淮南。斌负才略，卜怜吉带甚敬礼之。兵驻扬州西城，俾斌领骑兵覘敌形势，斌视敌兵乱，潜出袭之，多所杀获。俄丁父忧，袭授金符，为总管。中统元年，改西京参议宣慰司事。世祖尝命安童举汉人识治体者一人，安童举斌。入见，敷陈时政得失，曲中宸虑。时世祖锐意图治，斌危言说论，直指面斥，是非立判，无有所讳。帝幸上都，尝召斌，斌下马步从。帝命之骑，因问为治大体，今当何先。斌以任相对。帝曰：“汝其为我举可为相者。”斌以安童、史天泽对，帝默然良久。斌曰：“陛下岂以臣猥鄙，所举未允公议，有所惑欤？今近臣咸在，乞采輿言，陛下载之。”帝俞其请，斌立马扬言曰：“有旨问安童为相，可否？”众欢然呼万岁。帝悦，遂以二人并为相。除斌左右司郎中。每论事帝前，群言终日不决者，斌以数言决之。进见，必与近臣偕，其所献替，虽密近之臣，有不得与闻者，以此人多忌之。会阿合马立制国用使司，专总财赋，一以掊克为事，斌曰：“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！”于帝前屡斥其奸恶。

至元四年，出守东平。五年，大兵南征，道寿张。卒有撤民席，投其赤子于地以死，诉于斌。斌驰谓主将曰：“未至敌境，而先杀吾民，国有常刑，汝亦当坐。”于是下其卒于狱，

自是莫敢犯。岁大昆，征赋如常年，斌驰奏以免，复请于朝，得楮币十万缗，以赈民饥。六年，除同金枢密院事。襄樊之役，命斌金河南行省事。方议攻鹿门山，斌曰：“自岷山西抵万山，北抵汉江，筑城浚塹，以绝饷援，则襄阳可坐制矣。”时调曹、濮民丁，屯田南阳。斌议罢曹、濮屯民，以近地兵多者补之，民以为便。又议户部给滨、棣、清、沧盐券，付行省，募民以米贸之，仍增价和余。远近输贩者辐辏，馈饷不劳而集。有旨：河南四路，籍兵二万，以益襄樊。斌即驰奏曰：“河南户少，而调度繁多，实不堪命，减其半为宜。”从之。襄阳既下，转嘉议大夫，仍金行中书省。

十年，诏丞相伯颜总兵南征，改行省为河南宣慰司，加中奉大夫，赐金虎符，充宣慰使。是时，襄阳、正阳诸军，悉道河南，供亿虽繁，而事无缺失。伯颜既渡江，分阿里海牙定湖南，诏斌贰之，拜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十月，围潭州，斌攻西北铁坝。阿里海牙中流矢，不能军，斌以军夜集栅下，黎明毕登，不利。斌曰：“彼军小捷而骄弛，吾今焚其角楼，断其援道，塹城为三周，如此则城可得。”诸将然之。乃誓师，衔枚潜登铁坝，人赍刍秸，梯其楼火之，且竖木栅城上。诘旦，布云梯鼓噪而上，斌挟盾先登。阿里海牙持酒劳曰：“取此城，公之力也。”斌自语阿里海牙曰：“潭人胆破矣。若敛兵不进，许其来降，则土地人民皆我有，自重湖以南，连城数十，可传檄而定。若纵兵急攻，彼无噍类，得一空城何益！”从之。明日，即遣开示祸福，城中争出降。诸将怒其抗敌持久，咸欲屠之。斌喻以兴师本意，诸将曰：“编民当如公说，敌兵必诛之。”斌曰：“彼各为其主耳，宜旌之，以劝未附者，且杀降不祥。”诸将乃止。捷闻，帝嘉之，进资善大夫、行中书省左丞，潭人德之，为立生祠。十一年，奉旨抚谕广西，寻命还治湖南。

潭属邑安化、湘乡、衡山以南，贼周龙、张唐、张虎等，所在蜂起，斌驻兵南岳。凡来降者，同僚议欲尽戮，以惩反侧，斌但按诛其首恶，胁从者尽释之。

十五年，被召入觐。时阿合马擅权日甚，廷臣莫敢谁何。斌从帝至察罕脑儿。帝问江南各省抚治如何。斌对以治安之道在得人，今所用多非其人，因极言阿合马奸蠹。帝乃令御史大夫相威、枢密副使李罗按问之，汰其冗员，黜其亲党，检核其不法，罢天下转运司，海内无不称快。适尚书留梦炎、谢昌元言：“江淮行省事至重，而省臣无一人通文墨者。”乃命斌迁江淮行省左丞。既至，凡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，悉厘政之，仍条具以闻。阿合马虑其害己，捃摭其细事，遮留使不获上见，因诬构以罪，竟为所害。裕宗在东宫，闻之，方食，投箸惻然，遣使止之，已不及矣。天下冤之。年五十六。至大初，赠推忠保节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追封郑国公，谥忠毅。

子三人，良知、威、恩。孙一人，敬。皆为大官。

#### 崔彧

崔彧，字文卿，小字拜帖木儿，弘州人。负才气，刚直敢言，世祖甚器重之。至元十六年，奉诏偕牙纳木至江南，访求艺术之人。明年，自江南回，首言忽都带儿根索亡宋财货，烦扰百姓，身为使臣，乃挈妻子以往，所在取索鞍马刍粟。世祖虽听其言，然虚实竟不辨决也。

十九年，除集贤侍读学士。彧言于世祖，谓：“阿合马当国时，同列皆知其恶，无一人孰何之者；及既诛，乃各自以为洁，诚欺罔之大者。先有旨，凡阿合马所用之人皆革去，臣以为守门卒隶亦不可留。如参知政事阿里，请以阿散袭父职，倘使得请，其害又有不可胜言者。赖陛下神圣，灼知其奸，拒而不可。臣已疏其奸恶十余事，乞召阿里廷辩。”帝曰：“已敕

中书，凡阿合马所用，皆罢之，穷治党与，纤悉无遗。事竟之时，朕与汝别有言也。”又请以郝祜剖棺戮尸，从之。寻奉旨钩考枢密文牒，遂由刑部尚书拜御史中丞。彧言：“台臣于国家政事得失，生民休戚，百官邪正，虽王公将相，亦宜纠察。近唯御史得有所言，臣以为台官皆当建言，庶于国家有补。选用台察官，若由中书，必有偏徇之弊，御史宜从本台选择，初用汉人十六员，今用蒙古十六员，相参巡历为宜。”皆从其言。二十年，复以刑部尚书上疏，言时政十八事：一曰开广言路，多选正人，番直上前，以司喉舌，庶免党附壅塞之患。二曰当阿合马擅权，台臣莫敢纠其非，迨其事败，然后接踵随声，徒取讥笑。宜别加选用，其旧人除蒙古人取圣断外，余皆当问罪。三曰枢密院定夺军官，赏罚不当，多听阿合马风旨。宜择有声望者为长贰，庶几号令明而赏罚当。四曰翰苑亦颂阿合马功德，宜博访南北耆儒硕望，以重此选。五曰郝祜、耿仁等虽在典刑，若是者尚多，罪同罚异，公论未伸，合次第屏除。六曰贵游子弟，用即显官，幼不讲学，何以从政。得如左丞许衡教国子学，则人才辈出矣。七曰今起居注所书，不过奏事检目而已。宜择蒙古人之有声望、汉人之重厚者，居其任，分番上直，帝王言动必书，以垂法于无穷。八曰宪曹无法可守，是以奸人无所顾忌。宜定律令，以为一代之法。九曰官冗，若徒省一官员，并一衙门，亦非经久之策。宜参众议，而立定成规。十曰官僚无以养廉，责其贪则苛。乞将诸路大小官，有俸者量增，无俸者特给。然不取之于官，惟赋之于民，盖官吏既有所养，不致病民，少增岁赋，亦将乐从。十一曰内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赋役者，已十五万户。去家就旅，岂人之情，赋重政繁，驱之致此。乞特降诏旨，招集复业，免其后来五年科役，其余积欠并蠲，事产即日给还。民官满替，以户口增耗为黜陟，其徙江南不归者，

与土著一例当役。十二曰凡丞相安童迁转民臣，悉为阿合马所摈黜，或居散地，或在远方，并令拔擢。十三曰簿录奸党财物，本国家之物，不可视为横得，遂致滥用。宜以之实帑藏、供岁计。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，止备巡幸，不应立留守司，此皆阿合马以此位置私党。今宜易置总管府。十五曰中书省右丞二，而左丞缺。宜改所增右丞置诸左。十六曰在外行省，不必置丞相、平章，止设左右丞以下，庶几内重，不致势均。彼谓非隆其名不足镇压者，奸臣欺罔之论也。十七曰阿刺海牙掌兵民之权，子侄姻党，分列权要，官吏出其门者，十之七八，其威权不在阿合马下。宜罢职理算，其党虽无污染者，亦当迁转他所，勿使久据湖广。十八曰铨选类奏，贤否莫知。自今三品已上，必引见而后授官。疏奏，即日命中书行其数事，余命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议行之。

又言：“江南盗贼，相挺而起，凡二百余所，皆由拘刷水手与造海船，民不聊生，激而成变。日本之役，宜姑止之。又江西四省军需，宜量民力，勿强以土产所无。凡给物价与民者，必以实，召募水手，当从其所欲，伺民气稍苏，我力粗备，三二年后，东征未晚也。”世祖以为不切，曰：“尔之所言如射然，挽弓虽可观，发矢则非是矣。”彧又言：“昨中书奉旨，差官度量大都州县地亩，本以革权势兼并之弊，欲其明白，不得不于军民诸色人户，通行核实。又因取勘畜牧数目，初意本非扰民，而近者浮言胥动，恐失农时。乞降旨省谕诏中书即行之。”又言：“建言者多，孰是孰否，中书宜集议，可行者行之，不可则明谕言者为便。”又言：“各路每岁选取室女，宜罢。”又言：“宋文思院小口斛，出入官粮，无所容隐，所宜颁行。”皆从之。

二十一年，彧劾奏卢世荣不可居相职，忤旨，罢。二十三

年，加集贤大学士、中奉大夫、同佥枢密院事。寻出为甘肃行省右丞。召拜中书右丞。与中书平章政事麦术丁奏曰：“近者桑哥当国四年，中外诸官，鲜有不以贿而得者。其昆弟故旧妻族，皆授要官美地，唯以欺蔽九重、朘削百姓为事。宜令两省严加考核，凡入其党者，皆汰逐之。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赇者，论如律，仍追宣敕，除名为民。”又奏：“桑哥所设衙门，其闲冗不急之官，徒费禄食，宜令百司集议汰罢，及自今调官，宜如旧制，避其籍贯，庶不害公。又大都高赀户，多为桑哥所容庇，凡百徭役，止令贫民当之。今后徭役，不问何人，宜皆均输，有敢如前以贿求人容庇者，罪之。又，军、站诸户，每岁官吏非名取索，赋税倍蓰，民多流移。请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学，敢私敛民及役军匠者，论如法。又，忽都忽那颜籍户之后，各投下毋擅招集，太宗既行之，江南民为籍已定，乞依太宗所行为是。”皆从之。二十八年，由中书右丞迁御史中丞，或奏：“太医院使刘岳臣，尝仕宋，练达政事，比者命其参议机务，众皆称善。乞以为翰林学士，俾议朝政。”又言：“行御史台言：‘建宁路总管马谋，因捕盗延及平民，擄掠至死者多；又俘掠人财，迫通处女，受民财积百五十锭。狱未具，会赦。如臣等议，马谋以非罪杀人，不在原例。’宜令行台诘问，明白定罪。”又言：“昔行御史台监察御史周祚，劾尚书省官忙兀带、教化的、纳速刺丁灭里奸赃；纳速刺丁灭里反诬祚以罪，遣人诣尚书省告桑哥。桑哥暧昧以闻，流祚于憨答孙，妻子家财并没入官。祚至和林遇乱，走还京师。桑哥又遣诣云南理算钱谷，以赎其罪。今自云南回，臣与省臣阅其伏词，为罪甚微，宜复其妻子。”皆从之。二十九年，或偕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等奏：“四方之人，来聚阙下，率言事以干进。国家名器，资品高下，具有定格。臣等以为，中书、枢密，宜早为铨

定，应格者与之，不当与者，明语其故使去。又言事有是非当否，宜早与详审言之。当者即议施行，或所陈有须诘难条具者，即令其人讲究，否则罢遣。”帝嘉纳之。又奏：“纳速刺丁灭里、忻都、王巨济，党比桑哥，恣为不法，楮币、铨选、盐课、酒税，无不更张变乱之；衔命江南，理算积久逋赋，期限严急，胥卒追逮，半于道路，民至嫁妻卖女，殃及亲邻，维扬、钱塘受害最惨，无故而殒其生五百余人。近者阁里按问，悉皆首实请死，士民乃知圣天子仁爱元元，而使之至此极者，实桑哥及其凶党之为也，莫不愿食其肉。臣等其议：此三人者既已伏辜，宜令中书省、御史台从公论罪，以谢天下。”从之。又言：“河西人薛阁干，领兵为宣慰，其吏诣廉访司，告其三十六事，檄令事簿问。而薛阁干率军人禽问者辱之，且夺告者以去。臣议：从行台选御史往按问薛阁干，仍先夺其职。”又言：“行台官言：去岁桑哥既败，使臣至自上所者，或不持玺书，口传圣旨，纵释有罪，擅籍人家，真伪莫辨。臣等请：自今凡使臣，必降玺书，省、台、院诸司，必给印信文书，以杜奸欺。”帝曰：“何人乃敢尔耶？”对曰：“咬刺也奴、伯颜察儿，比尝传旨纵罪人。”帝悉可其奏。又奏：“松州达鲁花赤长孙，自言不愿为钱谷官，愿备员廉访司，令木八刺沙上闻。传旨至台，特令委用，台臣所宜奉行。但径自陈献，又且尝有罪，理应区别。”帝曰：“此自卿事，宜审行之。”又奏：“江南李淦言叶李过愆，被旨赴京以辩，今叶李物故，事有不待辨者。李淦本儒人，请授以教官，旌其直言。”又奏：“鄂州一道，旧有按察司，要束木恶其害己，令桑哥奏罢之。臣观鄂州等九郡，境土亦广，宜复置廉访司。行御史台旧治扬州，今扬州隶南京，而行台移治建康；其淮东廉访司旧治淮安，今宜移治扬州。”又奏：“诸官吏受赂，在朝则诣御史台首告，在外则诣按察司

首告，已有成宪。自桑哥持国，受赇者不赴宪台宪司，而诣诸司首，故尔反覆牵延，事久不竟。臣谓宜如前旨，惟于本台、行台及诸道廉访司首告，诸司无得辄受。又监察御史塔失言：女直人教化的，去岁东征，妄言以米千石饷阁里铁木兒军万人，奏支钞四百锭，宜令本处廉访司究问，与本处行省追偿议罪。

“皆从之。

三月，中书省臣奏，请以彧为右丞，世祖曰：“崔彧不爱于言，惟可使任言责。”闰六月，又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奏：“近耿熙告：河间盐运司官吏盗官库钱，省台遣人同告者杂问，凡负二万二千余锭，已征八千九百余锭，犹欠一万三千一百余锭。运使张庸，尝献其妹于阿合马，有宠；阿合马既没，以官婢事桑哥，复有宠。故庸夤缘戚属，得久居漕司，独盗三千一百锭。臣等议：宜命台省遣官，同廉访司倍征之。”又言：“月林伯察江西廉访司官术兒赤带、河东廉访司官忽兒赤，擅纵盗贼，抑夺民田，贪污不法，今月林伯以事至京，宜就令诘问。”又言：“扬州盐运司受财，多付商贾盐，计直该钞二万二千八百锭，臣等以谓追征足日，课以归省，赃以归台，斟酌定罪，以清蠹源。”并从之。又奏：“江西詹玉，始以妖术致位集贤。当桑哥持国，遣其掇核江西学粮，贪酷暴横，学校大废。近与臣言：撒里蛮、答失蛮传旨，以江南有谋叛者，俾乘传往鞫；明日，访知为秃速忽、香山欺罔奏遣。玉在京师，犹敢诞诞如此，宜亟追还讯问。”帝曰：“此恶人也，遣之往者，朕未尝知之。其亟禽以来。”三十年，彧言：“大都民食唯仰客余，顷缘官括商船载递诸物，致贩鬻者少，米价翔踊。臣等议：勿令有司括船为便。”从之。

宝泉提举张简及子乃蛮带，告彧尝受邹道源、许宗师银万五千两；又其子知微讼彧不法十余事。有旨就辩中书。彧已书

简等所告与己宜对者为牒袖之，视而后对。简父子所告皆无验，并系狱，简瘐死，仍籍其家一女入官；乃蛮带、知微皆坐杖罪除名。三十一年，成宗即位。先是，彧得玉玺于故臣扎刺氏之家，其文曰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”，即以上之徽仁裕圣皇后。至是，皇后手以授于成宗。彧以久任宪台，乞迁他职，不许。成宗谕之曰：“卿若辞避，其谁抗言哉！”彧言：“肃政廉访司案牒，而令总管府检劾，非宜。”成宗曰：“朕知难行，当时事由小人擅奏耳，其改之。”大德元年，彧又条陈台宪诸事，皆见于施行。

于是彧居御史台久，又守正不阿，以故人疾之，监察御史斡罗失刺，劾奏“中丞崔彧，兄在先朝尝有罪，还其所籍家产非宜”等事，成宗怒其妄言，笞而遣之。十一月，御史台奏：“大都路总管沙的，盗支官钱，及受赃计五千三百缗，准律当杖百七，不叙，以故臣子从轻论。”而成宗欲止权停其职，彧与御史大夫只而合郎执不可。已而御史又奏：“彧任中丞且十年，非所宜。”彧遂以病辞，成宗谕之曰：“卿之辞退，诚是已，然勉为朕少留之。”闰十二月，兼领侍仪司事，与太常卿刘无隐奏：“新正朝贺，岁常习仪大万安寺。”成宗曰：“去岁兀都带以雪故来后，今而复然。诸不至及失仪者，殿中司、监察御史同纠之。”二年，加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寻与御史大夫秃赤奏：“世祖圣训，凡在籍儒人，皆复其家。今岁月滋久，老者已矣，少者不学，宜遵先制，俾廉访司常加勉励。”成宗深然之，命彧与不忽木、阿里浑撒里同翰林、集贤议，特降诏条，使作成人材，以备选举。彧以是岁九月卒。至大元年七月，赠推诚履正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追封郑国公，谥忠肃。

叶李

叶李，字太白，一字舜玉，杭州人。少有奇质，从学于太学博士义乌施南学，补京学生。宋景定五年，彗出于柳，理宗下诏罪己，求直言。是时，世祖南伐，驻师江上，宋命贾似道领兵御之。会宪宗崩，世祖班师，鄂州围解。似道自诡以为己功，因复入相，益骄肆自颀，创置公田关子，其法病民甚，中外毋敢指议。李乃与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，伏阙上书，攻似道，其略曰：“三光舛错，宰执之愆。似道缪司台鼎，变乱纪纲，毒害生灵，神人共怒，以干天谴。”似道大怒，知书稿出于李，嗾其党临安尹刘良贵，诬李僭用金饰斋扁，锻炼成狱，窜漳州。似道既败，乃得自便。会宋亡，归隐富春山。江淮行省及宣、宪两司争辟之，署苏、杭、常等郡教授，俱不应。

至元十四年，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台江南，且求遗逸，以李姓名上。初，李攻似道书，其未有“前年之师，适有天幸，克成厥勋”之语，世祖习闻之，每拊掌称叹。及是，其姓名闻，世祖大悦，即授奉训大夫、浙西道儒学提举。李闻命，欲遁去，而使者致丞相安童书，有云：“先生在宋，以忠言说论著称，简在帝心。今授以五品秩，士君子当隐见随时，其尚悉心，以报殊遇。”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：“仕而得行其言，此臣夙心也，敢不奉诏！”二十三年，侍御史程文海，奉命搜贤江南。世祖谕之曰：“此行必致叶李来。”李既至京师，敕集贤大学士阿鲁浑撒里馆于院中。它日，召见披香殿，劳问“卿远来良苦”，且曰：“卿向时讼似道书，朕赏识之。”更询以治道安出。李历陈古帝王得失成败之由，世祖首肯，赐坐锡宴，更命五日一入议事。时各道儒司悉以旷官罢，李因奏曰：“臣钦睹先帝诏书，当创业时，军务繁夥，尚招致士类。今陛下混一区宇，偃武修文，可不作养人才，以弘治道？各道儒学提举及郡教授，实风化所系，不宜罢。请复立提举司，专提调学官，课

诸生，讲明治道，而上其成才者于太学，以备录用。凡儒户徭役，乞一切蠲免。”可其奏。

是时，乃颜叛北边，诏李庭出师讨之，而将校多用国人，或其亲昵，立马相向语，辄释仗不战，逡巡退却。帝患之。李密启曰：“兵贵奇，不贵众，临敌当以计取。彼既亲昵，谁肯尽力？徒费陛下粮饷，四方转输甚劳。臣前用汉军列前步战，而联大车断其后，以示死斗。彼尝玩我，必不设备，我以大众蹈之，无不胜矣。”帝以其谋谕将帅，师果奏捷。自是帝益奇李，每罢朝，必召见论事。二十四年，特拜御史中丞，兼商议中书省事。李固辞曰：“臣本羁旅，荷蒙眷知，使备顾问，固当竭尽愚衷。御史台总察中外机务，臣愚不足当此任。且臣昔窜瘴乡，素染足疾，比岁尤剧。”帝笑曰：“卿足艰于行，心岂不可行耶？”李固辞，得许。因叩首谢曰：“臣今虽不居是职，然御史台天子耳目，常行事务，可以呈省。至若监察御史奏疏、西南两台咨禀，事关军国，利及生民，宜令便宜闻奏，以广视听，不应一一拘律，遂成文具。臣请诏台臣言事，各许实封，幸甚。”又曰：“宪臣以绳愆纠缪为职，苟不自检，于击搏何有！其有贪婪败度之人，宜付法司增条科罪，以惩欺罔。”制曰：“可”。由是台宪得实封言事。

会尚书省立，授李资善大夫、尚书左丞，李复固辞，以谓“论臣资格，未宜遽至此”。帝曰：“商起伊尹，周举太公，岂循格耶！尚书系天下轻重，朕以烦卿，卿其勿辞。”赐大小车各一，许乘小车入禁中，仍给扶升殿。始定至元钞法。又请立太学。一日，从至柳林，奏曰：“善政不可以徒行，人才不可以骤进，必训以德义，摩以《诗》《书》，使知古圣贤行事方略，然后贤良辈出，膏泽下流。唐、虞、三代，咸有胥学，汉、唐明主，数幸辟雍，匪为观美也。”乃荐周砥等十人为祭酒等

官，凡庙学规制，条具以闻，帝皆从之。时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于北方，李乘间言：“宋已归命，其民安于田里。今无故闻徙，必将疑惧，万一有奸人乘衅而起，非国之利也。”帝大悟，事遂寝。升尚书右丞，转资德大夫。时淮、浙饥馑，谷价腾踊，李奏免江淮租税之半，运湖广、江西粮十七万石至镇江，以赈饥民。帝欲伐交趾，召李入议，李曰：“遐方远夷，得之无益，军旅一兴，费糜巨万，今山路险峻，深入敌境，万一蹉跌，非所以威示远人也。”乃止。

二十五年，升平章政事，李固辞，许之。赐以玉带，视秩一品，及平江田四千亩。于是桑哥为尚书丞相，颛擅国政，急于财利，毒及生民，事具《桑哥传》。李虽与之同事，然莫能有所匡正。会桑哥败，事颇连及同列。久之，李独以疾得请南还。扬州儒学正李淦上书言：“叶李本一黥徒，受皇帝简知，可为千载一遇。而才近天光，即以举桑哥为第一事；禁近侍言事，以非罪杀参政郭佑、杨居宽；迫御史中丞刘宣自裁，辄治书侍御史陈天祥，罢御史大夫门答占、侍御史程文海，杖监察御史；变钞法，拘学粮，征军官俸，减兵士粮；立行司农司、木绵提举司，增盐酒醋税课，官民皆受其祸。尤可痛者，要束木祸湖广，沙不丁祸江淮，灭贵里祸福建。又大钩考钱粮，民怨而盗发，天怒而地震，水灾洊至。尚赖皇帝圣明，更张政化。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，而不知叶李举桑哥之罪。叶李虽罢相权，刑戮未加，天下往往窃议，宜斩叶李以谢天下。”书闻，帝矍然曰：“叶李廉介刚直，朕所素知者，宁有是耶！”有旨驿召淦诣京师。

二十九年二月，李南还，至临清，帝遣使召之，俾为平章政事，佐丞相完泽治省事，李上表力辞。未几，卒，年五十一。李既卒而淦至，诏以淦为江阴路教授，以旌直言。帝尝问兵部

郎中赵孟頫，李与留梦炎孰优，孟頫对：“梦炎优。”帝笑曰：“不然，梦炎以抡魁位宰相，而附贾似道，病民误国，伴食中书，无所可否；李旧由诸生，力诋似道，其过梦炎甚远。然其性刚直，人不能容，而朕独爱之也。”李前后被赐之物甚多，而自奉甚俭。尝戒其子曰：“吾世业儒，甘贫约，唯以忠义结主知。汝曹其清慎自持，勿增吾过。”指所赐物曰：“此终当还官也。”比卒，悉表送官，一毫不以自私。至正八年，赠资德大夫、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右丞、上护军，追封南阳郡公，谥文简。

### 燕公楠

燕公楠，字国材，南康之建昌人，宋礼部侍郎肃之七世孙。母雷氏，梦五色巨翼入帟，遂生公楠。十岁能属文，居父丧，庐墓三年。再贡于乡，不第，后以连帅辟，五迁至通判赣州事。至元十三年，世祖既平江南，帅臣板授同知赣州事。十四年，以平广南功，迁同知吉州路总管府事。二十二年夏，召至上都，奏对称旨，世祖赐名赛因囊加带，命参大政，辞，乞补外。除佾江浙行中书省事，俄移江淮。尚书省立，就佾江淮行尚书省事。江淮在宋为边陲，故多闲田，公楠请置两淮屯田，劝导有方，田日以垦。二十五年，除大司农，领八道劝农营田司事。按行郡县，兴利举弊，绩用大著。劾江西营田使沙不丁贪横，罢之。

二十七年，拜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桑哥既败，而蠹政未尽去，民不堪命。公楠赴阙，极陈其故，请更张以固国本。世祖悦。会欲易政府大臣，以问公楠，公楠荐伯颜、不灰木、阁里、阔里吉思、史弼、徐琰、赵琪、陈天祥等十人。又问孰可以为首相，对曰：“天下人望所属，莫若安童。”问其次，曰：“完泽可。”明日，拜完泽为丞相，以公楠及不灰木为平

章政事，固辞。改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，赐弓矢及卫士十人以行。三十年，复为大司农，得藏匿公私田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二顷，岁出粟十五万一千一百斛、钞二千六百贯、帛千五百匹、麻丝二千七百万斤。元贞元年，进河南行省右丞，厘正盐法，民便之。召入觐。成宗以公楠先帝旧臣，慰劳良至，改拜江浙行省右丞。明年，迁湖广行省右丞。转运司判官唐申，家沅州，豪横夺民田；武昌县尹刘权杀主簿，诬系其妻子。悉正其罪。五年，召还朝，以卒。帝闻，甚伤悼之。赙赠有加，特命朝臣护丧南归。

### 马绍

马绍，字子卿，济州金乡人，从上党张播学。丞相安童入侍世祖，奏言宜得儒士讲论经史，以资见闻。平章政事张启元以绍应诏，授左右司都事。出知单州，民刻石颂德。至元十年，命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司事。益都宁海饥，绍发粟赈之。十三年，移命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。未行，属江淮甫定，选官抚治，迁同知和州路总管府事，民赖以安。

十九年，诏割隆兴为东宫分地，皇太子选署总管，召至京师，为刑部尚书。万亿库吏盗绒四两，时相欲置之重典，绍言：“物情俱轻，宜从贷减。”乃决杖释之。河间李移住妄言惑众，谋为不轨，绍被檄按问，所全活几百人。二十年，参议中书省事。二十二年，改兵部尚书。逾年，复为刑部尚书。二十四年，分立尚书省，擢拜参知政事，赐中统钞五千缗。时更印至元钞，前信州三务提举杜

璠言至元钞公私非便。平章政事桑哥怒曰：“杜璠何人，敢沮吾钞法耶！”欲当以重罪。绍从容言曰：“国家导人使言，言可采，用之；不可采，亦不之罪。今重罪之，岂不与诏书违戾乎？”璠得免。拜尚书左丞。亲王戍边，其士卒有过支

廩米者，有司以闻，帝欲究问加罪。绍言：“方边庭用兵，罪之，惧失将士心。所支逾数者，当嗣年之数可也。”制可。宗亲海都作乱，其民来归者七十余万，散居云、朔间。桑哥议徙之内地就食，绍持不可。桑哥怒曰：“马左丞爱惜汉人，欲令饿死此辈耶？”绍徐曰：“南土地燠，北人居之，虑生疾疫。若恐饿死，葛若计口给羊马之资，俾还本土，则未归者孰不欣慕。言有异同，丞相何以怒为？宜取圣裁。”乃如绍言以闻，帝曰：“马秀才所言是也。”桑哥集诸路总管三十人，导之入见，欲以趣办财赋之多寡为殿最。帝曰：“财赋办集，非民力困竭必不能。然朕之府军，岂少此哉！”绍退至省，追录圣训，付太史书之。议增盐课，绍独力争山东课不可增。议增赋，绍曰：“苟不节浮费，虽重敛数倍，亦不足也。”事遂寝。都城种苜蓿地，分给居民，权势因取为己有，以一区授绍，绍独不取。桑哥欲奏请赐绍，绍辞曰：“绍以非才居政府，恆忧不能塞责，讵敢徼非分之福，以速罪戾！”桑哥败，迹其所尝行赂者，索其籍阅之，独无绍名。桑哥既败，乃曰：“使吾早信马左丞之言，必不至今日之祸。”帝曰：“马左丞忠洁可尚，其复旧职。”尚书省罢，改中书左丞，居再岁，移疾还家。元贞元年，迁中书右丞，行江浙省事。大德三年，移河南省。明年卒。有诗文数百篇。

## 列传第六十一

姚燧

姚燧，字端甫，世系见燧伯父枢传。父格。燧生三岁而孤，育于伯父枢。枢隐居苏门，谓燧蒙暗，教督之甚急，燧不能堪。杨奂驰书止之曰：“燧，令器也，长自有成尔，何以急为！”且许醮以女。年十三，见许衡于苏门。十八，始受学于长安。时未尝为文，视流辈所作，惟见其不如古人，则心弗是也。二十四，始读韩退之文，试习为之，人谓有作者风。稍就正于衡，衡亦赏其辞，且戒之曰：“弓矢为物，以待盗也；使盗得之，亦将待人。文章固发闻士子之利器，然先有能一世之名，将何以应人之见役者哉！非其人而与之，与非其人而拒之，钧罪也，非周身斯世之道也。”至元七年，衡以国子祭酒教贵胄，奏召旧弟子十二人，燧自太原驿致馆下。

燧年三十八，始为秦王府文学。未几，授奉议大夫，兼提举陕西、四川、中兴等路学校。十二年，以秦王命，安辑庸蜀。明年，汉嘉新附，入谕其民。又奉命招王立于合州。又明年，抚循夔府。凡三使蜀，皆称职。十七年，除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。录囚延安，逮系诖误，皆纵释之，人服其明决。调山南湖北道。按部澧州，兴学赈民，孜孜如弗及。二十三年，自湖北奉旨趋朝。明年，为翰林直学士。二十七年，授大司农丞。元贞元年，以翰林学士召修《世祖实录》。初置检阅官，究核故事，燧与侍读高道凝总裁之，书成。大德五年，授中宪大夫、江东廉访使，移病太平。九年，拜中奉大夫、江西行省

参知政事。

至大元年，仁宗居籓邸，开宫师府，燧年已七十，遣正字吕洙，如汉征四皓故事，起燧为太子宾客。未几，除承旨学士，寻拜太子少傅。武宗面谕燧，燧拜辞，谢曰：“昔臣先伯父枢尝除是官，尚不敢拜，臣何敢受！”明年，授荣禄大夫、翰林学士承旨、知制诰兼修国史。四年，得告南归，中书以承旨召；明年，复召。燧以病，俱不赴。卒于家，年七十六。谥曰文。

燧先在苏门山时，读《通鉴纲目》，尝病国统散于逐年，不能一览而得其离合之概，至告病江东，著《国统离合表》若干卷，年经而国纬之，如《史记》诸《表》，将附殊熹《凡例》之后，复取徽、建二本校仇，得三误焉，序于《表》首。略曰：“其一，建安二十五年，徽本作‘延康元年’。《凡例》：中岁改元，在兴废存亡之际，以前为正。当从建本，于建安二十五年下，注‘改元延康’。其二，章武三年，徽本大书‘三年’，后主禅建兴元年，建本无‘三年’，则昭烈为无终。徽、建皆曰‘后主’，于君臣父子之教，所害甚大，是起十四卷、尽十六卷，凡曰后主者，皆失于刊正也。当于三年下注‘帝禅建兴元年’，明年大书‘帝禅建兴二年’，庶前后无龃龉也。其三，天宝十五载注‘肃宗皇帝至德元载’，明年惟曰‘二载’，为无始。当大书‘二载’上加‘肃宗皇帝至德’，使上同于开元。三者钧失，而建安之取，至德之去，统固在也。若章武之距建兴，才三年耳，遽有帝父主子之异，岂不于统大有关乎！”“详见《序篇》。

燧之学，有得于许衡，由穷理致知，反躬实践，为世名儒。为文闳肆该洽，豪而不宕，刚而不厉，春容盛大，有西汉风，宋末弊习，为之一变。盖自延祐以前，文章大匠，莫能先之。或谓世无知燧者，曰：“岂惟知之，读而能句，句而得其意者，

犹寡。”燧曰：“世固有厌空桑而思闻鼓缶者乎，然文章以道轻重，道以文章轻重。彼复有班孟坚者出，表古今人物，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欧阳子，则为去圣贤也有级而不远，其文虽无谢尹之知，不害于行后。岂有一言几乎古，而不闻之将来乎！”当时孝子顺孙，欲发挥其先德，必得燧文始可传信；其不得者，每为愧耻。故三十年间，国朝名臣世勋、显行盛德，皆燧所书。每来谒文，必其行业可嘉，然后许可，辞无溢美。又稍广置燕乐，燧则为之喜而援笔大书，否则弗易得也。时高丽沈阳王父子，连姻帝室，倾赏结朝臣。一日，欲求燧诗文，燧靳不与，至奉旨，乃与之。王赠谢币帛、金玉、名画五十筐，盛陈致燧。燧即分散诸属官及史胥侍从，止留金银，付翰林院为公用器皿，燧一无所取。人问之，燧曰：“彼藩邦小国，唯以货利为重，吾能轻之，使知大朝不以是为意”。其器识豪迈过人类如此。然颇恃才，轻视赵孟頫、元明善辈，故君子以是少之。平生所著，有《牧庵文集》五十卷行于世。子三：坝，圻，城。

### 郭贯

郭贯，字安道，保定人。以才行见推择，为枢密中书掾，调南康路经历，擢广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，会例格，授济南路经历。至元二十七年，拜监察御史。承诏分江北沿淮草地，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父子专权，久不迁调，蠹政害民。三十年，命湖南肃政廉访司事。大德初，迁湖北道，言“今四省军马，以数万计，征八百媳妇国，深入为炎瘴万里不毛之地，无益于国。”五年，迁江西道，赈恤饥民，有惠政，入为御史台都事。八年，迁集贤待制，进翰林直学士，奉诏与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别速台彻里帖木兒往镇高丽。十一年，召为河东廉访副使。

至大二年，仁宗至五台山，贯进见，仁宗因问：“廉访使灭里吉歹何以有善政？”左右对曰：“皆副使郭贯之教也。”

因赐贯玛瑙数珠、金织文币，入为吏部考功郎，遂拜治书侍御史。四年，除礼部尚书，帝亲书其官阶曰嘉议大夫，以授有司。皇庆元年，擢淮西廉访使，寻留不遣，改侍御史，俄迁翰林侍讲学士。明年，出为淮西廉访使。建言“宜置常平仓，考校各路农事”。延祐二年，召拜中书参知政事。明年，升左丞，加集贤大学士。五年，除太子詹事。贯言：“皇太子受金宝已三年，宜行册礼；又，辅导之官，早宜选置。”从之。六年，加太子宾客，谒告还家。至治元年，复起为集贤大学士，寻致仕。泰定元年，迁翰林学士承旨，不起。至顺二年，以疾卒，年八十有二。赠光禄大夫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、柱国，追封蔡国公，谥文宪。贯博学，精于篆籀，当世册宝碑额，多出其手云。

#### 夹谷之奇

夹谷之奇，字士常，其先出女真加古部，后讹为夹谷，由马纪岭撒曷水徙家于滕州。之奇少孤，舅杜氏携之至东平，因受业于康晔。授济宁教授，辟中书省掾。大兵南伐宋，授行省左右司都事。时行省官与中书权臣有隙，特遣使核其财用，而之奇职文书，亦被按问。张弘范率其属诣使者言：“夹谷都事素公清，若少有侵渔，弘范当与连坐。”会御史台立，擢之奇佷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，既而移佷江北淮东。至元十九年，召为吏部郎中，立陟降澄汰之法，著为令式。岁大旱，有司议平谷价，以遏腾涌之患。之奇言：“莫若省经费，辍土木之役，庶足召和气，弭灾变，而有丰稔之期。”二十一年，迁左赞善大夫。时裕宗为皇太子，每进见，必赐坐，顾遇甚优。权臣有欲以均输法益国赋者，虑提刑按察司挠其事，请令与转运司并为一职，诏集群臣议之。之奇言：“按察司者，控制诸路，发摘奸伏，责任匪轻。若使理财，则心劳事冗，将弥缝自救之不暇，又安能绳纠他人哉！并之弗便。”事遂寝。又与谕德李谦

条具时政十事，上之皇太子：一曰正心，二曰睦亲，三曰崇俭，四曰几谏，五曰戢兵，六曰亲贤，七曰革敝，八曰尚文，九曰定律，十曰正名。会皇太子薨，除翰林直学士，改吏部侍郎，遂拜侍御史。二十五年，丁母忧，以吏部尚书起复，屡请终制，不许。明年，卒。

之奇虑识精审，明于大体，而不忽细微，为政卓卓可称，虽老于吏学者，自以为不及。为文章尤简严有法，多传于世云。

### 刘赓

刘赓，字熙载，洺水人。五世祖逸，以郡吏治狱，有阴德。祖肃，为左三部尚书。赓幼有文名，师事翰林学士王磐。至元十三年，用荐者授国史院编修官。十六年，迁应奉翰林文字。辟为司徒府长史，仍兼应奉。补外，同知德州事，考满，擢太庙署丞、太常博士，拜监察御史。是时，御史中丞崔彧好盛气待人，他御史拜谒，或平受之，独见赓，则待以上客。大德二年，升翰林直学士。六年，奉使宣抚陕西。由侍讲学士升学士。至大二年，迁礼部尚书，仍兼翰林学士。寻拜侍御史。顷之，还翰林为学士承旨，兼国子祭酒。国学故事，伴读生以次出补吏，莫不争先出。时有一生，亲老且贫，同舍生有名在前者，因博士以告曰：“我齿颇少，请让之先。”赓曰：“让，德之恭也。”从其让，别为书荐其人，朝廷反先用之。自是六馆之士，皆知让之为美德也。皇庆元年，迁集贤大学士，仍兼国子祭酒。延祐元年，复为承旨；六年，拜太子宾客；七年，复入集贤为大学士；寻又入翰林为承旨。泰定元年，加光禄大夫。会集议上尊号，赓独抗言其不可，事遂已。天历元年卒，年八十一。

赓久典文翰，当时大制作多出其手，以耆年宿德，为朝廷所推重云。

### 耶律有尚

耶律有尚，字伯强，辽东丹王十世孙。祖父在金世尝官于东平，因家焉。有尚资识绝人，笃志于学，受业许衡之门，号称高第弟子。其学邃于性理，而尤以诚为本，仪容辞令，动中规矩，识与不识，莫不服其为有道之君子。至元八年，衡罢中书左丞，除集贤大学士，兼国子祭酒，以教国人之子弟，乃奏以门人十二人为斋长以伴读，有尚其一也。十年，衡告免还乡里，朝廷乃以有尚等为助教，嗣领其学事。居久之，拜监察御史，不赴。除秘书监丞，出知蓟州，为政以宽简得民情。裕宗在东宫，召为詹事院长史。自有尚既去，而国学事颇废，廷议以谓非有尚无足以继衡者，除国子司业。时学馆未建，师弟子皆寓居民屋，有尚屡以为言。二十四年，朝廷乃大起学舍，始立国子监，立监官，而增广弟子员。于是有尚升国子祭酒，儒风为之丕振。二十七年，以亲老，辞职归。大德改元，复召为国子祭酒。寻除集贤学士，兼其职。顷之，迁太常卿，又迁集贤学士。八年，葬父还乡里。已而朝廷思用老儒，以安车召之于家，累辞不允，复起为昭文馆大学士，兼国子祭酒，阶中奉大夫。

有尚前后五居国学，其立教以义理为本，而省察必真切；以恭敬为先，而践履必端悫。凡文词之小技，缀缉雕刻，足以破裂圣人之大道者，皆屏黜之。是以诸生知趋正学，崇正道，以经术为尊，以躬行为务，悉为成德达材之士。大抵其教法一遵衡之旧，而勤谨有加焉。身为学者师表者数十年，海内宗之，犹如昔之宗衡也。有尚既以年老，力请还家，朝廷复颁楮币七千缗，即其家赐之。卒年八十六，赐谥文正。

### 郝天挺

郝天挺，字继先，出于朵鲁别族，自曾祖而上，居安肃州。

父和上拔都鲁，太宗、宪宗之世多著武功，为河东行省五路军民万户。天挺英爽刚直，有志略，受业于遗山元好问，以勋臣子，世祖召见，嘉其容止，有旨：宜任以政，俾执文字，备宿卫春宫。裕宗遇之甚厚。建省云南，选官属，遂除参议云南行尚书省事，寻升参知政事，又擢陕西汉中道廉访使。未几，入为吏部尚书，寻除陕西行御史台中丞，又迁四川行省参政及江浙行省左丞，俱不赴。拜中书左丞，与宰相论事，有不合，辄面斥之。一日，以奏事敷陈明允，特赐黄金百两，不受。帝曰：“非利汝也，第旌汝肯言耳。”

成宗崩，仁宗以太后命，首定大难，及武宗还自朔方，遂入正大统，定策之际，天挺与有力焉。仁宗临御，收召故老天挺与少保张闾等十人，共议大政，革尚书省之弊，遂成皇庆之治。又出为江西、河南二省右丞，召拜御史中丞。入见，首陈纪纲之要，以猎为喻曰：“御史职在击奸，犹鹰扬焉，禽之，弱者易获也，其力大者，必借人力。不然，不惟失其前禽，仍或有伤鹰之患矣。”帝嘉其言，既出，台臣皆以为贺，风纪大振。又上疏陈七事，曰惜名爵、抑浮费、止括田、久任使、论好事、奖农务本、励学养士，诏中书省举行之。寻俾均逸于外，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。时河南王卜怜吉歹为丞相，待以师礼，由是政化大行。

皇庆二年卒，年六十七。赠光禄大夫、中书平章政事、柱国，追封冀国公，谥文定。天挺尝修《云南实录》五卷，又注唐人《鼓吹集》一十卷，行于世。

子佑，字君辅，小字朵鲁别台。由宿卫补官，仁宗时拜殿中侍御史，以廉直著名，大受知遇。迁陕西行省参知政事，拜陕西行御史台侍御史。

张孔孙

张孔孙，字梦符，其先出辽之乌若部，为金人所并，遂迁隆安。父之纯，为东平万户府参议，夜梦谒孔子庙，得赐嘉果，已而孔孙生，因丐名于衍圣公，遂名今名。既长，以文学名，辟万户府议事官，万户严忠范之兄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，聘孔孙，以母老不应。

时汴梁既下，太常乐师流寓东平，旧章缺落，止存登歌一章而已。世祖居潜邸，尝召乐师至日月山观之，至是，徐世隆奏帝，宜增设宫县及文、武二舞，以备大典。因诏徐世隆为太常卿，而孔孙以奉礼郎为之副，以董乐师，肄成，献之京师。廉希宪居政府，辟为掾。及安童为相，尤礼重之，授户部员外郎，出为南京总管府判官。时方议下襄樊，朝廷急用兵，孔孙谓：“今以越境私贩坐罪者，动以千数，宜开自新之条，俾得效战赎死。”朝论采之。金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，寻升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。行部巴陵，有囚三百人，因怒龚乙建言兴银利，发其坟墓而烧其家，烧死者三人。有司以真图财杀人坐之，孔孙原其情，减罪。迁浙西提刑按察副使，改同知保定路总管府事，俄拜侍御史，行御史台事。

至元二十二年，安童复入相，言于帝曰：“阿合马颀政十年，亲故迎合者，往往骤进，据显位；独刘宣、张孔孙二人，恬守故常，终始如一。”乃除宣吏部尚书，孔孙礼部侍郎。寻升孔孙礼部尚书，擢燕南提刑按察使。二十八年，提刑按察司改肃政廉访司，仍为使，莅治于大名，一以所没赃余粟五千斛赈饥民。拜金河南江北行中书省事。亡何，除大名路总管，兼府尹，大兴学校。有献故河堤三百余里于太后者，即上章，谓宜悉还细民，从之。擢淮东道肃政廉访司使，因谏狱盐场，民尹执中兄弟诬伏为强盗，平反之。召还，拜集贤大学士、中奉大夫，商议中书省事。丞相完泽卒，孔孙与陈天祥上封事，荐

和礼霍孙可为相。

会地震，诏问弭灾之道，孔孙条对八事，其略曰：蛮夷诸国，不可穷兵远讨；滥官放谴，不可复加任用；赏善罚恶，不可数赐赦宥；献鬻宝货，不可不为禁绝；供佛无益，不可虚费财用；上下豪侈，不可不从俭约；官冗吏繁，不可不为裁减；太庙神主，不可不备祭享。帝悉嘉纳之，赐钞五千贯。又累疏言：“凡七十致仕者，宜加一官；丁忧服阙者，宜待起复；宿卫之冒滥者，必当革；州郡之职，必当遴选，久任达鲁花赤，宜量加迁转；又宜增给官吏俸禄；修建京师庙学，设国子生徒，给赐曲阜孔庙洒扫户；相位宜参用儒臣，不可专任文吏；故相安童、伯颜、和礼霍孙与廉希宪等，各宜赠谥。”久之，请老还家，拜翰林学士承旨、资善大夫，致仕，集贤大学士如故。大德十一年卒，年七十有五。

孔孙素以文学名，且善琴，工画山水竹石，而骑射尤精。及其立朝，说言嘉论，有可观者，士论服之。

## 列传第六十二

### 张珪

张珪，字公端，弘范之子也。少能挽强命中，尝从其父出林中，有虎，珪抽矢直前，虎人立，洞其喉，一军尽哗。至元十六年，弘范平广海，宋礼部侍郎邓光荐将赴水死，弘范救而礼之，命珪受学。光荐尝遗一编书，目曰《相业》，语珪曰：“熟读此，后必赖其用。”师还，道出江淮，珪年十六，摄管军万户。十七年，真拜昭勇大将军、管军万户，佩其父虎符，治所统军，镇建康。未几，弘范卒，丧毕，世祖召见，亲抚之。奏曰：“臣年幼，军事重，聂禎者，从臣父、祖，久历行阵，幸以副臣。”帝叹曰：“求老成自副，常儿不知出此。”厚赐而遣之，遍及其从者。十九年，太平、宣、徽群盗起，行省檄珪讨之，士卒数为贼所败，卒有杀民家豕而并伤其主者，珪曰：“此军之所以败也。”斩其卒，悉平诸盗。

二十九年，入朝。时朝廷言者谓天下事定，行枢密院可罢；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张瑄，领海道，亦以为言。枢密副使暗伯问于珪，珪曰：“见上当自言之。”召对，珪曰：“纵使行院可罢，亦非宣所宜言。”遂得不罢。命为枢密副使。太傅月兒魯那演言：“珪尚少，姑试以玺书，果可大用，请俟他日。”帝曰：“不然，是家为国灭金、灭宋，尽死力者三世矣，而可吝此耶！”拜镇国上将军、江淮行枢密副使。

成宗即位，行院罢。大德三年，遣使巡行天下，珪使川、陕，问民疾苦，赈恤孤贫，罢冗官，黜贪吏。还，擢江南行御

史台侍御史，换文阶中奉大夫，迁浙西肃政廉访使。劾罢郡长吏以下三十余人、府史胥徒数百，征赃巨万计。珪得盐司奸利事，将发之。事干行省，有内不自安者，欲以危法中珪，赂遗近臣，妄言珪有厌胜事，且沮盐法。帝遣官杂治之，得行省大小吏及盐官欺罔状，皆伏罪。召珪拜金枢密院事，入见，赐只孙冠服侍宴，又命买宅以赐，辞不受。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，因上疏，极言天人之际、灾异之故，其目有修德行、广言路、进君子、退小人、信赏必罚、减冗官、节浮费，以法祖宗成宪，累数百言。劾大官之不法者，不报；并及近侍之荧惑者，又不报。遂谢病归。久之，拜陕西行台中丞，不赴。

武宗即位，召拜太子谕德。未数日，拜宾客，复拜詹事，辞不就。尚书省立，中外汹汹，中丞久阙，方议择人，仁宗时在东宫，曰：“必欲得真中丞，惟张珪可。”即日召拜中丞。至大四年，帝崩，仁宗将即位，廷臣用皇太后旨，行大礼于隆福宫，法驾已陈矣，珪言：“当御大明殿。”御史大夫止之曰：“议已定，虽百奏无益。”珪曰：“未始一奏，讵知无益！”入奏，帝悟，移仗大明。既即位，赐只孙衣二十袭、金带一。帝尝亲解衣赐珪，明日复召，谓之曰：“朕欲赐卿宝玉，非卿所欲。”以帨拭面额，纳诸珪怀，曰：“朕泽之所存，朕心之所存也。”

皇庆元年，拜荣禄大夫、枢密副使。徽政院使失列门请以洪城军隶兴圣宫，而已领之，以上旨移文枢密院，众恐惧承命，珪固不署，事遂不行。延祐二年，拜中书平章政事，请减烦冗还有司，以清政务，得专修宰相之职，帝从之，著为令。教坊使曹咬住拜礼部尚书，珪曰：“伶人为宗伯，何以示后世！”力谏止之。皇太后以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为太师，万户别薛参知行省政事，珪曰：“太师论道经邦，铁木迭儿非其人，别薛

无功，不得为外执政。”车驾度居庸，失列门传皇太后旨，召珪切责，杖之。珪创甚，舆归京师，明日遂出国门。珪子景元掌符玺，不得一日去宿卫，至是，以父病笃告，遽归。帝惊曰：“乡别时，卿父无病。”景元顿首涕泣，不敢言。帝不恚，遣参议中书省事换住往赐之酒，遂拜大司徒，谢病家居。继丁母忧，庐墓寝苦啜粥者三年。六年七月，帝忆珪生日，赐上尊、御衣。

至治二年，英宗召见于易水之上曰：“四世旧臣，朕将畀卿以政。”珪辞归。遣近臣设醴。丞相拜住问珪曰：“宰相之体何先？”珪曰：“莫先于格君心，莫急于广言路。”是年冬，起珪为集贤大学士。先是，铁木迭儿既复为丞相，以私怨杀平章萧拜住、御史中丞杨朵儿只、上都留守贺伯颜，大小之臣，不能自保。会地震风烈，敕廷臣集议弭灾之道，珪抗言于坐曰：“弭灾，当究其所以致灾者。汉杀孝妇，三年不雨；萧、杨、贺冤死，非致沴之端乎！死者固不可复生，而情义犹可昭白，毋使朝廷终失之也。”又拜中书平章政事，侍宴万寿山，赐以五带。

三年秋八月，御史大夫铁失既行杀逆，夜入都门，坐中书堂，矫制夺执符印，珪密疏言：“贼党罪不可逭。”既皆伏诛，铁木迭儿之子治书侍御史锁南，独议远流，珪曰：“于法，强盗不分首从，发冢伤尸者亦死。锁南从弑逆，亲斫丞相拜住臂，乃欲活之耶！”遂伏诛。盗窃仁庙神主，时参知政事马刺兼领太常礼仪使，当迁左丞，珪曰：“以参政迁左丞，姑曰叙进。而太常奉宗祏不谨，当待罪，而反迁官，何以谢在天之灵！”命遂不下。

泰定元年六月，车驾在上都。先是，帝以灾异，诏百官集议，珪乃与枢密院、御史台、翰林、集贤两院官，极论当世得

失，与左右司员外郎宋文瓚诣上都奏之。其议曰：

国之安危，在乎论相。昔唐玄宗前用姚崇、宋璟则治，后用李林甫、杨国忠，天下骚动，几致亡国。虽赖子仪诸将，效忠竭力，克复旧物，然自是藩镇纵横，纪纲亦不复振矣。良由李林甫石害忠良，布置邪党，奸惑蒙蔽，保禄养祸所致，死有余辜。如前宰相铁木迭儿，奸狡险深，阴谋丛出，专政十年。凡宗戚忤己者，巧饰危间，阴中以法，忠直被诛窜者甚众。始以赃败，谄附权奸失列门，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，苟全其生，寻任太子太师。未几，仁宗宾天，乘时幸变，再入中书。当英庙之初，与失列门等恩义相许，表里为奸，诬杀萧、杨等，以快私怨。天讨元凶，失列门之党既诛，坐要上功，遂获信任，诸子内布宿卫，外据显要，蔽上抑下，杜绝言路，卖官鬻狱，威福己出，一令发口，上下股栗，稍不附己，其祸立至，权势日炽，中外寒心。由是群邪并进，如逆贼铁失之徒，名为义子，实其腹心，忠良屏迹，坐待收系。先帝悟其奸恶，仆碑夺爵，籍没其家，终以遗患，构成弑逆。其子锁南，亲与逆谋，所由来者渐矣，虽剖棺戮尸，夷灭其家，犹不足以塞责。今复回给所籍家产，诸子尚在京师，夤缘再入宿卫。世祖时，阿合马贪残败事，虽死犹正其罪，况如铁木迭儿之奸恶者哉！臣等议：宜遵成宪，仍籍铁木迭儿家产，远窜其子孙外郡，以惩大奸。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所以明纲常、别上下也。铁失之党，结谋弑逆，君相遇害，天下之人，痛心疾首，所不忍闻。比奉旨：“以铁失之徒既伏其辜，诸王按梯不花、孛罗、月鲁铁木儿、曲吕不花、兀鲁思不花，亦已流窜，逆党胁从者众，何可尽诛。后之言事者，其勿复举。”臣等议：古法，弑逆，凡在官者杀无赦。圣朝立法，强盗劫杀庶民，其同情者犹且首从俱罪，况弑逆之党，天地不容，宜诛按梯不花之徒，以谢天下。

《书》曰：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。臣无有作福作威，臣而有作福作威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。盖生杀与夺，于子之权，非臣下所得盗用也。辽王脱脱，位冠宗室，居镇辽东，属任非轻，国家不幸，有非常之变，不能讨贼，而乃凯幸赦恩，报复仇忿，杀亲王妃主百余人，分其羊马畜产，残忍骨肉，盗窃主权，闻者切齿。今不之罪，乃复厚赐放还，仍守爵土，臣恐国之纪纲，由此不振。设或效尤，何法以治！且辽东地广，素号重镇，若使脱脱久居，彼既纵肆，将无忌惮，况令死者含冤，感伤和气！臣等议：累朝典宪，闻赦杀人，罪在不原，宜夺削其爵土，置之他所，以彰天威。

刑以惩恶，国有常宪。武备卿即烈，前太尉不花，以累朝待遇之隆，俱致高列，不思补报，专务奸欺，诈称奉旨，令鹰师强收郑国宝妻古哈，贪其家人畜产，自恃权贵，莫敢如何。事闻之官，刑曹逮鞫服实，竟原其罪。鞶鞶之下，肆行无忌，远在外郡，何事不为！夫京师天下之本，纵恶如此，何以为政！古人有言，一妇衔冤，三年不雨，以此论之，即非细务。臣等议：宜以即烈、不花付刑曹鞫之。

中卖宝物，世祖时不闻其事，自成宗以来，始有此弊。分珠寸石，售直数万，当时民怀愤怨，台察交言。且所酬之钞，率皆天下生民膏血，锱铢取之，从以捶挞，何其用之不吝！夫以经国有用之宝，而易此不济饥寒之物，又非有司聘要和买，大抵皆时贵与斡脱中宝之人，妄称呈献，冒给回赐，高其直且十倍，蚕蠹国财，暗行分用。如沙不丁之徒，顷以增价中宝事败，且存吏牒。陛下即位之初，首知其弊，下令禁止，天下欣幸。臣等比闻中书乃复奏给累朝未酬宝价四十余万锭，较其元直，利已数倍，有事经年远者三十余万锭，复令给以市舶番货，计今天下所征包银差发，岁入止十一万锭，已是四年征入之数，

比以经费弗足，急于科征。臣等议：番舶之货，宜以资国用、纾民力，宝价请俟国用饶给之日议之。

太庙神主，祖宗之所受灵，国家孝治天下，四时大祀，诚为重典。比者仁宗皇帝、皇后神主，盗利其金而窃之，至今未获。斯乃非常之事，而捕盗官兵，不闻杖责。臣等议：庶民失盗，应捕官兵，尚有三限之法；监临主守，倘失官物，亦有不行知觉之罪。今失神主，宜罪太常，请拣其官属免之。

国家经赋，皆出于民，量入为出，有司之事。比者建西山寺，损军害民，费以亿万计；刺绣经幡，驰驿江浙，逼迫郡县，杂役男女，动经年岁，穷奢致怨。近诏虽已罢之，又闻奸人乘间奏请，复欲兴修，流言喧播，群情惊骇。臣等议：宜守前诏，示民有信，其创造、刺绣事，非岁用之常者，悉罢之。人有冤抑，必当昭雪，事有枉直，尤宜明辨。平章政事萧拜住、中丞杨朵兒只等，枉遭铁木迭兒诬陷，籍其家以分赐人，闻者嗟悼。比奉明诏，还给元业，子孙奉祀家庙，修葺苟完，未及宁处，复以其家财仍赐旧人，止酬以直，即与再罹断没无异。臣等议：宜如前诏，以元业还之，量其直以酬后所赐者，则人无冤愤矣。

德以出治，刑以防奸。若刑罚不立，奸宄滋长，虽有智者，不能禁止。比者也先铁木兒之徒，遇硃太医妻女过省门外，强拽以入，奸宿馆所。事闻，有司以扈从上都为解，竟弗就鞫。犴鞬之下，肆恶无忌，京民愤骇，何以取则四方！臣等议：宜遵世祖成宪，以奸人命有司鞫之。臣等又议：天下囚系，冤滞不无，方今盛夏，宜命省台选官审录，结正重刑，疏决轻系，疑者申闻详讞。边镇利病，宜命行省、行台体究兴除，广海镇戍卒更病者，给粥食药；力死者，人给钞二十五贯，责所司及同乡者，归骨于其家。

岁贡方物有常制。广州东莞县大步海及惠州珠池，始自大

德元年，奸民刘进、程连言利，分蠶户七百余家，官给之粮，三年一采，仅获小珠五两六两，入水为虫鱼伤死者众，遂罢珠户为民。其后同知广州路事塔塔兒等，又献利于失列门，创设提举司监采，廉访司言其扰民，复罢归有司。既而内正少卿魏暗都刺，冒启中旨，驰驿督采，耗廩食，疲民驿，非旧制，请悉罢遣归民。

善良死于非命，国法当为昭雪。铁失弑逆之变，学士不花、指挥不颜忽里、院使秃古思皆以无罪死，未褒赠；铁木迭兒专权之际，御史徐元素以言事锁项死东平，及买秃坚不花之属，皆未申理。臣等议：宜追赠死者，优叙其子孙，且命刑部及监察御史，体勘其余有冤抑者，具实以闻。

政出多门，古人所戒。今内外增置官署，员冗俸滥，白丁骤升出身，入流壅塞日甚，军民俱蒙其害。夫为治之要，莫先于安民；安民之道，莫急于除滥费、汰冗员。世祖设官分职，俱有定制。至元三十年已后，改升创设，日积月增，虽尝奉旨取勘减降，近侍各私其署，夤缘保禄，姑息中止。至英宗时，始锐然减罢崇祥、寿福院之属十有三署，徽政院断事官、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，不幸遭罹大故，未竟其余。比奉诏：凡事悉遵世祖成宪。若复循常取勘，调虚文，延岁月，必无实效，即与诏旨异矣。臣等议：宜敕中外军民，署置官吏，有非世祖之制，及至元三十年已后改升创设员冗者，诏格至日，悉减并除罢之；近侍不得巧词复奏，不该常调之人亦不得滥入常选。累朝斡耳朵所立长秋、承徽、长宁寺及边镇屯戍，别议处之。

自古圣君，惟诚于治政，可以动天地、感鬼神，初未尝徼福于僧道，以厉民病国也。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，醮祠佛事之目，止百有二。大德七年，再立功德使司，积五百有余，今年一增其目，明年即指为例，已倍四之上矣。僧徒又复营干近侍，

买作佛事，指以算卦，欺昧奏请，增修布施莽斋，自称特奉、传奉，所司不敢较问，供给恐后。况佛以清净为本，不奔不欲，而僧徒贪慕货利，自违其教，一事所需，金银钞币不可数计，岁用钞数千万锭，数倍于至元间矣。凡所供物，悉为己有，布施等钞，复出其外，生民脂膏，纵其所欲，取以自利，畜养妻子，彼既行不修洁，适足褻慢天神，何以要福！比年佛事愈繁，累朝享国不永，致灾愈速，事无应验，断可知矣。臣等议：宜罢功德使司，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，止令宣政院主领修举，余悉减罢，近侍之属，并不得巧计擅奏，妄增名目；若有特奉、传奉，从中书复奏乃行。

古今帝王治国理财之要，莫先于节用，盖侈用则伤财，伤财必至于害民；国用匮而重敛生，如盐课增价之类，皆足以厉民矣。比年游惰之徒，妄投宿卫部属及宦者、女红、太医、阴阳之属，不可胜数，一人收籍，一门蠲复，一岁所请衣马刍粮，数十户所征入不足以给之，耗国损民为甚。臣等议：诸宿卫宦女之属，宜如世祖时支请之数给之，余悉简汰。

阔端赤牧养马驼，岁有常法，分布郡县，各有常数，而宿卫近侍，委之仆御，役民放牧。始至，即夺其居，俾饮食之，残伤桑果，百害蜂起；其仆御四出，无所拘钤，私鬻刍豆，瘠损马驼。大德中，始责州县正官监视，盖暖棚、团槽枋以牧之。至治初，复散之民间，其害如故。监察御史及河间路守臣屡言之。臣等议：宜如大德团槽之制，正官监临，阅视肥瘠，拘钤宿卫仆御，著为令。

兵戎之兴，号为凶器，擅开边衅，非国之福。蛮夷无知，少梗王化，得之无益，失之无损。至治三年，参卜郎盗，始者劫杀使臣，利其财物而已。至用大师，期年不戢，伤我士卒，费国资粮。臣等议：好生恶死，人之恆性。宜令宣政院督守将

严边防，遣良使抵巢招谕。简罢冗兵，明敕边吏谨守御，勿生事，则远人格矣。

天下官田岁入，所以贍卫士，给戍卒。自至元三十一年以后，累朝以是田分赐诸王、公主、驸马，及百官、宦者、寺观之属，遂令中书酬直海漕，虚耗国储。其受田之家，各任土著奸吏为庄官，催甲斗级，巧名多取；又且驱迫邮传，征求饷廩，折辱州县，闭偿逋负，至仓之日，变鬻以归。官司交忿，农民窘窶。臣等议：惟诸王、公主、驸马、寺观，如所与公主桑哥刺吉及普安三寺之制，输之公廩，计月直折支以钞，令有司兼令输之省部，给之大都；其所赐百官及宦者之田，悉拘还官，著为令。

国家经费，皆取于民。世祖时，淮北内地，惟输丁税，铁木迭兒为相，专务聚敛，遣使括勘两淮、河南田土，重并科粮；又以两淮、荆襄沙碛作熟收征，徼名兴利，农民流徙。臣等议：宜如旧制，止征丁税，其括勘重并之粮，及沙碛不可田亩之税，悉除之。

世祖之制，凡有田者悉役之，民典卖田，随收入户。铁木迭兒为相，纳江南诸寺贿赂，奏令僧人买民田者毋役之，以里正主首之属，逮今流毒细民。臣等议：惟累朝所赐僧寺田及亡宋旧业，如旧制勿征，其僧道典买民田及民间所施产业，宜悉役之，著为令。

僧道出家，屏绝妻孥，盖欲超出世表，是以国家优视，无所徭役，且处之官寺；宜清净绝俗为心，诵经祝寿。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，无异常人，如蔡道泰、班讲主之徒，伤人逞欲、坏教干刑者，何可胜数！俾奉祠典，岂不褻天渎神！臣等议：僧道之畜妻子者，宜罪以旧制，罢遣为民。

赏功劝善，人主大柄，岂宜轻以与人。世祖临御三十五年，

左右之臣，虽甚爱幸，未闻无功而给一赏者。比年赏赐泛滥，盖因近侍之人，窥伺天颜喜悦之际，或称乏财无居，或称嫁女取妇，或以枝物呈献，殊无寸功小善，递互奏请，要求赏赐回奉，奄有国家金银珠玉，及断没人畜产业。似此无功受赏，何以激劝，既伤财用，复启幸门。臣等议：非有功勋劳效著明实迹，不宜加以赏赐，乞著为令。

臣等所言：弑逆未讨、奸恶未除、忠愤未雪、冤枉未理、政令不信、赏罚不公、赋役不均、财用不节、民怨神怒，皆足以感伤和气。惟陛下裁择，以答天意，消弭灾变。

帝不从。珪复进曰：“臣闻日食修德，月食修刑，应天以实不以文，动民以行不以言，刑政失平，故天象应之。惟陛下矜察，允臣等议，乞悉行之。”帝终不能从。

未几，珪病增剧，非扶掖不能行。有诏：常见免拜跪，赐小车，得乘至殿门下。帝始开经筵，令左丞相与珪领之，珪进翰林学士吴澄等，以备顾问。自是辞位甚力，犹封蔡国公，知经筵事，别刻蔡国公印以赐。泰定二年夏，得旨暂归。

三年春，上遣使召珪，期于必见。珪至，帝曰：“卿来时，民间如何？”对曰：“臣老，少宾客，不能远知，真定、保定、河间，臣乡里也，民饥甚，朝廷虽赈以金帛，惠未及者十五六，惟陛下念之。”帝恻然，敕有司毕赈之。拜翰林学士承旨、知制诰兼修国史，国公、经筵如故。帝察其诚病，命养疾西山，继得旨还家。未几，起珪商议中书省事，以疾不起。四年十二月薨，遗命上蔡国公印。珪尝自号曰淡庵。子六人。

### 李孟

李孟，字道复，潞州上党人。曾祖执，金末举进士。祖昌祚，归朝，授金符、潞州宣抚使。父唐，历仕秦、蜀，因徙居汉中。孟生而敏悟，七岁能文，倜傥有大志，博学强记，通贯

经史，善论古今治乱，开门授徒，远近争从之。一时名人商挺、王博文，皆折行辈与交。郭彥通名能知人，尝语唐曰：“此兒骨相异常，宰辅之器也。”至元十四年，随父入蜀，行省辟为掾，不赴；调晋原县主簿，又辞；行御史台交荐之，亦不就。后以事至京师，中书右丞杨吉丁一见奇之，荐于裕宗，得召见东宫。未几，裕宗薨，不及擢用。成宗立，首命采访先朝圣政，以备史官之纪述，陕西省使孟讨论编次，乘驿以进。时武宗、仁宗皆未出阁，徽仁裕圣皇后求名儒辅导，有荐者曰：“布衣李孟有宰相才，宜令为太子师傅。”大德元年，武宗抚军北方，仁宗留宫中，孟日陈善言正道，多所进益。成宗闻而嘉之，诏授太常少卿，执政以孟未尝一造其门，沮之不行，改礼部侍郎，命亦中止。

仁宗侍昭献元圣皇后降居怀州，又如官山，孟常单骑以从。在怀州四年，诚节如一，左右化之，皆有儒雅风，由是上下益亲。每进言曰：“尧、舜之道，孝悌而已矣。今大兄在朔方，大母有居外之忧，殿下当迎奉意旨以娱乐之，则孝悌之道皆得矣。”仁宗深纳其言，日问安视膳，婉容愉色，天下称孝焉。有暇，则就孟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，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。孟特善论事，忠爱恳恻，言之不厌，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法，深切明白。厥后仁宗入清内难，敬事武皇，笃孝母后，端拱以成太平之功，文物典章，号为极盛。尝与群臣语，握拳示之曰：“所重乎儒者，为其握持纲常，如此其固也。”其讲学之功如此者，实孟启之也。

成宗崩，安西王阿难答谋继大统，成后为之主，丞相、枢密同声附和。中书右丞相哈刺哈孙答刺罕密使来告，仁宗疑而未行。孟曰：“支子不嗣，世祖之典训也。今宫车晏驾，大太子远在万里，宗庙社稷危疑之秋，殿下当奉大母，急还宫庭，

以折奸谋、固人心。不然，国家安危，未可保也。”仁宗犹豫未决。孟复进曰：“邪谋得成，以一纸书召还，则殿下母子且不自保，岂暇论宗族乎！”仁宗悦，曰：“先生之言，宗庙社稷之福。”乃奉太后还都。时哈刺哈孙称病坚卧，仁宗遣孟往问之，适成后使人问疾，络绎不绝。孟入，长揖而坐，已而前引其手，诊其脉，众以为医，乃不疑之。既得知安西王即位有日，还告曰：“事急矣！先发者制人，后发者制于人，不可不早图之。”左右之人皆不能决，惟曲出、伯铁木兒劝其行。或曰：“皇后深居九重，八玺在手，四卫之士，一呼而应者累万；安西王府中从者如林。殿下侍卫寡弱，不过数十人，兵仗不备，奋赤手而往，事未必济。不如静守，以俟阿合之至，然后图之，未晚也。”阿合，中国称兄，谓武宗也。孟曰：“群邪违弃祖训，党附中宫，欲立庶子，天命人心，必皆弗与。殿下入造内庭，以大义责之，则凡知君臣之义者，无不舍彼为殿下用，何求而弗获！克清宫禁，以迎大兄之至，不亦可乎！且安西既正位号，纵大太子至，彼安肯两手进玺，退就藩国；必将斗于国中，生民涂炭，宗社危矣。且危身以及其亲，非孝也；遗祸难于大兄，非悌也；得时弗为，非智也；临机不断，无勇也。仗义而动，事必万全。”仁宗曰：“当以卜决之。”命召卜人，有儒服持囊游于市者，召之至，孟出迎，语之曰：“大事待汝而决，但言其吉。”乃入筮，遇乾三五皆九，立而献卦曰：“是谓乾之睽。乾，刚也；睽，外也。以刚处外，乃定内也。君子乾乾，行事也。飞龙在天，上治也。舆曳牛掣，其人形且劓，内兑废也。厥宗筮肤，往必济也。大君外至，明相丽也。乾而不乾，事乃睽也；刚运善断，无惑疑也。”孟曰：“筮不违人，是谓大同，时不可以失。”仁宗喜，振袖而起，乃共扶上马，孟及诸臣皆步从，入自延春门。哈刺哈孙自东掖来就之，至殿

廊，收首谋及同恶者，悉送都狱；奉御玺，北迎武宗，中外翕然，随以定。

仁宗监国，使孟参知政事。孟久在民间，备知间阎幽隐，损益庶务，悉中利病，远近无不悦服，然特抑绝侥幸，群小多不乐，孟不为变。事定，乃言于仁宗曰：“执政大臣，当自天子亲用，今鸾舆在道，孟未见颜色，诚不敢冒当重任。”固辞弗许，遂逃去，不知所之。夏五月，武宗即位，有言于帝曰：“内难之初定也，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，如彼言，岂有今日！”武宗察其诬，弗听，仁宗亦不敢复言孟。至大二年，仁宗为皇太子，尝侍帝同太后内宴，饮半，仁宗深思，戚然改容。帝顾语曰：“吾弟今日不乐，何所思邪？”仁宗从容起谢曰：“赖天地祖宗神灵，神器有归，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欢者，李道复之功为多。适有所思，不自知其变于色也。”帝甚友爱，感其言，即命搜访之，得之许昌陞山，遣使召之。

三年春正月，入见武宗于玉德殿，帝指孟谓宰执大臣曰：“此皇祖妣命为朕宾师者，宜速任之。”三月，特授荣禄大夫、中书平章政事、集贤大学士，同知徽政院事。仁宗嗣立，真拜中书平章政事，进阶光禄大夫，推恩其三世，且谕之曰：“卿，朕之旧学，其尽心以辅朕之不及。”孟感知遇，力以国事为己任，节赐与，重名爵，核太官之滥费，汰宿卫之冗员。贵戚近臣，恶其不便于己，而心服其公，无间言焉。

司空、司徒、太尉，古之三公，自大德以来，封拜繁多；释、老二教，设官统治，权抗有司，挠乱政事，僧道尤苦其扰。孟言：“人君之柄，在赏与刑，赏一善而天下劝，罚一恶而天下惩，柄乃不失。所施失当，不足劝惩，何以为治！僧、道士既为出世法，何用官府绳治！”乃奏雪冤死者，复其官廩；滥冒名爵者，悉夺之；罢僧道官。天下称快。

仁宗初出居怀，深见吏弊，欲痛划除之。孟进言曰：“吏亦有贤者，在乎变化激厉之而已。”帝曰：“卿儒者，宜与此曹气类不合，而曲相护祐如此，真长者之言。卿在朕前，惟举人所长，而不斥其短，尤朕所深嘉也。”时承平日久，风俗奢靡，车服僭拟，上下无章，近臣恃恩，求请无厌。时宰不为裁制，乃更相汲引，望幸恩赐，耗竭公储，以为私惠。孟言：“贵贱有章，所以定民志；赐与有节，所以劝臣下。请各为之限制。”帝皆从之。

孟在政府，虽多所补益，而自视常若不及，尝因间请曰：“臣学圣人道，遭遇陛下，陛下尧、舜之主也。臣不能使天下为尧、舜之民，上负陛下，下负所学，乞解罢政权，避贤路。”帝曰：“朕在位，必卿在中书，朕与卿相与终始，自今其勿复言。”继赐爵秦国公，帝亲授以印章，命学士院降制。又图其像，敕词臣为之赞，及御书“秋谷”二字，识以玺而赐之。入见，必赐坐，语移时，称其字而不名，其见尊礼如此。帝尝语近臣曰：“道复以道德相朕，致天下蒙泽。”赐之钞十万贯，令将作为治第。孟辞曰：“臣布衣际遇，所望于陛下者，非富贵之谓也。”悉辞不受。皇庆元年正月，授翰林学士承旨、知制诰兼修国史，仍平章政事。未几，请告归葬其父母，帝劳饯之曰：“事讫，宜速还，毋久留，孤朕所望！”十二月，入朝，帝大悦，慰劳甚至，因请谢事，优诏不允；请益坚，乃命以平章政事议中书省事，承旨翰林。二年夏，乞还国公印，奏三上，始如所请。帝每与孟论用人之方，孟曰：“人材所出，固非一途，然汉、唐、宋、金，科举得人为盛。今欲兴天下之贤能，如以科举取之，犹胜于多门而进；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，乃可得真材也。”帝深然其言，决意行之。延祐元年十二月，复拜平章政事。二年春，命知贡举，及廷策进士，为监试官。

七月，进金紫光禄大夫、上柱国，改封韩国公，职任如故。已而以衰病不任事，乞解政权归田里，帝不得已从所请，复为翰林学士承旨，入侍宴间，礼遇尤厚。

延祐七年，仁宗崩，英宗初立，太师铁木迭儿复相，以孟前共政时不附己，谗构诬谤，尽收前后封拜制命，降授集贤侍讲学士、嘉议大夫，度其必辞，因中害之。孟拜命欣然，适翰林学士刘赓来慰问，即与同入院。宣徽使以闻曰：“李孟今日供职，旧例当赐酒。”帝愕然曰：“李道复乃肯俯就集贤耶？”时铁木迭儿子八尔吉思侍帝侧，帝顾谓曰：“尔辈谓彼不肯为是官，今定何如！”由是谗不得行。尝语人曰：“老臣待罪中书，无补于国，圣恩宽宥，不夺其禄，今老矣，其何以报称！”帝闻而善之，恩意稍加。至治元年卒。御史累章辨其诬，诏复元官。至治中，赠旧学同德翊戴辅治功臣、太保、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魏国公，谥文忠。

孟宇量闳廓，材略过人，三入中书，民间利害，知无不言，引古证今，务归至当。士无贵贱，苟贤矣，不进拔不已。游其门者，后皆知名。退居一室，萧然如布衣。为文有奇气，其论必主于理，其献纳谋议，常自毁其稿，家无几存。皇庆、延祐之世，每一政之缪，人必以为铁木迭儿所为；一令之善，必归之于孟焉。子献，御史中丞、同知经筵事。

#### 张养浩

张养浩，字希孟，济南人。幼有行义，尝出，遇人有遗楮币于途者，其人已去，追而还之。年方十岁，读书不辍，父母忧其过勤而止之，养浩昼则默诵，夜则闭户，张灯窃读。山东按察使焦遂闻之，荐为东平学正。游京师，献书于平章不忽木，大奇之，辟为礼部令史，仍荐入御史台。一日病，不忽木亲至其家问疾，四顾壁立，叹曰：“此真台掾也。”及为丞相掾，

选授堂邑县尹。人言官舍不利，居无免者，竟居之。首毁淫祠三十余所，罢旧盗之朔望参者，曰：“彼皆良民，饥寒所迫，不得已而为盗耳；既加之以刑，犹以盗目之，是绝其自新之路也。”众盗感泣，互相戒曰：“毋负张公。”有李虎者，尝杀人，其党暴戾为害，民不堪命，旧尹莫敢诘问。养浩至，尽置诸法，民甚快之。去官十年，犹为立碑颂德。

仁宗在东宫，召为司经，未至，改文学，拜监察御史。初，议立尚书省，养浩言其不便；既立，又言变法乱政，将祸天下。台臣抑而不闻，乃扬言曰：“昔桑哥用事，台臣不言，后几不免。今御史既言，又不以闻，台将安用！”时武宗将亲祀南郊，不豫，遣大臣代祀，风忽大起，人多冻死。养浩于祀所扬言曰：“代祀非人，故天示之变。”大违时相意。时省臣奏用台臣，养浩叹曰：“尉专捕盗，纵不称职，使盗自选可乎？”遂疏时政万余言：一曰赏赐太多，二曰刑禁太疏，三曰名爵太轻，四曰台纲太弱，五曰土木太盛，六曰号令太浮，七曰幸门太多，八曰风俗太靡，九曰异端太横，十曰取相之术太宽。言皆切直，当国者不能容。遂除翰林待制，复构以罪罢之，戒省台勿复用。养浩恐及祸，乃变姓名遁去。

尚书省罢，始召为右司都事。在堂邑时，其县达鲁花赤尝与之有隙，时方求选，养浩为白宰相，授以美职。迁翰林直学士，改秘书少监。延祐初，设进士科，遂以礼部侍郎知贡举。进士诣谒，皆不纳，但使人戒之曰：“诸君子但思报效，奚劳谢为！”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，改右司郎中，拜礼部尚书。英宗即位，命参议中书省事，会元夕，帝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，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。拜住袖其疏入谏，其略曰：“世祖临御三十余年，每值元夕，闾阎之间，灯火亦禁；况阙庭之严，宫掖之邃，尤当戒慎。今灯山之构，臣以为所玩者小，所系者大；

所乐者浅，所患者深。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，以喜奢乐近为戒。“帝大怒，既览而喜曰：“非张希孟不敢言。”即罢之，仍赐尚服金织币一、帛一，以旌其直。后以父老，弃官归养，召为吏部尚书，不拜。丁父忧，未终丧，复以吏部尚书召，力辞不起。泰定元年，以太子詹事丞兼经筵说书召，又辞；改淮东廉访使，进翰林学士，皆不赴。

天历二年，关中大旱，饥民相食，特拜陕西行台中丞。既闻命，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，登车就道，遇饿者则赈之，死者则葬之。道经华山，祷雨于岳祠，泣拜不能起，天忽阴翳，一雨二日。及到官，复祷于社坛，大雨如注，水三尺乃止，禾黍自生，秦人大喜。时斗米直十三缗，民持钞出粟，稍昏即不用，诣库换易，则豪猾党蔽，易十与五，累日不可得，民大困。乃检库中未毁昏钞文可验者，得一千八十五万五千余缗，悉以印记其背，又刻十贯、伍贯为券，给散贫乏，命米商视印记出粟，诣库验数以易之，于是吏弊不敢行。又率富民出粟，因上章请行纳粟补官之令。闻民间有杀子以奉母者，为之大恻，出私钱以济之。到官四月，未尝家居，止宿公署，夜则祷于天，昼则出赈饥民，终日无少怠。每一念至，即抚膺痛哭，遂得疾不起，卒年六十。关中之人，哀之如失父母。至顺二年，赠据诚宣惠功臣、荣禄大夫、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、柱国，追封滨国公，谥文忠。二子：彊、引，彊先卒。

#### 敬俨

敬俨，字威卿，其先河东人，后徙易水。五世祖嗣徽，仕金，官至参知政事；曾祖子渊，乐陵令；祖鉴，同知嵩州事。皆以进士起家。父元长，有学行，官至太常博士。俨其仲子也，幼不为嬉戏事，长嗜学，善属文，御史中丞郭良弼荐为殿中知班，著宪章若干卷。受知于广平王月吕祿那演，连辟太傅、太

师两府掾，调高邮县尹，未赴，选充中书省掾。硃清、张瑄为海运万户，豪纵不法，适俨典其文牒，尝致厚赂，俨怒拒之，二人以罪伏诛。权贵多以贿赂连坐，独俨不与。

大德二年，授吏部主事，改集贤司直。会湖湘有警，丞相哈刺合孙答刺罕奏俨奉诏恤民，且观衅，甚称旨意。六年，擢礼部员外郎。有故郡守子，当以廕补官，继母诉其非嫡者，俨察其诬，按之，果如所言。七年，拜监察御史。时省臣有既黜而复收用者，参预官巧佞，与相比周，以黜货挠法，即日劾去之。江浙行省与浙西宪司交章相攻击，事闻，命省台遣官往治之，俨与阿思兰海牙偕行，议多不合，两上之，朝廷是俨议。七月，迁中书左司都事，扈从上京。西京贾人有以运粮供饷北边而得官者，盗用至数十万石，以利陷主者，匿不发，俨按征之以输边。

九年，授吏部郎中，以父病辞。已而父卒，既终丧，复入御史台为都事。中丞何某与执政有隙，省议欲核台选之当否，俨曰：“迩者省除吏千余人，台亦当分别之邪？”语闻，议遂寝。江南行御史台与江浙省争政，事闻，俨曰：“省台政事，风化本原，各宜尽职，顾乃以小故忿争，而渎上听乎！”建康路总管侯珪，贪纵事败，俨亟遣官决其事，及其夤缘近幸，奏请原之，命下，已无及矣。

武宗抚军北边，成宗升遐，宰臣有异谋者，事定，命俨预鞫问之，悉得其情。除山北廉访副使，入为右司郎中。武宗临御，湖广省臣有伪为警报，驰驿入奏，以图柄用者，俨面诘之曰：“汝守方面，既有警，岂得离职，是必虚诞耳。”其人竟以状露被斥。旱蝗为灾，民多因饥为盗，有司捕治，论以真犯。狱既上，朝议互有从违，俨曰：“民饥而盗，迫于不得已，非故为也。且死者不可复生，宜在所矜贷。”用是得减死者甚众。

至大元年，授左司郎中，擢江南诸道行御史台治书侍御史。先是，俨以议立尚书省，忤宰臣意，适两淮盐法久滞，乃左迁俨为转运使，欲以陷之。比至，首劾场官之贪污者，法既大行，课复增羨至二十五万引。河南行省参政来会盐筴，将以羨数为岁入常额。俨以亭户凋弊已甚，以羨为额，民力将殫，病人以为己，非宰臣事，事遂止。仁宗践阼，召为户部尚书，廷议欲革尚书省弊政，俨言：“遽罢钱不用，恐细民失利。”不从，以疾辞。

皇庆元年，除浙东道廉访使。有钱塘退卒，诈服僧衣，称太后旨，建婺州双谿石桥，因大兴工役以病民。俨命有司发其奸赃，杖遣之，仍请奏罢其役。郡大火，焚数千家，俨令发廩赈贫馁。取宪司废堂材木及诸路学廩之羨者，建孔子庙。二年，拜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旧俗，民有争，往往越诉于省，吏得并缘为奸利，讼以故繁。俨令下省府，非有司，不得侵民，讼事遂简。诏设科举，俨荐临川吴澂、金陵杨刚中为考试官，得人为多。其年冬，移疾退居真州。除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侍御史，不赴。四年春，诏促就前职，以疾辞。七月，召为侍御史；十月，迁太子副詹事，御史大夫脱欢答刺罕奏留之，制曰“可”。湖广省臣以赃败，俨一日五奏，卒正其罪。台臣有劾去而复职者，御史复劾之，章再上，有旨命丞相、枢密共决之。俨曰：“如是，则台事去矣。”遂即帝前奏黜之，因伏殿上，叩头请代。帝谕之曰：“事非由汝，汝其复位。”

五年夏五月，拜中书参知政事，台臣复奏留之，俨亦陛辞，不允。赐《大学衍义》及所服犀带。每入见，帝以字呼之，曰威卿而不名，其见礼遇如此。旧制，诸院及寺监，得奏除其僚属者，岁久多冒滥，富民或以赂进，有至大官者。俨以名爵当慎惜，会台臣亦以为言，乃奏请悉追夺之，遂著为令。六年，

告病，赐衣一袭，遣医视疗。俨以其乡在近圻，恐复征用，乃徙居淮南，虽亲故皆不接见。至治元年，除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中丞。泰定元年，改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中丞。皆不赴。年六十五，即告老，朝廷虽命其子自强为安庆总管府判官，而未从其请。四年春，遣使赐酒，征为集贤大学士、荣禄大夫，商议中书省事。俨令使者先返，而挈家归易水。九月，帝特署为中政院使，复赐酒，召之，乃舆疾入见，赐食慰劳，亲为差吉日使视事，命朝会日无下拜；是月，拜中书平章政事，复以老病辞，不从。

天历改元，朝议欲尽戮朝臣之在上京者，俨抗论，谓是皆循常岁例从行，杀之非罪。众赖之获免。居月余，伤足，告归。家居十余年，痺不能行，犹劬书不废。临终，戒子弟曰：“国恩未报，而至不禄，奈何！汝曹当清白守恆业，无急仕进。”正冠帻，端坐而逝。赠翰林学士承旨、光禄大夫、柱国，封鲁国公，谥文忠。

自强，朝散大夫、礼部员外郎。俨有诗文若干卷，藏于家。叔祖铉，与太原元好问同登金进士第，国初为中都提学，著《春秋备忘》四十卷，仁宗朝命刻其书，今行于世。

## 列传第六十三

### 曹伯启

曹伯启，字士开，济宁砀山人。弱冠，从东平李谦游，笃于问学。至元中，历仕为兰溪主簿，尉获盗三十，械徇诸市，伯启以无左验，未之信；俄得真盗，尉以是黜。累迁常州路推官，豪民黄甲，恃财杀人，赂佃客诬伏，伯启谏得其情，遂坐甲杀人罪。迁河南省都事、台州路治中，御史潘昂霄、廉访使王侯交荐，擢拜西台御史，改都事。关陕自许衡倡道学，教多士，伯启请建祠立学，以表其绩，朝议是之。泾阳民诬其尹不法，伯启核实，抵民罪。四川廉访佥事阔阔木以苛刻闻，伯启纠黜之。

延祐元年，升内台都事，迁刑部侍郎。丞相铁木迭儿专政，一日，召刑曹官属问曰：“西僧讼某之罪，何为久弗治？”众莫敢对，伯启从容言曰：“犯在赦前。”丞相虽甚怒，莫之夺也。宛平尹盗官钱，铁木迭儿欲并诛守者，伯启执不可，杖遣之。八番帅擅杀，起边衅，朝廷已用帅代之矣，命伯启往诘其事。次沅州，道梗，伯启恐兵往则彼惊，将致乱，乃遣令史杨鹏单骑往喻新帅，备得其情，止奏坐前帅擅兴罪，边民以安。大同宣慰使法忽鲁丁，扑运岭北粮，岁数万石，肆为欺罔，累赃巨万，朝廷遣使督征，前后受赂，皆反为之游言，最后伯启往，其人已死，喻其子弟曰：“负官钱，虽死必征。与其纳赂于人，曷若偿之于官。第条汝父所赂之数，官为征之。”诸受赂者皆惧，而潜归赂于其子，为钞五百余万缗，民之逋负而无

可理者，即列上与免之。出为真定路总管，治尚宽简，民甚安之。

延祐五年，迁司农丞，奉旨至江浙议盐法，罢检校官，置六仓于浙东、西，设运盐官，输运有期，出纳有次，船户、仓吏盗卖漏失者有罚。归报，著为令。寻拜南台治书侍御史，因言：“扬清激浊，属在台宪，诸被枉赴诉者，实则直之，妄则加论可也。今论冤一切不问，岂风纪定制乎？”俄去位。

英宗立，召拜山北廉访使，时敕建西山佛宇甚亟，御史观音保等以岁饥请缓之，近臣激怒上听，遂诛言者。伯启曰：“主上聪明睿断，是不可以不谏。”乃劾台臣緘默，使昭代有杀谏臣之名，帝为之悚听。俄拜集贤学士、御史台侍御史。有诏同刊定《大元通制》，伯启言：“五刑者，刑异五等，今黥杖徒役于千里之外，百无一生还者，是一人身备五刑，非五刑各底于人也。法当改易。”丞相是之，会伯启除浙西廉访使，不果行。

泰定初，引年北归，优游乡社，矜人贤之，表所居为曹公里。伯启性庄肃，奉身清约，在中台，所奖借名士尤多；为侍读学士，考试国子，首取吕思诚、姚绂。云南僉事范震言宰臣欺上罔下，不报，范饮恨死，伯启具其事，书于太史。真州知州吕世英以刚直获罪，伯启白其枉，进擢风宪。其好彰善率类此。天历中，起伯启为淮东廉访使、陕西诸道行御史台中丞，使驿敦遣，伯启喟然曰：“吾年且八十，尚忘知止之戒乎！”终不起，一时被命者，因相继去位，天下之士高之。至顺三年，长子震亨卒于毗陵，伯启往拊之；明年二月，卒于毗陵，年七十九。有诗文十卷，号《汉泉漫稿》，《续集》三卷，行世。子六人，孙十人，皆显仕。

李元礼

李元礼，字庭训，真定人。资性庄重，燕居不妄言笑。历易州、大都路儒学教授，迁太常太祝，升博士。定撰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、昭睿顺圣皇后、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尊谥议，称颂功德，体制温雅。请谥圜丘，升祔太室，礼文多其所详定。

元贞元年，擢拜监察御史，弹劾无所回挠。二年，有旨建五台山佛寺，皇太后将临幸，元礼上疏曰：

古人有言曰：生民之利害，社稷之大计，惟所见闻而不系职司者，独宰相得行之，谏官得言之。今朝廷不设谏官，御史职当言路，即谏官也，乌可坐视得失而无一言，以裨益圣治万分之一哉！伏见五台创建寺宇，土木既兴，工匠夫役，不下数万，附近数路州县，供亿烦重，男女废耕织，百物踊贵，民有不聊生者矣。伏闻太后亲临五台，布施金币，广资福利，其不可行者有五：时当盛夏，禾稼方茂，百姓岁计，全仰秋成，扈从经过，千乘万骑，不无蹂躏，一也。太后春秋已高，亲劳圣体，往复暑途数千里，山川险恶，不避风日，轻冒雾露，万一调养失宜，悔将何及，二也。今上登宝位以来，遵守祖宗成法，正当兢业持盈之日，上位举动，必书简册，以贻万世之则，书而不法，将焉用之，三也。夫财不天降，皆出于民，今日支持调度，方之曩时百倍，而又劳民伤财，以奉土木，四也。佛本西方圣人，以慈悲方便为教，不与物竞，虽穷天下珍玩奇宝供养不为喜，虽无一物为献而一心致敬，亦不为怒。今太后为国家、为苍生崇奉祈福，福未获昭受，而先劳圣体，圣天子旷定省之礼，辍思亲之怀，五也。伏愿中路回轭，端居深宫，俭以养德，静以颐神，上以循先皇后之懿范，次以尽圣天子之孝心，下以慰元元之望。如此，则不祈福而福至矣。

台臣不敢以闻。

大德元年，侍御史万僧与御史中丞崔彧不合，诣架阁库，

取前章封之，入奏曰：“崔中丞私党汉人李御史，为大言谤佛，不宜建寺。”帝大怒，遣近臣赍其章，敕右丞相完泽、平章政事不忽木等鞫问。不忽木以国语译而读之，完泽曰：“其意正与吾同。往吾尝以此谏，太后曰：‘我非喜建此寺，盖以先皇帝在时，尝许为之，非汝所知也。’”彧与万僧面质于完泽，不忽木抗言曰：“他御史惧不肯言，惟一御史敢言，诚可赏也。”完泽等以章上闻。帝沉思良久曰：“御史之言是也。”乃罢万僧，复元礼职。未几，改国子司业，以疾卒，赠亚中大夫、翰林直学士、轻车都尉，追封陇西郡侯。子端，仕至礼部尚书。

#### 王寿

王寿，字仁卿，涿郡新城人。幼颖敏嗜学，长以通国字，为中书掾。既而用朝臣荐，入侍裕宗，眷遇特异。至元十九年，授兵部员外郎。二十二年，升吏部郎中。二十四年，分置尚书省，遂革。二十八年，罢尚书省归中书，复任吏部郎中。以婿康里不忽木柄用当道，即自免去。明年，授大司农丞，不赴。元贞二年，出为燕南河北道廉访副使。大德二年，不忽木为中执法，复弃官归。三年，授集贤直学士，秩满，就升侍读学士，俄擢御史台侍御史，论事剴切。六年二月，召寿奉香江南，遍祠岳镇海渚。密旨：去岁风水为灾，百姓艰食，凡所经过，采听入对。使还，具奏：“民之利病，系于官吏善恶，在今宜选公廉材干、存心爱物者专抚字，刚方正大、深识治体者居风宪。天灾代有，赈济以时，无劳圣虑。惟是豪右之家，仍据权要，当罢其职，处之京师，以保全之，此长久之道也。”

初，寿与台臣奏：“宰相内统百官，外均四海，位尊任重，不可轻假非人。三代以降，国之兴衰，民之休戚，未有不由相臣之贤否也。世祖初置中书省，以忽鲁不花、塔察兒、纒泉真、安童、伯颜等为丞相，史天泽、刘秉忠、廉希宪、许衡、姚枢

等实左右之，当时称治，比唐贞观之盛。迨至阿合马、郝禎、耿仁、卢世荣、桑哥、忻都等，坏法黷货，流毒亿兆。近者，阿忽台、伯颜、八都马辛、阿里等专政，煽惑中禁，几摇神器。君子小人已试之验，较然如此。臣愿推爱君思治之心，邪正互陈，成败对举，庶几上悟天衷，惩其既往，知所进退，天下之事，可从而理也。”九年，参议中书省事。十年，改吏部尚书。

十一年，武宗即位，首拜御史中丞，未几，更拜左丞，俄复拜御史中丞。至大二年三月，卧疾求代。三年夏，迁太子宾客、集贤大学士。秋九月卒，年六十。明年，赠银青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、上柱国、蓟国公，谥文正。

#### 王倚

王倚，字辅臣，其先东莱人也。父永福，金末避地徙燕，为宛平著姓，富雄闾里。倚为人孝友乐易，重然诺；与人交，不苟合；读书务躬行，不专事章句。世祖选良家子入侍东宫，时倚年弱冠，在众中仪观独伟，太保刘秉忠深器重之，即以充选。倚服勤守恪，遂见信任。有诏皇太子裁决天下事。凡时政所急，民瘼所系，倚知无不言。是时，官职未备，而汤沐分邑，地广事繁，当有统属，乃拜倚工部尚书，行本位下随路民匠都总管。至元二十一年，诏立东宫官属，以倚为家丞。又置储用司，掌货币出纳，令倚兼之。后以疾辞职，仍给太子家丞禄，以优养之。倚上言：“不事事而苟窃禄食，臣心诚所未安。”不许，力辞再四，方许之。二十六年，皇孙出镇怀孟，帝为选老成练达旧臣护之，乃以属倚。陛辞，帝目之良久，谓侍臣曰：“倚，修洁人也，左右皇孙，得人矣。”及行，营幕所在，军政肃然。未几，召还。二十八年，授礼部尚书，以疾辞。明年卒，年五十三。赠正议大夫、礼部尚书，追封太原郡侯，谥忠肃。子二人，鹏，异样总管府总管。

## 刘正

刘正，字清卿，清州人也。年十五，知读书，习吏事，初辟制国用使司令史，迁尚书户部令史。至元八年，罢诸路转运司，立局考核逋欠，正掌其事。大都运司负课银五百四十七锭，逮系倪运使等四人征之，视本路岁入簿籍，实无所负，辞久不决。正察其冤，遍阅吏牒，得至元五年李介甫关领课银文契七纸，适合其数，验其字画，皆司库辛德柔所书也。辛贫窘，时已富实，交结权贵，莫敢谁何。正廉得其实，始白尚书捕鞠之，悉得课银。辛既伏辜，而四人得释，正由是知名。转枢密院令史，辟掾中书。

十四年，分省上都，会诸王昔里吉叛，至居庸关，守者告前有警急，使姑退，正曰：“职当进而弗往，后至者益怯矣。”驰出关，至上都。边将请黄白金符充战赏，主者告乏，中书檄工部造给之，后帝以为欺罔，欲诘治。正曰：“军赏贵速，先造符印而后禀命，岂不可乎！”帝释之。

十五年，擢左司都事。时阿合马当国，与江淮行省阿里伯、崔斌有隙，诬以盗官粮四十万，命刑部尚书李子忠与正驰驿往按其事，狱弗具。阿合马复遣北京行省参知政事张澍第四人杂治之，竟置二人于死，正乃移疾还家。十八年，征为左司员外郎。十九年春，阿合马并中书左右司为一，遂为左右司员外郎。三月，阿合马败，火鲁霍孙为右丞相，复为左司员外郎，谒告归。九月，中书传旨捕正，与参政咱喜鲁丁等偕至帝前，问曰：“汝等皆党于阿合马，能无罪乎？”正曰：“臣未尝阿附，惟法是从耳。”会日暮，车驾还内，俱械系于阙东隙地。逾数日，奸党多伏诛，复械系正于拱卫司，火鲁霍孙曰：“上尝谓刘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，可谓廉洁者。”乃免归。

二十年春，枢密院奏为经历，升参议枢密院事。二十五年，

桑哥既立尚书省，擢为户部侍郎，升户部尚书。尝举核河间盐运官亏课事，几陷于罪，乃移疾归。二十八年，桑哥败，完泽为丞相，复擢为户部尚书，升参议。尚书省罢，仍参议中书省事。湖南马宣慰庶子，因争廩不得，诬告其兄匿亡宋官金。正知其诬，罪之，仍官其兄。济南张同知子求为两淮运使，正知其不称，弗与。张遂作飞语构其事，帝召正诘之曰：“匿金事在右司，争廩事在左司，参议乃幕长，寝右而举左，宁无私乎？”正辨折明，事遂释。

三十年，御史台奏为侍御史，中书省奏为吏部尚书，已而复留为侍御史，迁江南行御史台中丞。大德元年，改同金枢密院事，寻出为云南行中书省左丞。右丞忙兀突鲁迷失请征緬，正以为不可，俄俱被征，又极言其不可，不从，师果无功。云南民岁输金银，近中庆城邑户口，则诡称逃亡，甸寨远者，季秋则遣官领兵往征，人马刍粮，往返之费，岁以万计；所差官必重赂省臣，乃得遣，征收金银之数，必十加二，而拆阅之数又如之；其送迎馈赆，亦如纳官之数，所遣者又以铜杂银中纳官。正首疏其弊，给官秤，俾土官身诣官输纳，其弊始革。始至官，储牒二百七十万索、白银百锭，比四年，得牒一千七十万索、金百锭、银三千锭。

七年秋，还清州。八年六月，以左丞行省江西。冬十月，改江浙。武宗即位，召为中书左丞，升右丞。二年，立尚书省，恳辞还家。仁宗即位，召诸老臣入议国事，正诣阙言八事：一曰守成宪，二曰重省台，三曰辨邪正，四曰贵名爵，五曰正官符，六曰开言路，七曰慎赏罚，八曰节财用。会行赦改元，集议行之。仁宗初政，风动天下，正与诸老臣陈赞之力居多。累乞致仕不许，拜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、议中书省事。时议经理河南、淮、浙、江西民田，增茶盐课额，正极言不可，弗从。

岁大旱，野无麦谷，种不入土。台臣言，燮理非其人，奸邪蒙蔽，民多冤滞，感伤和气所致。有旨会议。平章李孟曰：“燮理之责，儒臣独孟一人，请避贤路。”平章忽都不丁曰：“台臣不能明察奸邪，臧否时政，可还诘之。”正言：“台省一家，当同心献替，择善而行，岂容分异耶！”孟摇首，竟如忽都不丁言。右丞相帖木迭儿传旨：廉访司权太重，故按事失实，自今不许专决六品以下官。平章忽都不丁、李孟将议行之，正言：“但当择人，法不可易也。”事遂寝。延祐六年卒，后赠宣力赞治功臣、光禄大夫、司徒、柱国、赵国公，谥忠宣。

子秉德，官秘书监丞，历兵、工二部侍郎，出为安庆路总管。秉仁，以廕为中书架阁管勾，累官工部尚书，致仕。

#### 谢让

谢让，字仲和，颖昌人。祖义，有材勇，金贞祐间，为义军千户。让幼颖悟好学，及壮，推择为吏，补宣慰司令史。国兵取宋，立行中书省于江西，让以选为令史，调河间等路都转运盐司经历。先是，灶户在军籍者，悉除其名，以丁多寡为额输盐，其后多顾旧户代为煮盐，而顾钱甚薄。让言：“军户既落籍为民，当与旧灶户均役，既令代役，岂宜复薄其佣，使重困乎？自今顾人，必厚与直，乃听。”先是，逃亡户率令见户包纳其盐，由是豪强者以计免，而贫弱愈困。让令验物力多寡，比次甲乙以均之。

擢南台御史，举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哈刺哈孙答刺罕可为御史大夫，山东廉访使陈天祥可为御史中丞，右司员外郎高昉可任风宪。劾江浙省臣听诏不恭及不法事，帝遣使杂问，既款服，诏令让与俱来，人皆危之，让恬然若无事者，台纲以之益振。大德间，诏立陕西行御史台，以让为都事，凡御史封章及文移，其可否一决于让。入为中书省右司都事，迁户部员外郎。时东

胜、云、丰等州民饥，乞余邻郡，宪司惧其贩鬻为利，闭其余。事闻于朝，让设法立禁，闭余者有罪，三州之民赖以全活者甚众。

四年，授宗正府郎中，擢监察御史，迁中书省右司员外郎，出为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。时广西两江岑雄、黄圣许等，屡相讎杀，为边患。让谓：“此曹第可怀柔，不宜力竞，宽其法以羁縻之，使不至跳梁可也。若乃舍中国有用之民，争炎荒不毛之地，非长策也。”因书榜招谕，以携其党。湖广宣慰使张国纪建言科江南夏税，让极言其非便。迁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。是时，江淮屯戍军二十余万，亲王分镇扬州，皆以两淮民税给之，不足，则漕于湖广、江西。是岁会计两淮，仅少三十万石，让请以淮盐三十万引鬻之，收其价钞以给军食，不劳远运，公私便之。

至大元年，转户部侍郎。时京仓主计吏以仓廩多罅漏，惟久雨米坏，请覆糠粃其上，因揉诸米中，以给内外工人及宿卫者。让察其奸，以藁秸易之，奸弊悉除。二年，拜西台治书侍御史。三年，拜治书侍御史，未上，改同佥枢密院事，寻拜户部尚书。仁宗在东宫，以让先朝旧人，召见赐酒，以示眷注。四年，改刑部尚书。仁宗即位，加让正议大夫，入谢，赐以卮酒，让痛饮之。帝曰：“人言老尚书不饮，何饮耶？”让曰：“君赐，不敢违也。”少顷，醉不能立，命扶出之。翼日，让谢，帝曰：“老尚书诚不饮也。”初，尚书省柄臣构杀留守郑阿尔思兰，籍其家，中外冤之；尚书省罢，未有直其冤者。让明其事，以所籍贖产给还之。有旨：六部事疑不决者，须让共议，而后上闻。于是户部更定钞法，礼部议正礼文，让皆与焉。刑部有案，让未署字，而误用印，吏惧，遂私效让署。事觉，度无损于事，且怜吏以罪废，遂视之曰：“吾署也。”其宽厚

多类此。让上言：“古今有天下者，皆有律以辅治。堂堂圣朝，讵可无法以准之，使吏任其情、民罹其毒乎！”帝嘉纳之。乃命中书省纂集典章，以让精律学，使为校正官，赐青鼠裘一袭、侍宴服六袭。

二年，朝廷以吏多滞事，责曹案不如程者。令下，让曰：“刑狱非钱谷、铨选之比，宽以岁月，尚虑失实，岂可律以常法乎！”乃入白于宰相，曰：“尚书言是也。”由是刑曹独得不责稽违。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。未几，拜西台侍御史，命甫下，诏罢西台，复立，就拜侍御史。四年十月，卒于官，年六十有六。赠正奉大夫、河南行省参知政事，追封陈留郡公，谥宪穆。子好古，奉政大夫、覆实司提举。

#### 韩若愚

韩若愚，字希贤，保定满城人。由武卫府史授通惠河道所都事，开河有功，诏赐锦衣一袭。迁留守司都事，寻升经历，出知蓟州，改中书左司都事。时监烧昏钞者欲取能名，概以所烧钞为伪钞，使管库者诬服。狱既具，若愚知其冤，覆之，得免死者十余人。迁刑部郎中，提举诸路宝钞库，擢吏部郎中。仁宗即位，故事，凡潜邸官吏，不次迁转，若愚以岁月定其资品，遂著为令。皇庆元年，迁内台都事，改刑部侍郎，寻擢中书左司郎中。时议禁民田猎，犯者抵死。若愚曰：“昔齐宣王之囿，方四十里，杀其麋鹿者，如杀人之罪，孟子非之。”众以为然，遂轻其刑。时参政曹鼎新辞职，帝曰：“若效韩若愚廉勤足矣，何用辞为！”继命若愚参议中书省事。铁木迭儿为右丞相，以憎爱进退百官，恨若愚不附己，罗织以事。帝知其枉，不听。拜户部尚书。延祐六年，命理河间等路囚，轻重各得其情，复拜参议中书省事。丞相铁木迭儿复入相，以旧憾诬若愚罪，欲杀之，帝不从，复奏夺其官，除名归乡里。至治三

年，诏雪其冤。泰定元年，命复其官，寻拜刑部尚书，迁湖广省参知政事，未行，改詹事丞。八月，命宣抚江浙，复留为侍御史。时左丞相倒刺沙擅威福，以事诬侍御亦怜珍等，下枢密狱，无敢言其冤，若愚以计奏左丞相倒刺沙为右大夫，其事遂解。三年，擢浙西廉使，未行，拜河南省左丞。会文宗平内难，若愚画策中机，帝嘉之，进资政大夫。天历三年，迁淮西江北道廉访使。九月，以疾卒，年六十八。赠资德大夫、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、上护军，追封南阳郡公，谥贞肃。

#### 赵师鲁

赵师鲁，字希颜，霸州文安县人。父趾，秘书少监，赠礼部尚书。师鲁为人风采端庄，在太学，力学如寒士。延祐初，为兴文署丞。五年，迁将作院照磨。七年，辟为御史台掾，后补中书省掾，于朝廷典章故实、律令文法，无不练习。临事明敏果断，执政奇之。及典铨选，平允无私，人无不服。擢工部主事，迁中书省检校官，咸著能名。泰定中，拜监察御史。时大礼未举，师鲁言：“天子亲祠郊庙，所以通精诚，迓福釐，生烝民，阜万物，百王不易之礼也。宜鉴成宪，讲求故事，对越以格纯嘏。”帝嘉纳焉。元夕，令出禁中，命有司张灯山为乐，师鲁上言：“燕安怠惰，肇荒淫之基；奇巧珍玩，发奢侈之端。观灯事虽微，而纵耳目之欲，则上累日月之明。”疏闻，遽命罢之，赐师鲁酒一上尊，且命御史大夫传旨，以嘉忠直。

是时，宰相倒刺沙密专命令，不使中外预知，师鲁又上言：“古之人君，将有言也，必先虑之于心，咨之于众，决之于故老大臣，然后断然行之，涣若汗不可反，未有独出柄臣之意，不咨众谋者也。”不报。倒刺沙虽刚狠，亦服其敢言。有朝士年未及致仕，其子请预廕其官，而执政者为之地，师鲁驳其非，事遂止。迁枢密院都事，改本院经历。致和初，升奉政大夫、

参议枢密院事。天历中，迁枢密院判官，改兵部侍郎。丁父忧，特旨起为同佥枢密院事，师鲁固辞不就。服除，复为枢密判官，持节治四川军马，谕上威德，大阅于郊，宽简有法，士卒怀其恩信。未几，迁中顺大夫、刑部侍郎，枢密院复奏为其院判官。久之，出为河间路转运盐使，除害兴利，法度修饬，绝巡察之奸，省州县厨传赠遗之费，灶户商人，无不便之，岁课遂大增。暇日，又割己俸，率僚吏新孔子庙，命吏往江右制雅乐，聘工师，春秋释奠，士论称之。师鲁由从官久典金谷，每郁郁不乐，疾笃，弃官归京师，至元三年九月卒，年五十有三。赠嘉议大夫、礼部尚书、天水郡侯，谥文清。

#### 刘德温

刘德温，字纯甫，大兴人，起家中书省宣使。大德十一年，以年劳，授从仕郎、内宰司照磨，监建兴圣宫；又调承务郎、掌仪署令；未几，升奉训大夫、内宰司丞。奉中旨，征河南民逋粮，德温辄平其价，令出钞以偿，民甚便之。复升朝列大夫、延福司丞，奉旨代祠岳渎。比还，迁中宪大夫、同知大都路都总管府事。辇毂之下，供亿浩繁，德温措置有法，民用不扰。迁甄用少监，升亚中大夫、礼部侍郎，复升嘉议大夫、同知上都留守司事。省檄和余粮，民以价不时得，递相观望，德温下令曰：“粮入价出，吏有敢为弊者罪之。”于是粮不逾期而集。转大司农丞。耕籍之仪，取具一时，德温欲考订典礼，集为成书，未毕，俄授通议大夫、永平路总管。永平当天历兵革之余，野无居民，德温为政一年，而户口增，仓廩实，遂兴学校以育人材，庶事毕举。岁大旱，祷而雨，岁以不歉。滦、漆二水为害，有司岁发民筑堤。德温曰：“流亡始集，而又役之，是重困民也。”遂罢其役，而水亦不复至。有豪民武断于乡里，前吏莫敢治，德温按得其罪，论如法，杖之，书其过于门，后竟

以不道伏诛。永平，古孤竹国也，国初，郡守杨阿台请于朝，谥伯夷曰清惠，叔齐曰仁惠，为庙以祠之，而祠礼犹未具也。德温请命有司春秋具牢礼致祭，从之，著为式，赐庙额曰圣清，士论韪之。至顺四年卒，年六十九。赠正议大夫、礼部尚书、上轻车都尉、彭城郡侯，谥清惠。

#### 尉迟德诚

尉迟德诚，字信甫，绛州人。祖天泽，仕金为库官，郡王带孙拔绛州，天泽在俘中，道见兵死者，辄涕泣收瘞之，带孙令佩金符，授云州御衣局人匠总管。父鼎，仕至潞州知州。德诚历官太子率更丞。至大元年，改詹事院都事。二年，迁家令司丞。仁宗以为谨恪，常赐酒帛，得侍左右。数荐士，出则未尝语人。事前有粟苗，不种而萌偶出，一茎双穗，众以为嘉禾。升家令。四年，选为河东山西道宣慰司同知，击奸吏，宽税敛，上计京师。入见，帝方食，赐以馐馐，擢工部尚书，未拜，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。延祐元年，迁京畿都漕运使。二年，拜辽东道肃政廉访使，上疏言事，其略曰劳诸王以怀其心，防出入以严宫禁，立谏官以远谗佞，崇科举以求人材，立常平以备荒年，汰僧道以宽民力，举贤良以励忠孝，抑奢侈以厚风俗，及拯钞法、裁冗官等事。未报而卒，年五十三。

#### 秦起宗

秦起宗，字元卿，其先上党人，后徙广平洛水县。曾大父当金季兵起，窟山麓为洞，奉其亲以居，傍窟大洞，匿其里中百人闭之。具牛酒，出待兵，兵入索，惟见其亲属，曰：“孝士也。”释之去。里人曰：“秦父生我。”

起宗生长兵间，学书无从得纸，父顺削柳为筒，写以授之；成诵，削去更书。年十七，会立蒙古学，学辄成，辟武卫译史。御史中丞塔察兒爱其才，迁中台译史。是时，尚书省专制更张，

起宗持文严密无所泄。仁宗即位，罢尚书省，转中书译史，累迁太子家令司典簿官，上言：“东宫官属，辅导德义，财赋非所治也。”朝廷是之。迁南台御史。建康多水，或实灾而有司抑之，或无灾而诉灾，起宗微行得实，人以为神明。

文宗初立，命威顺王征八番。是时，蜀省囊加台拒命未平，起宗极言武昌重镇，当备上流之师，亲王不可远去，力止之。及王入见，帝谓曰：“八番之行，非秦元卿，几为失计。”其后八番师还，无敢扰于道路者。朝议以起宗治蜀，幕府忘其名，曰秦元卿，帝引笔改曰起宗，其眷注如此。拜中台御史，劾中丞和尚受人妇人、贱买县官屋，不报。起宗从台官入见，踞辩久之，敕令起，起宗不起，会日暮，出；明日，立太子，有敕，起宗又奏：“不罪和尚，无以正国法。”和尚服辜。帝曰：“为御史，当如是矣。”元会，赐只孙服，令得与大宴。又劾閩宪卜咱耳窃父妾以逃，其父愤死，渎乱天常，流之岭南。自是尽言无讳，皆见听用。有《御史奏议》一卷。

迁都漕运使，帝召谕之曰：“漕输事多废阙，赖御史治之尔。”出为抚州路总管，至官，有司供张甚盛，问其费所从出，小吏不敢隐，曰：“借办于民。”遂亟使归之，几席仅给而已。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，成礼即止。因谕众曰：“我素农家，安俭约，务安静，庶使吾民化之。”居一岁，以老去官。明年，以兵部尚书致仕，居一岁，卒，谥昭肃。

子四人：钧，铨，铎，镛。钧，西台御史；镛，延徽寺经历；铨，都省掾；铎蚤卒。

## 列传第六十四

### 张思明

张思明，字士瞻，其先获嘉人，后徙居辉州。思明颖悟过人，读书日记千言。至元十九年，由侍仪司舍人辟御史台掾，又辟尚书省掾。左丞相阿合马既死，世祖追咎其奸欺，命尚书簿问遗孽。一日，召右丞何荣祖、左丞马绍，尽输其赃以入，思明抱牍从，日已昏，命读之，自昏达曙，帝听忘疲，曰：“读人吐音，大似侍仪舍人。”右丞对曰：“正由舍人选为掾。”帝奇之，曰：“斯人可用。”明日，擢为大都路治中。思明以超迁逾等，固辞，乃改湖广行省都事。元贞元年，召为中书省检校，六曹无滞案，迁户部主事。大德初，擢左司都事，有献西域秤法，思明以惑众不用。初立海道运粮万户府于江浙，受除者惮涉险，不行，思明请升等以优之，因著为令。五年，转吏部郎中。九年，改集贤司直。十年，除江浙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。十一年春，两浙大饥，首赞发廩赈之。至大三年，迁两浙盐运使，未上，入参议枢密院事，改中书省左司郎中。皇庆元年，再授两浙盐运使，岁课羨赢，僚属请上增数，思明曰：“赢缩不常，万一以增为额，是我希一己之荣，遗百世之害。”二年，召为户部尚书。延祐元年，进参议中书省事；三年，拜中书参知政事。

仁宗即位，浮屠妙总统有宠，敕中书官其弟五品，思明执不可。帝大怒，召见切责之，对曰：“选法，天下公器。径路一开，来者杂遝。故宁违旨获戾，不忍隳祖宗成宪，使四方得

窥陛下浅深也。”帝心然其言，而业已许之，曰：“卿可姑与之，后勿为例。”乃为万亿库提举，不与散官。久之，近臣疾其持法峭直，日构谗间，出为工部尚书。帝问左右曰：“张士瞻居工部，得无怏怏乎？”对曰：“勤政如初。”帝嘉叹之，命授宣政院副使。五年，除西京宣慰使。岭北戍士多贫者，岁凶，相挺为变，思明威惠并行，边境乃安。因疏和林运粮不便事十一条，帝劳以端砚、上尊。会左丞相哈散辞职，帝不允，其请益坚，帝诘之曰：“朕任卿未专邪？”曰：“非。”曰：“近臣有挠政者邪？”曰：“无有也。”“然则何为而辞？”对曰：“臣自揆才薄，恐误陛下国事，若必欲任臣，愿荐一人有助。”帝问：“为谁？朕能从汝。”哈散再拜谢曰：“臣愿得张思明。”即日拜思明中书参知政事。比召至，车驾幸上都，见于道，慰勉之曰：“卿向不负朕注委，故朕用哈散言，复起汝。”未几，升左丞。

帝崩，英宗宅忧，右丞相帖木迭儿用事，日诛大臣不附己者，中外汹汹。思明谏曰：“山陵甫毕，新君未立，丞相恣行杀戮，国人皆谓阴有不臣之心。万一诸王驸马疑而不至，将奈之何？不可不熟虑也。”众皆危之，帖木迭儿大悟曰：“非左丞言，几误吾事。”帝造寿安山寺，监察御史观音保、琐咬儿哈的迷失、成珪、李谦亨强谏，帝震怒，杀观音保、琐咬儿哈的迷失，以成珪、李谦亨属吏，思明白丞相曰：“言事，御史职也，祖宗已来，未尝杀谏臣。”成、李既属吏，当论法，丞相乃力言之，二人得从轻典。及拜住为左丞相，与帖木迭儿各树朋党，贼害忠良，思明惧祸及，累表辞，不获，后竟诬以不支蒙古子女口粮，饿死四百人，遂废于家，杜门六年。

文宗天历元年，起为江浙行中书省左丞。会陕西大饥，中书拨江浙盐运司岁课十万锭赈之。吏白：周岁所入，已输京师，

当回咨中书。思明日：“陕西饥民，犹鲋在涸辙，往复逾月，是索之枯鱼之肆也。其以下年未输者如数与之，有罪，吾当坐。”朝廷韪之。二年，复以中书左丞召，入觐慈仁殿，敷陈累朝任贤使能、治民足国之道，因以衰老辞，帝未允，明日，即移告去。重纪至元三年卒，年七十八。

思明平生不治产，不畜财，收书三万七千余卷；尤明于律，与谢仲和、曹鼎新同称三绝。赠推忠翊治守义功臣，依前中书左丞、上护军、清河郡公，谥贞敏。

#### 吴元珪

吴元珪，字君璋，广平人。父鼎，燕南提刑按察副使。元珪简重，好深沉之思，凡征谋治法、律令章程，皆得于家庭之所授受。至元十四年，世祖召见，命侍左右，授后卫经历，佩金符。十七年，从幸上都，受命取御药于大都万岁山，元珪乘传，未尽一昼夜而至。帝奇其速，擢枢密都事，升经历。尝从同知枢密院事俺伯进西蕃铠甲，帝问其制度，元珪应对详明，帝益奇之。

初，江南既定，枢密奏裁定官属，京师五卫、行省、万户府设官有差，均俸禄，给医药，设学校，置屯田，多元珪所论建。二十六年，参议枢密院事。时缮修宫城，尚书省奏役军士万人，留守司主之。元珪亟陈其不便，乃立武卫，缮理宫城，以留守段天祐兼都指挥使，凡有兴作，必以闻于枢府。寻升枢密院判官。奏定万户用军士八人，千户四人，百户二人，多役者有罚。二十八年，除礼部侍郎，迁左司郎中。三十一年，参议中书省事。大德元年，除吏部尚书。选曹铨注，多有私其乡里者，元珪曰：“此风不可长，川党、朔党之兴，宋之所由衰也。”请谒悉皆谢绝。三年，宣抚燕南，劾贪吏若干人。迁工部尚书，河朔连年水旱，五谷不登，元珪言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

以养民为本，凡用民力者必书，盖民力息则生养遂，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。”宰相嘉其言，土木之工稍为之息。六年，命河南行中书省事，将行，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。初，硃清、张瑄以财雄江南，遍以金币连结当路，及伏诛，录其家，具籍所交诸公贵人，而江浙省臣为尤甚，惟元珪一无所污。

武宗即位，由枢密院事拜枢密副使。诏元珪二十余人议政中书，若惜人力，严选举，节财用，定律令，谨赏罚，建科举，课农桑，汰冗员，易封赠，皆切于世务者。初，诏发军万人屯田称海以实边，海都之乱，被俘者众，至是颇有来归者，饥寒不能存，至鬻子以活。元珪具其事以闻，诏赐钱赎之。帝在军中，即闻元珪名，至是，特加平章政事，赐白金二百五十两、只孙衣四袭。

仁宗即位，诏元珪与十六人议时政。皇庆元年，出拜江浙行省左丞。江淮漕臣言：“江南殷富，盖由多匿腴田，若再行检覆之法，当益田亩累万计。”元珪曰：“江南之平，几四十年，户有定籍，田有定亩，一有动摇，其害不细。”执其论固争，月余不能止，移疾去。延祐元年，拜甘肃行省左丞。岁余，召还，俾宣抚辽阳诸郡，复为枢密副使，召见嘉禧殿，帝曰：“卿先朝旧臣，宜在旧服。”特加荣禄大夫，赐钞五千缗、貂裘二袭。元珪奏曰：“昔世祖限田四百亩，以给军需，余田悉贡赋税。今经理江淮田土，第以增金为能，加以有司头会箕敛，俾元元之民，困苦日甚，臣恐变生不测，非国之福，惟陛下少加意焉。”帝曰：“凡尔军士之田，并遵旧制。”

至治元年，英宗即位，元珪与知枢密院事帖木儿不花上军民之政十余事，大抵言：诸王近侍，不可干军政；管军官吏，不可渔取军户；军官之材者，当迁其职；有司赋役，当务均一，而军民不可有所偏；军官袭职，惟传嫡嗣，而支庶不可有所乱。

帝并嘉纳，即降旨施行之。元珪以年老致仕，至治二年，起商议中书省事。三年卒。泰定元年，赠光禄大夫、河南等处行省平章政事、柱国，追封赵国公，谥忠简。三年，复加推诚佐理功臣、光禄大夫、司徒。

### 张升

张升，字伯高，其先定州人，后徙平州。升幼警敏过人，学语时，辄能辨字音，应对异于常儿；既长，力学，工文辞。至元二十九年，用荐者授将仕郎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预修《世祖实录》。升应奉翰林文字，寻升修撰，历兴文署令，迁太常博士。成宗崩，大臣承中旨，议奉徽号，飡宗庙，升曰：“在故典，凡有事于宗庙，必书嗣皇帝名，今将何书？”议遂寝。武宗即位，议躬祀礼，升据经引古，参酌时宜以对，帝嘉纳之。至大初，改太常寺为太常礼仪院，即除升为判官。

久之，外补知汝宁府。民有告寄柬书于其家者，逾三年取阅，有禁书一编，且记里中大家姓名于上，升亟呼吏焚其书，曰：“妄言诬民，且再更赦矣，勿论。”同列惧，皆引起。既而事闻，廷议谓升脱奸轨，遣使穷问，卒无迹可指，乃诘以擅焚书状，升对曰：“事固类奸轨，然升备位郡守，为民父母，今斥诬诉，免冤滥，虽重得罪不避。”乃坐夺俸二月。旁郡移文报吴人侯君远者言：“岁直壬子六月朔日蚀，其占为兵寇；岁癸丑，其应在吴分野。”同列欲召属县为备御计，升曰：“此讹言，久当自息，毋用惑民听。”斥其无稽，众论黜之。部使者举治行为诸郡最。历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，除绍兴路总管。初，大德、至大间，越大饥，且疫疠，民死者殆半，赋税盐课责里胥代纳，吏并缘为奸，害富家，升为证于簿籍，白行省蠲之。前守有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者，争代者禄米，有隙，欲内之罪，移平江岁输海运粮布囊三万，俾绍兴制如数，民患苦之，

不能堪。更数守，谓岁例如此，置弗问。升言：“麻非越土所生，海漕实吴郡事，于越无与。”章上，卒罢之。升既谨于绳吏，又果于去民瘼，故人心悦服。历湖北道廉访使、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，召为参议中书省事，改枢密院判官，寻复中书参议。

至治二年，又出为河东道廉访使，未行，拜治书侍御史。明年，出为淮西道廉访使。泰定二年，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，加中奉大夫，寻迁辽东道廉访使。属永平大水，民多捐瘠，升请发海道粮十八万石、钞五万缗，以赈饥民，且蠲其岁赋，朝廷从之，民得全活者众。明年，召拜侍御史。天历初，出为山东道廉访使，时方有警，有司请完城以为备，升曰：“民恃吾以生，完城是弃民也。”由是民皆安之。文宗赐尚醞文币，以赏其功。逾年，召为太禧院副使，兼奉赞神御殿事，除河南省左丞，复迁淮西道廉访使。升时年六十有九，上书乞致仕。至顺二年，复起为集贤侍讲学士，文宗眷待之意甚隆。

元统元年，顺帝即位，首诏在廷耆艾，访问治道，升条上时所宜先者十事。寻兼经筵官，廷试进士，特命升读卷，事已，告省先墓。帝赐金织文袍，以宠其归。明年，以奎章阁大学士、资善大夫、知经筵事召，赐上尊，趣就职，升以疾辞。帝察其不可强，许之。寻命本郡月给禄半，以终其身。至正元年卒，年八十一。赠资德大夫、河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，谥文宪。

#### 臧梦解陆垕

臧梦解，庆元人，宋末中进士第，未官而国亡。至元十三年，从其乡郡守将内附，授奉训大夫、婺州路军民人匠提举。未几，例革其所司，而浙东宣慰司举梦解才兼儒吏，可试州郡，朝廷是之，授息州知州。未行，改知海宁州。时淮东按察副使王庆之按行至其州，见梦解刚直廉慎，而学有渊奥，自任职以

来，门无私谒，官署萧然，凡有差役，皆当其贫富，而吏无所预。于是民以户计者，新增七百六十有四；田以顷计者，新辟四百四十有三；桑柘榆柳，交廛境内，而政平讼简，为诸州县最。乃举梦解才德兼备，宜擢清要，以展所蕴。而御史台亦以其廉能，抗章荐之。

二十七年，梦解满去者至是已五年矣。属江阴饥，江浙行省委梦解赈之。梦解不为文具，皆躬至其地，而人给以米，所活四万五千余人。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苟宗道，闻而韪之，举其名上闻，除同知桂阳路总管府事。三十年，擢奉议大夫、广西肃政廉访副使。故事，烟瘴之地，行部者多不躬至，而梦解咸遍历焉。遂按问宾州、藤州两路达鲁花赤，与凡贪官奸吏，置于法者无虑八十余人。又平反邕州黄震被诬赃罪，及藤州唐氏妇被诬杀夫罪，凡两冤狱。大德元年，迁江西肃政廉访副使。有临江路总管李侗，素狡狴，而又附大臣势，以控持省宪，梦解按其赃罪，而一道澄清。六年，迁浙东肃政廉访副使。九年，除广东肃政廉访使。梦解至是，既老且病，乃纳禄退居杭州，以亚中大夫、湖南宣慰副使致仕。后至元元年卒。

梦解博学洽闻，为时名儒，然不少迂腐，而敏于政事，其操守尤为介特。所著书，有《周官考》三卷、《春秋微》一卷。梦解尝自号鲁山大夫，士之称之者，不以官，皆曰鲁山先生云。

同时有陆垕者，与梦解齐名。监察御史郑鹏南尝以二人并荐于朝。垕字仁重，江阴人也。自幼以孝友闻。至元间，丞相伯颜以师南下，垕是时年未冠，而志强气锐，率其乡人见之，论议有合，兵遂不涉其境，乡人义之。伯颜奏授为同知徽州路总管府事，以廉能擢置台宪，累迁至湖南肃政廉访副使，升浙西廉访使。所至以黜赃吏、洗冤狱为己任，且尝上章奏免儒役，及举行浙西助役法。年五十卒，赐谥庄简。

## 陈顥

陈顥，字仲明，其先居卢龙，有名山者，仕金为谋克监军，太祖得之，以为平阳等路军民都元帅，子孙徙清州，遂为清州人。顥幼颖悟，日记诵千百言，稍长，游京师，登翰林承旨王磐、安藏之门。磐熟金典章，安藏通诸国语，顥兼习之。安藏乃荐顥入宿卫，寻为仁宗潜邸说书。于是，仁宗奉母后出居怀庆，顥从行，日开陈以古圣贤居艰贞之道。会成宗崩，仁宗入定内难，以迎武宗，顥皆预谋。及仁宗即位，以推戴旧勋，特拜集贤大学士、荣禄大夫，仍宿卫禁中，政事无不与闻。科举之行，顥赞助之力尤多。顥时伺帝燕闲，辄取圣经所载大经大法有切治体者陈之，每见嘉纳。帝尝坐便殿，群臣入奏事，望见顥，喜曰：“陈仲明在列，所奏必善事矣。”顥以父年老，力请归养清州，帝特命顥长子孝伯为知州以就养。顥固辞，乃以孝伯为州判官。帝欲用顥为中书平章政事，顥叩首谢曰：“臣无汗马之功，又乏经济之略，一旦置之政途，徒速臣咎。臣愿得朝夕左右，献替可否，庶少裨万一，亦以全臣愚忠。”帝乃允。

仁宗崩，辞禄家居者十年。文宗即位，复起为集贤大学士，上疏劝帝大兴文治、增国子学弟子员、蠲儒之徭役，文宗皆嘉纳焉。顥先后居集贤，署荐士牒累数百，有讦之者，顥曰：“吾宁以谬举受罚，蔽贤诚所不忍。”顺帝元统初，顥扈跽行幸上都，至龙虎台，帝命造膝前，而握其手曰：“卿累朝老臣，更事多矣，凡议政事，宜极言无隐。”顥顿首谢不敏。顥每集议，其言无不剴切，后至元四年，致政，命食全俸于家。明年卒，年七十六。至正十四年，赠摠诚秉义佐理功臣、光禄大夫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、柱国，追封蓟国公，谥文忠。

顥出入禁闼数十年，乐谈人善，而恶闻人过。大夫士因其

荐拔以至显列，有终身莫知所自者，是以结知人主，上下无有怨尤。欧阳玄为国子祭酒，与顥同考试国子伴读，每出一卷，顥必拾而观之，苟得其片言善，即以置选列，为之色喜。玄叹曰：“陈公之心，盖笃于仁而逾于厚者，真可使鄙夫宽、薄夫敦矣。”

次子敬伯，至正中仕为中书参知政事，历左丞、右丞，二十七年，拜中书平章政事。

## 列传第六十五

### 梁曾

梁曾，字贡父，燕人。祖守正，父德，皆以曾贵，赠安定郡公。曾少好学，日记书数千言。中统四年，以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荐，辟中书左三部令史，三转为中书省掾。至元十年，用累考及格，授云南诸路行省都事，佩银符。久之，升员外郎。十五年，转同知广南西道左右两江宣抚司事。明年，除知南阳府。唐、邓二属州为襄阳府所夺，曾按图经、稽国制以闻，事得复旧。南阳在宋末为边鄙，桑柘未成，而岁赋丝，民甚苦之，曾请折输布，民便之。

十七年，朝廷以安南世子陈日烜不就征，选曾使其国。召见，赐三珠金虎符、貂裘一袭，进兵部尚书，与礼部尚书柴椿偕行。至安南，语秘不传。明年，日烜遣其叔遗爱，奉表从曾入献方物。帝封遗爱为安南国王，赐币帛，遣归。二十一年，除曾湖南宣慰司副使。居三年，以疾去。二十九年，改淮西宣慰司副使，复以亲老辞。召至京师，入见内殿，有旨令曾再使安南，授吏部尚书，赐三珠金虎符、裘衣、乘马、弓矢、器币，以礼部郎中陈孚为副。十二月，改授淮安路总管而行。三十年正月，至安南。其国有三门：中曰阳明，左曰日新，右曰云会，陪臣郊迎，将由日新门入。曾大怒曰：“奉诏不由中门，是我辱君命也。”即回馆，既而请开云会门入，曾复执不可，始自阳明门迎诏入。又责日燇亲出迎诏，且讲新朝尚右之礼。以书往复者三次，具宣布天子威德，而风其君入朝。世子陈日燇大

感服，三月，令其国相陶子奇等从曾诣阙请罪，并上万寿颂、金册表章、方物，而以黄金器币奇物遗曾为贖，曾不受，以还诸陶子奇。八月，还京师，入见，进所与陈日燂往复议事书。帝大悦，解衣赐之，且令坐地上，右丞阿里意不然，帝怒曰：“梁曾两使外国，以口舌息兵戈，尔何敢尔！”是日，有亲王至自和林，帝命酌酒，先赐曾，谓亲王曰：“汝所办者汝事，梁曾所办，吾与汝之事，汝勿以为后也。”复于便殿赐酒馔，留宿禁中，语安南事，至二鼓方出。明日，陶子奇等见诏，陈其方物象、鹦鹉于庭，而命曾引所献象。曾以袖引之，象随曾转，如素驯者，复命引他象，亦然。帝以曾为福人，且问曰：“汝亦惧否？”对曰：“虽惧，君命不敢违。”帝称善。或谗曾受安南赂者，帝以问曾，曾对曰：“安南以黄金器币奇物遗臣，臣不受，以属陶子奇矣。”帝曰：“苟受之，何不可也！”寻赐白金一錠、金币二；敕中书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与之。仍乘传之任淮安。到官，兴学校，厉风俗，河南行省事有疑者，皆委曾议之。

大德元年，除杭州路总管，户口复者五万二千四百户，请禁莫夜鞫囚、游街、酷刑，朝廷是之，著为令。四年，丁内艰。先是，丁忧之制未行，曾上言请如礼。七年，除潭州路总管，以未终制，不赴。明年，迁两浙都转运盐使。又明年，拜云南行省参知政事，赐三珠金虎符。寻召还京，辞以母丧未葬，扶柩北归，至长芦，有旨赐钞一百錠，使营葬。十年，召为中书参议。尝预燕，赐只孙一袭。十一年，转正奉大夫，出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，寻迁湖广行省参知政事。四年，以疾辞归，敕赐药物，存问备至。

皇庆元年，仁宗以曾前朝旧臣，特授昭文馆大学士、资德大夫。累章乞致仕，不允，复起为集贤侍讲学士。国有大政，

必命曾与诸老议之。延祐元年，奉诏代祀中岳等神。还至汴梁，以病不复职，寓居淮南，杜门不通宾客，惟日以书史自娱。至治二年卒，年八十一。卒之前十日，有大星陨于所居，流光烛地，人皆异之。

### 刘敏中

刘敏中，字端甫，济南章丘人。幼卓异不凡，年十三，语其父景石曰：“昔贤足于学而不求知，丰于功而不自炫，此后人所弗逮也。”父奇之。乡先生杜仁杰爱其文，亟称之。敏中尝与同侪各言其志，曰：“自幼至老，相见而无愧色，乃吾志也。”

至元十一年，由中书掾擢兵部主事，拜监察御史。权臣桑哥秉政，敏中劾其奸邪，不报，遂辞职归其乡。既而起为御史台都事。时同官王约以言去，敏中杜门称疾。台臣请视事，敏中曰：“使约无罪而被劾，吾固不当出；诚有罪耶，则我既为同僚，又为交友，不能谏止，亦不无过也。”出为燕南肃政廉访副使，入为国子司业，迁翰林直学士，兼国子祭酒。大德七年，诏遣宣抚使巡行诸道，敏中出使辽东、山北诸郡，守令恃贵幸暴横者，一绳以法；锦州雨水为灾，辄发廩赈之。除东平路总管，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。九年，召为集贤学士，商议中书省事。上疏陈十事，曰整朝纲，省庶政，进善良，剔奸蠹，显公道，杜私门，广恩泽，实钞法，严武备，举封赠。成宗崩，奸臣希中旨，赞其邪谋，敏中援礼力争之。武宗即位，召敏中至上京，庶政多所更定，授集贤学士、皇太子赞善，仍商议中书省事，赐金币有加。顷之，拜河南行省参知政事，俄改治书侍御史，出为淮西肃政廉访使，转山东宣慰使，遂召为翰林学士承旨。诏公卿集议弭灾之道，敏中疏列七事，帝嘉纳焉。以疾还乡里。

敏中平生，身不怀币，口不论钱；义不苟进，进必有所匡救，援据今古，雍容不迫。每以时事为忧，或郁而弗伸，则戚形于色，中夜叹息，至泪湿枕席。为文辞，理备辞明，有《中庵集》二十五卷。延祐五年卒，年七十六。赠光禄大夫、柱国，追封齐国公，谥文简。

### 王约

王约，字彦博，其先汴人，祖通，北徙真定。约性颖悟，风格不凡。从中丞魏初游，博览经史，工文辞，务达国体，时好不以动其心。至元十三年，翰林学士王磐荐为从事，承旨火鲁火孙以司徒开府，奏授从仕郎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，兼司徒府掾。既而辟掾中书，除礼部主事。二十四年，拜监察御史，授承务郎。首请建储及修史事。时丞相桑哥衔参政郭佑为中丞时奏诛右丞卢世荣等，故诬以他罪，约上章直佑冤。按治成都盐运使王鼎不法，罢官除名。转御史台都事。南台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，多斥桑哥罪。桑哥怒，又以约与之表里，六奏杀之，上不从。约以陇西地远，请立行台陕西，诏从之。出赈河间饥民，均核有方，全活甚众。

三十一年，迁中书右司员外郎。四月，成宗即位，言二十二事，曰实京师，放差税，开猎禁，蠲逋负，赈穷独，停冗役，禁鹰房，振风宪，除宿蠹，慰远方，却贡献，询利病，利农民，励学校，立义仓，核税户，重名爵，明赏罚，择守令，汰官属，定律令，革两司。又请中书去繁文，一取信于行省，一责成于六部。调兵部郎中，改礼部郎中。请行赠谥之典以旌忠勋，付时政记于史馆以备纂录，立供需府以专供亿，皆从而行之。拜翰林直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。奉诏赈京畿东道饥民，发米五十万石，所活五十余万人。因条疏京东利病十事，请发米续赈之，中书用其言，民获以苏。

高丽王昺年老，传国子諫，有不安其政者，飞谗离间，及諫朝京师，潜使人賂用事者，留諫不遣。昺复位，乃委用小人，厚敛淫刑，国人群诉于朝。中书令执其首恶，系刑部，其党复不悛，奏属约验问。约至，宣布明诏，而谕之曰：“天地间至亲者父子，至重者君臣。彼小人知自利，宁肯为汝家国地耶！”昺感泣，谢曰：“臣年耄，听信儉邪，是以致此，今闻命矣。愿奉表自雪，且请子諫还国，其小人党与，悉听使者治。”翼日，约逮捕覆按其罪，流二十二人，杖三人，黜有官者二人。命故臣洪子藩为相，俾更弊政，罢非道水驿十三，免耽罗贡非土产物，东民大喜。还报，称旨，除太常少卿。

寻诏约同宗正、御史讞狱京师，约辞职在清庙，帝不允。乃阅诸狱，决二百六十六人，当死者七十二人，释无罪者八十六人，平反吴得诚冤，嫁良家入倡女十人，杖流元旦带刀阑入殿庭者八十人。因议斗殴杀人者宜减死一等，著为令。又以浙民于行省、南台互讼不决，命约讯之。约至杭，二十日而理，省、台无异辞。特拜刑部尚书，以录前功。

大德十一年，仁宗至自怀州，肃清宫禁，以平章赛典赤、安西王阿难答与左丞相阿忽台潜谋为变，命刑曹按责其状。约曰：“在法，谋逆不必掳掠，竟当伏诛。”由是结知仁宗。富宁库失金，约疑番直宿卫者盗之，未几，果得实，库官吏获免。监察御史言通州仓米三万石，因雨而湿。约谓必积气所蒸，验且堪用，释守者罪。宗王兄弟二人守边，兄阴有异志，弟谏不听，即上马驰去，兄遣奴挟弓矢追之，弟发矢毙其奴，兄诉囚其弟，狱当死。约虑囚曰：“兄之奴，即弟之奴，况杀之有故。”立释之。迁礼部尚书，请定丁忧之制，申旌表之恩，免都城煤炭之征，皆从之。京民王氏，仕江南而歿，有遗腹子，其女育之，年十六，乃诉其姊匿贖若干，有司责之急。约视其牒曰：

“无父之子，育之成人，且不绝王氏祀，姊之恩居多。诚利其货，宁育之至今日耶！”改前议而斥之。柴氏初无子，命张氏子后，既得己子，张出为僧，柴之子又歿，僧乃讼家产，诏约诘之。约问曰：“汝出家，既分承汝师衣钵，又何为得柴氏业乎？”僧不能答，遂归柴氏应后者。

至大二年正月，上武宗尊号及册皇后，凡典礼仪注，约悉总之如制。仁宗在东宫，雅知约名，思用以自辅，擢太子詹事丞。从幸五台山，约谏不可久留，即日还上京。初，安西王封于秦，既以谋逆诛，国除，版赋入詹事院。至是，大臣奏请封其子，复国。仁宗以问，约曰：“安西以何罪诛？今复之，何以惩将来！”议遂寝。明年，进太子副詹事，约抗章谏节饮，辞意恳切，仁宗嘉纳焉。承制立左卫率府，统侍卫军万人，同列欲署军官，约持不可，众难之曰：“东宫非枢密使耶？”约曰：“詹事，东宫官也，预枢密事可乎？”仁宗复召问约，对曰：“皇太子事，不敢不为；天子事，不敢为。”仁宗悟，竟罢议。同列复传命增立右卫率府，取河南蒙古军万人统之。约屏人语曰：“左卫率府，旧制有之，今置右府何为？诸公宜深思之，不可累储宫也。”又命取安西兵器，给宿卫士。约谓詹事完泽曰：“詹事移文数千里取兵器，人必惊疑。主上闻之，奈何？”完泽色惭曰：“实虑不及此。”又命福建取绣工童男女六人。约言曰：“福建去京师六七千里，使人父子兄弟相离，有司承风动扰，岂美事耶！”仁宗止之，称善再三。家令薛居敬上言陕西分地五事，因被命往理之，约不为署行，语之曰：“太子，潜龙也。当勿用之时，为飞龙之事可乎？”遂止。荐翰林学士李谦为太子少傅，请立故丞相淮安忠武王伯颜祠于杭，皆从之。

仁宗以詹事院诸事循轨，大喜，面赐犀带，力辞；又赐江

南所取书籍，亦辞。仁宗常字而不名，谕群臣曰：“事未经王彦博议者，勿启。”又谓中丞朵鹘曰：“在詹事而不求赐予者，惟彦博与汝二人耳。”一日，仁宗西园观角抵戏，有旨取缙帛赐之。约入，遥见问曰：“汝何为来？”仁宗遽止之。又欲观俳戏，事已集而约至，即命罢去，其见敬礼如此。四年三月，仁宗正位宸极，欲用阴阳家言，即位光天殿，即东宫也。约言于太保曲枢曰：“正名定分，当御大内。”太保入奏，遂即位于大明殿。中书奏约陕西行省参知政事，帝大怒，特拜河南行省右丞。约陛辞，帝赐卮酒及弓矢。

先是，至大间尚书省用建言者，冒献河、汴官民地为无主，奏立田粮府，岁输数万石，是岁诏罢之，窜建言人于海外，命河南行省复其旧业。行省方并缘为奸，田犹未给。约至，立期檄郡县，厘正如诏。会诏更铜钱银钞法，且令天下税，尽收至大钞。约度河南岁用钞七万锭，必致上供不给，乃下诸州，凡至大、至元钞相半。众以方诏命为言，约曰：“吾岂不知，第岁终诸事不集，责亦匪轻。”丞相卜怜吉台赞之曰：“善。”遣使白中书，省臣大悦，遂遍行天下。南阳李术鲁冲以书谒约，大奇之，即署为郡学正。既又荐之中书，擢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

皇庆改元元日，诏中书省曰：“汴省王右丞可即召之。”约以三月一日至，召见，慰劳，特拜集贤大学士，推恩三世，赠谥树碑。约首奏：“河南行省丞相卜怜吉台，勋闳旧臣，不宜久外。”召至，封河南王。约又建议行封赠、禁服色、兴科举。皆著为令甲。上疏荐国子博士姚登孙、应奉翰林文字揭傒斯、成都儒士杨静，请起复中山知府致仕辅惟良、前尚书参议李源、左司员外郎曹元用，皆除擢有差。辩奏故左丞窦履有遗腹子弃外，宜收养归宗，为窦氏后。

延祐二年，丞相帖木迭儿专政，奏遣大臣分道奉使宣抚，

命约巡行燕南山东道。约至卫辉，有殴母置狱者，其母泣诉，言老妾惟此一息，死则一门绝矣。约原其情，杖一百而遣之。冠州民有兄讐其弟厌诅者，讞之，则曰：“我求嗣也。”索《授时历》验其日良信，乃立纵之使还。拜枢密副使，视事，明日召见赐酒，帝谓左右曰：“人言彦博老病，朕今见之，精力尚强，可堪大任也。”是夕，知院驸马塔失帖木兒宿卫，帝戒之曰：“彦博非汝友，宜师事之。”

至治元年，英宗即位，帖木迭兒复相，约辞职不出。二年，以年七十致仕。三年，丞相拜住一新政务，尊礼老臣，传诏起约，复拜集贤大学士，商议中书省事，以其禄居家，每日一至中书省议事，至治之政，多所参酌。又尝奉诏与中书省官及他旧臣，条定国初以来律令，名曰《大元通制》，颁行天下。朝廷议罢征东省，立三韩省，制式如他省，诏下中书杂议，约对曰：“高丽去京师四千里，地瘠民贫，夷俗杂尚，非中原比，万一梗化，疲力治之，非幸事也，不如守祖宗旧制。”丞相称善，奏罢议不行。高丽人闻之，图公像归，祠而事之，曰：“不绝国祀者，王公也。”泰定元年，奉诏廷策天下士，第八刺、张益等八十五人，始增乙科员额至一十五人。

天历元年，文宗践祚，约入贺，赐宴大明殿，帝劳问甚欢。时年七十有七，平居襟度和粹，谦抑自持，后进谒见，必加礼貌；俸禄所入，布散姻族，外及贫士；从父居贫，月奉钱米馈肴膳，事之如父；岁时朔望，携子姓至先茔，殿拜怀恋，谨时祭及五祀，动稽古礼，邦人以为矜式。至顺四年二月己酉卒，年八十二，皇太后闻之嗟悼，以尚醞二尊，遣徽政院臣临吊致奠，敕中书省以下赠贖有差。是月庚申，葬城西冈子原。

约平生著作，有《史论》三十卷、《高丽志》四卷、《潜丘稿》三十卷，行于世。子思诚，奉议大夫、秘书监著作郎。

## 王结

王结，字仪伯，易州定兴人。祖遯勤，以质子军从太祖西征，娶阿鲁浑氏，自西域徙戍秦陇，又徙中山，家焉。结生而聪颖，读书数行俱下，终身不忘。尝从太史董朴受经，深于性命道德之蕴，故其措之事业，见之文章，皆悉有所本。宪使王仁见之，曰“公辅器也。”年二十余，游京师，上执政书，陈时政八事，曰：立经筵以养君德，行仁政以结民心，育英材以备贡举，择守令以正铨衡，敬贤士以厉名节，革冗官以正职制，辨章程以定民志，务农桑以厚民生。其言剴切纯正，皆治国之大经大法，宰相不能尽用之。时仁宗在潜邸，或荐结充宿卫，乃集历代君臣行事善恶可为鉴戒者，日陈于前，仁宗嘉纳焉。武宗即位，以仁宗为皇太子。大德十一年，命置东宫官属，以结为典牧太监，阶太中大夫。近侍以俳优进，结言：“昔唐庄宗好此，卒致祸败，殿下方育德春宫，视听宜谨。”仁宗优纳之。

仁宗即位，迁集贤直学士。出为顺德路总管，教民务农兴学、孝亲弟长、戢奸禁暴，悉登于书，俾朝夕阅习之。属邑巨鹿沙河有唐魏征、宋璟墓，乃祠二公于学，表其言论风旨，以厉多士。迁扬州，又迁宁国，以从弟绅金江东廉访司事，辞不赴。改东昌路，境有黄河故道，而会通堤遏其下流，夏月潦水，坏民麦禾。结疏为斗门以泄之，民获耕治之利。

至治二年，参议中书省事。时拜住为丞相，结言：“为相之道，当正己以正君，正君以正天下；除恶不可犹豫，犹豫恐生它变；服用不可奢僭，奢僭则害及于身。”丞相是其言。未几，除吏部尚书，荐名士宋本、韩镛等十余人。泰定元年春，廷试进士，以结充读卷官。迁集贤侍读学士、中奉大夫。会有月食、地震、烈风之异，结昌言于朝曰：“今朝廷君子小人混

淆，刑政不明，官赏太滥，故阴阳错谬。咎征荐臻，宜修政事，以弭天变。”是岁，诏结知经筵，扈从上都。结援引古训，证时政之失，冀帝有所感悟。中宫闻之，亦召结等进讲，结以故事辞。明年，除浙西廉访使，中途以疾还。岁余，拜辽阳行省参知政事。辽东大水，谷价翔踊，结请于朝，发粟数万石，以赈饥民。召拜刑部尚书。

天历元年，文宗即位，拜陕西行省参知政事，改同知储庆司事。二年，拜中书参知政事，入谢光天殿，以亲老辞，帝曰：“忠孝能两全乎？”是时迎立明宗于朔方，明宗命文宗居皇太子位，于是遣大臣奉宝北逐。近侍有求除拜赏赉者，结曰：“俟天子至议之。”初，上都之变，失皇太子宝，更铸新宝，近侍请视旧制宜加大，结曰：“此宝当传储嗣，不敢逾旧制也。”或致人于死，而籍其妻孥产者，结复论之。近侍益怒，谮诋日甚，遂罢政。又命为集贤侍读学士，丁内艰，不起。

元统元年，复除浙西廉访使，未行，召拜翰林学士、资善大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，与张起岩、欧阳玄修泰定、天历两朝实录。拜中书左丞。中宫命僧尼于慈福殿作佛事，已而殿灾，结言僧尼褻渎，当坐罪。左丞相疾革，家人请释重囚禳之，结极陈其不可。先时，有罪者，北人则徙广海，南人则徙辽东，去家万里，往往道死。结请更其法，移乡者止千里外，改过听还其乡，因著为令。职官坐罪者，多从重科，结曰：“古者刑不上大夫，今贪墨虽多，然士之廉耻，不可以不养也。”闻者谓其得体。至元元年，诏复入翰林，养疾不能应诏。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卒，年六十有二。

结立言制行，皆法古人，故相张珪曰：“王结非圣贤之书不读，非仁义之言不谈。”识者以为名言。晚邃于《易》，著《易说》一卷，临川吴澄读而善之。及卒，公卿唁于朝，士大

夫吊于家，曰：“正人亡矣。”四年五月，诏赠资政大夫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、护军，追封太原郡公，谥文忠。有诗文十五卷行于世。

宋

宋，字弘道，潞州长子人，金兵部员外郎元吉之孙。善记诵，年十七，避地襄阳，已而北归，屏居河内者十有五年。赵璧经略河南，闻其名，礼聘之。中统三年，擢翰林修撰。李璫畔，璧行中书省事于济南，至元五年，大兵守襄阳，璧行元帅府事，皆从焉，军事多所咨访。六年，高丽权臣林衍废其国王，而立其弟温，诏遣国王头辇哥暨璧将兵讨之，以为行省员外郎，持诏徙江华岛居民于平壤。复命，慰劳良厚，仍赐衣段，授河南路总管府判官，不赴。十三年，入为太常少卿，属省官制行，兼领籍田署事。十六年，太子以耆德召见，应对详雅，大惬睿旨，自是数蒙召问，侍讲经幄，开谕为多。十八年，除秘书监。十九年，江西分地当署郡邑守令，皆命铨举。二十年，初立詹事院，首命为太子宾客。每燕见，优赐容接，多所锡赉。二十三年卒，有《秬山集》十卷行于世。

张伯淳

张伯淳，字师道，杭州崇德人。少举童子科，以父任铨受迪功郎、淮阴尉，改扬州司户参军，寻举进士，监临安府都税院，升观察推官，除太学录，入本朝。至元二十三年，授杭州路儒学教授，迁浙东道按察司知事。二十八年，擢为福建廉访司知事。岁余，有荐伯淳于帝前者，遣使召问。明年，入见，帝问冗官、风宪、盐策、楮币，皆当时大议，所对悉称旨，命至政事堂，将重用之，固辞，遂授翰林直学士，进阶奉训大夫，谒告以归。授庆元路总管府治中，行省檄按疑狱衢、秀，皆得其情。大德四年，即家拜翰林侍讲学士。明年，造朝，扈从上

元史

·2616·

都。又明年卒。有文集若干卷，藏于家。

## 列传第六十六

贺胜

贺胜，仁杰子也，字贞卿，一字举安，小字伯颜，以小字行。尝从许衡学，通经传大义。年十六，入宿卫，凝重寡言，世祖甚器重之。大臣有密奏，辄屏左右，独留胜，许听之。出则参乘舆，入则侍帷幄，非休沐不得至家。至元二十四年，乃颜叛，帝亲征，胜直武帐中，虽亲王不得辄至。胜传旨饬诸将，诘旦合战，还侍帝侧，矢交帐前，胜立侍不动。乃颜既败，帝还都，乘舆夜行，足苦寒，胜解衣，以身温之。帝一日猎还，胜参乘，伶人蒙采毳作狮子舞以迎驾，舆象惊，奔逸不可制，胜投身当象前，后至者断鞞纵象，乘舆乃安。胜退，创甚，帝亲抚之，遣尚医、尚食视护。拜集贤学士，领太史院事，诏赐一品服。卢世荣、桑哥秉政，势焰熏灼，胜父仁杰留守上都，不肯为之下，桑哥欲阴中之，累数十奏，帝皆不听。

至元二十八年，桑哥败，罢尚书省，政归中书。帝问谁可相者，胜对曰：“天下公论，皆属完泽。”遂相完泽，而以胜参知政事。三十年，金枢密院事，迁大都护。大德九年，胜父仁杰请老，以胜代为上都留守，兼本路都总管、开平府尹、虎贲亲军都指挥使。既至，通商贾，抑豪纵，出纳有法，裁量有度，供亿不匮，民赖以安。诸权贵子弟奴隶有暴横骄纵者，悉绳以法。至大三年，进光禄大夫、左丞相，行上都留守，兼本路总管府达鲁花赤。寻又加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。奉圣州民高氏，籍虎贲，以贵雄乡里，身死子幼。有达官利其财，使其

部曲强娶高氏妇。胜白帝，斥之，高氏以全。岁大饥，辄发仓廩赈民，乃自劾待罪。帝报曰：“祖宗以上都之民付卿父子，欲安之也。卿能如此，朕复何忧，卿其视事。”民德之，为立祠上都西门外。帝闻之，复命工写其像以赐，俾传示子孙。未几，以足疾请老，不许，曰：“卿卧护足矣。”赐小车，出入禁闕。

初，开平人张弼，家富。弼死，其奴索钱民家，弗得，殴负钱者至死。有治其狱者，教奴引弼子，并下之狱。丞相铁木迭兒受其赂六万缗，终不为直。胜素恶铁木迭兒贪暴，居同巷，不与往来。闻弼事，以语御史中丞杨朵兒只。杨朵兒只以语监察御史玉龙帖木兒、徐元素。遂劾奏丞相，逮治其左右，得所赂事实以闻。帝亦素恶铁木迭兒，欲诛之。铁木迭兒走匿太子宫中，太后为言，仅夺其印绶而罢之。及英宗即位，在谅暗中，铁木迭兒遂复出据相位，乃执杨朵兒只及中书平章政事萧拜住，同日戮于市。且复诬胜乘赐车迎诏，不敬，并杀之。胜死之日，百姓争持纸钱，哭于尸傍甚哀。泰定初，诏雪其冤，赠推忠宣力保德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秦国公，谥惠愍。至正三年，加赠推忠亮节同德翊戴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泾阳王，改谥忠宣。

子二人：惟一，开府仪同三司、中书左丞相、监修国史；惟贤，太中大夫、同知上都留守司事。孙均，太子詹事。

#### 杨朵兒只

杨朵兒只，河西宁夏人。少孤，与其兄皆幼，即知自立，语言仪度如成人。事仁宗于藩邸，甚见倚重。大德丁未，从迁怀孟。仁宗闻朝廷有变，将北还，命朵兒只与李孟先之京师，与右丞相哈刺哈孙定议，迎武宗于北藩。仁宗还京师，朵兒只讥察警卫，密致警备，仁宗嘉赖焉，亲解所服带以赐。既佐定

内难，仁宗居东宫，论功以为太中大夫、家令丞，日夕侍侧，虽休沐不至家，众敬惮之。会兄卒，涕泣不胜哀，仁宗怜之，存问优厚。事寡嫂有礼，待兄子不异己子，家人化之。进正奉大夫、延庆使。武宗闻其贤，召见之，仁宗曰：“此人诚可任大事，然刚直寡合。”武宗顾视之，曰：“然。”

仁宗始总大政，执误国者，将尽按诛之，朵兒只曰：“为政而尚杀，非帝王治也。”帝感其言，特诛其尤者，民大悦服。帝他日与中书平章李孟论元从人材，孟以朵兒只为第一，帝然之，拜礼部尚书。初，尚书省改作至大银钞，视中统一当其二十五，又铸铜为至大钱，至是议罢之。朵兒只曰：“法有便否，不当视立法之人为废置。银钞固当废，铜钱与楮币相权而用之，昔之道也。国无弃宝，民无失利，钱未可遽废也。”言虽不尽用，时论是之。迁宣徽副使，御史请迁为台官，帝以宣徽膳用，素不会计，特以委之，未之许也。有言近臣受贿者，帝怒其非所当言，将诛之，时张珪为御史中丞，叩头谏，不听。朵兒只言于帝曰：“诛告者失刑，违谏者失谊。世无诤臣久矣，张珪真中丞也。”帝喜，竟用珪言，拜朵兒只为侍御史。帝宴闲时，群臣侍坐者，或言笑逾度，帝见其正色，为之改容，有犯法者，虽贵幸无所容贷。怨者因共讐之，帝知之深，讐不得行。拜资德大夫、御史中丞。中书平章政事张闾以妻病，谒告归江南，夺民河渡地，朵兒只以失大体，劾罢之。江东、西奉使斡来不称职，权臣匿其奸，冀不问，朵兒只劾而杖之，斡来愧死。御史纳璘言事忤旨，帝怒叵测，朵兒只救之，一日至八九奏，曰：“臣非爱纳璘，诚不愿陛下有杀御史之名。”帝曰：“为卿宥之，可左迁为昌平令。”昌平，畿内剧县，欲以是困纳璘。朵兒只又言曰：“以御史宰京邑，无不可者。但以言事而得左迁，恐后之来者用是为戒，不肯复言矣。”帝不允。后数日，

帝读《贞观政要》，朵兒只侍侧，帝顾谓曰：“魏徵古之遗直也，朕安得用之。”对曰：“直由太宗，太宗不听，徵虽直，将焉用之。”帝笑曰：“卿意在纳璘耶？当赦之，以成尔直名也。”有上书论朝政阙失，面触宰相，宰相怒，将取旨杀之。朵兒只曰：“诏书云：言虽不当，无罪。今若此，何以示信天下！果诛之，臣亦负其职矣。”帝悟，释之。于是特加昭文馆大学士、荣禄大夫，以奖其直言。

时位一品者，多乘间邀王爵、赠先世。或谓朵兒只眷倚方重，苟言之，当可得也，朵兒只曰：“家世寒微，幸际遇至此，已惧弗称，尚敢求多乎！且我为之，何以风厉侥幸者！”迁中政院使。未几，复为中丞，迁集贤大学士，为权臣铁木迭兒所害而死，年四十二。

初，武宗崩，皇太后在兴圣宫，铁木迭兒为丞相，逾月，仁宗即位，因遂相之。居两岁，得罪斥罢，更自结徽政近臣，复再入相，恃势贪虐，凶秽愈甚，中外切齿，群臣不知所为。御史中丞萧拜住拜中书右丞，又拜平章政事，稍牵制之。朵兒只自侍御史拜御史中丞，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。上都富民张弼杀人系狱，铁木迭兒使大奴胁留守贺伯颜出之，及强以他奸利事，不能得。一日，坐都堂，盛怒，以官事召留守，将罪之，留守昌言：“大奴所干非法，不敢从，他实无罪。”铁木迭兒语沮，得解去。朵兒只廉得其所受弼赃巨万万，大奴犹数千，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实，入奏。而御史亦鞫真又发其私罪二十余事。帝震怒，有诏逮问，铁木迭兒逃匿，帝为不御酒数日，以待决狱，尽诛其大奴同恶数人，铁木迭兒终不能得。朵兒只持之急，徽政近臣以太后旨，召朵兒只至宫门，责以违旨意者。对曰：“待罪御史，奉行祖宗法，必得罪人，非敢违太后旨也。”帝仁孝，恐诚出太后意，不忍重伤拂之，但罢其相位，而迁

朵兒只为集贤学士。帝犹数以台事问之，对曰：“非臣职事，臣不敢与闻。所念者，铁木迭兒虽去君侧，反得为东宫师傅，在太子左右，恐售其奸，则祸有不可胜言者。”

仁宗崩，英宗犹在东宫，铁木迭兒复相，乃宣太后旨，召萧拜住、朵兒只至徽政院，与徽政使失里门、御史大夫秃忒哈杂问之，责以前违太后旨之罪。朵兒只曰：“中丞之职，恨不即斩汝，以谢天下。果违太后旨，汝岂有今日耶！”铁木迭兒又引同时为御史者二人，证成其狱。朵兒只顾二人唾之曰：“汝等尝得备风宪，乃为是犬彘事耶！”坐者皆惭俯首，即起入奏。未几，称旨执朵兒只，载诸国门之外，与萧拜住俱见杀。是日，风沙晦冥，都人汹惧，道路相视以目。

英宗即位，诏书遂加以诬罔大臣之罪。铁木迭兒权势既成，毫发之怨，无不报者，太后惊悔，而帝亦觉其所谮毁者皆先帝旧臣。未及论治，而铁木迭兒以病死。会有天灾，求直言，会议廷中，集贤大学士张珪、中书参议回回，皆称萧、杨等死甚冤，是致不雨。闻者失色，言终不得达。及珪拜平章，即告丞相拜住曰：“赏罚不当，枉抑不伸，不可以为治。若萧、杨等冤，何可不亟昭雪也！”丞相善之，遂请于帝，诏昭雪其冤，特赠思顺佐理功臣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司徒、上柱国、夏国公，谥襄愍。朵兒只死时，权臣欲夺其妻刘氏与人，刘氏剪发毁容以自誓，乃免。子不花。

不花幼有才气，能以礼自持，好读书，善书。初，仁宗闻而召之，应对称旨，欲以为翰林直学士，力辞。后遭家难，益自励节为学，以廕补武备司提点，转金河东廉访司事。尝出按部民，有杀子以诬怨者，狱成，不花谏之，曰：“以十岁兒，受十一创，且彼以斧杀怨，必尽其力，何创痕之浅，反不入肤耶！”遂得其情，平反出之。河东民饥，先捐己贲以赈，请未

得命，即发公廩继之，民遂赖不死。天历初，文宗入继大统，除通政院判，将行，值陕西诸军拒诏，郡邑守吏率民逃之。不花独率众出御，呼西人谕之曰：“民者，祖宗艰难所致，国家大事，何与于民。汝等既昧逆顺，又欲残此无辜，吾有为民死尔，不汝从也。”阵溃，遂见杀。二仆亦见执，曰：“吾主既为国死，吾纵为人奴，今苟得生，他日何以见吾主于地下，不若死从吾主。”欲起杀仇，仇要斩之。至顺二年，赠嘉议大夫、礼部尚书，以褒其忠。

#### 萧拜住

萧拜住，契丹石抹氏也。曾祖丑奴，有膂力，善骑射，识见明敏，仕金为古北口屯戍千户。岁庚午，国兵南下，金将招灯必舍遁，丑奴于暮夜潜领兵三千人力战，不克，矢中其胸，遂开关，遣使纳降。太祖命丑奴袭招灯必舍，追及平、滦，降之。因攻取平、滦、檀、顺、深、冀等州，及昌平红螺、平顶诸寨，又两败金兵于邦君甸，授檀州军民元帅。太祖方西征，丑奴驿送竹箭弓弩弦各一万，擢檀顺昌平万户，仍管打捕鹰房人匠，卒于官。后追封顺国公，谥忠毅。弟老瓦，始以杨城渔寨来降，为丑奴弟充质子，多立战功，袭檀州。节度使言安以水栅未下，阴诱汤河川人叛去，老瓦追之不克，死焉。丑奴子青山，中统元年袭万户。至元十一年，从丞相伯颜平宋。还，授湖北提刑按察使。追封顺国公，谥武定。青山子哈刺帖木兒，少事裕宗于东宫，典宿卫，仕为檀州知州。追封顺国公，谥康惠。

拜住，乃哈刺帖木兒之子也。尝从成宗北征，特授檀州知州，入为礼部郎中，擢同知大都路总管府事，出知中山府，以忧去官。属仁宗过中山，有同官者潜于近侍曰：“知府去官，实惮迎候烦劳耳。”帝颔之。适行田野间，见老妪，问之曰：

“府中官孰贤？” 姬对曰：“有萧知府，余不知也。” 复过神祠，有数老人焚香罗拜，遣问之曰：“汝辈何所祷？” 合辞对曰：“萧知府奔丧还，欲速其来，是以祷也。” 帝意遂释。武宗即位，起复为中书左司郎中，出为河间路总管，召为右卫率使，迁户部尚书，遂拜御史中丞。皇庆元年，迁陕西行中书省右丞。延祐三年，进中书平章政事，除典瑞院使，超授银青荣禄大夫、崇祥院使。

英宗即位之十有九日，右丞相铁木迭儿怨拜住在省中牵制其所为，又发其奸赃、专制等事，遂请依皇太后旨，并前御史中丞杨朵儿只皆杀之。帝曰：“人命至重，刑杀非轻，不宜仓卒。二人罪状未明，当白太后，使详谏之，若果无冤，诛之未晚。” 竟杀之，并籍其家，语见杨朵儿只及铁木迭儿传。泰定间，赠守正佐治功臣、太保、仪同三司、柱国，追封蓟国公，谥忠愍。拜住之死，有吴仲者，潜守其尸，三日不去，竟收葬之。

## 列传第六十七

### 耶律希亮

耶律希亮，字明甫，楚材之孙，铸之子也。初，六皇后命以赤帖吉氏归铸，生希亮于和林南之凉楼，曰秃忽思，六皇后遂以其地名之。宪宗尝遣铸核钱粮于燕，铸曰：“臣先世皆读儒书，儒生俱在中土，愿携诸子，至燕受业。”宪宗从之，乃命希亮师事北平赵衍。时方九岁，未浹旬，已能赋诗。岁丙辰，宪宗召铸还和林，希亮独留燕。岁戊午，宪宗在六盘山，希亮诣行在所。已而铸扈从南伐，希亮亦在行。明年，宪宗崩于蜀，希亮将輜重北归陕西。

又明年，为中统元年，世祖即位，阿里不哥反，遣使召主将浑都海。铸说浑都海等入朝，皆不从，则弃其妻子，挺身来归。既而浑都海知铸去，怒，遣百骑追之不及。乃使百人监视希亮母子，迫胁使从行，自灵武过应吉里城，至西凉甘州。阿里不哥遣大将阿蓝答儿自和林帅师至焉支山，希亮见之。阿蓝答儿问：“而父安在？”希亮曰：“不知，与吾父同任事者宜知之。”浑都海怒，诟曰：“我焉得知之，其父今亡命东见皇帝矣！”希亮曰：“若然，则何谓不知！”阿蓝答儿熟视浑都海曰：“此言深有意焉。”诘希亮甚急。希亮曰：“使吾知之，亦从而去，安得独留！”阿蓝答儿以为实，免其监莅。既而阿蓝答儿、浑都海为大兵所杀，其残卒北走，众推哈刺不花为帅。希亮潜匿甘州北黑水东沙陀中。殿兵已过十余里，有寻马者适至，老婢漏言，众奄至，驱至肃州。哈刺不花与铸有婚姻之好，

又哈刺不花在蜀时，尝疾病，铸召医视之，遗以酒食，因释希亮缚，谓曰：“我受恩于汝父，此图报之秋也。”及抵沙州北川，希亮与兄弟徒步负任，不火食者数日。是冬，涉雪逾天山，至北庭都护府。二年，至昌八里城。夏，逾马纳思河，抵叶密里城，乃定宗潜邸汤沐之邑也。时六皇后之妹主后位，与宗王火忽皆欲东觐。希亮母密知其事，携希亮入见，已而事不果。冬，至于火孛之地。三年，定宗幼子大名王闵其不能归，遗以币帛鞍马，乃从大名王至忽只兒之地。会宗王阿鲁忽至，诛阿里不哥所用镇守之人唆罗海，欲附世祖。复从大名王及阿鲁忽二王还至叶密里城。王遗以耳环，其二珠大如榛，实价直千金，欲穿其耳使带之。希亮辞曰：“不敢因是以伤父母之遗体也。且无功受赏，于礼尤不可。”王又解金束带遗之，且曰：“系此，于遗体宜无伤。”五月，又为阿里不哥兵所驱，西行千五百里，至孛劣撒里之地。六月，又西至换扎孙之地。又从至不刺城。又西行六百里，至彻彻里泽刺之山，后妃辎重皆留于此，希亮母及兄弟亦在焉。希亮单骑从行二百余里，至出布兒城。又百里，至也里虔城，而哈刺不花之兵奄至，希亮又从二王兴师，还至不刺城，与哈刺不花战，败之，尽歼其众。二王乃函其头，遣使报捷。十月，至于亦思宽之地。四年，至可失哈里城。四月，阿里不哥兵复至，希亮又从征，至浑八升城。时希亮母从后避暑于阿体八升山。先是，铸尝言于世祖：“臣之妻子皆在北边。”至是，世祖遣不华出至二王所，因以玺书召希亮，驰驿赴阙。六月，由苦先城至哈刺火州，出伊州，涉大漠以还。八月，入觐世祖于上都之大安阁，备陈边事，及羈旅困苦之状。世祖怜之，赐钞千锭、金带一、币帛三十，命为速古兒赤、必阁赤。至元八年，授奉训大夫、符宝郎。

十二年，既平宋，世祖命希亮问诸降将，日本可伐否。夏

贵、吕文焕、范文虎、陈奕等皆云可伐。希亮奏曰：“宋与辽、金攻战且三百年，干戈甫定，人得息肩，俟数年，兴师未晚。

“世祖然之。十三年，太府监令史卢贇言于监官：“各路所贡布长三丈，唯平阳加一丈，诸怯薛歹以故争取平阳布。苟截其长者，与他郡等，则无所争，而以其所截者为髹漆宫殿器皿之用，甚便。”监官从之。适左右以其事闻，帝以诘监官，监官仓皇莫知所以对，归罪于贇，帝命斩之。希亮遇诸途，贇以冤告。希亮命少缓，具以实入奏。有旨令董文用谏之。竟释贇，而召御史大夫塔察兒等让之曰：“此事言官当言而不言，向微秃忽思，不误诛此人耶！”十四年，转嘉议大夫、礼部尚书，寻迁吏部尚书。帝驻蹕察纳兒台之地，希亮至，奏对毕，董文用问大都近事。希亮曰：“囹圄多囚耳。”世祖方欹枕而卧，忽寤，问其故。希亮奏曰：“近奉旨：汉人盗钞六文者杀。以是囚多。”帝惊问：“孰传此语？”省臣曰：“此旨实脱兒察所传。”脱兒察曰：“陛下在南坡，以语蒙古兒童。”帝曰：“前言戏耳，曷尝著为令式？”乃罪脱兒察。希亮因奏曰：“令既出矣，必明其错误，以安民心。”帝善其言，即命希亮至大都，谕旨中书。

十七年，希亮以跋涉西土，足病痿挛，谢事而去，退居愒阳者二十余年。至大二年，武宗访求先朝旧臣，特除翰林学士承旨、资善大夫，寻改授翰林学士承旨、知制诰兼修国史。希亮以职在史官，乃类次世祖嘉言善行以进，英宗取其书，置禁中。久之，闲居京师，四方之士多从之游。泰定四年卒，年八十一。

希亮性至孝，困厄遐方，家赀散亡已尽，仅藏祖考画像，四时就穹庐陈列致奠，竭诚尽敬。朔漠之人，咸相聚来观，叹曰：“此中土之礼也。”虽疾病，不废书史，或中夜起坐，取

烛以书。所著诗文及从军纪行录三十卷，目之曰《懔轩集》。赠推忠辅义守正功臣、资善大夫、集贤学士、上护军，追封漆水郡公，谥忠嘉。

### 赵世延

赵世延，字子敬，其先雍古族人，居云中北边。曾祖公，为金群牧使，太祖得其所牧马，公死之。祖按竺迓，幼孤，鞠于外大父术要甲，讹为赵家，因氏为赵；骁勇善骑射，从太祖征伐，有功，为蒙古汉军征行大元帅，镇蜀，因家成都。父黑梓，以门功袭父元帅职，兼文州吐蕃万户达鲁花赤。

世延天资秀发，喜读书，究心儒者体用之学。弱冠，世祖召见，俾入枢密院御史台肄习官政。至元二十一年，授承事郎、云南诸路提刑按察司判官，时年二十有四。乌蒙蛮酋叛，世延会省臣以军讨之，蛮兵大溃，即请降。二十六年，擢监察御史，与同列五人劾丞相桑哥不法。中丞赵国辅，桑哥党也，抑不以闻，更以告桑哥。于是五人者悉为其所挤，而世延独幸免。奉旨按平阳郡监也先忽都赃巨万，鞫左司郎中董仲威杀人狱，皆明允。二十九年，转奉议大夫，出佷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司事。敦儒学，立义仓，撤淫祠，修澧阳县坏堤，严常、澧掠卖良民之禁，部内晏然。元贞元年，除江南行御史台都事，丁内艰，不赴。大德元年，复除前官。三年，移中台都事，俄改中书左司都事。台臣奏，仍为都事中台。六年，由山东肃政廉访副使改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。十年，除安西路总管。安西，故京兆省台所治，号称会府，前政壅滞者三千牒。世延既至，不三月，剖决殆尽。陕民饥，省台议请于朝赈之，世延曰：“救荒如救火，愿先发廩以赈，朝廷设不允，世延当倾家财若身以偿。”省台从之，所活者众。

至大元年，除绍兴路总管，改四川肃政廉访使。蒙古军士，

科差繁重，而军士就戍往来者多害人，且军官或抑良为奴，世延皆除其弊而正其罪。又修都江堰，民尤便之。四年，升中奉大夫、陕西行台侍御史。先是，八百媳妇为边患，右丞刘深往讨之，兵败而还，坐罪弃市。及是，右丞阿忽台当继行，世延言：“蛮夷事在羁縻，而重烦天讨，致军旅亡失，诛戮省臣，藉使尽得其地，何补于国？今穷兵黩武，实伤圣治。朝廷第当选重臣知治体者，付以边寄，兵宜止勿用。”事闻，枢密院臣以为用兵国家大事，不宜以一人之言为兴辍。世延闻之，章再上，事卒罢。

皇庆二年，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，寻召还，拜侍御史。延祐元年，省臣奏：“比奉诏汉人参政用儒者，赵世延其人也。“帝曰：“世延诚可用，然雍古氏非汉人，其署宜居右。”遂拜中书参知政事。居中书二十月，迁御史中丞。有旨省臣自平章以下，率送之官。其礼前所无有，由是为权臣所忌，乃用皇太后旨，出世延为云南行省右丞。陛辞，帝特命仍还御史台为中丞。三年，世延劾奏权臣太师、右丞相帖木迭儿罪恶十有三，诏夺其官职。寻升翰林学士承旨，兼御史中丞，世延固辞，乃解中丞。五年，进光禄大夫、昭文馆学士，守大都留守，乞补外，拜四川行省平章政事。世延议即重庆路立屯田，物色江津、巴县闲田七百八十三顷，摘军千二百人垦之，岁得粟万一千七百石。

明年，仁宗崩，帖木迭儿复居相位，锐意报复，属其党何志道，诱世延从弟胥益儿哈呼诬告世延罪，逮世延置对，至夔路，遇赦。世延以疾抵荆门，留就医。帖木迭儿遣使督追至京师，俾其党煅炼使成狱。会有旨，事经赦原，勿复问。帖木迭儿更以它事白帝，系之刑曹，逼令自裁，世延不为动，居囚再岁。胥益儿哈呼自以所诉涉诬欺，亡去。中书左丞相拜住屡言

世延亡辜，得旨出狱，就舍以养疾。先是，帝猎北凉亭，顾谓侍臣曰：“赵世延先帝所尊礼，而帖木迭兒妄入其罪，数请诛之，此殆报私怨耳，朕岂能从之。”侍臣皆叩头称万岁。帖木迭兒在上京，闻世延出狱，索省牒视之，怒曰：“此左丞相罔上所为也。”事闻，帝语之曰：“此朕意耳。”未几，帖木迭兒死，事乃释。世延出居于金陵。泰定元年，召还朝，除集贤大学士。明年，出为江南行台御史中丞。四年，入朝，复为御史中丞，又迁中书右丞。明年，有旨：赵世延顷为权奸所诬，中书宜遍移天下，昭雪其非辜，仍加翰林学士承旨、光禄大夫。经筵开，兼知经筵事，选拣劝讲者，皆一时名流。又加同知枢密院事。

泰定帝崩，燕铁木兒与宗王大臣议：武宗二子周王、怀王，于法当立；周王远在朔漠，而怀王久居民间，备尝艰险，民必归之，天位不可久虚，不如先迎怀王，以从民望。八月，即定策，迎之于江陵，怀王即位，是为文宗。当是时，世延赞画之功为多。文宗即位，世延仍以御史中丞兼翰林学士承旨，以疾乞归田里，诏不允。天历二年正月，复除江南行台御史中丞；行次济州，三月，改集贤大学士；六月，又加奎章阁大学士；八月，拜中书平章政事。冬，世延至京，固辞不允，诏以世延年高多疾，许乘小车入内。至顺元年，诏世延与虞集等纂修《皇朝经世大典》，世延屡奏：“臣衰老，乞解中书政务，专意纂修。”帝曰：“老臣如卿者无几，求退之言，后勿复陈。”四月，仍加翰林学士承旨，封鲁国公。秋，以疾，移文中书致其事，明日即行，养疾于金陵之茅山。诏征还朝，不能行，二年，改封凉国公。元统二年，诏赐世延钱凡四万缗。至元改元，仍除奎章阁大学士、翰林学士承旨、中书平章政事、鲁国公。明年五月，至成都，十一月卒，享年七十有七。至正二年，赠世

忠执法佐运翊亮功臣、太保、金紫光禄大夫、上柱国，追封鲁国公，谥文忠。

世延历事凡九朝，扬历省台五十余年，负经济之资，而将之以忠义，守之以清介，饰之以文学，凡军国利病，生民休戚，知无不言，而于儒者名教尤拳拳焉。为文章波澜浩瀚，一归于理。尝较定律令，汇次《风宪宏纲》，行于世。

五子，达者三人：野峻台，黄州路总管。次月鲁，江浙行省理问官。伯忽，夔州路总管，天历初，囊加台据蜀叛，死于难，特赠推忠秉义效节功臣、资善大夫、中书右丞、上护军，追封蜀郡公，谥忠愍。

#### 孔思晦

孔思晦，字明道，孔子五十四世孙也。资质端重，而性简默，童丱时，读书已识大义。及长，授业于导江张，讲求义理，于词章之习，薄而弗为。家贫，躬耕以为养，虽剧寒暑，而为学未尝懈，远近争聘为子弟师。大德中，游京师，祭酒耶律有尚欲荐之，以母老，辞而归。母卧疾，躬进药饵，衣不解带。居丧，勺水不入口者五日。至大中，举茂才，为范阳儒学教谕。延祐初，调宁阳学。先是，两县校官率以廩薄不能守职，而思晦以俭约自将，教养有法，比代去，学者皆不忍舍之。于是孔氏族人相与议：思晦嫡长且贤，宜袭封爵，奉祠事。状上政府，事未决。仁宗在位，雅崇尚儒道，一日，问：“孔子之裔今几世，袭爵为谁？”廷臣具对曰：“未定。”帝亲取孔氏谱牒按之，曰：“以嫡应袭封者，思晦也，复奚疑！”特授中议大夫，袭封衍圣公，月俸百缗，加至五百缗，赐四品印。泰定三年，山东廉访副使王鹏南言：“袭爵上公，而阶止四品，于格弗称，且失尊崇意。”明年，升嘉议大夫。至顺二年，改赐三品印。思晦以宗祀责重，恆惧弗胜，每遇祭祀，必敬必慎。

初，庙毁于兵，后虽苟完，而角楼围墙未备，思晦竭力营度，以复其旧。金丝堂坏，又一新之，祭器礼服，悉加整饬。又以尼山乃毓圣之地，故有庙，已毁，民冒耕祭田且百年，思晦复其田，且请置尼山书院，以列于学官，朝廷从之。三氏学旧有田三千亩，占于豪民，子思书院旧有营运钱万缗，贷于民取子钱，以供祭祀，久之，民不输子钱，并负其本，思晦皆理而复之。圣父旧封齐国公，思晦言于朝曰：“宣圣封王，而父爵犹公，愿加褒崇。”乃诏加封圣父启圣王，圣母王夫人。

五季时，孔末之后方盛，欲以伪灭真，害宣圣子孙几尽，至是，其裔复欲冒称宣圣后。思晦以为：“不早辨则真伪久益不可明，彼与我不共戴天，乃列于族，与共拜殿庭，可乎？”遂会族人，稽典故斥之，既又重刻宗谱于石，而孔氏族裔益明矣。元统元年卒，年六十七。卒之日，有鹤百余翔其屋上，又见神光自东南落其舍北。至正中，朝廷加赠其官，而赐谥曰文肃。

子曰克坚，袭封衍圣公，阶嘉议大夫，既而进通奉大夫。至正十五年，召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，拜陕西行台侍御史，迁国子祭酒，擢山东肃政廉访使，不赴。孙希学，袭封衍圣公。

## 列传第六十八

### 元明善

元明善，字复初，大名清河人。其先盖拓跋魏之裔，居清河者，至明善四世矣。明善资颖悟绝，出读书，过目辄记，诸经皆有师法，而尤深于《春秋》。弱冠游吴中，已名能文章。浙东使者荐为安丰、建康两学正。辟掾，行枢密院。时董士选佥院事，待之若宾友，不敢以曹属御之。及士选升江西左丞，又辟为省掾。会赣州贼刘贵反，明善从士选将兵讨之，擒贼三百人。明善议缓诖误，得全活者百三十人。一日，将佐白：“宜多戮俘获，及尸一切死者，以张军声。”明善固争，以为王者之师，恭行天罚，小丑跳梁，戮其渠魁可尔，民何辜焉。既又得贼所书赣、吉民丁十万余于籍者，有司喜，欲滋蔓为利，明善请火其籍以灭迹，二郡遂安。升掾南行台。未几，授枢密院照磨。转中书左曹掾，掾曹无留事。始，明善在江西时，张瑄为其省参政，明善有马，骏而瘠，瑄假为从骑，久益壮，瑄爱之，致米三十斛酬其直。后瑄败，江浙行省籍其家，得金谷之簿，书“米三十斛送元复初”，不言以酬马直，明善坐免。久之，有为辨白其事者，乃复掾省曹。

仁宗居东宫，首擢为太子文学。及即位，改翰林待制。与修成宗、顺宗《实录》，升翰林直学士。诏节《尚书》经文，译其关政要者以进。明善举宋忠臣子集贤直学士文升同译润，许之。书成，每奏一篇，帝必称善，曰：“二帝三王之道，非卿莫闻也。”兴圣太后既受尊号，廷臣请因肆赦，明善曰：

“数赦，非善人之福，宥过可也。”奉旨出赈山东、河南饥，时彭城、下邳诸州连数十驿，民饿马毙，而官无文书赈贷，明善以钞万二千锭分给之，曰：“擅命获罪，所不辞也。”还，修《武宗实录》，又升翰林侍讲学士，预议科举、服色等事。延祐二年，始会试天下进士，明善首充考试官，及廷试，又为读卷官，所取士后多为名臣。改礼部尚书，正孔氏宗法，以宣圣五十四世孙思晦袭封衍圣公，事上，制可之。擢参议中书省事，旋复入翰林为侍读，岁中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。又召入集贤为侍读，议广庙制。升翰林学士，修《仁宗实录》。英宗亲课太室，礼官进祝册，请署御名，命明善代署者三，眷遇之隆，当时莫并焉。至治二年，卒于位。泰定间，赠资善大夫、河南行省左丞，追封清河郡公，谥曰文敏。

明善早以文章自豪，出入秦、汉间，晚益精诣，有文集行世。

初在江西、金陵，每与虞集剧论，以相切劘。明善言：“集治诸经，惟矧子所定者耳，自汉以来先儒所尝尽心者，考之殊未博。”集亦言：“凡为文辞，得所欲言而止，必如明善云‘若雷霆之震惊，鬼神之灵变’然后可，非性情之正也。”二人初相得甚欢，至京师，乃复不能相下。董士选之自中台行省江浙也，二人者俱送出都门外，士选曰：“伯生以教导为职，当早还，复初宜更送我。”集还，明善送至二十里外，士选下马入邸舍中，为席，出囊中肴，酌酒同饮，乃举酒属明善曰：“士选以功臣子，出入台省，无补国家，惟求得佳士数人，为朝廷用之，如复初与伯生，他日必皆光显，然恐不免为人构间。复初中原人也，仕必当道；伯生南人，将为复初挫折。今为我饮此酒，慎勿如是。”明善受卮酒，跪而酌之。起立，言曰：“诚如公言，无论他日，今隙已开矣。请公再赐一卮，明善终

身不敢忘公言！”乃再饮而别。真人吴全节，与明善交尤密，尝求明善作文。既成，明善谓全节曰：“伯生见吾文，必有讥弹，吾所欲知。成季为我治具，招伯生来观之，若已入石，则无及矣。”明日，集至，明善出其文，问何如，集曰：“公能从集言，去百有余字，则可传矣。”明善即泚笔属集，凡删百二十字，而文益精当。明善大喜，乃欢好如初。集每见明经之士，亦以明善之言告之。

明善一子，晦，廕受峡州路同知，早卒。

虞集 弟槃 范梈

虞集，字伯生，宋丞相允文五世孙也。曾祖刚简，为利州路提刑，有治绩。尝与临邛魏了翁，成都范仲黼、李心传辈，讲学蜀东门外，得程、硃氏微旨，著《易诗书论语说》，以发明其义，蜀人师尊之。祖珏，知连州，亦以文学知名。父汲，黄冈尉。宋亡，侨居临川崇仁，与吴澄为友，澄称其文清而醇。尝再至京师，赎族人被俘者十余口以归，由是家益贫。晚稍起家，教授于诸生中，得李术鲁翀、欧阳玄而称许之，以翰林院编修官致仕。娶杨氏，国子祭酒文仲女。咸淳间，文仲守衡，以汲从，未有子，为祷于南岳。集之将生，文仲晨起，衣冠坐而假寐，梦一道士至前，牙兵启曰：“南岳真人来见。”既觉，闻甥馆得男，心颇异之。

集三岁即知读书，岁乙亥，汲挈家趋岭外，干戈中无书册可携，杨氏口授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左氏传》、欧苏文，闻辄成诵。比还长沙，就外傅，始得刻本，则已尽读诸经，通其大义矣。文仲世以《春秋》名家，而族弟参知政事栋，明于性理之学，杨氏在室，即尽通其说，故集与弟槃，皆受业家庭，出则以契家子从吴澄游，授受具有源委。

左丞董士选自江西除南行台中丞，延集家塾。大德初，始

至京师。以大臣荐，授大都路儒学教授，虽以训迪为职，而益自充广，不少暇佚。除国子助教，即以师道自任，诸生时其退，每挟策趋门下卒业，他馆生多相率诣集请益。丁内艰，服除，再为助教，除博士。监祭殿上，有刘生者，被酒失礼俎豆间，集言诸监，请削其籍。大臣有为刘生谢者，集持不可，曰：“国学，礼义之所出也，此而不治，何以为教！”仁宗在东宫，传旨谕集，勿竟其事，集以刘生失礼状上之，移詹事院，竟黜刘生，仁宗更以集为贤。

大成殿新赐登歌乐，其师世居江南，乐生皆河北田里之人，情性不相能，集亲教之，然后成曲。复请设司乐一人掌之，以俟考正。仁宗即位，责成监学，拜台臣为祭酒，除吴澄司业，皆欲有所更张，以副帝意，集力赞其说。有为异论以沮之者，澄投檄去，集亦以病免。未几，除太常博士，丞相拜住方为其院使，间从集问礼器祭义甚悉，集为言先王制作，以及古今因革治乱之由，拜住叹息，益信儒者有用。

朝廷方以科举取士，说者谓治平可力致，集独以谓当治其源。迁集贤修撰。因会议学校，乃上议曰：“师道立则善人多，学校者，士之所受教，以至于成德达材者也。今天下学官，猥以资格授，强加之诸生之上，而名之曰师尔，有司弗信之，生徒弗信之，于学校无益也。如此而望师道之立，可乎？下州小邑之士，无所见闻，父兄所以导其子弟，初无必为学问之实意，师友之游从，亦莫辨其邪正，然则所谓贤材者，非自天降地出，安有可望之理哉！为今之计，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成德者，身师尊之，至诚恳恻以求之，其德化之及，庶乎有所观感也。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，而不为诡异骇俗者，确守先儒经义师说，而不敢妄为奇论者，众所敬服，而非乡愿之徒者，延致之日，讽诵其书，使学者习之，入耳著心，以正其本，则他日亦当有

所发也。其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，其议论文艺，犹足以耸动其人，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。”六年，除翰林待制，兼国史院编修官。仁宗尝对左右叹曰：“儒者皆用矣，惟虞伯生未显擢尔。”会晏驾，不及用。

英宗即位，拜住为相，颇超用贤俊，时集以忧还江南，拜住不知也。乃言于上，遣使求之于蜀，不见；求之江西，又不见；集方省墓吴中，使至，受命趋朝，则拜住不及见矣。泰定初，考试礼部，言于同列曰：“国家科目之法，诸经传注各有所主者，将以一道德、同风俗，非欲使学者专门擅业，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也。圣经深远，非一人之见可尽，试艺之文，推其高者取之，不必先有主意。若先定主意，则求贤之心狭，而差自此始矣。”后再为考官，率持是说，故所取每称得人。

泰定初，除国子司业，迁秘书少监。天子幸上都，以讲臣多高年，命集与集贤侍读学士王结执经以从，自是岁尝在行。经筵之制，取经史中切于心德治道者，用国语、汉文两进读，润译之际，患夫陈圣学者未易于尽其要，指时务者尤难于极其情，每选一时精于其学者为之，犹数日乃成一篇，集为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，然后得以无忤，其辞之所达，万不及一，则未尝不退而窃叹焉。拜翰林直学士，俄兼国子祭酒。尝因讲罢，论京师恃东南运粮为实，竭民力以航不测，非所以宽远人而因地利也。与同列进曰：“京师之东，濒海数千里，北极辽海，南滨青、齐，萑苇之场也，海潮日至，淤为沃壤，用浙人之法，筑堤捍水为田，听富民欲得官者，合其众分授以地，官定其畔以为限，能以万夫耕者，授以万夫之田，为万夫之长，千夫、百夫亦如之，察其惰者而易之。一年，勿征也；二年，勿征也；三年，视其成，以地之高下，定额于朝廷，以次渐征之；五年，有积蓄，命以官，就所储给以禄；十年，佩之符印，

得以传子孙，如军官之法。则东面民兵数万，可以近卫京师，外御岛夷；远宽东南海运，以纾疲民；遂富民得官之志，而获其用；江海游食盗贼之类，皆有所归。”议定于中，说者以为一有此制，则执事者必以贿成，而不可为矣。事遂寝。其后海口万户之设，大略宗之。

文宗在潜邸，已知集名，既即位，命集仍兼经筵。尝以先世坟墓在吴、越者，岁久湮没，乞一郡自便，帝曰：“尔材何不堪，顾今未可去尔。”除奎章阁侍书学士。时关中饥，民枕籍而死，有方数百里无子遗者，帝问集何以救关中，对曰：“承平日久，人情宴安，有志之士，急于近效，则怨讟兴焉。不幸大灾之余，正君子为治作新之机也，若遣一二有仁术、知民事者，稍宽其禁令，使得有所为，随郡县择可用之人，因旧民所在，定城郭，修闾里，治沟洫，限畎亩，薄征敛，招其伤残老弱，渐以其力治之，则远去而来归者渐至，春耕秋敛，皆有所助，一二岁间，勿征勿徭，封域既正，友望相济，四面而至者，均齐方一，截然有法，则三代之民，将见出于空虚之野矣。”帝称善。因进曰：“幸假臣一郡，试以此法行之，三五年间，必有以报朝廷者。”左右有曰：“虞伯生欲以此去尔。”遂罢其议。有敕诸兼职不过三，免国子祭酒。

时宗籙睽隔，功臣汰侈，政教未立，帝将策士于廷，集被命为读卷官，乃拟制策以进，首以“劝亲亲，体群臣，同一风俗，协和万邦”为问，帝不用。集以入侍燕闲，无益时政，且媚嫉者多，乃与大学士忽都鲁都兒迷失等进曰：“陛下出独见，建奎章阁，览书籍，置学士员，以备顾问。臣等备员，殊无补报，窃恐有累圣德，乞容臣等辞职。”帝曰：“昔我祖宗，睿智聪明，其于致理之道，生而知之，朕早岁跋涉难阻，视我祖宗，既乏生知之明，于国家治体，岂能周知？故立奎章阁，

置学士员，以祖宗明训、古昔治乱得失，日陈于前，卿等其悉所学，以辅朕志。若军国机务，自有省院台任之，非卿等责也。其勿复辞。”

有旨采辑本朝典故，仿唐、宋《会要》，修《经世大典》，命集与中书平章政事赵世延同任总裁。集言：“礼部尚书马祖常，多闻旧章，国子司业杨宗瑞，素有历象地理记问度数之学，可共领典；翰林修撰谢端、应奉苏天爵、太常李好文、国子助教陈旅、前詹事院照磨宋纘、通事舍人王士点，俱有见闻，可助撰录。庶几是书早成。”帝以尝命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未见成绩，《大典》令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。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备者，请以翰林国史院修祖宗实录时百司所具事迹参订。翰林院臣言于帝曰：“实录，法不得传于外，则事迹亦不当示人。”又请以国书《脱卜赤颜》增修太祖以来事迹，承旨塔失海牙曰：“《脱卜赤颜》非可令外人传者。”遂皆已。俄世延归，集专领其事，再阅岁，书乃成，凡八百帙。既上进，以目疾丐解职，不允，乃举治书侍御史马祖常自代，不报。

御史中丞赵世安乘间为集请曰：“虞伯生久居京师，甚贫，又病目，幸假一外任，便医。”帝怒曰：“一虞伯生，汝辈不容耶！”帝方向用文学，以集弘才博识，无施不宜，一时大典册咸出其手，故重听其去。集每承诏有所述作，必以帝王之道、治忽之故，从容讽切，冀有感悟，承顾问及古今政治得失，尤委曲尽言，或随事规谏，出不语人。谏或不入，归家悒悒不乐。家人见其然，不敢问其故也。时世家子孙以才名进用者众，患其知遇日隆，每思有以间之。既不效，则相与摘集文辞，指为讥讪，赖天子察知有自，故不能中伤，然集遇其人，未尝少变。一日，命集草制封乳母夫为营都王，使贵近阿荣、贴贴传旨。二人者素忌集，缪言制封营国公，集具稿，俄丞相

自榻前来索制甚急，集以稿进，丞相愕然问故，集知为所给，即请易稿以进，终不自言，二人者愧之。其雅量类如此。

论荐人材，必先器识，心所未善，不为牢笼以沽誉；评议文章，不折之于至当不止，其诡于经者，文虽善，不与也。虽以此二者忤物速谤，终不为动。光人龚伯璩，以才俊为马祖常所喜，祖常为御史中丞，伯璩游其门，祖常亟称之，欲集为荐引，集不可，曰：“是子虽小有才，然非远器，亦恐不得令终。”祖常犹未以为然。一日，邀集过其家，设宴，酒半，出荐牒求集署，集固拒之，祖常不乐而罢。文宗崩，集在告，欲谋南还，弗果。幼君崩，大臣将立妥欢帖穆尔太子，用至大故事，召诸老臣赴上都议政，集在召列。祖常使人告之曰：“御史有言。”乃谢病归临川。

初，文宗在上都，将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，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，明宗在日，素谓太子非其子，黜之江南，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、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《脱卜赤颜》，又召集使书诏，播告中外。时省台诸臣，皆文宗素所信用、同功一体之人，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，意在讽集速去而已。伯璩后以用事败，杀其身，世乃服集知人。

元统二年，遣使赐上尊酒、金织文锦二，召还禁林，疾作不能行，屡有敕，即家撰文，褒锡勋旧、侍臣。有以旧诏为言者，帝不恚曰：“此我家事，岂由彼书生耶！”至正八年五月己未，以病卒，年七十有七。官自将仕郎十二转为通奉大夫。赠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、护军，封仁寿郡公。

集孝友，方二亲以故家令德，中遭乱亡，侨寓下邑，左右承顺无违。弟槃，早卒，教育其孤，无异己子。兄采，以筦库输赋京师，亏数千缗，尽力营贷代偿之，无难色。抚庶弟，嫁

孤妹，具有恩意。山林之士知古学者，必折节下之，接后进，虽少且贱，如敌己。当权门赫奕，未尝有所附丽。集议中书，正言谏论，多见容受，屡以片言解疑误，出入于濒死，亦不以为德。张珪、赵世延尤敬礼之，有所疑必咨焉。

家素贫，归老后食指益众，登门之士相望于道，好事争起邸舍以待之。然碑板之文，未尝苟作。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，货产甲一方，娶诸王女为妻，充本位下郡总管。既卒，其子属丰城士甘恚求集文铭父墓，奉中统钞五百锭准礼物，集不许，恚愧叹而去。其束修羔雁之入，还以为宾客费，虽空乏弗恤也。

集学虽博洽，而究极本原，研精探微，心解神契，其经纬弥纶之妙，一寓诸文，蔼然庆历乾淳风烈。尝以江左先贤甚众，其人皆未易知，其学皆未易言，后生晚进知者鲜矣，欲取太原元好问《中州集》遗意，别为《南州集》以表章之，以病目而止。平生为文万篇，稿存者十二三。早岁与弟槃同辟书舍为二室，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，题曰陶庵，右室书邵尧夫诗，题曰邵庵，故世称邵庵先生。

子四人，安民，以廪历官知吉州路安福州。游其门见称许者，莆田陈旅，旅亦有文行世。国学诸生若苏天爵、王守诚辈，终身不名他师，皆当世称名卿者。其交游尤厚者，曰范梈。

槃字仲常，延祐五年第进士，授吉安永丰丞。丁父忧。除湘乡州判官，颇称癖古。有富民杀人，使隶己者坐之，上下皆阿从，槃独不署，杀人者卒不免死，而坐者得以不冤。有巫至其州，称神降，告其人曰：“某方火。”即火。又曰：“明日某方火。”民以火告者，槃皆赴救，至达昼夜，告者数十，寝食尽废，县长吏以下皆迎巫至家，厚礼之。又曰：“将有大水，且兵至。”州大家皆尽室逃。槃得劫火卒一人，讯之，尽得巫党所为，坐捕盗司。召巫至，鞫之，无敢施鞭捶者，槃谓卒曰：

“此将为大乱，安有神乎！”急治之，尽得党与数十人，罗络内外，果将为变者。同僚皆不敢出视，曰：“君自为之。”槃用断巫并其党如法，一时吏民始服儒者为政若此。秩满，除嘉鱼县尹，槃已卒。

槃幼时，尝读柳子厚《非国语》，以为《国语》诚可非，而柳子之说亦非也，著《非非国语》，时人已叹其有识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皆有论著，而《春秋》乃其家学，故尤善。读吴澄所解诸经义，辄得其旨趣所在，澄亟称之。兄集接方外士，必扣击其说，尝以为圣人之教不明，为学者无所底止，苟于吾道异端疑似之间不能深知，而欲窃究夫性命原、死生之故，其不折而归之者寡矣。槃不然，闻诸僧在坐，辄不入竟去，其为人方正有如此，虽集亦严惮之。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。

范梈，字亨父，一字德机，清江人。家贫，早孤，母熊氏守志不他适，长而教之。梈天资颖异，所诵读，辄记忆，虽癯然清寒若不胜衣，于流俗中克自树立，无苟贱意。居则固穷守节，竭力以养亲，出则假阴阳之技，以给旅食，耽诗工文，用力精深，人罕知者。年三十六，始客京师，即有声诸公间，中丞董士选延之家塾。以朝臣荐，为翰林院编修官。秩满，御史台擢海南海北道廉访司照磨，巡历遐僻，不惮风波瘴疠，所至兴学教民，雪理冤滞甚众。迁江西湖东，长吏素称严明，于僚属中独敬异之。选充翰林应奉。御史台又改擢福建闽海道知事。闽俗素污，文绣局取良家子为绣工，无别尤甚，梈作歌诗一篇述其弊，廉访使取以上闻，皆罢遣之，其弊遂革。未几，移疾归故里。天历二年，授湖南岭北道廉访司经历，以养亲辞。是岁，母丧。明年十月，亦以疾卒，年五十九。所著诗文多传于世。

梈持身廉正，居官不可干以私，疏食饮水，泊如也。吴澄

以道学自任，少许可，尝曰：“若亨父，可谓特立独行之士矣。为文志其墓，以东汉诸君子拟之。”

### 揭傒斯

揭傒斯，字曼硕，龙兴富州人。父来成，宋乡贡进士。傒斯幼贫，读书尤刻苦，昼夜不少懈，父子自为师友，由是贯通百氏，早有文名。大德间，稍出游湘、汉，湖南帅赵淇，雅号知人，见之惊曰：“他日翰苑名流也。”程钜夫、卢摯，先后为湖南宪长，咸器重之，钜夫因妻以从妹。延祐初，钜夫、摯列荐于朝，特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时平章李孟监修国史，读其所撰《功臣列传》，叹曰：“是方可名史笔，若他人，直誉吏牒尔。”升应奉翰林文字，仍兼编修，迁国子助教，复留为应奉。南归省母，旋复召还。傒斯凡三入翰林，朝廷之事，台阁之仪，靡不闲习，集贤学士王约谓：“与傒斯谈治道，大起人意，授之以政，当无施不可。”

天历初，开奎章阁，首擢为授经郎，以教勋戚大臣子孙。文宗时幸阁中，有所咨访，奏对称旨，恆以字呼之而不名。每中书奏用儒臣，必问曰：“其材何如揭曼硕？”间出所上《太平政要策》以示台臣，曰：“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也。”其见亲重如此。

富州地不产金，官府惑于奸民之言，为募淘金户三百，而以其人总之，散往他郡，采金以献，岁课自四两累增至四十九两。其人既死，而三百户所存无什一，又贫不聊生，有司遂责民之受役于官者代输，民多以是破产。中书因傒斯言，遂蠲其征，民赖以苏，富州人至今德之。

与修《经世大典》，文宗取其所撰《宪典》读之，顾谓近臣曰：“此岂非《唐律》乎！”特授艺文监丞，参检校书籍事，且屡称其纯实，欲进用之，会文宗崩而止。元统初，诏对便殿，

慰谕良久，命赐以诸王所服表里各一，躬自辩识以授之。适翰林待制，升集贤学士，阶中顺大夫。先是，儒学官赴吏部铨者，必移集贤，考较其所业，集贤下国子监，监下博士，吏文淹稽，动逾累月。傒斯请更其法，以事付本院属官，人甚便之。

奉旨祠北岳、济渎、南镇，便道西还，时秦王伯颜当国，屡促其还，傒斯引疾固辞。既而天子亲擢为奎章阁供奉学士，乃即日就道，未至，改翰林直学士，及开经筵，再升侍讲学士、同知经筵事，以对品进阶中奉大夫。时新格超升不越二等，独傒斯进四等，转九阶，盖异数也。经筵无专官，曰领曰知，多宰执大臣，故微辞奥义，必属傒斯订定而后进，其言往往寓献替之诚，务以裨益治道。天子嘉其忠恳，数出金织文段以赐。

至正三年，年七十，致其事而去，诏遣使追及于潞南。寻复奉上尊谕旨，还撰《明宗神御殿碑》，文成，赐楮币万缗、白金五十两，中宫赐白金亦如之。求去，不许，命丞相脱脱及执政大臣面谕毋行，傒斯曰：“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献，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，虽死于此，何恨！不然，何益之有！”丞相因问：“方今政治何先？”傒斯曰：“储材为先，养之于位望未隆之时，而用之于周密庶务之后，则无失材废事之患矣。”一日，集议朝堂，傒斯抗言：“当兼行新旧铜钱，以救钞法之弊。”执政言不可，傒斯持之益力，丞相虽称其不阿，而竟莫行其言也。

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傒斯与为总裁官，丞相问：“修史以何为本？”曰：“用人为本，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，不可与；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，不可与。用人之道，又当以心术为本也。”且与僚属言：“欲求作史之法，须求作史之意。古人作史，虽小善必录，小恶必记。不然，何以示惩劝！”由是颜然以笔削自任，凡政事得失，人材贤否，一律以

是非之公。至于物论之不齐，必反覆辩论，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。四年，《辽史》成，有旨奖谕，仍督早成金、宋二史。傒斯留宿史馆，朝夕不敢休，因得寒疾，七日卒。时方有使者至自上京，锡宴史局，以傒斯故，改宴日。使者以闻，帝为嗟悼，赐楮币万缗，仍给驿舟，护送其丧归江南。六年，制赠护军，追封豫章郡公，谥曰文安。有勋爵而无官阶者，有司失之也。

傒斯少处穷约，事亲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欢心，既有禄入，衣食稍逾于前，辄愀然曰：“吾亲未尝享是也。”故平生清俭，至老不渝。友于兄弟，终始无间言。立朝虽居散地，而急于荐士，扬人之善惟恐不及，而闻吏之贪墨病民者，则尤不曲为之掩覆也。为文章，叙事严整，语简而当；诗尤清婉丽密；善楷书、行、草。朝廷大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辞者，必以命焉。殊方绝域，咸慕其名，得其文者，莫不以为荣云。

#### 黄湣

黄湣，字晋卿，婺州义乌人。母童氏，梦大星坠于怀，乃有娠，历二十四月始生湣。湣生而俊异，比成童，授以书诗，不一月成诵。迨长，以文名于四方。中延祐二年进士第，授台州宁海丞。县地濒盐场，亭户恃其不统于有司，肆毒害民；编户隶漕司及财赋府者，亦谓各有所凭，横暴尤甚。湣皆痛绳以法，吏以利害白，弗顾也。民有后母与僧通而鸩杀其父者，反诬民所为，狱将成，湣变衣冠阴察之，具知其奸伪，卒直其冤。恶少年名在盗籍者，而谋为劫夺，未行，邑大姓执之，图中赏格。初无获财左验，事久不决，湣为之疏剔，以其狱上，论之如本条，免死者十余人。

迁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石堰西场监运，改诸既州判官。巡海官舸，例以三载一新，费出于官，而责足于民。有余，则总其事者私焉。湣撙节浮蠹，以余钱还民，欢呼而去。奸民以伪钞

钩结党与，胁攘人财，官若吏听其谋，挟往新昌、天台、宁海、东阳诸县，株连所及数百家，民受祸至惨。郡府下溍鞠治，溍一问，皆引伏，官吏除名，同谋者各杖遣之。有盗系于钱唐县狱，游民赂狱吏私纵之，假署文牒，发其来为向导，逮捕二十余家。溍访得其情，以正盗宜傅重议，持伪文书来者又非州民，俱械还钱唐，诬者自明。

入为应奉翰林文字、同知制诰，兼国史院编修官，转国子博士。视弟子如朋交，未始以师道自尊，轻纳人拜，而来学者滋益恭，业成而仕，皆有闻于世。时欲增设礼殿配位四，配位合东坐而西向，学官或议分置于左右，同列不敢争，溍独面折之，事乃止。出为江浙等处儒学提举。溍年始六十七，不俟引年，亟上纳禄侍亲之请，绝江径归。俄以秘书少监致仕，未几，落致仕，除翰林直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。寻兼经筵官，执经进讲者三十有二，帝嘉其忠，数出金织纹段赐之。升侍讲学士、知制诰同修国史、同知经筵事。阶自将仕郎七转至中奉大夫。几上章求归，不俟报而行，帝闻之，遣使者追还京师，复为前官。久之，始得谢南还，优游田里间，凡七年，卒于绣湖之私第，年八十一。赠中奉大夫、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、护军，追封江夏郡公，谥曰文献。

溍天资介特，在州县唯以清白为治，月俸弗给，每鬻产以佐其费。及升朝行，挺立无所附，足不登巨公势人之门，君子称其清风高节，如冰壶玉尺，纤尘弗污。然刚中少容，触物或弦急霆震，若未易涯涘，一旋踵间，煦如阳春。溍之学，博极天下之书，而约之于至精，剖析经史疑难，及古今因革制度名物之属，旁引曲证，多先儒所未发。文辞布置谨严，援据精切，俯仰雍容，不大声色，譬之澄湖不波，一碧万顷，鱼鳖蛟龙，潜伏不动，而渊然之光，自不可犯。所著书，有《日损斋稿》

三十三卷、《义乌志》七卷、《笔记》一卷。

同郡柳贯、吴莱，皆浦阳人。贯字道传，器局凝定，端严若神。尝受性理之学于兰溪金履祥，必见诸躬行，自幼至老，好学不倦。凡《六经》、百氏、兵刑、律历、数术、方技、异教外书，靡所不通。作文沉郁春容，涵肆演迤，人多传诵之。始用察举为江山儒学教谕，仕至翰林待制。与潘及临川虞集、豫章揭傒斯齐名，人号为儒林四杰。所著书，有文集四十卷、《字系》二卷、《近思录广辑》三卷、《金石竹帛遗文》十卷。年七十三卒。

莱字立夫，集贤大学士直方之子也，辈行稍后于贯、潘。天资绝人，七岁能属文，凡书一经目，辄成诵，尝往族父家，日易《汉书》一帙以去，族父迫扣之，莱琅然而诵，不遗一字，三易他编，皆如之，众惊以为神。延祐七年，以《春秋》举上礼部，不利，退居深袅山中，益穷诸书奥旨，著《尚书标说》六卷、《春秋世变图》二卷、《春秋传授谱》一卷、《古职方录》八卷、《孟子弟子列传》二卷、《楚汉正声》二卷、《乐府类编》一百卷、《唐律删要》三十卷、文集六十卷。他如《诗传科条》、《春秋经说》、《胡氏传证误》，皆未脱稿。

莱尤喜论文，尝云：“作文如用兵，兵法有正有奇，正是法度，要部伍分明，奇是不为法度所缚，举眼之顷，千变万化，坐作进退击刺，一时俱起，及其欲止，什伍各还其队，元不曾乱。”闻者服之。贯平生极慎许与，每称莱为绝世之才。潘晚年谓人曰：“莱之文，崭绝雄深，类秦、汉间人所作，实非今世之士也。吾纵操觚一世，又安敢及之哉！”其为前辈所推许如此。莱以御史荐，调长芎书院山长，未上，卒，年仅四十有四，君子惜之。私谥曰渊颖先生。

## 列传第六十九

### 张起岩

张起岩，字梦臣。其先章丘人，五季避地禹城。高祖迪，以元帅右监军权济南府事，徙家济南。当金之季，张荣据有章丘、邹平、济阳、长山、辛市、蒲台、新城、淄州之地，岁丙戌，归于太祖，始终能效忠节，迪与其子福，实先后羽翼之。福仕为济南路军民镇抚兵钤辖，权府事，生东昌录事判官铎，铎生四川行省儒学副提举范，范生起岩。初，其母丘氏有娠，见长蛇数丈入榻下，已忽不见，乃惊而诞起岩。

幼从其父学，年弱冠，以察举为福山县学教谕，值县官捕蝗，移摄县事。久之，听断明允，其民相率曰：“若得张教谕为真县尹，吾属何患焉。”政成，迁安丘。中延祐乙卯进士，首选，除同知登州事，特旨改集贤修撰，转国子博士，升国子监丞，进翰林待制，兼国史院编修官。丁内艰，服除，选为监察御史。中书参政杨廷玉以墨败，台臣奉旨就庙堂逮之下吏。丞相倒刺沙疾其摧辱同列，悉诬台臣罔上，欲置之重辟。起岩以新除留台，抗章论曰：“台臣按劾百官，论列朝政，职使然也。今以奉职获戾，风纪解体，正直结舌，忠良寒心，殊非盛世事。且世皇建台阁，广言路，维持治体，陛下即位诏旨，动法祖宗。今台臣坐谴，公论杜塞，何谓法祖宗耶！”章三上，不报。起岩廷争愈急，帝感悟，事乃得释，犹皆坐罢免还乡里。迁中书右司员外郎，进左司郎中，兼经筵官，拜太子右赞善。丁外艰，服除，改燕王府司马，拜礼部尚书。

文宗亲郊，起岩充大礼使，导帝陟降，步武有节，衣前后襜如，陪位百官，望之如古图画中所睹。帝甚嘉之，赐赉优渥。转参议中书省事。宁宗崩，燕南俄起大狱，有妄男子上变，言部使者谋不轨，按问皆虚，法司谓：“《唐律》，告叛者不反坐。”起岩奋谓同列曰：“方今嗣君未立，人情危疑，不亟诛此人，以杜奸谋，虑妨大计。”趣有司具狱，都人肃然，大事寻定。中书方列坐铨选，起岩荐一士可用，丞相不悦，起岩即摄衣而起，丞相以为忤己。迁翰林侍讲学士、知制诰兼修国史，修三朝实录，加同知经筵事。御史台奏除浙西廉访使，不允。已而擢陕西行台侍御史。将行，复留为侍讲学士。拜江南行台侍御史，召入中台，为侍御史。转燕南廉访使。搏击豪强，不少容贷，贫民赖以吐气。滹沱河水为真定害，起岩论封河神为侯爵，而移文责之，复修其提防，淪其湮郁，水患遂息。升江南行台御史中丞，拜翰林学士承旨、知制诰兼修国史、知经筵事。右丞相别里怯不花为台臣所纠，去位。未几再入相，讽词臣言台章之非，起岩执不可，闻者壮之。俄拜御史中丞，论事剴直，无所顾忌，与上官多不合。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复命入翰林为承旨，充总裁官，积阶至荣禄大夫。起岩熟于金源典故，宋儒道学源委，尤多究心，史官有露才自是者，每立言未当，起岩据理鞫定，深厚醇雅，理致自足。史成，年始六十有五，遂上疏乞骸骨以归，后四年卒。谥曰文穆。

起岩面如紫琼，美髯方颐，而眉目清扬可观，望而知为雅量君子。及其临政决议，意所背乡，屹若泰山，不可回夺。或时面折人，面颈发赤，不少恕，庙堂惮之。识者谓其外和中刚，不受人笼络，如欧阳修，名闻四裔。安南修贡，其陪臣致其世子之辞，必候起岩起居。性孝友，少处穷约，下帷教授，躬致米百里外，以养父母；抚弟如石，教之宦学，无不备至。举亲

族弗克葬者二十余丧，且买田以给其祭。凡获俸赐，必与故人宾客共之。卒之日，廩无余粟，家无余财。

先是，至元乙酉三月乙亥，太史奏文昌星明，文运将兴。时世祖行幸上京，明日丙子，皇孙降生于儒州。是夜，起岩亦生。其后皇孙践祚，是为仁宗，始诏设科取士，及廷试，起岩遂为第一人，论者以为非偶然也。起岩博学有文，善篆、隶，有《华峰漫稿》、《华峰类稿》、《金陵集》各若干卷，藏于家。子二人：琳，琛。

#### 欧阳玄

欧阳玄，字原功，其先家庐陵，与文忠公修同所自出。至曾大父新，始迁居浏阳，故玄为浏阳人。幼岐嶷，母李氏，亲授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小学诸书，八岁能成诵，始从乡先生张贯之学，日记数千言，即知属文。十岁，有黄冠师注目视玄，谓贯之曰：“是儿神气凝远，目光射人，异日当以文章冠世，廊庙之器也。”言讫而去，亟追与语，已失所之。部使者行县，玄以诸生见，命赋梅花诗，立成十首，晚归，增至百首，见者骇异之。年十四，益从宋故老习为词章，下笔辄成章，每试庠序，辄占高等。弱冠，下帷数年，人莫见其面。经史百家，靡不研究，伊、洛诸儒源委，尤为淹贯。

延祐元年，诏设科取士，玄以《尚书》与贡。明年，赐进士出身，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。调太平路芜湖县尹。县多疑狱，久不决，玄察其情，皆为平翻。豪右不法，虐其驱奴，玄断之从良。贡赋征发及时，民乐趋事，教化大行，飞蝗独不入境。改武冈县尹。县控制溪洞，蛮獠杂居，抚字稍乖，辄弄兵犯顺。玄至逾月，赤水、太清两洞聚众相攻杀，官曹相顾失色，计无从出。玄即日单骑从二人，径抵其地谕之。至则死伤满道，战斗未已。獠人熟玄名，弃兵仗，罗拜马首曰：“我曹非不畏法，

缘诉某事于县，县官不为直，反以徭役横敛掊克之，情有弗堪，乃发愤就死耳。不意烦我清廉官自来。”玄喻以祸福，归为理其讼，獠人遂安。

召为国子博士，升国子监丞。致和元年，迁翰林待制，兼国史院编修官。时当兵兴，玄领印摄院事，日直内廷，参决机务，凡远近调发，制诏书檄。既而改元天历，郊庙、建后、立储、肆赦之文，皆经撰述。复条时政数十事，实封以闻，多推行之。明年，初置奎章阁学士院，又置艺文监隶焉，皆选清望官居之，文宗亲署玄为艺文少监。奉诏纂修《经世大典》，升太監、检校书籍事。元统元年，改金太常礼仪院事，拜翰林直学士，编修四朝实录，俄兼国子祭酒，召赴中都议事，升侍讲学士，复兼国子祭酒。重纪至元五年，足患风痺，乞南归以便医药，帝不允。拜翰林学士，未几，恳辞去位，帝复不允，免其行朝贺礼。至正改元，更张朝政，事有不便者，集议廷中，玄极言无隐，科目之复，沮者尤众，玄尤力争之。未几南归，复起为翰林学士，以疾未行。

诏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召为总裁官，发凡举例，俾论撰者有所据依。史官中有悻悻露才、论议不公者，玄不以口舌争，俟其呈稿，援笔窜定之，统系自正。至于论、赞、表、奏，皆玄属笔。五年，帝以玄历仕累朝，且有修三史功，谕旨丞相，超授爵秩，遂拟拜翰林学士承旨。及入奏，上称快者再三。已而乞致仕，帝复不允。御史台奏除福建廉访使，行次浙西，疾复作，乃上休致之请，作南山隐居，优游山水之间，有终焉之志。复拜翰林学士承旨，玄屡力辞，不获命。奉敕定国律，寻乞致仕，陈情恳切，乃特授湖广行中书省右丞致仕，赐白玉束带，给俸赐以终其身。将行，帝复降旨不允，仍前翰林学士承旨，进阶光禄大夫。十四年，汝颖盗起，蔓延南北，州县几无

完城。玄献招捕之策千余言，凿凿可行，当时不能用。十七年春，乞致仕，以中原道梗，欲由蜀还乡，帝复不允。时将大赦天下，宣赴内府。玄久病，不能步履，丞相传旨，肩舆至延春阁下，实异数也。是岁十二月戊戌，卒于崇教里之寓舍，年八十五。中书以闻，帝赐赙甚厚，赠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、大司徒、柱国，追封楚国公，谥曰文。

玄性度雍容，含弘缜密，处己俭约，为政廉平。历官四十余年，在朝之日，殆四之三。三任成均，而两为祭酒，六入翰林，而三拜承旨。修实录、《大典》、三史，皆大制作。屡主文衡，两知贡举及读卷官，凡宗庙朝廷雄文大册、播告万方制诰，多出玄手。金缯上尊之赐，几无虚岁。海内名山大川，释、老之宫，王公贵人墓隧之碑，得玄文辞以为荣。片言只字，流传人间，咸知宝贵。文章道德，卓然名世。羽仪斯文，赞卫治具，与有功焉。玄无子，以从子达老后，复先玄卒。有《圭斋文集》若干卷，传于世。

#### 许有壬

许有壬，字可用，其先世居颖，后徙汤阴。有壬幼颖悟，读书一目五行，尝阅衡州《净居院碑》，文近千言，一览辄背诵无遗。年二十，畅师文荐入翰林，不报，授开宁路学正，升教授，未上，辟山北廉访司书吏。擢延祐二年进士第，授同知辽州事。会关中有警，邻州听民出避，弃孩婴满道上，有壬独率弓箭手，闭城门以守，卒获无虞。州有追逮，不许胥隶足迹至村疃，唯给信牌，令执里役者呼之，民安而事集。右族贪虐者惩之，冤狱虽有成案，皆平翻而释其罪，州遂大治。六年己未，除山北廉访司经历。至治元年，迁吏部主事。二年，转江南行台监察御史，行部广东，以贪墨劾罢廉访副使哈只蔡衍。至江西，会廉访使苗好谦监焚昏钞，检视钞者日至百余人，好

谦恐其有弊，痛鞭之。人畏罪，率剔真为伪，以迎其意。筦库吏而下，榜掠无全肤，迄莫能偿。有壬覆视之，率真物也，遂释之。凡势官豪民，人畏之如虎狼者，有壬悉擒治以法，部内肃然。召拜监察御史。

三年八月，英宗暴崩于南坡，贼臣铁失遣使者自上京至，封府库，收百官印，有壬知事急，即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，守庸谓宫禁事，非子所当问。有壬即疏守庸及经历朵尔只班、监察御史郭也先忽都阿附铁失之罪以俟。十月，铁失伏诛。泰定帝发上都，御史大夫纽泽先还京师，有壬即袖疏上之。及帝至，复上章言：“帖木迭兒之子琐南，与闻大逆，乞赐典刑。其兄弟勿令出入宫禁。中书平章政事王毅、右丞高昉，横罹夺爵，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，受祸尤惨，皆请雪冤复职。”继上正始十事：一曰辅翼太子，宜先训导；二曰遴选长官，宜先培养；三曰通籍宫禁，宜别贵贱；四曰欲谨兵权，宜削兼领；五曰武备废弛，宜加修饬；六曰贼臣妻妾，宜禁势官征索；七曰前赦权以止变，宜再诏以正名；八曰帖木迭兒诸子，宜籍没以惩恶；九曰考验经费，以减民赋；十曰撙节浮蠹，以纾国用。帝多从之。

泰定元年，初立詹事院，选为中议，改中书左司员外郎。京畿饥，有壬请赈之。同列让曰：“子言固善，其如亏国何！”有壬曰：“不然。民，本也，不亏民，顾岂亏国邪！”卒白于丞相，发粮四十万斛济之，民赖以活者甚众。国学旧法，每以积分次第贡以出官，执政用监丞张起岩议，欲废之，而以推择德行为务。有壬折之曰：“积分虽未尽善，然可得博学能文之士，若曰惟德行之择，其名固佳，恐皆厚貌深情，专意外饰，或懵不能识丁矣。”议久不决。三年六月，升右司郎中，其事遂行，已而复寝。获盗例有赏，论者多疑其伪，有淹四十余年

者，群诉于马首，有壬曰：“盗贼方炽，求疵太甚，缓急何以使人！但经部使者覆核者，皆予官。”俄移左司郎中，每遇公议，有壬屡争事得失，汛扫积滞，几无留牍。都事宋本退语人曰：“此贞观、开元间议事也。”明年，丁父忧。

天历三年，擢两淮都转运盐司使。先是，盐法坏，廷议非有壬不能集事，故有是命。有壬询究弊端，立法而通融之，国课遂登。至顺二年二月，召参议中书省事，未几，以丁母忧去。元统元年，复以参议召。明年甲戌，拜治书侍御史，转奎章阁学士院侍书学士，仍治台事。会福达鲁花赤完卜，藉丞相势，宿卫东宫，其行颇淫秽，御史劾之，完卜藏御史大夫家，有壬捕而遣之。九月，拜中书参知政事、知经筵事。帝诏群臣议上皇太后尊号为太皇太后，有壬曰：“皇上于皇太后，母子也，若加太皇太后，则为孙矣，非礼也。”众弗之从，有壬曰：“今制，封赠祖父母，降于父母一等，盖推恩之法，近重而远轻，今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是推而远之，乃反轻矣，岂所谓尊之者邪！”弗之听。中书平章政事彻理帖木儿挟私憾，奏罢进士科，有壬廷争甚苦不能夺，遂称疾在告，帝强起之，拜侍御史。会汝宁棒胡反，大臣有忌汉官者，取贼所造旗帜及伪宣敕，班地上，问曰：“此欲何为耶？”意汉官讳言反，将以罪中之。有壬曰：“此曹建年号，称李老君太子，部署士卒，以敌官军，其反状甚明，尚何言！”其语遂塞。廷议欲行古劓法，立行枢密院，禁汉人、南人勿学蒙古、畏吾儿字书，有壬皆争止之。

重纪至元初，长芦韩公溥因家藏兵器，遂起大狱，株连台若省，多以赃败，独无有壬名，由是忌者益甚。有壬度不可留，遂归彰德，已而南游湘、汉间。至元六年，召入中书，仍为参知政事。明年，改元至正，有壬极论帝当亲祠太庙，母后虚位，徽政院当罢，改元命相当合为上诏，冗职当沙汰，钱粮当裁节，

如此之类，不一而足。人皆黷之。转中书左丞。二年，囊加庆善八及孛罗帖木儿献议，开西山金口导浑河，逾京城，达通州，以通漕运。丞相脱脱主之甚力，有壬曰：“浑河之水，湍悍易决，而足以为害，淤浅易塞，而不可行舟；况地势高下，甚有不同，徒劳民费财耳。”不听，后卒如有壬言。

先是，有壬之父熙载仕长沙日，设义学，训诸生。既歿，而诸生思之，为立东冈书院，朝廷赐额设官，以为育才之地。南台监察御史木八刺沙，缘睚眦怨，言书院不当立，并构浮辞，诬蔑有壬，并其二弟有仪、有孚，有壬遂称病归。四年，改江浙行省左丞，辞。六年，召为翰林学士，既上，又辞。监察御史累章辨其诬。俄拜浙西廉访使，未上，复以翰林学士承旨召，仍知经筵事。明年夏，授御史中丞，赐白玉束带及御衣一袭，未几，复以病归。监察御史答兰不花衔有壬，时短长之，奏劾甚力，事寻白。

十二年，盗起河南，声撼河朔间，有壬画备御之策十五条，以授郡将，民藉以安。十三年，起拜河南行省左丞。朝廷遣将出征，环河南境，连营以百数，一切刍饷，皆仰给之，有壬从容集事，若平时然。十五年，迁集贤大学士，寻改枢密副使，复拜中书左丞。时以言为讳，有壬力言朝廷务行姑息之政，赏重罚轻，故将士贪掠子女玉帛而无斗志，遂倡招降之策，言多不载。有僧名开，自高邮来，言张士诚乞降，众幸事且成，皆大喜，有壬独疑其妄，呼僧诘之，果语塞不能对。转集贤大学士，兼太子左谕德，阶至光禄大夫。有壬前朝旧德，太子颇敬礼之。一日入见，方臂鸞禽以为乐，遽呼左右屏去。十七年，以老病，力乞致其事，久之始得请，给俸赐以终其身。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，年七十八。

有壬历事七朝，垂五十年，遇国家大事，无不尽言，皆一

根至理，而曲尽人情。当权臣恣睢之时，稍忤意，辄诛窜随之，有壬绝不为巧避计，事有不便，明辨力争，不知有死生利害，君子多之。有壬善笔札，工辞章，欧阳玄序其文，谓其雄浑闳隳，涌如层澜，迫而求之，则渊靓深实，盖深许之也。所著有《至正集》若干卷。谥曰文忠。子一人，曰禎。

### 宋本

宋本，字诚夫，大都人。自幼颖拔异群儿，既成童，聚经史穷日夜读之，句探字索，必通贯乃已。尝从父禎官江陵，江陵王奎文，明性命义理之学，本往质所得，造诣日深。善为古文，辞必己出，峻洁刻厉，多微辞。年四十，始还燕。至治元年，策天下士于廷，本为第一人，赐进士及第，授翰林修撰。泰定元年春，除监察御史，首言：“逆贼铁失等虽伏诛，其党枢密副使阿散，身亲弑逆，以告变得不死，窜岭南，乞早正天讨。”国制，范黄金为太庙神主，仁宗室盗竟窃去，本言：“在法，民间失盗，捕之违期不获犹治罪，太常失典守，及在京应捕官，皆当罢去。”又言：“中书宰执，日趋禁中，固宠苟安，兼旬不至中堂，壅滞机务，乞戒饬臣僚，自非入宿卫日，必诣所署治事。”皆不报。

逾月，调国子监丞。夏，风烈地震，有旨集百官杂议弭灾之道。时宿卫士自北方来者，复遣归，乃百十为群，剽劫杀人桓州道中。既逮捕，旭灭杰奏释之。蒙古千户使京师，宿邸中，适民间硃甲妻女车过邸门，千户悦之，并从者夺以入，硃泣诉于中书，旭灭杰庇不问。本适与议，本复抗言：“铁失余党未诛，仁庙神主盗未得，桓州盗未治，硃甲冤未伸，刑政失度，民愤天怨，灾异之见，职此之由。”辞气激奋，众皆耸听。冬，移兵部员外郎。二年，转中书左司都事。会议招抚溪洞民，故将李牢山之子尝假兵部尚书，从诸王帅兵征郁林州徭民，李在

道纳妾，留不进，兵败归，枢密副使王卜邻吉台言：“李平徭有功，当迁官。”本言：“李弃军娶妾，逗挠军期，宜亟置诸法，况可官邪！”王色沮，乃不敢言。

旭灭杰死，左丞相倒刺沙当国得君，与平章政事乌伯都刺，皆西域人，西域富贾以其国异石名曰瓏者来献，其估巨万，或未酬其直；诸尝有过，为司宪褫官，或有出其门下者。三年冬，乌伯都刺自禁中出，至政事堂，集宰执僚佐，命左司员外郎胡彝以诏稿示本，乃以星孛地震赦天下，仍命中书酬累朝所献诸物之直，擢用自英庙至今为宪台夺官者。本读竟，白曰：“今警灾异，而畏献物未酬直者愤怒，此有司细故，形诸王言，必貽笑天下。司宪褫有罪者官，世祖成宪也，今上即位，累诏法世祖，今擢用之，是废成宪而反汗前诏也，后复有邪佞赃秽者，将治之邪？置不问邪？”宰执闻本言，相视叹息罢去。明日，宣诏竟，本遂称疾不出。

四年春，迁礼部郎中。天历元年冬，升吏部侍郎。二年，改礼部侍郎。是年，文宗开奎章阁，置艺文监，检校书籍，超大监。至顺元年，进奎章阁学士院供奉学士。二年冬，出为河东廉访副使，将行，擢礼部尚书。三年冬，宁宗崩，顺帝未至，皇太后在兴圣宫，正旦，议循故事，行朝贺礼，本言：“宜上表兴圣宫，废大明殿朝贺。”众是而从之。元统元年，兼经筵官，冬，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，不拜，复留为奎章阁学士院承制学士，仍兼经筵官。二年夏，转集贤直学士，兼国子祭酒，兼经筵如故。是年冬十一月二十五日卒，年五十四。阶官自承务郎十转至太中大夫。

本性高抗不屈，持论坚正，制行纯白，不可干以私，而笃朋友之义，坚若金铁，人有片善，称道不少置，尤以植立斯文自任。知贡举，取进士满百人额；为读卷官，增第一甲为三人。

父官南中，贫，卖宅以去。居官清慎自持，饘粥至不给。本未弱冠，聚徒以养亲，殆二十年，历仕通显，犹僦屋以居。及卒，非赙赠几不能给棺敛，执紼者近二千人，皆缙绅大夫、门生故吏及国子诸生，未尝有一杂宾，时人荣之。本所著有《至治集》四十卷，行于世。谥正献。

弟褰，字显夫，登泰定元年进士第，授校书郎，累官至翰林直学士，谥文清。褰尝为监察御史，于朝廷政事，多所建明。其文学与本齐名，人称之为二宋云。

#### 谢端

谢端，字敬德，蜀之遂宁人。宋末，蜀士多避兵江陵，因家焉。端幼颖异，五六岁能吟诗，十岁能作赋。弱冠，与尚书宋本同师，明性理，为古文，又同教授江陵城中，以文学齐名，时号“谢宋”。史杠宣慰荆南，数加延礼，荐之姚燧，燧方以文章大名自负，少所许可，以所为文际端，端一读，即能指撻其用意所在，燧叹奖不已，语人：“后二十年，若谢端者，岂易得哉！”用荐者署校官，不报。科举法行，就试河南行省，中其举，以内艰不会试。延祐五年，乃擢进士乙科。授承事郎、潭州路同知湘阴州事。岁满，入为国子博士，迁太常博士。盗入太庙，失第八室黄金主，坐罢去。端礼官，非典守，不当坐，亦不辨。寻除翰林修撰，升待制，以选为国子司业，遂为翰林直学士，阶太中大夫。

端善为政，筮仕湘阴，猾吏束手，不敢舞文法，豪民无赖者远避去。部使者行部，旁郡滞讼，皆诿端谳，端剖决如流，绩誉籍然。其文章严谨有法，宁约近瘠，无奢滋驳。居翰林久，至顺、元统以来，国家崇号，慈极升祔先朝，加封宣圣考妣，制册多出其手。预修文宗、明宗、宁宗三朝实录，及累朝功臣列传，时称其有史才。初，文宗建奎章阁，搜罗中外才俊置其

中，尝语阿荣曰：“当今文学之士，朕惟未识谢端。”亡何，文宗崩，竟不及用端。端又与赵郡苏天爵同著《正统论》，辨金、宋正统甚悉，世多传之。至元六年卒，年六十二。元世蜀士以文名者，曰虞集，而谢端其次云。

## 列传第七十

### 王守诚

王守诚，字君实，太原阳曲人。气宇和粹，性好学，从邓文原、虞集游，文辞日进。泰定元年，试礼部第一，廷对赐同进士出身，授秘书郎。迁太常博士，续编《太常集礼》若干卷以进。转艺林库使，与著《经世大典》。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。除奎章阁鉴书博士。拜监察御史。金山东廉访司事。改户部员外郎、中书右司郎中。拜礼部尚书。与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书成，擢参议中书省事。调燕南廉访使。至正五年，帝遣使宣抚四方，除守诚河南行省参知政事，与大都留守答尔麻失里使四川，首荐云南都元帅述律铎尔直有文武材。初，四川廉访使某与行省平章某不相能，诬宣使苏伯延行贿于平章某，瘐死狱中。至是，伯延亲属有诉。会茶盐转运司官亦讼廉访使累受金，廉访使仓皇去官，至扬州死。副使而下，皆以事罢。宪史四人、奏差一人，籍其家而窜之，余皆斥去。重庆铜梁县尹张文德，出遇少年执兵刃，疑为盗，擒执之，果拒敌。文德斩其首，得怀中帛旗，书曰南朝赵王。贼党闻之，遂焚劫双山。文德捕杀百余人。重庆府官以私怨使县吏诬之，乃议文德罪，比不即捕强盗例加四等。遇赦免，犹拟杖一百。守诚至，为直其事。他如以赃罪诬人，动至数千缗，与夫小民田婚之讼，殆百十计，守诚皆辨析详讞，辞穷吐实，为之平反。州县官多取职田者，累十有四人，悉厘正之。因疏言：“仕于蜀者，地僻路遥，俸给之薄，何以自养。请以户绝及屯田之荒者，召人耕种，收其

入以增禄秩。”宜宾县尹杨济亨欲于蟠龙山建宪宗神御殿，儒学提举谢晋贤请复文翁石室为书院，皆采以上闻成之，风采耸动天下，论功居诸道最。进资政大夫、河南行省左丞。未上，母刘氏歿于京师，闻丧亟归，遂遘疾，以至正九年正月卒，年五十有四。帝赐钞万缗，谥文昭。有文集若干卷。

### 王思诚

王思诚，字致道，兖州磁阳人。天资过人，七岁，从师授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，即能成诵。家本业农，其祖佑诟家人曰：“兒大不教力田，反教为迂儒邪！”思诚愈自力弗懈。后从汶阳曹元用游，学大进。中至治元年进士第，授管州判官，召为国子助教，改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寻升应奉翰林文字，再转为待制。至正元年，迁奉议大夫、国子司业。二年，拜监察御史，上疏言：“京畿去年秋不雨，冬无雪，方春首月蝗生，黄河水溢。盖不雨者，阳之亢，水涌者，阴之盛也。尝闻一妇衔冤，三年大旱，往岁伯颜专擅威福，仇杀不辜，郟王之狱，燕铁木兒宗党死者，不可胜数，非直一妇之冤而已，岂不感伤和气邪！宜雪其罪。敕有司行祷百神，陈牲币，祭河伯，发卒塞其缺，被灾之家，死者给葬具，庶几可以召阴阳之和，消水旱之变，此应天以实不以文也。”

行部至檀州，首言：“采金铁冶提举司，设司狱，掌囚之应徒配者，钛趾以舂金矿，旧尝给衣与食，天历以来，水坏金冶，因罢其给，啮草饮水，死者三十余人，濒死者又数人。夫罪不至死，乃拘囚至于饥死，不若加杖而使速死之愈也。况州县俱无囚粮，轻重囚不决者，多死狱中，狱吏妄报其病月日用药次第。请定痠死多寡罪，著为令。”又言：“至元十六年，开坝河，设坝夫户八千三百七十有七，车户五千七十，出车三百九十辆，船户九百五十，出船一百九十艘，坝夫累岁逃亡，

十损四五，而运粮之数，十增八九，船止六十八艘，户止七百六十有一，车之存者二百六十七辆，户之存者二千七百五十有五，昼夜奔驰，犹不能给，坝夫户之存者一千八百三十有二，一夫日运四百余石，肩背成疮，憔悴如鬼，甚可哀也。河南、湖广等处打捕鹰房府，打捕户尚玉等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五户，阿难答百姓刘德元等二千三百户，可以签补，使劳佚相资。”又言：“燕南、山东，密迩京师，比岁饥馑，群盗纵横，巡尉弓兵与提调捕盗官，会邻境以讨之，贼南则会于北，贼西则会于东，及与贼会，望风先遁，请立法严禁之。”又言：“初开海道，置海仙鹤哨船四十余艘，往来警逻。今弊船十数，止于刘家港口，以捕盗为名，实不出海，以致寇贼猖獗，宜即莱州洋等处分兵守之，不令泊船岛屿，禁镇民与梢水为婚，有能捕贼者，以船畀之，获贼首者，赏以官。仍移江浙、河南行省，列戍江海诸口，以诘海商还者，审非寇贼，始令泊船。下年粮船开洋之前，遣将士乘海仙鹤于二月终旬入海，庶几海道宁息。“朝廷多是其议。

松州官吏诬构良民以取赂，诉于台者四十人，选思诚鞫问，思诚密以他事入松州境，执监州以下二十三人，皆罪之。还至三河县，一囚诉不已，俾其党异处，使之言，囚曰：“贼向盗某芝麻，某追及，刺之几死，贼以是图复仇，今弓手欲捕获功之数，适中贼计。其赃，实某妻裙也。”以裙示失主，主曰：“非吾物。”其党词屈，遂释之。丰润县一囚，年最少，械系濒死，疑而问之，曰：“昏暮三人投宿，将诣集场，约同行，未夜半，趣行，至一冢间，见数人如有宿约者，疑之，众以为盗告，不从，胁以白刃，驱之前，至一民家，众皆入，独留户外，遂潜奔赴县，未及报而被收。”思诚遂正有司罪，少年获免。出金河南山西道肃政廉访司事，行部武乡县，监县来迓，

思诚私语吏属曰：“此必赃吏。”未几，果有诉于道侧者，问曰：“得无诉监县斂汝马乎？”其人曰：“然。”监县抵罪。吏属问思诚先知之故，曰：“衣弊衣，乘骏马，非诈而何！”陕西行台言：“欲疏凿黄河三门，立水陆站以达于关陕。”移牒思诚，会陕西、河南省宪臣及郡县长吏视之，皆畏险阻，欲以虚辞复命，思诚怒曰：“吾属自欺，何以责人！何以待朝廷！诸君少留，吾当躬诣其地。”众惶恐从之，河中滩碛百有余里，礁石错出，路穷，舍骑徒行，攀藤蔓以进，众惫喘汗弗敢言，凡三十里，度其不可，乃作诗历叙其险，执政采之，遂寢其议。

召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调秘书监丞。会国子监诸生相率为哄，复命为司业。思诚召诸生立堂下，黜其首为哄者五人，罚而降斋者七十人，勤者升，惰者黜，于是更相勉励。超升兵部侍郎，监烧燕南昏钞，忽心悸弗宁，已而母病，事毕，驰还京师侍疾。及丁内忧，扶柩南归。甫禫，朝廷行内外通调法，选郡县守令，起思诚太中大夫、河间路总管。磁河水频溢，决铁灯干。铁灯干，真定境也，召其邑吏，责而惩之。遂集民丁作堤，昼夜督工，期月而塞。复筑夹堤于外，亘十余里，命濒河民及弓手，列置草舍于上，系木以防盗决。是年，民获耕艺，岁用大稔。乃募民运碎甃，治郭外行道，高五尺，广倍之，往来者无泥涂之病。南皮民父祖，尝濒御河种柳，输课于官，名曰柳课。后河决，柳俱没，官犹征之，凡十余年，其子孙益贫，不能偿，思诚连请于朝除之。郡庭生嘉禾三本，一本九茎，一本十六茎，一本十三茎，茎五六穗，僚属欲上进，思诚曰：“吾尝恶人行异政，沽美名。”乃止。所辖景州广川镇，汉董仲舒之里也，河间尊福乡，博士毛茛旧居也，皆请建书院，设山长员。召拜礼部尚书。

十二年，帝以四方民颇失业，命名臣巡行劝课。思诚至河间及山东诸路，召集父老，宣帝德意，莫不感泣，辄进二麦、豌豆，帝嘉之，赐上尊二。召还，迁国子祭酒，俄复为礼部尚书，知贡举，升集贤侍讲学士，兼国子祭酒。应诏言事：一曰置行省丞相以专方面；二曰宽内郡征输以固根本；三曰汰冗兵以省粮运；四曰改禄秩以养官廉；五曰罢行兵马司以便诘捕；六曰复倚郭县以正纪纲；七曰设常选以起淹滞。寻出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，辞以老病，不允，力疾戒行。

十七年春，红巾陷商州，夺七盘，进据蓝田县，距奉元一舍。思诚会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及省院官于安西王月鲁帖木儿邸，众汹惧无言，思诚曰：“陕西重地，天下之重轻系焉。察罕帖木儿，河南名将，贼素畏之，宜遣使求援，此上策也。”戍将嫉客兵轧己，论久不决，思诚曰：“吾兵弱，旦夕失守，咎将安归！”乃移书察罕帖木儿曰：“河南为京师之庭户，陕西实内郡之藩篱，两省相望，互为唇齿，陕西危，则河南岂能独安乎？”察罕帖木儿新复陕州，得书大喜，曰：“先生真有为国为民之心，吾宁负越境擅发之罪。”遂提轻兵五千，倍道来援。思诚犒军于凤凰山，还定守御九事，夜宿台中，未尝解衣。同官潜送妻子过渭北，思诚止之。分守北门，其属闻事急，欲图苟免，思诚从容谕之曰：“吾受国重寄，安定一方，期戮力报效，死之可也。自古皆有死，在迟与速耳。”众乃安。既而援兵破贼，河南总兵官果以察罕帖木儿擅调，遣人问之，思诚亟请于朝，宜命察罕帖木儿专守关陕，仍令便宜行事，诏从之。

行枢密院掾史田甲，受贿事觉，匿豫邸，监察御史捕之急，并系其母，思诚过市中，见之，曰：“嘻！古者罪人不孥，况其母乎！吾不忍以子而系其母。”令释之，不从，思诚因自劾

不出，诸御史谒而谢之。初，监察御史有封事，自中丞以下，惟署纸尾，莫敢问其由，事行，始知之，思诚曰：“若是，则上下之分安在！”凡上章，必拆视，不可行者，以台印封置架阁库。俄起五省余丁军，思诚争曰：“关中方用兵，困于供给，民多愁怨，复有是役，万一为变，所系岂轻耶！”事遂寝。十七年，召拜通议大夫、国子祭酒，时卧疾，闻命即起，至朝邑，疾复作。十月，卒于旅舍，年六十有七。谥献肃。

#### 李好文

李好文，字惟中，大名之东明人。登至治元年进士第，授大名路浚州判官。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、国子助教。泰定四年，除太常博士。会盗窃太庙神主，好文言：“在礼，神主当以木为之，金玉祭器，宜贮之别室。”又言：“祖宗建国以来，七八十年，每遇大礼，皆临时取具，博士不过循故事应答而已。往年有诏为《集礼》，而乃令各省及各郡县置局纂修，宜其久不成也。礼乐自朝廷出，郡县何有哉！”白长院者，选僚属数人，仍请出架阁文牒，以资采录。三年，书成，凡五十卷，名曰《太常集礼》。迁国子博士。丁内忧，服阕，起为国子监丞，拜监察御史。时复以至元纪元，好文言：“年号袭旧，于古未闻，袭其名而不蹈其实，未见其益。”因言时弊不如至元者十余事。录囚河东，有李拜拜者，杀人，而行凶之仗不明，凡十四年不决，好文曰：“岂有不决之狱如其久乎！”立出之。王傅撒都刺，以足踢人而死，众皆曰：“杀人非刃，当杖之。”好文曰：“怙势杀人，甚于用刃，况因有所求而杀之，其情为尤重。”乃置之死，河东为之震肃。出佷河南、浙东两道廉访司事。

六年，帝亲享太室，召佷太常礼仪院事。至正元年，除国子祭酒，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，迁河东道廉访使。三年，郊

祀，召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。帝之亲祀也，至宁宗室，遣阿鲁问曰：“兄拜弟可乎？”好文与博士刘闻对曰：“为人后者，为之子也。”帝遂拜。由是每亲祀，必命好文摄礼仪使。四年，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，未行，改礼部尚书，与修辽、金、宋史，除治书侍御史，仍与史事。俄除参议中书省事，视事十日，以史故，仍为治书。已而复除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，时台臣皆缺，好文独署台事。西蜀奉使，以私憾摭拾廉访使曾文博、佥事兀马兒、王武事，文博死，兀马兒诬服，武不屈，以轻侮抵罪。好文曰：“奉使代天子行事，当问民疾苦，黜陟邪正，今行省以下，至于郡县，未闻举劾一人，独风宪之司，无一免者，此岂正大之体乎！”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，并言奉使不法者十余事。六年，除翰林侍讲学士，兼国子祭酒，又迁改集贤侍讲学士，仍兼祭酒。

九年，出参湖广行省政事，改湖北道廉访使，寻召为太常礼仪院使。于是帝以皇太子年渐长，开端本堂，命皇太子入学，以右丞相脱脱、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，而命好文以翰林学士兼谕德。好文力辞，上书宰相曰：“三代圣王，莫不以教世子为先务，盖帝王之治本于道，圣贤之道存于经，而传经期于明道，出治在于为学，关系至重，要在得人。自非德堪范模，则不足以辅成德性。自非学臻阃奥，则不足以启迪聪明。宜求道德之鸿儒，仰成国家之盛事。而好文天资本下，人望素轻，草野之习，而久与性成，章句之学，而浸以事废，骤膺重托，负荷诚难。必别加选抡，庶几国家有得人之助，而好文免妨贤之讥。”丞相以其书闻，帝嘉叹之，而不允其辞，好文言：“欲求二帝三王之道，必由于孔氏，其书则《孝经》、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。”乃摘其要略，释以经义，又取史传及先儒论说，有关治体而协经旨者，加以所见，仿真德秀

《大学衍义》之例，为书十一卷，名曰《端本堂经训要义》，奉表以进，诏付端本堂，令太子习焉。好文又集历代帝王故事，总百有六篇：一曰圣慧，如汉孝昭、后汉明帝幼敏之类；二曰孝友，如舜、文王及唐玄宗友爱之类；三曰恭俭，如汉文帝却千里马、罢露台之类；四曰圣学，如殷宗缉学，及陈、隋诸君不善学之类。以为太子问安余暇之助。又取古史，自三皇迄金、宋，历代授受，国祚久速，治乱兴废为书，曰《大宝录》。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恶之所当法当戒者为书，名曰《大宝龟鉴》。皆录以进焉。久之，升翰林学士承旨，阶荣禄大夫。十六年，复上书皇太子，其言曰：“臣之所言，即前日所进经典之大意也，殿下宜以所进诸书，参以《贞观政要》、《大学衍义》等篇，果能一一推而行之，则万几之政、太平之治，不难致矣。”皇太子深敬礼而嘉纳之。后屡引年乞致仕，辞至再三，遂拜光禄大夫、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禄终其身。

#### 李术鲁翀子远附

李术鲁翀，字子翬，其先隆安人。金泰和间，定女直姓氏，属望广平。祖德，从宪宗南征，因家邓之顺阳，以功封南阳郡侯。父居谦，用翀贵，封南阳郡公。初，居谦辟掾江西，以家自随，生翀赣江舟中，釜鸣者三，人以为异。翀稍长，即勤学。父歿，家事渐落，翀不恤，而为学益力，乃自顺阳复往江西，从新喻萧克翁学。克翁，宋参政燧之四世孙也，隐居不仕，学行为州里所敬。尝夜梦大鸟止其所居，翼覆轩外，举家惊异，出视之，冲天而去。明日，翀至。翀始名思温，字伯和，克翁为易今名字，以梦故。后复从京兆萧鄴游，其学益宏以肆。翰林学士承旨姚燧以书抵鄴曰：“燧见人多矣，学问文章，无足与子翬比伦者。”于是鄴以女妻之。

大德十一年，用荐者，授襄阳县儒学教谕，升汴梁路儒学

正。会修《世皇实录》，燧首以翀荐。至大四年，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延祐二年，擢河东道廉访司经历，迁陕西行台监察御史，赈济吐蕃，多所建白。五年，拜监察御史。时英皇未出阁，翀言：“宜择正人以辅导。”帝嘉纳之。寻劾奏中书参议元明善，帝初怒，不纳，明日，乃命改明善他官，而传旨慰谕翀。巡按辽阳，有旨给以弓矢环刀。后因为定制。还往淮东核宪司官声迹，淮东宪臣，惟尚刑，多置狱具，翀曰：“国家所以立风纪，盖将肃清天下，初不尚刑也。”取其狱具焚之。时有旨凡以吏进者，例降二等，从七品以上不得用。翀言：“科举未立，人才多以吏进，若一概屈抑，恐未足尽天下持平之议。请吏进者，宜止于五品。”许之，因著为令。除右司都事。时相铁木迭儿专事刑戮，以复私憾，翀因避去。

顷之，擢翰林修撰，又改左司都事。于是拜住为左相，使人劳翀曰：“今规模已定，不同往日，宜早至也。”翀强为起。会国子监隶中书，俾翀兼领之。先是，陕西有变，府县之官多罢黜者，翀白丞相曰：“此辈皆胁从，非同情者。”乃悉加铨叙。帝方猎柳林，驻故东平王安童碑所，因献《驻蹕颂》，皆称旨，命坐，赐饮尚尊。从幸上京，次龙虎台，拜住命翀传旨中书，翀领之，行数步，还曰：“命翀传否？”拜住叹曰：“真谨饬人也。”间谓翀曰：“尔可作宰相否？”翀对曰：“宰相固不敢当，然所学，宰相事也。夫为宰相者，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备，乃足当耳。”拜住大悦，以酒觞翀曰：“非公，不闻此言。”迎驾至行在所，翀入见，帝赐之坐。升右司员外郎，奉旨预修《大元通制》，书成，翀为之序。泰定元年，迁国子司业。明年，出为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。丞相曰：“吾得贤佐矣。”翀曰：“世祖立国，成宪具在，慎守足矣。譬若乘舟，非一人之力所能运也。”翀乃开壅除弊，省务为之一新。三年，

擢燕南河北道廉访使，晋州达鲁花赤有罪就逮，而奉使宣抚以印帖征之，欲缓其事，翀发其奸，奉使因遁去。入金太常礼仪院事，盗窃太庙神主，翀言：“各室宜增设都监员，内外严置局锁，昼巡夜警，永为定制。”从之。又纂修《太常集礼》，书成而未上，有旨命翀兼经筵官。

文宗之入也，大臣问以典故，翀所建白近汉文故事，众皆是之。文宗尝字呼子翬而不名。命翀与平章政事温迪罕等十人，商论大事，日夕备顾问，宿直东庑下。文宗虚大位以俟明宗，翀极言：“大兄远在朔漠，北兵有阻，神器不可久虚，宜摄位以俟其至。”文宗纳其言。及文宗亲祀天地、社稷、宗庙，翀为礼仪使，详记行礼节文于笏，遇至尊不敢直书，必识以两圈，帝偶取笏视，曰：“此为皇帝字乎？”因大笑，以笏还翀。竣事，上《天历大庆诗》三章，帝命藏之奎章阁。擢陕西汉中道廉访使。会立太禧院，除金太禧宗祿院，兼祇承神御殿事，诏遣使趣之还。迎驾至龙虎台，帝问：“子翬来何缓？”太禧院使阿荣对曰：“翀体丰肥，不任乘马，从水道来，是以缓耳。”“太禧臣日聚禁中，以便顾问，帝尝问阿荣曰：“鲁子翬饮食何如？”对曰：“与众人同。”又问：“谈论如何？”曰：“翀所谈，义理之言也。”从幸上都，尝奉敕撰碑文，称旨，帝曰：“候朕还大都，当还汝润笔贐也。”

迁集贤直学士，兼国子祭酒。诸生素已望翀，至是，私相欢贺。翀以古者教育有业，退必有居。旧制，弟子员初入学，以羊贐，所貳之品与羊等。翀曰：“与其贐口腹，孰若为吾党燥湿寒暑之虞乎！”命撙集之，得钱二万缗有奇，作屋四区，以居学者。诸生积分，有六年未及释褐者，翀至，皆使就试而官之。帝师至京师，有旨朝臣一品以下，皆乘白马郊迎。大臣俯伏进觞，帝师不为动，惟翀举觞立进曰：“帝师，释迦之徒，

天下僧人师也。余，孔子之徒，天下儒人师也。请各不为礼。  
“帝师笑而起，举觞卒饮，众为之栗然。”

文宗崩，皇太后听政，命别不花、塔失海牙、阿兒思兰、马祖常、史显夫及翀六人，商论国政。翀以大位不可久虚，请嗣君即位，早正宸极，以幸天下。帝既即位，大臣以为赦不可频行，翀曰：“今上以圣子神孙，入继大统，当新天下耳目。今不赦，岂可收怨于新造之君乎！”皇太后以为宜从翀言，议乃定。迁礼部尚书，阶中宪大夫。有大官妻无子而妾有子者，其妻以田尽入于僧寺，其子讼之，翀召其妻诘之曰：“汝为人妻，不以资产遗其子，他日何面目见汝夫于地下！”卒反其田。

元统二年，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。逾年，以迁葬故归乡里。明年，召为翰林侍讲学士，以疾辞，不上。至元四年卒，年六十。赠通奉大夫、陕西行省参知政事、护军，追封南阳郡公，谥文靖。

翀状貌魁梧，不妄言笑。其为学一本于性命道德，而记问宏博，异言僻语，无不淹贯。文章简奥典雅，深合古法。用是天下学者，仰为表仪。其居国学者久，论者谓自许衡之后，能以师道自任者，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。有文集六十卷。

子远，字朋道，以翀廕调秘书郎，转襄阳县尹，须次居南阳。贼起，远以忠义自奋，倾财募丁壮，得千余人，与贼拒战，俄而贼大至，远被害死。远妻雷为贼所执，贼欲妻之，乃诋贼曰：“我鲁参政冢妇，县令嫡妻，夫死不贰，肯从汝狗彘以生乎！”贼丑其言，将辱之，雷号哭大骂，不从，乃见杀。举家皆被害。

### 李枅

李洄，字溉之，滕州人。生有异质，始从学，即颖悟强记。作为文辞，如宿习者。姚燧以文章负大名，一见其文，深叹异

之，力荐于朝，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未几，以亲老，就养江南。久之，辟中书掾，非其志也。及考除集贤院都事，转太常博士。拜住为丞相，闻洞名，擢监修国史长史，历秘书监著作郎、太常礼仪院经历。泰定初，除翰林待制，以亲丧未克葬，辞而归。天历初，复以待制召。于是文宗方开奎章阁，延天下知名士充学士员，洞数进见，奏对称旨，超迁翰林直学士，俄特授奎章阁承制学士。洞既为帝所知遇，乃著书曰《辅治篇》以进，文宗嘉纳之。朝廷有大议，必使与焉。会诏修《经世大典》，洞方卧疾，即强起，曰：“此大制作也，吾其可以不预！”力疾同修。书成，既进奏，旋谒告以归。复除翰林直学士，遣使召之，竟以疾不能起。

洞骨骼清峻，神情开朗，秀眉疏髯，目莹如电，颜面如冰玉，而脣如渥丹然，峨冠褒衣，望之者疑为神仙中人也。其为文章，奋笔挥洒，迅飞疾动，汨汨滔滔，思态叠出，纵横奇变，若纷错而有条理，意之所至，臻极神妙。洞每以李太白自似，当世亦以是许之。尝游匡庐、王屋、少室诸山，留连久乃去，人莫测其意也。侨居济南，有湖山花竹之胜，作亭曰天心水面，文宗尝敕虞集制文以记之。洞尤善书，自篆、隶、草、真皆精诣，为世所珍爱。卒年五十九。有文集四十卷。

#### 苏天爵

苏天爵，字伯修，真定人也。父志道，历官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，和林大饥，救荒有惠政，时称能吏。天爵由国子学生公试，名在第一，释褐，授从仕郎、大都路蓟州判官。丁内外艰，服除，调功德使司照磨。泰定元年，改翰林国史院典籍官，升应奉翰林文字。至顺元年，预修《武宗实录》。二年，升修撰，擢江南行台监察御史。

明年，虑囚于湖北。湖北地僻远，民獠所杂居，天爵冒瘴

毒，遍历其地。囚有言冤状者，天爵曰：“宪司岁两至，不言何也？”皆曰：“前此虑囚者，应故事耳。今闻御史至，当受刑，故不得不言。”天爵为之太息。每事必究心，虽盛暑，犹夜篝灯，治文书无倦。沅陵民文甲无子，育其甥雷乙，后乃生两子，而出乙，乙俟两子行卖茶，即舟中取斧，并斫杀之，沈斧水中，而血渍其衣，迹故在。事觉，乙具服，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狱释之。天爵曰：“此事二年半耳，且不杀人，何以衣污血？又何以知斧在水中？又其居去杀人处甚近，何谓疑狱？”遂复置于理。常德民卢甲、莫乙、汪丙同出佣，而甲误堕水死，甲弟之为僧者，欲私甲妻不得，诉甲妻与乙通，而杀其夫。乙不能明，诬服击之死，断其首弃草间，尸与仗弃谭氏家沟中。吏往索，果得髑髅，然尸与仗皆无有，而谭诬证曾见一尸，水漂去。天爵曰：“尸与仗纵存，今已八年，未有不腐者。”召谭诘之，则甲未死时，目已瞽，其言曾见一尸水漂去，妄也。天爵语吏曰：“此乃疑狱，况不止三年。”俱释之。其明于详讞，大抵此类。

入为监察御史，道改奎章阁授经郎。元统元年，复拜监察御史，在官四阅月，章疏凡四十五上，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、稽古礼文、闾阎幽隐，其关乎大体、系乎得失者，知无不言。所劾者五人，所荐举者百有九人。明年，预修《文宗实录》，迁翰林待制，寻除中书右司都事，兼经筵参赞官。后至元二年，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。三年，迁礼部侍郎。五年，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，宪纲大振，一道肃然。入为枢密院判官。明年，改吏部尚书，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，复为吏部尚书，升参议中书省事。是时，朝廷更立宰相，庶务多所弛张，而天子图治之意甚切，天爵知无不言，言无顾忌，夙夜谋画，须发尽白。

至正二年，拜湖广行省参知政事，迁陕西行台侍御史。四年，召为集贤侍讲学士，兼国子祭酒。天爵自以起自诸生，进为师长，端己悉心，以范学者。明年，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，寻召还集贤，充京畿奉使宣抚。究民所疾苦，察吏之奸贪，其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，其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，都人有包、韩之誉，然以忤时相意，竟坐不称职罢归。七年，天子察其诬，乃复起为湖北道宣慰使、浙东道廉访使，俱未行。拜江浙行省参知政事。江浙财赋，居天下十七，事务最烦剧，天爵条分目别，细巨不遗。九年，召为大都路都总管，以疾归。俄复起为两浙都转运使，时盐法弊甚，天爵拯治有方，所办课为钞八十万锭，及期而足。十二年，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东，诏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，总兵于饶、信，所克复者，一路六县。其方略之密，节制之严，虽老帅宿将不能过之。然以忧深病积，遂卒于军中。年五十九。

天爵为学，博而知要，长于纪载，尝著《国朝名臣事略》十五卷、《文类》七十卷。其为文，长于序事，平易温厚，成一家言，而诗尤得古法，有诗稿七卷、文稿二十卷。于是中原前辈，凋谢殆尽，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，讨论讲辩，虽老不倦。晚岁，复以释经为己任。学者因其所居，称之为滋溪先生。其他所著文，有《松章疏》五卷、《春风亭笔记》二卷；《辽金纪年》、《黄河原委》，未及脱稿云。